

溫瑞安主編■神州社執筆

坦蕩神州

温瑞安主編■神州社執筆

坦蕩神州

12

長河叢書

坦蕩神州

温瑞安主編 神州社執

出版社

神州社在三年前是沒有人聽說過，然而在三年後的今天，文壇上對「神州」卻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大家都知道，神州社有俠氣英風的溫瑞安，溫柔秀麗的方娥眞，忠義眞誠的黃昏星，忠情堅毅的周淸嘯，忠厚沈著的廖雁平…，他們同心協力從馬來西亞回國生根發芽，組成了這個爲中國爲文學而奮鬥的社團。「坦蕩神州」揭露了他們創社立道的艱辛過程，以及十年辛苦不尋常的捨死忘生，全書充溢著年輕人可歌可泣的操守與情義。

坦蕩神州

温瑞安主編■神州社執筆■長河叢書 12

封面封底設計■楊國台



長河叢書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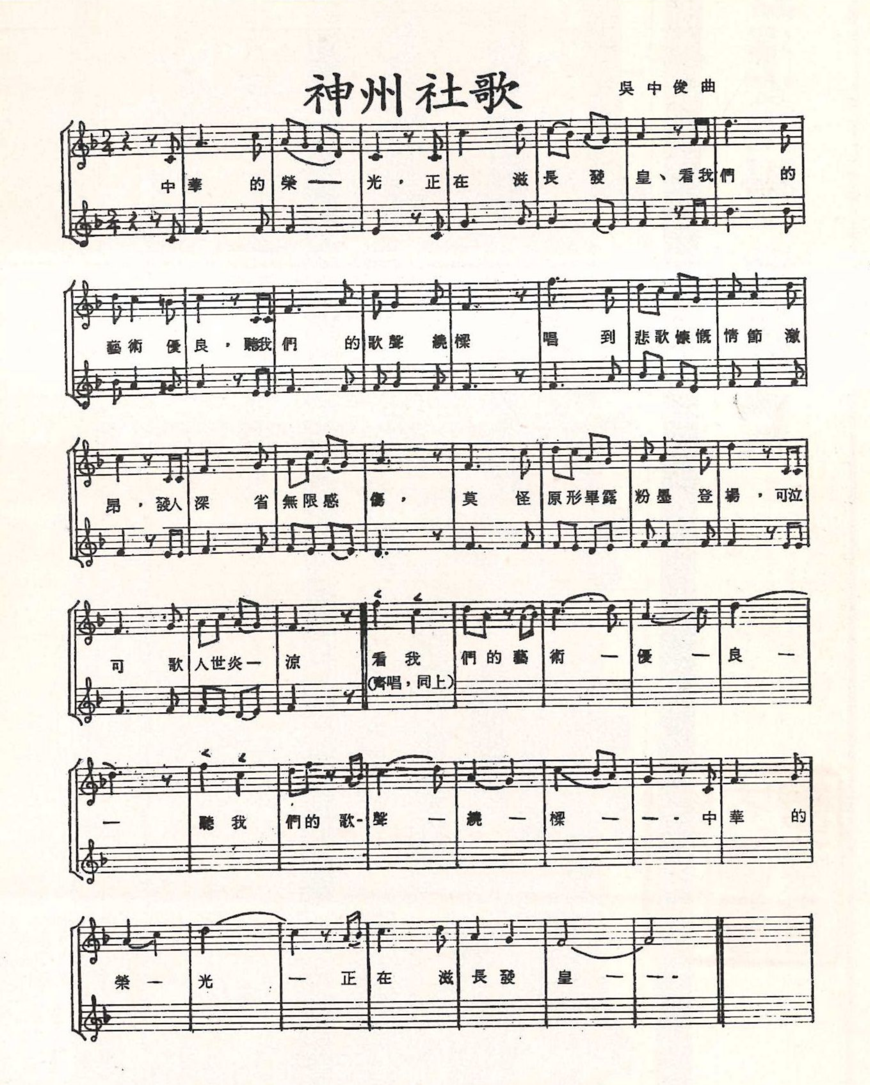
一群有志青年創社立道之歷程

坦蕩神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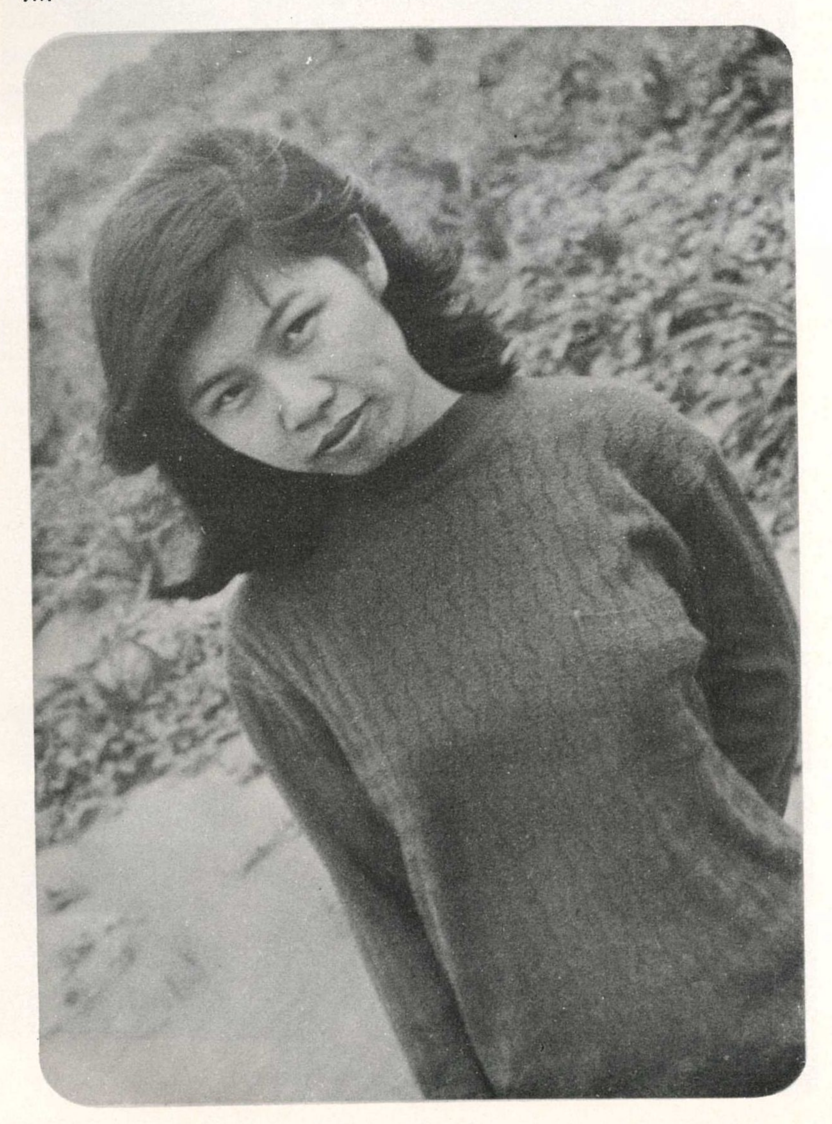
溫瑞安主編・神州社執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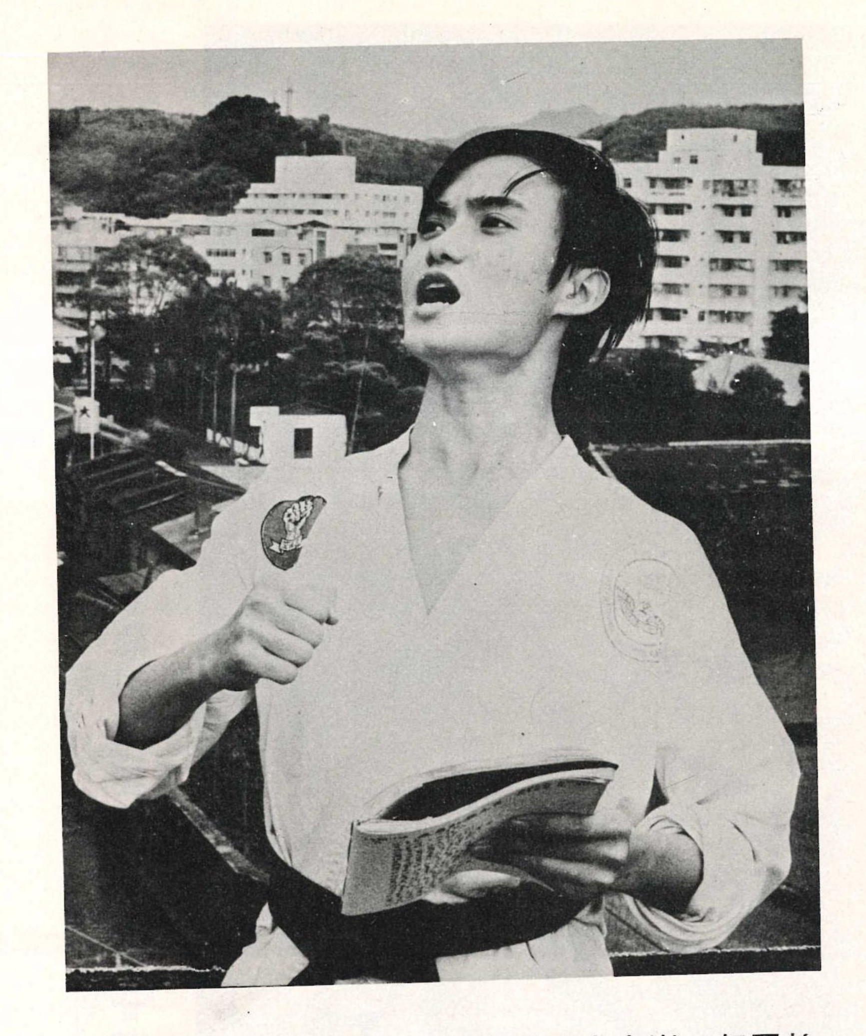


像一扇中國山水展開來：我們神州人！



「我想着春天，春天自窗外伸一隻小陽光的手，把我從厚厚的冬天棉被裏拎出來，世界輕涼微寒，有鳥語花香，我又可以去山上聚會，去海邊吹風，去花間叢中喚他替我拍照。





「吾人雖是大志未酬，有日却登泰山之巔，怒馬放歌，看天下間山河氣壯，神州人意氣方豪！……」

——神州社社長温瑞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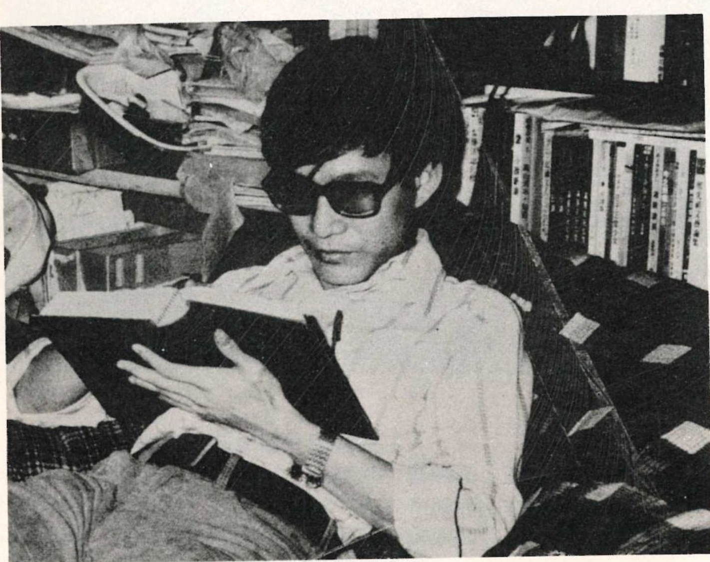
神州女社員／
左側踢：秦輕燕、右側踢：戚小樓、左四平馬：陳劍誰
右四平馬：曲鳳還、左後立者：楚勁秋、中後立者：陳
悅眞、右後立者：陳非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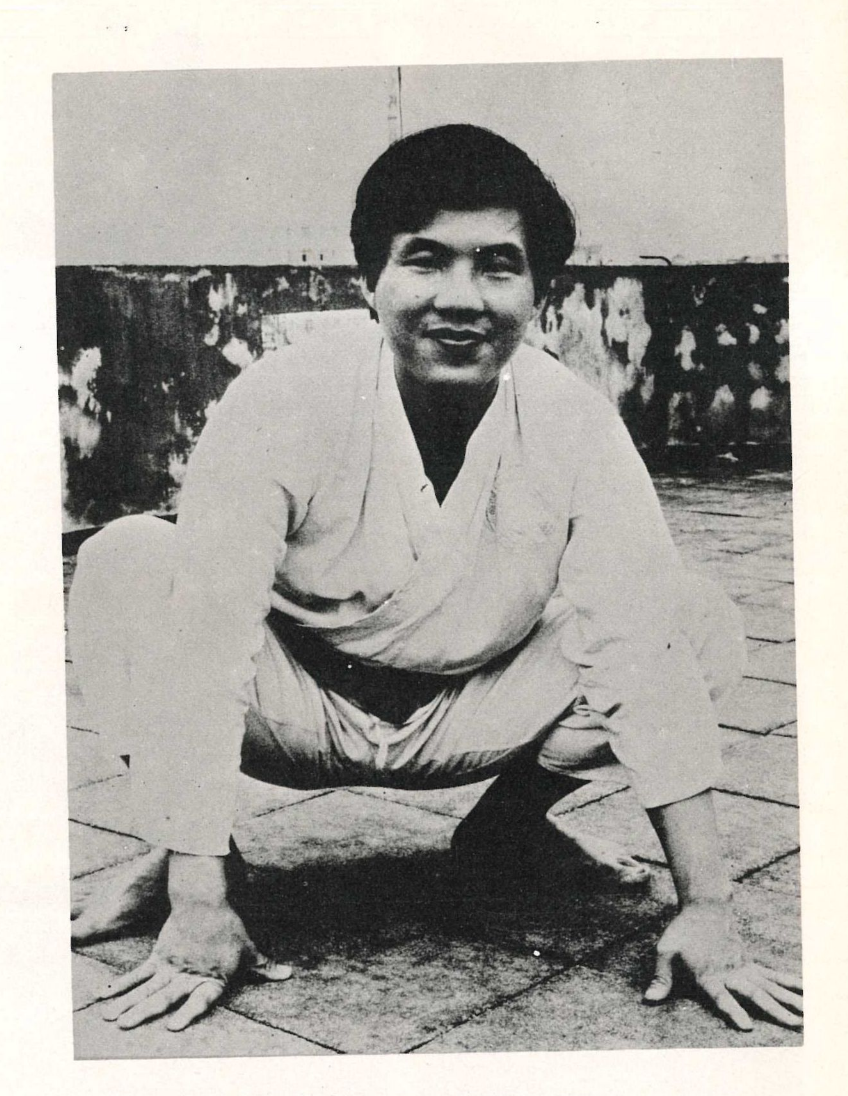
創社五人：左起
廖雁平、方娥眞、溫瑞安、 黃昏星、周清嘯。



名符其實的黑人牙膏，後面居然還伸
（神州社副社長：黃昏星）



拿最厚的書的人，會不會看最少的字。
（神州社總務：周清嘯）



這個人要蹲下來才拍照！
（神州社財政：廖雁平）



相遇相知、相敬相勵，神州三三歡聚一堂
前排左起：朱天文、陳劍誰、方娥眞、朱天心、朱天衣、林慧娥、戚小樓。
中排左起：林國卿、温瑞安、曹元聲、朱西甯、劉慕沙。
後排左起：馬叔禮、曲鳳還、林新居、廖雁平、黃昏星、周清嘯、林雲閣、李玄霜、秦輕燕、陳悅眞。

目錄

序

●亮軒●

他們像一則遙遠的故事，不過，越來越近，越來越眞實，甚至於會讓你自己不知不覺的，也置身故事裏。

人的緣分，怎麼編派也無法設計得那麼爭奇鬪巧。

確實的時間也記不清楚了，天氣似乎很冷很乾，中午的時候，上午一連四堂課下來，舌乾脣燥，只想快點回家休息，沿着紅磚舖就的人行道，低着頭往前直衝。但是路邊靠牆偏偏擺了個小書攤子，書攤子是不能不看的，至少會吸引得你稍稍放慢脚步。這個攤子不是擺在地下的，好像有一個十分輕便的小案枱，舖着白報紙吧？總之也記不清楚了，反正書攤子要你看的是書而非攤子，我瞥了一眼，上面的書不多，一本本平平整整面迎對雪亮的陽光。好像都是些陌生的書，書籍廣告中出現的名字，不管是作者還是書名，似乎一本也沒有。憑這麼一個陣勢，想要賣書，一

定相當吃力。擺攤子的兩個年輕人，都帶着眼鏡，笑瞇瞇的向略微駐足流連的學生打招呼，跟他們討論書的內容跟有關的問題。他們的國語不很標準，一聽就知道是廣東人。我隨手拿起一本「風起長城遠」端詳，編輯者寫的是「神州詩社」，「故鄉出版社」出版；有長城、有故鄉、還有神州，這就給人很强烈的印象了。「神州詩社」的名字，似曾相識，正在追索，不料這兩位賣書的人竟認出我來，瞇瞇笑裏掩不住幾分靦腆似的，告訴我他們曾經到我家裏去過哩！

到過我家裏，這一點沒錯，而我一時沒有認出他們來，也不能全怪我。在一年或者兩年以前，臺中來的一位小朋友洪瓊華——總比我要小個十來歲了，寄住在我們家。他們是以小朋友身份到我家作客的，一次來了有五、六人吧？總之很熱鬧，興高采烈的圍坐在榻榻米上，聲音是一個比一個大。我一人窩在書房裏沒有露面，因爲素來不習慣和陌生人來往，有時太太的朋友來了，我硬是可以從頭到尾躲在屋裏不出現。但是他們是我家客人的客人，基於禮貌，只好硬着頭皮出去打一轉，然後又縮了回來。我們的客人曾經跟我提起過天狼星詩社，後來還把詩社作品的手抄本拿給我看，看了手抄本，有幾分後悔沒有跟他們坐下來談談。手抄本極精緻，厚厚一大册，封面設計到內頁編排、插畫等等，處處可見獨具的匠心。但是我想即使先讀到手抄本，我也不一定眞的跟他們合得來，對於現代詩一向很少有接觸，見面又能談什麼呢？何況自己又不習慣跟陌生人來往。

說起來也眞巧，恐怕就在遇到他們賣書的個把禮拜之前，曾經聽到余光中先生提起他們詩社，很讚揚了幾句。不過當時談話的主題並非神州詩社，因此所得的印象也不够具體。幾天以後遇

到他們，自然又格外注意一點，我想我應該對神州詩社有更進一步的了解才行。「應該對……有進一步的了解」，這樣的句型曾經在我腦中出現過無數次，所以我架上的藏書千奇百怪，到後來也未必眞有什麼了解。也許這句話的作用只是給自己找一個買書的理由——我買下了那本「風起長城遠」。這是一本厚達四百餘頁的散文集。在書攤上翻閱時的印象，是他們「自己寫自己」，行文時而悲涼，時而俏皮。

晚上在枕邊細讀，居然被書中磅礴的文氣吸引得精神勃發。這一羣從海外回來的遊子，似乎遭逢巨變，正在極力的奮鬪。無疑的他們的生活極苦，而心靈却無比的富。他們的愛憎都非常尖銳强烈，對於家國的一腔熱忱，竟使一向自認無愧天地的我覺得不如。英雄不氣短，兒女偏情長，這是幾篇文章看下來之後的印象。當時我跟枕邊人說，想不到臺北竟有如此困頓於物質而猶情緒激昂的年輕鬪士「什麼時候能認識認識他們就好了。」我這麼對她說。在那本書中，作品較多的是溫瑞安，對他却有點印象，也記不得是在什麼時候，曾在中國時報副刊上讀到過他寫的小說「鑿痕」，一股陰鬱肅殺之氣彌漫紙上，很特別，也很引人，還向當時的主編高信疆先生打聽過作者是何許人也。

書好厚，快天亮了還沒看完，這麼一擱置，又過了幾天。講起來也眞巧，張曉風打電話來邀我們去他們家度聖誕節，並且告訴我約了「神州詩社」的朋友。於我而言，聖誕節尚在其次，見見這羣恍若傳說中的青少年，倒很令人興奮。

大概是我到得晚了，小小的客廳，燈光也不够亮，早已黑壓壓的坐了一大圈人，一個規規矩

矩的，有點太規矩的樣子，給我很濃的「悲劇感」。也許受了「風起長城遠」的影響，與他們相處的態度，也不由得十分嚴肅。他們有十好幾人，讓你不曉得該怎麼開始交往，而稍開口說話，十幾對眼睛又無限專注的望着你，在暗淡或許該稱之爲浪漫的燈光下，竟顯得深沉銳利，如此的氣氛我不喜歡，於是我提議關掉電燈，點起一支燭火，一個個輪流拿着僅有的光亮介紹自己。結果不免令我感到有幾分意外，這羣行文氣勢磅礴流暢如江河直瀉的年輕人，普遍的都在幾分害羞，好像都不太嫻熟辭令，但從書上他們的作品看起來，他們彼此間都是口若懸河舌劍脣槍的，這兩者之間的差異，很以表示他們對於詩社的向心力之强烈。

溫瑞安顯然比較例外。我靜候燭光傳到他的手中，想聽聽他如何在社員跟我們面前介紹自己，但是他好像一句關於「自己」的話都沒說出來，那番短短的發言，重點在於指正一位社員觀念上的偏差，那位女社員曾經說她覺得自己又屬於詩社又不屬於詩社——大意是這樣。溫瑞安點醒她不要妄自菲薄的言詞，字字着力，沒有廢話。而且，也更證明他確實很專注的傾聽並且思索每一個人的談話，毫無疑問的，他是個很有擔當的領袖人物。

那麼冷的天，很多人沒有穿襪子，有的人衣衫嫌單薄，也許對於他們的「窮」，已有先入爲主的觀念，我甚至覺得他們吃得也多些。我暗暗的有幾分感觸，但也不知道該怎麼辦。他們一個個都有一身傲骨，如果送給他們每一雙襪子，也許會變成很可怕的事。書上他們提到他們曾經有過連吃飯都成問題的遭遇；在當時我希望我有勇氣告訴他們沒得飯吃儘管找我。我說不出來的原因，恐怕還是由於對他們的敬畏。又憐惜，又敬畏，他們予人的感覺就是這樣。

他們帶來了他們的幾種手抄本，厚厚的一册又一册，有的以手工刺繡作封面，每一本的題詞都超邁壯濶，那是他們活的經典，他們自己寫下來的，瑰麗雄奇無與倫比，讓你感覺到越過了無極的荒漠竟突然的撞見一朵蓮花。所以你不能說我的敬畏是自作多情。他們一定把所有的手抄本本都帶來了，我們實在來不及細細拜觀，這分熱誠，令人既感且愧！

後來他們合唱社歌，溫瑞安據案擊節，大有壯士高風。每一個人都拼着性命也似的唱，眞乃是今夕何夕！時空都被他們牢牢的咬住了。唱得興起，一支接一支，把我們的激情也煽了起來，我五音不全，便鼓勵太太也唱一段回報，然後別人又唱，他們又唱，大家唱做一團，悲喜莫辨。接着他們又練武給我們看，衣袂飄飄拳風拂拂，好一個中國人的聖誕節！

時間當然過得很快，臨別時，個個抱拳爲禮，秩序井然。在那樣的氣氛下，讚美不僅顯得多餘，甚而構成褻瀆，我們只有連聲道謝。

我決心要結交這一羣亦儒亦俠的朋友，就寫信給他們，約他們到我們家來相聚。我們談得很多，不到深夜不能盡興，有一次竟談到天亮。這一羣朋友，讓你覺得天地遼濶，又不禁低廻家國之思。溫瑞安曾在信中形容舍下爲「天地軒」，其實我老早竊以「抱石」爲記，向未語人而已。於是即以「天地軒中神州月，棕櫚樹下武陵人」一聯相奉，因爲眞正當得起天地軒三字的，正是他們自己頂天立地之所在，區區寒舍愧不敢當。

漸漸的發現到神州詩社並非只有激越嚴肅的一面，他們一樣也有輕鬆歡樂的時候，只緣他們對生命如此之執着，他們的苦與樂都比常人更爲眞實。他們沉靜時如深潭止水，飛揚時如長虹游

龍。該普通的時候，他們就普通的不得了，任何一個神州詩社社員走在大街上；就跟任何一個中華民國國民一樣，並沒有奇裝異服言行怪誕。在學校裏他們也都是道道地地的學生，並沒有動輒伸腿出拳醉酒佯狂。他們不以立異爲高，個個都知道脚踏實地生活的重要。但他們是非分明，努力上進，日以繼夜的切磋進修，深相檢討。爲了一隻小狗被人欺負，他們可以挺身而出，爲小小的畜牲仗義執言，就是要打架也在所不辭，與他們在大庭廣衆前爲闡明信仰執守正道的堅毅果決無分軒輊。這一腔中華兒女的凜然風骨不是天生揀來的，而是經過常人難以企及的磨練造成的。他們自云「創幫立道」，良非倖致。

※　※　※

神州詩社起源於南洋馬來西亞，華僑子弟在海外的艱辛，磨練出他們不畏風雨的志節。在基本意識中，他們肯定人生之災難必不可免，於是就勇敢的迎向災難，去打那「人生必打的仗」。他們堅信這是唯一的生存之道。但是生命戰場中的仗不能單靠拳脚，以力制人，他們認爲是下下策，只有在萬不得已時採行，他們崇高以智服人，而服人之智必須要有堅定的信仰爲基礎，否則必將朝秦暮楚猶或渾然不覺，所以他們强調學習與思考。中華道統是他們的大根本，在很多作品中，他們都流露出來對儒道的服膺仰慕，也唯有儒道的寬宏博大，才能養成他們如此開濶却毫不苟且的胸襟。他們對儒道重點不在理論性的探討，而是身體力行的實踐，如禮、如樂、如射、如御，至少已經是具體而微了，這正是今天部分高唱孔孟的人忽略了的特質。他們坦然的以道統之繼承者自許，以面對宗教般的熾熱心靈汲取傳統之精華，這絕非狂妄而是自重。他們並不因年輕

而認定自己必須依賴，相反的，却以爲年輕是更値得珍惜的資源，隨時的都要善加運用，方不負皇天所托。爲了防止思想言行可能因氣盛而失度，他們極講究自省的工夫，社友之間彼此坦誠相向，截長補短，如此的工作幾乎無日無之。不論是否有意，這與儒家的立身精神完全符合。他們執守「修辭立其誠」的信條，因此每一個人都能達到充分的溝通了解，這產生了極其驚人的效能，因爲他們彼此太熟悉了，太有默契了，所以對任何問題都能從許多其他人的角度來看，自然的磨練出作優秀的分析判斷能力。平常一個人——如果罕與他人坦誠交通，一個人只有一種角度及單薄的思維力，但是他們每一個人的心靈都因息息相通而有十數人甚或數十人的智能與感應力。我們在乍看神州詩社的作品時，不免驚愕於「天下英才何爾盡至於斯?」再加推敲，便會發現，任何人只要以相同的方式與神社的朋友長相聚首，也不難成就爲英才。詩社重要的價值，正在於能够激發每一個平凡人不平凡的潛力。據說有的父母非常反對他們的子女「參加什麽詩社」，如果父母能了解到這一點，而又依舊反對的話，這簡直匪夷所思。

神州詩社不僅尙儒，在講求實際這方面，倒與墨者相近。由於幾個主要發起成員老早就離家獨處，他們無時無刻不與現實生活相周旋。這使他們不至於淪爲徒尙空談的理想主義者。他們要半工半讀，要從事各種技能的手藝，用錢的時候要精打細算，要有明確的帳目，隨時要量入爲出。差不多任何事他們都要自己動手，「士大夫」的悠閑，他們不會有。也有不起，這種際遇自然影響到他們評斷環境應付環境的態度。詩社固然窮，報紙却有好幾份，他們關心天下事，由關心而來的，就是天下沒有不可管的事了。似乎不到實踐的地步，他們總不太甘心。對於神

州詩來講，天下沒有「閑」與「不閑」的事，只有該管不該管的事。他們很了解管事的態度能力可能爲福也可能爲禍，所以總是不停的充實自己，要培養自己能把現狀看得透並不是時下有些自以爲聰明的人以消極的，或者騎牆的態度來處世，他們擇善固執，再融合以萬死不悔的任俠氣慨。

不過他們並不如墨者視享樂爲罪惡，我們可以說他們還很重視享樂。墨徒非樂的這一點，他們就沒有採納，他們特別喜歡唱歌、聽音樂。既以詩社爲名，自然不會推拒浪漫的氣息。每年元旦社慶，都要到外面去旅行一番，當作一年一度的大事，但從另一方面看，他們又不肯隨便的放縱自己，徜徉山水之間，却更加强調抒情勵志。出門之前都有周全的計劃，要討論什麼問題，要寫些什麼作品，一絲不苟的安排好，所以在享樂之中依然有豐富的成果。習之，不亦悅乎。求學與享樂，在他們倒是可以合而爲一。對於中國文學，從古到今，他們都很癡迷，許多篇章皆能朗朗上口，有時還舉行背誦比賽，而且不限於古人作品。年紀輕，感悟力吸收力正值旺盛階段，又能刻意的導入正途，進步的速率驚人，固然他們不僅僅以文學爲職志，而文學這方面的成就，創作也好、理論也好，必能引起大家的注目。

許多人談起神州詩社，都對他們兼修文武印象深刻。在習武一事中的思想基礎，溫瑞安曾在「風起長城遠」的「九辯」一文及本書的「十駁」一文中都有詳細的說明。一個健全的中國現代青年，理當文武雙全，只消略假思索，我們都會同意這個看法。習武可以帶給他們激昂不畏的氣慨，肯定「不爲」與「不敢爲」的分界，有助於建立自尊自我。在我們的社會中，也許不免還要

包括一部分運動場在內，十分缺乏運動精神與團隊精神。如今連奧林匹克運動會都可能受到暴力的侵害，跳樑小丑的污染，整個人類世界的運動精神，當然也急需振揚奮起了。任何運動專技，都是對體力與意志的嚴格考驗，其中還包括精確的科學性計算。到技能晉入相當境界，便化爲完美無缺的藝術型態。神州詩社在練武方面要求精確無誤，是我曾經目睹的。於武道素少接觸，自難窺其堂奧。有一次曾向廖雁平討教「剛擊道」拳法之細節，豈料一個看似極其簡單，不過一秒鐘內可以完成的出拳動作，居然需要全身每一關節及意志力的配合合。武術不僅有其明的一面，尚有隱藏的暗之一面，手、脚、腰、臂、大處固然要照顧得周到，而眼神、心態，更是一個個動作的靈魂。照他們所說「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在他們做過示範，我辛苦的模擬半天不得不廢然作罷之後，只得承認確有難以言傳之處，武術的藝術化，有幸也親見實例。有一次溫瑞安在舍下打一套「現打現練」的拳脚，其盤纏沉潛飛動騰躍之勢，恍若一幅懷素狂草的大中堂。難怪前人作畫，有時竟要從森森劍氣中找靈感了。

假以時日，神州詩社的武道，或能廣泛的發展到各種運動技能中。運動不免也要開濶的場地，一定價格的裝備，時下他們還沒有這個能力。況且武道特別能强調刹那永恒的生命感，所以專習武術，想來也沒有什麼遺憾。

神州詩社社員出版的各種作品，大多以描述於詩社中之所見所感爲主。至於「風起長城遠」及這本「坦蕩神州」，更是直接陳述詩社活動的記錄。也許有人會懷疑到這樣的做法是否太自我中心了一點？我們並不同意有些報章雜誌中以長篇累牘圖文並茂的作風，爲影視歌星大作其起居

注，又爲什麼要接受神州詩社的自說自話呢？這裏我們首先要澄一點，就是他們這樣做的動機何在？神州詩社需要存在、需要壯大，這是毋庸置疑而且也是理所當然的。但是他們是爲了中華傳統的存在而存在，爲了中華民族的壯大而壯大。以小我融滙於大我，以大我期許於小我。他們的自說自話，適足以發抒我中華兒女血性的呼聲，引動千萬個良知與責任的共鳴，如此的自說自話，只怕少不怕多。他們欲與天下君子共結知己，於是，他們就先把自己披肝瀝膽的表白出來，喜怒哀樂，不着一絲虛僞隱瞞，這正是我神州兒女的坦蕩襟懷。其次，我們可以驗察其效果，看看他們有沒有得到充分的廻響？答案簡直不能肯定了。他們不斷的受到鼓勵，由作品及書刊受歡迎之程度可見一斑。各大、中學校的社團也主動的邀請他們去主持座談會，跟他們交朋友。詩社的成員，早已不再局限於幾位海外歸國的遊子，許多生於寶島長於寶島的青年子弟，已經完全的把熱情與理想投注於詩社之中，開出燦爛的花朵，結成纍纍的果實。事實上詩社中根本已經分辨不出「僑生」與「本地生」的不同，大家一律都是熱血澎湃的中華兒女，都誓願飛身騰化於歷史的盈盈氳氳中。詩社的影響力更加擴展到學府以外，有許多社會人士，或千里飛書，或親自造訪，聲言不惜以微軀報命，其中竟然包括了四、五十歲以上的「老」朋友，這是何等令人興奮的消息。

狹義的詩文，本來就不是神州詩社的最終鵠的，他們以文會友，以友輔仁，進而追求仁者無敵的至高境界。因此，來日的詩社，必能喚起更多的覺醒，摧毀更多的頹靡邪行。不必一定要能詩能文，士農工商，在朝在野，任何人都能擔起發揚神州精神的任務，是否神州詩社的社員，根

本是無需計較的微末小事，大家敞開胸懷深相接納，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

幾位貧寒的華僑子弟，在許多人尚處懵懂的年齡中，以一腔孤憤，在南海異域的金馬高原上，燃起了大漢魂魄的火炬，薪火相傳，歷盡艱辛，九死一生的曲折迤衍到猶存一線煙香的中土上，與祖國的血親相滙合，沛然而成時代的巨流，氣沖斗牛，勢不可擋，以其堅貞卓絕，輔我中華披荆斬棘，輔我中華開拓出一條遼濶磅礴的恢宏前程，直乃指顧間事！

完稿於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四月廿六日夜風呼嘯中



打開稿紙，我要寫序，幾乎毫不猶疑的就要寫下：中國，這兩個我夢魂牽繫，蕩氣廻腸的名字。我知道我不顧一切寫下她的後果，也許引起別人的詫異、誤解或懷疑、不滿，但却是我終生努力的方向。這些年來，無數個澈宵寒夜白晝酷暑，我無時無刻不爲中國的問題在深思吟咏；中國的出發？未來的方向？找到答案時的狂喜！失去依憑時的悵惘！然而我深深感覺到我的生命我的作品與中國一齊成長着，一齊煎熬着，一齊追尋着，從來沒有間竭過。

從我一個人，到許多人，從「風起長城遠」到「坦蕩神州」。「風起長城遠」報導僑居地創社「綠洲」到十年後在臺北創立「神州」艱辛苦樂的經過。風起，然則長城遠啊，何如坦蕩神州！這兩年來，神州從蘊釀到萌芽到茁壯，接受風雨悽遲的考驗，接受陽光泥土的滋養。由我們努力，榮耀是神州人的，成果是天下人的。收到無數讀者、知音、友儕的鼓勵與相知，使我們成

了背水一戰的豪慨。兩年來，曾經被無情的摧殘，冷酷地打擊，經過了這些突變，我們建立了一個山莊，結識了一羣忠義的同仁，彼此唱和着、扶持着、調笑着、敬重着前往，我想在任何夸文追日式或愚公移山式的追尋都會遇到迷惘與衝突，所以這本書裏也充滿着悲喜之情，然而這悲喜仍是中華民國七十年代有志之士的激越！他們雖有失望，但絕不放棄；他們縱或受挫，但絕不尤怨。神州人有大好正氣、大好志氣、大好士氣，正在砥礪，接受磨練！

這序文寫時，正是神州社址試劍山莊從羅斯福路五段搬到木柵去的當兒。記得初來臺北，住在羅斯福路三段，那時候只有幾個人，走在路上，覺得人人有一溫暖的家，自己很是流落，但這種流落的感覺不是因爲自己居無定處，而是爲了要使天下人不再有失落的時候。後來大家能有力支持一座山莊了，坐車經過三段的時候，總喜歡對新加入的家人指着那黯淡的巷子說：哪哪，那就是我們從前來臺第一間振眉閣。車內燈光銀灰灰的，然而我們的心堅定而亮烈。那些三段的日子是神州的醞釀期，五段的日子却是萌芽期，現在又是一個新的局面。中國近百年來是五千年未有之變局，我們神州更加要有大吉大信。民六十七年四月廿八日總體搬遷，溫瑞安、黃昏星、方娥眞、周清嘯、廖雁平、曲鳳還、戚小樓、陳劍誰、秦輕燕、林雪閣、楚勁秋、陳非煙、陳悅眞、胡福財、林新居都在新、舊二莊忙得像傘開遮雨，水花喧嘩，眞是中國人的勞動原是美好的。娥眞、二弟還割破受了傷，眞似鮮紅的血來喜傲了山莊，新的山莊進門是我書寫神州二字，劈頭劈面，是中國呼喚自己的聲音，不容你有不敬。山莊燈火輝煌。更有亮軒兄長一對聯：

天地軒中神州月

棕櫚樹下武陵人

把人情人意一下子推到極廣大無極去，然而事事都緩和了起來，激情而不激烈。山莊人影浮動。我的振眉閣從書閣式的儒成了工業文明的清爽可喜，前輩胡先生贈給我和娥眞的聯子：

隱隱王氣雜兵氣

迢迢文星是客星

這隱隱迢迢，眞成了七夕星河，極遠的却是極近的，眞是人間的無塵，兵氣裏的王氣！是以，序上篇，始作于，舊振眉閣，序下篇，完稿於新試劍山莊。

民國六十七年四月廿八日廣東梅縣白衣溫瑞安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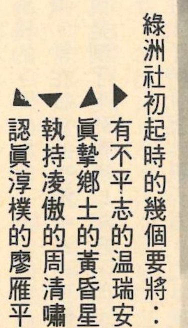
●温瑞安●

仰天長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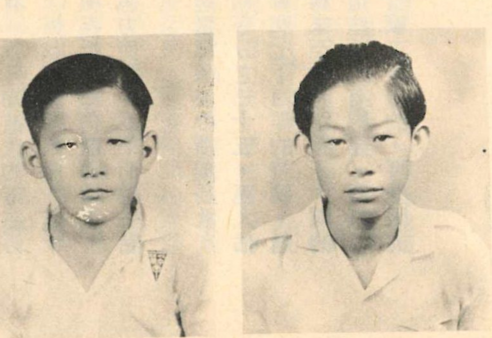
辦社十年小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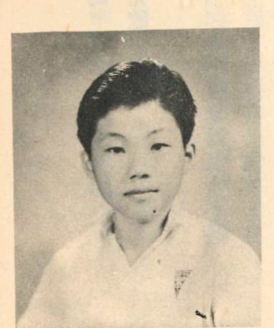


「我們守着神州，山不厭高、海不厭深，我們是高山流水，時作仰天長嘯，與俗世引為知音」——神州人唱社歌的神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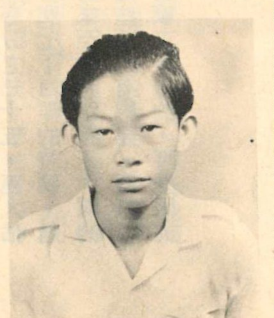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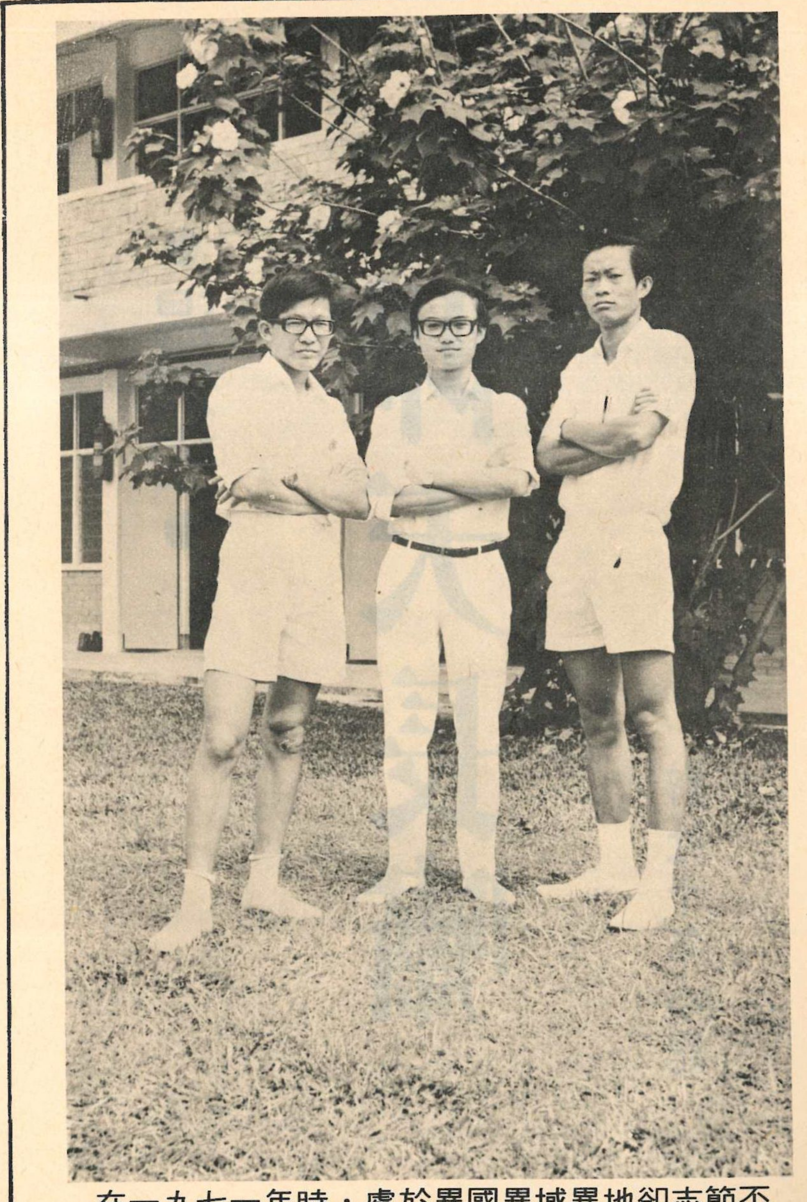
綠洲社初起時的幾個要將：
▶有不平志的温瑞安
▲眞摯鄉土的黃昏星
▼執持凌傲的周清嘯
◣認眞淳樸的廖雁平











在一九七一年時，處於異國異域異地卻志節不移、憤世嫉俗的「三劍客」。

「仰天長嘯」是溫瑞安創社十年的簡記，他的文章永遠氣魄磅礴，其中長歌當哭的豪情，千里赴義的雄風，同生共死的執守，一一都在一聲仰天嘯歌中！

十一月份綜合月刊的編輯人之一吳英玉來訪問詩社時，曾經問過：「你會不會覺得懷才不遇？」我當時的回答是：「歷史上有哪一個朝代的青年人是容易出頭的？不要常覺得自己懷才，自己不遇，而是先拿出點本事來。」十二月份愛書人旬刊的林依潔小姐訪問我時也問了一句：「你畢生有沒有什麼恨事？有什麼你想達到而達不到的？」我笑而答：「沒有。我只知道我的確在努力著，那必然有已經獲得了的，和將要獲得的。」她好像一時未能相信，但我却堅信確然，這十年辦社經驗，我們歷盡艱辛，却不屈不撓，常在寂寞的長跑中遇到誤解與挫折，却仍歌而慷慨，志比鴻鵠，便是有著人世間這種大信，眞是到了生死都可以相忘，但求盡力而已，更不消說一點俗世浮沉，一點是非曲折了。

回想這些年來辦社的過程，也絕非在太平時世裏吟風弄月，而是經過驚濤駭浪中橫槊長歌。我原生長於僑居地馬來西亞，華人在居民數字裏所佔的數量也相當多，約百分之三十五，巫人佔百分五十五，印人及其他約佔百分之十。馬六甲王朝鼎盛時期，也就是鄭和七下西洋的時候，還是依仗明朝對馬六甲的保護，暹羅軍才不敢侵犯，馬六甲王朝的領土，馬來亞當時承認了中國的宗主權。原來華人的數量更多，只是沒有獲得公民權、不在統計列下。這些華人有福建、廣東、客家、潮州等不同祖籍，大部份是在戰亂時被「賣豬仔」流落到馬來亞當礦工苦力的，可是因爲

他們知勤善儉，不但逐漸從最苦白手興家到富有了起來，同時也以經濟繁榮了馬來亞。因爲他們自覺是過客，一旦有日還是要衣錦榮歸回到祖國去，所以僅有心於經濟，而無志於政治。政權遂爲馬來人所得，雖是三大民族（巫、華、印）建立的，但隨政權的穩定而變質，這是兩個文化的此消彼長，站在馬來西亞國度的立場上來說，是趨勢所必然的。單就馬來亞教育方針，在一九五一年，華校已由三年級起，必須强制教授巫文，又由五年級起，必須强制教授英文，華校所用的史地教材，必須側重於亞洲方面（尤其是馬來亞者），當地華校教學的基本原則，是將馬來亞觀念，灌輸給華校學生，使他們效忠馬來亞，俾成爲日後馬來亞國家的良好公民。隨著時間的推進，更是變本加厲，在數年內已把華文學校改變爲國民學校，教科書以及教學皆用英巫文，所以一位馬來亞華人對中國歷史全然不懂，或一封中文信也不會寫，絕對不是奇事。在南洋文摘中林連玉就有寫到馬來亞的教育法令：「……這不合理的法令一經被形式上的通過，華人教育在馬來亞就要逐漸走上消滅的地步了。」而這只是一九五二年時的感想。但這比起諸如印尼、非律賓、泰國等地的排華行動，已經是天堂地獄之別了。遠在一七〇四年時，印尼的紅溪河流旁，華人被荷軍屠殺了一萬餘人，鮮血染紅了河水，史稱紅溪之役。這淋淋的血債，是沒法算淸的，而近年來非律賓、印尼先後扣留了我們數十艘出海捕魚的魚船，洗刼毒打，並把我們的漁民扣押到不同的小島上當苦力，淪爲乞丐，離鄉背井之寃屈，却仍屢屢發生！

馬來西亞除開一九六九年的五、一三事件外，尚無發生大宗種族糾紛事件，這一方面是馬來西亞政府在種族親善做得比較好，另一方面也是因爲華人實力較爲龐大。惟誠如胡菊人先生所說

：「消滅華文教育的罪惡絕不下於大屠殺的罪惡，因爲所謀殺的是一個文化，一個具有五千年歷史的，中國人藉之以建立其社會體系的文化。」我在創社前八年的經歷中，最感受到這種切膚之痛。我在未入學的時候，便開始創作，畫連環圖，用僅認識的幾個字拼湊起來，寫童話故事。記得有一個故事是這樣寫：「父愛母，母愛兄、兄愛姐，姐愛弟，因爲親。」這「親」字居然說中了十數年後我才分曉的中國倫常之核心。小學時候就模仿桃園結義，除了節省下來的錢買下來的書，便只有一羣弟兄，以及一羣愛聽故事的子弟。我愛講故事，成長後亦然。小時候我講祖逖聞雞起舞，覺得國事當頭，有日我也可以劍擊長空；講到班超和那三十六劍客揚威域外，我也覺得大志冲霄漢，左右都是熱血塡膺之士，所處情境正是大漠黃沙，皓月當空。長大後在中學講武俠小說，那時我才初中二，有時聽衆擠滿教室，高三的人也來「旁聽」。我講武俠小說，不是爲了其殺伐動人心，而是人間的俠義之情，不可知而不述。像「血河車」中長空神指桑書雲臨大節不惜傾幫出援，雖敗猶榮；像少林寺天象大師，爲國事不惜血洒凡塵，雖歿猶存！這些都有益於世道人心，大人說：小孩子不准談國是，那麼漁樵閒話也可以點化出一個歷史與文化來罷。因此我講故事。

一九六七年唸初中一時，我創辦了綠洲文社，目下神州詩社的財政廖雁平便是那時同出道闖天下的人。那時華文課每週只有三、四小時，其他都是英巫文，要中文有所長進，那就要靠「民間」。這「民間」的力量便是學生運動，到了初三，已出版了六本「綠洲期刊」，經費是五分錢一角錢地募捐出來的，不足的我自己墊，却由初中一的社長社員一人全兼，到了有四十多名社員、兩百多名贊助人；由第一期的四十頁篇幅，到第四期的上、下兩集兩百多頁篇幅，可謂有些收穫，甚至班上無不是「自家人」，連教師也受了影響，幫我們在校方的監視之餘推廣「綠洲」。那時候「綠洲」就像沙漠中的綠洲，是唯一擁有實力的文化勁旅，而且還聯辦了「學生」、「中華」幾份刋物，又兼中文歌唱、圖畫比賽，熱鬧堂皇，周圍幾個大城小鎭，都以我們所推行的爲中心。我記得創刋號的「綠洲」，還是由家兄溫任平先生題字。到了一九七〇年，我唸高一，開始有計劃地組社，舉辦文學聚會、辯論會、訪問團，現在神州詩社的副社長黃昏星，總務周清嘯、在馬聯絡人藍啓元等，都是那時候結盟的大將。

一九七一年，我們的母校便開不成班了，我們的高二班只好轉到綜合中學去，學校裏有巫人、印度人、孟加里人、錫克人、混種人，校長是巫人。我們考進去的人很少，明明是聲壯的集團，一下子又只剩下三五個人了，那心情眞是悲抑難耐。此後又曾遭遇過數次這種情形，但都能在危局中圖奮勵强，終於還是四野響應起來，這且按下不表。那時候有一個最大的激勵，便是家兄任平時時爲我們打氣，介紹書籍，使我們一面習武一面學文之餘，還感覺到這文武畢竟有相知。這高二、高三兩年，終於在異族裏紮好了根基，不但穩住了綠洲社，周圍的幾個小鎭志同道合之士，也紛紛過來投奔，因而在九英里外宋溪新村「綠原社」，社長陳采伊；四十多英里外巴力鎭有「綠林社」，社長陳美芬；五十英里外北干拿督埠有「綠田社」等等。這幾年的困難，就像在石頭裏開出了花，只要種子撒下去就不怕，我們逕自有生長的張力，可以要他石破天驚。

記得高中一時，離校的前幾天心情特別難過，聯合了大伙兒用大字在黑板上辛苦設計了繽紛

煊赫的「愛我中華」四個字。今日寫上，夜間便被校方擦掉；我們覺得辱了「中華」二字，於是再寫上，再被塗去，又寫上，又被塗去，如是者數十天，直至校工受感動不敢再擦掉爲止。高中二時在綜合中學，運動會中都是英字巫字，惟我們隊伍却有中文字，隊裏指導老師要我們擦去，我們頑抗；五月初五詩人節，我們還跑到學校公告欄的今日大事記去擦掉部份巫文，寫上「今天是中國的詩人節………」想到投水英魂屈大夫，鼻子一酸、黃昏星、淸嘯和我都寫不下去了，聯袂走出校園荒地，那時是正午，有霏霏雨，却不覺熱，連太陽都是黃荒荒的，像一面中國的銅鑼響著打著而我們只聽到了尾聲。高中三時我們把綠洲社的十九期手抄本刋物，和其他社的手抄本出書，以及讀者或褒或貶的來信，連同家兄相贈的書，一字排開，滿樓是書，開了一個書展，家兄任平，從任教的彭亨州兩百多哩路趕回來，要參加這個「書展大典」，結果我一位義弟因興奮過度，在任平兄汽車駛入家園的時候自樓梯上摔倒，壓壞了要送給他的花圈，給他這樣的一個「驚奇」而不是原定的「驚喜」。

高三畢業後，申請保送來臺深造，並全力辦社，那時候畢業的同學從商的從商，學工的學工，就算深造也去紐西蘭英國美國澳洲，都說我不現實。但是我肯定我自己是踏實地活著，只是我比別人都更能認淸自己投向的目標，更能承擔自己責任，更不負自己的志向而已。那時候任平兄已調回霹靂州任教，我們恭請他擔任總社長，他取總名爲「天狼星詩社」，實行組織公開化。到了一九七三年末，已有十大分社，遠及新加坡、彭亨州各地。七三、七四兩年也就是我們最苦鬪的兩年。爲了大志未酬，詩社的根基未穩，我們拋棄不了那一羣同甘苦共患難的弟妹，我和淸嘯

在一九七三年千辛萬苦的儲足了錢，來台灣唸台大，却不到一個月，便匆匆捨棄一切，回到馬來西亞投身於水深火熱之中。我們的中文可說都是自己自修的，不單環境是壓力，家庭也是壓力。我父母親是書香門第，已給我極大的自由，而我愛交市井之輩，因爲更見出江湖中的俠義眞情，我的弟兄們大都出身寒微，但却是忠貞之士。

馬來西亞是反共的國家，但中共在宣傳方面下的本錢不少，所以使到本已够少中文書籍的馬華文壇，更加讀不到好書。有很多報紙的園地都左傾，所以要在馬華文壇上開業，不單與馬來西亞國家政策不合，而且還會惹怒左派分子。另外「創幫立道」的伊始總是困難重重、誤解層層的，但是愈是困難，我們愈要奮鬪，像諸葛亮草船借箭一樣，要不是在萬端險境中，也顯不出這一份閒定淡遠來。任平兄有一些台灣輾轉香港等地寄過去的書籍，我們社裏鼎盛時有一百三十四位社員，借閱傳閱都趕不及，他們居然用手一字一句的抄了下來，加上設計，補上裝訂，一本一本的「再版」了出來，煞是好看。這些小社員，有的才十三、四歲，眞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囊螢夜讀刻劃出大時代的好志氣！我們總社裏的一羣，更是日以繼夜，忙得不亦樂乎，替人催稿趕稿寫稿改稿逼稿編稿，搞到最後，莫不弄到晚間二、三點鐘方就寢。那時候家兄與我隔房而睡，睡前總在黑暗中縱論詩社今後大計，那時候雖是艱苦得咬緊牙齦苦頂，但仍覺得好氣象、大氣派，覺得很開心。社裏重要的工作人員，像黃昏星，原本農家子弟出身，淸晨送報、中午當書記，晚上當駕駛學院會計，從早到晚，忙到十點，才有自己的時間。然而他十點之後，總是到社裏來與大家一齊商議事情、處理社務，討論文學，十二點鐘回到他那間木屋，咱們一齊在堆滿玻璃碎片和

螞蝗的泥地上習武，到半夜兩三點鐘，方才有他創作的時間。難得的是他還在午飯和晚飯的一點空隙，來我「振眉閣」借書，一本姚一葦先生著的「藝術的奧秘」，便唸了四、五個月終於讀完。他那間鬧鬼的「木屋」，我們稱之爲「黃昏星大厦」，窮雖是窮，却像項羽在年輕時見著了秦始皇，也敢指點說「彼可取而代也。」那段日子裏另一個苦學生清嘯也住在那裏，雁平、若雲、啓元、超然、雲天、遍舟、筆傲、俊鎭、乘風、海明都是常客，而他們也都是有苦同擔的好漢，生活也好不了多少。任平兄和我感覺到無限欣慰，雖然苦了一點，但是志節還在。

到了一九七四年末，我不得不負笈來台，來的還有綠林分社副社長方娥眞和廖雁平。那天是農曆八月中秋，原爲我們兄弟每年結義歡聚的日子，但我們却各分東西，雁平帶了他袋子裏僅有的五十元，匆匆去了屏東，我和娥眞却流落在台北。第二天黃昏星也到了。眞是「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則吉」，我們確是三人行，但絕非不速之客，而是投身入祖國的熱血行列來的。我們在台北安定下來，在二三個月裏，也寫了數百封信回馬，在在安排罣心的事：筆傲的「綠流」分社怎麼了？乘風的「綠野」分社好嗎？與家兄信裏，往往品評詩社的人事，一談就是十數張稿紙。一九七五年，周清嘯自新加坡來台，咱們五人，合力出版了「天狼星詩刊」，繼續爲文學略盡棉力，那時候却已十分窮困，黃昏星有次要買生日禮物（僅是一張「友情」火柴盒小的匾牌）給我，就足足餓了四天，一天只吃一個菠蘿麪包。我那時也僅憑武俠小說的稿費過活，唯有娥眞樂天，在困逼中見出了人生世相磨煉裏的清眞，像小鳥築巢不忘歡歌，彩蝶辛勞而不忘美麗，她這態度鼓舞了大家的志氣，眞是貧賤不能屈。一九七六年殷乘風來台，大馬詩社因而不諒解，我們被開除出社。後來廖雁平休學回台北跟大家一齊共渡，三番兩次掙扎後，終於創立了神州社。

這神州社是詩社、也是文社，嚴格來說，是一個共患難同眞情肯爲國家社會文化教育做事的年青人社團。創辦以來，也發生過許多可泣可歌的事。現在社員們如同一家人，所付出也是情和義。我們要負載的任務，是更加艱鉅的。從前我們在馬來西亞到法令規定凡華人商店須雇一馬來店員，又商店招牌或廣告上的華文字不能大過幾英寸，心裏就很憤慨難過，來到祖國，這種顧慮便一掃而空。深深感悟到回到自己家園的欣心可貴，因此越發珍惜自己、愛惜家國。有時發現市面上充斥著「揚洋」、「藍哥」，電影廣告上都是美國的牛仔褲和日本的洗衣機，計程車裏播放日本音樂，歌廳裏披頭散髮唱洋勁十足的歌，咖啡廳裏的咖啡雖是土產的。但名字却叫 **Mocha, Columbia, Kilimanjaro**到處都有美語班訓練出「台北洋人」，聖誕節過得比農曆新年還熱鬧，大學生開口邏輯學心理學，閉口比較文學，西方學者名頭如數學珍，連引用神話也非希臘不可，我們看了自是痛心。想東征北伐、抗戰剿匪，江山代有英豪，抛頭顱、洒熱血，置生死於度外，個人功名富貴，視如塵土，他們的犧牲是爲了永恒的大業，他們那一代的流血代表了國家民族的自强不息，絕不是下一代的黑髮黃膚喊喊失落談談無根便可以承繼得起來的。當然，這一代中華民國有魄力、有骨力的人還是不勝枚擧，比比皆是。前幾天才是有一個小妹妹捨死忘生的搶護國旗，還有無數大學生的自强運動，藝術家與科學家的努力追尋，都是令人振奮的。而這些好比「紅杏枝頭春意鬧」，紅杏只是幾株，但春天無可限量的燦爛，正是一個泱泱大國的氣派。我們是充滿信心的。我們辦神州社也正是要爲這春意更添一份繁華，更增一份正氣。我們必須人人奮發

爲國家文化做點事，才能自强，而且把僑民的生活與所受的煎熬都改善過來。江山萬里，仰天長嘯，才是人生一快。

只是這路途是遙遠的也是艱辛的。由於我們曾經從艱難中奮鬬過來，所以相信患難過後的體認才會珍惜。我們的紀律是嚴明的：譬如說中國詩人如李白杜甫，文人如蘇軾王安石，都是關懷社會國家人世的，坐而言不如起而行，我們亦認爲如此。所以社中人堅信凡事必須先付出才能獲得，而社中偶有不著邊際的好高騖遠、玩弄權柄之輩，我則不能相容。我們也認爲文武是合一的，止戈爲武，中國古代如岳飛辛棄疾莫不是文才武略之士。而習武可是作爲一種磨煉的機會，眞金才會磨出來，廢物當被淘汰，正如武人因爲分分鐘鐘都面臨死亡的威脅，所以愈珍愛其生命。社中有幾位女孩子受傷纍纍，但咬緊牙齦苦練的精神，是教人肅然的。我們更認爲個人主義 Individualism, 而不是利己主義或自大主義 egotism 或自我中心主義 egois 。加伊士頓 (Stewart C. Easton) 解釋爲：「把個人的潛力作最大限度的發揮」，及社會百科全書中所說的：「個人主義是民主政治的根源，它與平等主義同比例的散播」，正合乎我們這民主平等的國家需要。到社裏來的人，先學習做事，然後爲國家社會做事，充分地發揮自己，所以在社裏的人各校各系都有，包括了對三民主義與繪畫有興趣的人，而我們又極不喜所謂文人相輕，也因爲文人無行，詩人賣弄，才會造成今日一般長輩一聽是文社詩社，便大搖其頭，這種誤解，已根深蒂固，我們但願有一天能以身秉力行去拔除。

我們這個社的結合，首先建立在彼此感情上和共同的努力上，而且以不損人利己、配合國家建設爲原則。由於資力，時間、人手等問題，遇到的挫折自然很大。我們經歷過風霜來的，台灣經過近三十年來的平靖安詳，使有些在溫室裏成長的青年無法適應於嚴苛的考驗，也因興趣繁雜而無志於奉獻，往往會未瞭解先予批評，要求一步登天，而不紮實根，因而產生誤解。但志同道合，不畏艱難，勇於投身的青年還是有的。兩年來我們出了一些書，還親自去推廣它，辦了一些聚會，還將要出文刋，建立了一個「試劍山莊」，是年輕而有志的人去的地方。他們都叫我「大哥」，也明白我是一個「不很樂觀但却積極的人」（曲鳳還語）我積極是因爲我對人世間有著大信。我們做的東西不算多，但也總算有了個交代；更重要的，是還要做下去，並且虛心學習下去。由於我們的成果是在逆境中換來的，更不會改變初衷。我們甚至不惜在七三、七四年的窮困事忙中兩度三人回馬，希望與那兒天狼星諸君子取得聯繫，摒除成見，以共襄盛擧，粉碎共匪陰謀。正如劍誰在「愈行愈遠還深」中所說的：「現在我們是寂寞的，也可能是無助的，但我們並不孤獨，因爲我們這一羣有二、三十人，將來我們會有更多的二三十人，正在追求那永恆的一刹那，這一刹那會永遠點燃、照亮神州。」我們好像是一條迤邐的水流，來到這裏終於會合上其他的水流，滙集而更形壯大，隨日月山川而向同歸同向的大海流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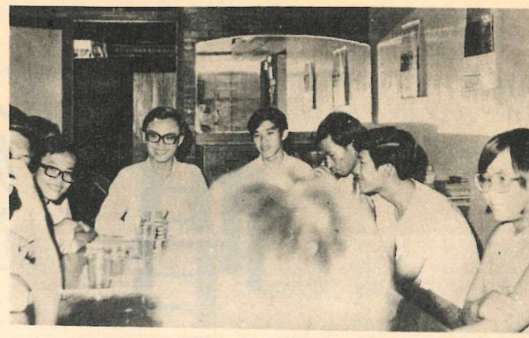
從一九六七年出版第一本綠洲開始到今天，已整整十個年頭了。十三歲時候的我編綠洲也只不過是靈機一動，但十年辛苦不尋常，多少次跌倒又爬起的堅決，多少次誤解到了解的悲喜；常常山窮水盡疑無路，常常柳暗花明又一村。多少人堅持不下去的，多少人變節移志的，而我們仍守著神州，過去且讓它過去，山不㦝高，海不慨深，我們是高山流水，時作仰天長嘯，與俗世引

爲知音。

稿于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方娥眞●

唱大江的人



他們常常要跑二、三百英里去聯絡各地分社的文友這是一九七三年時綠洲分社八人赴彭亨州亞羅士打埠拜令綠叢分社同仁時攝的照片。



但有時天清月明，我便忍不住要出去曬月亮了。我愛穿着他的外衣，他一聲出發，我便成了他的弟子飄然隨他們而去。

那人在天一方，但爲君故，沉吟至今。

(圖爲温任平先生)



一樣自然。像對多年不見而今重逢的知友我看見他，我向他點頭招呼，

(圖爲温瑞安與方娥眞)



千百年後，不知有沒有人談起它呢，說那是以前神州詩社的試劍山莊。

方娥眞是天狼星詩社裏唯一能飛渡神山，到了臺北的女孩；她以文筆淸逸靈秀稱著，此外就是有音樂歌唱的稟賦，她隨行的無意却正好彌補了溫瑞安創業的天機。本文正是她從馬到臺，從相遇到相知的一串故事……

黃昏又來了。一路上，藍煙煙的遙山遠水轉眼間來歷不明，蒼茫的暮靄中，車道遊人更顯得浮浮沉沉。天空深邃了，如望不見的碧落。這時我們剛吃過飯，飯後心情忽然流落起來，很不能安於安定。很想逛很想遊，但不知逛遊去那裏呢。我只是很怕這時候回山莊，一進山莊，眼看他們上了樓，開了門，眼看他們捻亮每個人身處的一盞枱燈，心安理得地靜下來，有人看書，有人溫習功課，有人往冬天的棉被裏一縮，索性草草地結束這一天的日子。眼看這一幕秩序井然的大局定下來，我的心更失去了什麽似的不能棲止。我總是，我總是等待着某些坐不下的時刻來臨。

但夜晚時每當我看着山莊的兄弟各就各位地坐下來，我也只好和瑞安各自回房裏。有時他還是不甘寂寞，便進去「黃河小軒」裏找他的兄弟，一進門那兒便開始起哄。那時我也會跟進去看個究竟。有時他獨自想他那些三生也想不完的計劃。有時在黑板上分配工作給明天。而我那沒有結構的心思還是嚴謹不起來，心頭的那一點盼望，在碧海青天的夜裏辣椒般地紅。

我盼望他夜半時分到「黃河小軒」裏招集人出發。那一刻我想像他們要出征，啊，在夜間，他們要夜奔。回來時，他們已收穫了這一天，也收服了外面更大的江山。

這樣的出發說走就走，沒有一刻躭擱。這樣的出發我也沒有相送，只是，有時候待他們一下樓，我走去欄杆張望時，但見那些疾去的身影已風蕭蕭的轉出巷子了。

詩社的夜訪多數是兄弟們自己在一起，沒有任何女孩子夾在其間。我不敢參與因爲我常心不在焉，夜晚天冷時怨天，天熱時怨地。這樣我怎能跟得上他們呢。但有時天淸月明，我便忍不住要出去曬月亮了。我愛穿着他的外衣，那鬆鬆的袖領在飛飛的風裏好自在。他一聲出發，我便成了他的弟子飄然隨他們而去，那一刻心中充滿了英氣。

我最喜歡詩社拜訪人的時刻。那一種雲深不知處的遐想使那人的眞面目隱在廬山裏，那也是一種境界。還記得從學校出來後第一個見的便是「天狼星詩社」的人。那是一個從巴力來的女孩子。她出現時有點像恐怖片裏的電影鏡頭，那隻眼睛大特寫般的瞪着我講話。她手裏拿着一本書，好像是張愛玲的小說。當時我沒看過臺灣出版的書，就問張愛玲是誰啊，她眼睛又張大了一點，鏗鏘有聲的指着我說：「妳不知道張愛玲是誰，她的小說最好的。」她搖了搖頭「嘿」了一聲。我把書接過來看，書的封內頁有一個簽名：溫任平。字體乾瘦有勁。我想像他是一個瘦如竹的人。我奇怪的「咦」了一聲問她：「妳認識溫瑞安他們？他們常在蕉風裏寫詩的，妳見過他們了？」她神秘地抿了抿嘴又忍不住想炫耀的神情說：「任平兄和瑞安鼓勵我畢業後去臺灣。瑞安叫我編『綠林』期刊。」

「妳常去詩社嗎？那邊很多書，可以不可以借？」

「我可以向詩社借給妳看。」她說。

隔了一段時候，美芬又來找我，要我陪她去怡保見兩個詩社的人：黃昏星和休止符。一路上

，陽光很熱，我怕曬黑，就撐傘，美芬擋開了我的傘說：「撐傘會遮去了我的半壁天，我不要撐。」我說我怕曬黑，但覺得她很爽，而且，她與我的個性不同，她不像我這麼愛美如命。

來到怡保「陳南」書攤，美芬忽然像見了鬼一樣笑起來。她把我推了一下說：「嘩，來了啊！」一說完她「咻」地一下避到書攤裏面的角落，抽出一本英文字典，正正經經地看了起來。我還來不及弄清楚是怎麼回事，迎面來了兩個人影，手裏挽着那些婦人買香燭時提的紙袋，袋裏裝滿了書，滿得快要漏出來了。他們的裝束和街上的人們格格不入，是家裏哥哥現在嫌過時而不穿的窄長褲和領子很短的長袖衣。其中一個粗壯又黑的人走到我面前，好像要打人似的，一臉兇煞，當頭就問：「妳的『綠林』編好了沒有?」我本能的後退一步，說：「我不是美芬呀！」我指一指在那兒看字典的人影說：「她才是美芬！」

他們走到美芬那兒，問她爲什麼不出來。美芬吃吃地笑，指着那個兇巴巴的人說：「你是黃昏星吧?」說完另一個小眼睛的人走過來說他是休止符。街上很吵，他們也很吵，就提議要找個靜的地方談話。結果去了「加冕公園」。一路上，我看着他們手裏幾袋往下墜的書，很擔心它會掉下來。美芬和他們一談就融入了，像是在辯論些什麼。走到公園的湖邊，我看到那個休止符還是垂着眼睛不看人。

他們談的話我也沒有留下印象，也沒有覺得無聊。不過，還是一心一意等他們走。終於他們起身說要走了，那時下起小雨，雨霏霏地飄下了一些分離的氣氛，他們的髮撇下來，有點不修邊幅。我和美芬共撐一傘。美芬問他們要不要撐傘，他們不肯要。黃昏星乾巴巴地搖頭說不要，臉

上有善良的笑容，我看他很感激的樣子。休止符還是喜歡垂眼睛，這時他抬起眼，一笑，露出兩個小兎牙，說：「我們都要撐傘的嗎?」我忽然想到我不必上學了，在家裏沒事做，久了也會無聊的，就問他們：「詩社是不是有很多書?」

「很多很多啊，看都看不完。」黃昏星和休止符各說各的，但都是在回答我。

我問他們可以不可以借，他們想了一想，有點猶疑，後來又肯定的說：「妳寫信去看看嘛，可以借的哪，一定會借給妳，妳回去就寫信。」

回來後我立即攤開信紙。落筆之前我又想，寫信去「天狼星詩社」，收信的人多數是溫瑞安。因爲他在「學生週報」上要和我連絡，要我交一篇散文給他編一本散文集的書。我記得小時候我從「學生週報」中看到一篇他的文章，叫「幸福的音符」。那篇文章底下有一行主編的話：「初一的學生能寫出這樣的作品，實在天才！」那時我看到他的名字，覺得很順眼，沒有一點陌生的感覺。它好像一早就該生存在我同個年代裏。所以它一出現，我也沒有一點突兀，彷彿是我看熟了的一個作者，其實我只看到他一篇文章。

後來不知怎麼會知道他住在美羅的。美羅是怡保要去吉隆坡時必經的地方。看過「幸福的音符」後，每當大姐要去吉隆坡，她說要在美羅逗留一會：「要買美羅最著名的雞仔餅。」她說。聽到「美羅」兩個字，我自然會想到溫瑞安。我不知美羅這地有會有什麼風景。除了學校之外，我也從來沒到過別的地方。平時坐車去學校時總看到路旁的橡林綠旺旺地跑過。我就想像大姐坐的「德士」車在一片橡林旁邊慢下來，那兒有一條深路，車子拐進去，便進入美羅。而那時溫瑞

安可能在橡林裏。或許車子一路走，穿過那兒的房屋，其中一間是他的家。不知他那時正在做什麼呢。我覺得他很喜歡長得美的女孩子，我幻想我那時也在車中，經過時他一眼瞥見我，我幻想他心底立即印下一張難忘的音容。他筆下的女孩子很清靈的，我就希望自己也是他喜歡的一個女孩子了。

自從發表了那篇「幸福的音符」之後，我就沒有再看到他的文章了。過了三年。我赫然又在「學生週報」上讀到他一篇「孤獨的雲」，文章裏的女孩又彷彿換了另一個。無論他的女孩怎樣轉換，我讀的時候却看見自己的形象在眼前出現。眞是一種奇怪的感覺。我又在編故事啦。我又在編故事了。我立刻警惕起來——因爲在看他第一篇作品時，我無端端浮起一種預感，彷彿有一天我註定會和他見面，會和他在一起似的。媽媽常說註定的事是不可以更改的。媽媽也常不滿我，每次她要我聽話時我就偏不聽。現在我也是，如果這世界有一種命令的手勢，我偏偏不甘心被它握住。我又在編故事啦，但我還是想：我趕快先愛上別人吧。

我在「學生週報」上又見到他和一班同學有一次座談會。那時他哥哥溫任平正在編一本「大馬詩選」，他說他弟弟是「大馬詩選」裏最年輕的詩作者。我還知道他會寫武俠小說。我告訴媽媽和姐姐：那個溫瑞安才十七歲，又會寫詩、寫論文，還會寫武俠小說呢，他一定賺了很多錢。」媽媽和姐姐都從我口中佩服了他。

我唸高一時他發表作品很勤，差不多每隔兩星期就有一篇，有時是詩，有時是散文。我那時也開始寫文章，我正在寫離情的文章給一個人，寫得哀哀切切，但巧合的是，他也寫和我一樣

體裁的文章。那時他的詩開始用「白衣」的意象。他寫他在等「白衣」，而「白衣」一直還沒有出現。他寫：

白衣，若妳將渡河而來
我願我是第一朵昇起的黃昏星
隨妳姍姍的歸去，白衣
若妳來遲，細碎的雨會傳遞給妳
我第一次流浪的歌，白衣

他那些事蹟，那些時光，那些散文和詩，我都和它一起生活過。如今，我攤開信紙，要向「天狼星詩社」借書，想到收信的人是他，我又覺得自己在聽從誰的命令了。我不甘願無端端的先寫信給他。所以就在信紙的當頭寫：

敬啓者：

我想像中，「天狼星詩社」一定有很多書，不知可以不可以借給我看呢。如果能，可以借我「葉珊散文集」嗎？聽說他的散文很悠柔的，但願能借給我看，讀完我立即寄還。

過了兩天，我竟然收到回音。他的信和書都來了。那是龔珊散文集和黃文興的「龍天樓」。他在信上說黃昏星二弟和休止符四弟說起我這麼急要借書，一定是很愛書，對書那麼狂熱的話，一定很會保存書，所以他很放心借給我讀。我翻着「龍天樓」，想到我每次讀完家裏的課本，就往床底下一塞了事。那兩本書是我第一次看完的書。雖然有打瞌睡，睡到朦朦朧朧想把它往床頭一丟時，彷彿被他看見我根本不保存書的，所以趕快提起精神看。

我有點害怕，我怎麼一步一步走入我的預感中呢。我覺得我還是（誰能操縱我呢）會和他相識的。不知爲什麼，從寫信開始一直到收到書和信爲止，那種過程我都很熟悉，沒有突然而至的感覺。只覺得都是我經歷過的。只覺得一切都理所當然地發生。

要發生的事終於發生了。美芬寫了一封信給我，信封上有三個 Urgent 的大英文字。她要我趕去巴力，因爲溫瑞安、葉遍舟、黃昏星、休止符要來「綠林分社」，她說我是「綠林」的副社長（我自己怎麼不知道有這回事）所以應該見見他們。我才不，我絕不讓自己步入那個無端而來的預感裏，彷彿一切都有一個幕後人佈置好了人生，安排好我的角色，而我被牽着走，不知不覺的走入那個定局裏。這已經到臨崖的一步了，再踏上去我就註定和他見面，然後相識。……我知道他們，尤其美芬在等着我，但我就是不去。而且，巴力的路我不會走。

那天我在院子裏走着，偶而看看院外的小路。我想像他們一定談得很熱鬧，美芬的聲音是擲地的金子，幾個男孩子也像那天的黃昏星、休止符那樣融入。我其實很好奇，在家時我從來很安寧的，這一刻却有點寂寞，很想有人來我家玩。

我一會兒盪在院子裏，一會兒回到客廳。剛好星期天，姐姐在車衣服。我坐不下，只好拿笛子來吹。又怕他們正走在小路上，把我吹的調子聽去了，又想他們聽一聽。我怎麼不知不覺的等起他們來呢，眞生氣自己。我坐着想着，和姐姐談一些不着邊際的話，故意笑着，想鬆散我的心思。忽然聽到窗外美芬的聲音在喚，我姐姐說：「巴力的女孩來啦。」我趕忙縱出去。發覺他背後一個個人影。一個接一個，笑容、點頭，都看不清晰，因爲知道前面幾個都不是溫瑞安。過了三四個人，我看見他，我向他點頭招呼，像對多年不見而今重逢的知友一樣自然。不一會，門前全是人影，我有點失措，一直說：「不要脫鞋子」，他們一個個進入屋裏。我對他說：「不要脫鞋子」他看了我的鞋子一眼，說：「不要脫鞋子嗎？」我移開一步，只覺他的眼睛深邃得盛滿了語言，我再移開了一步，說：「眞的不要脫鞋子。」

初初出外見人，見到了他，便選擇了終生相隨的戀愛。所以直覺上對每個要見的人都有好的印象。後來他帶我去參加「詩人大會」，還沒去之前，他在我面前講起他哥哥，把任平兄的形象托得像個少見的人物。我很想去看詩社，因爲覺得那兒像一個王國，裏面人才輩出，而那些人都是他口中說的兄弟。

那天參加「詩人大會」是一個下雨的日子。我第一次去美羅。瑞安那天不能離開詩社一步，因爲他要負責在社裏接待客人。他叫美芬從巴力來怡保接我。我們從怡保出發，途中我很是高興，沒有坐過長途的車，這次知道要在車上坐很久很遠，最深深感受到的舒服安定反而是在旅途的車上。我就安然的坐在車窗旁，看別人上車下車的顚沛，我還是觀賞着風景，知道自己不必下

車。

從恰保到美羅的途中眞是天遼地濶。常常車子過了一個小鎭，又來到一段沒有人煙沒有住家的地方。路旁亂草連連。小溪水斷斷續續地流，溪間長滿了落落大方的蓮花，大朵大朵的紅蓮白蓮盈盈的舒放在山風裏，不屬於任何人家却很民間風味的。越過小溪是無遮無蔽的荒郊，這兒的山是不高不低的野嶺，一座一座間隔地座落在大地上，眞是一粒粒可愛的小圓丘啊，只是丘嶺與丘嶺之間的隙縫處是無限遠意的天，彷彿有飛鳥悠悠的踪跡。但趕路的車子很快又到了另一個小鎭，那些遠了視線的蓮花還是不曾驚動地自生自長。

而我終於見到任平兄了。在「詩人大會」上，只見一輛白色的車子在眼前一刹而住。車中的人一躍便跨出了門，大家都圍了上去。瑞安招呼了他一聲，然後他對我說這是任平兄。任平兄略一點頭說：「是娥眞是嗎?」一面說一面笑着伸出手來。茶色的眼鏡使我看不清他的眼神。所以總覺得他很討厭我。我總覺得他是在高處豪笑天涼好個秋的人。而我還在愛上層樓，愛上層樓。但我又不能放棄這强說愁的階段，更覺得他會笑我欲說還休，欲說還休了。

詩社聚會多。所以我要出來參加聚會之前總是要想盡辦法。聚會前夕，任平兄和瑞安從美羅駕車來我家，我告訴家人他是一位教師，然後任平兄和我哥哥談，說明要出去過宿多少天。那時眞是共患難的一刻。任平兄反而像我哥哥。記得第一次「詩人大會」時，除了各地來的外客，詩社只有「綠林分社」。但第二次金馬崙大聚會時，很多個分社的人都參加了。聚會期間女孩子忽然組織了一個「文武道」姐妹團。晚上大家在一起時，陳美芬付託林秋月把這消息宣佈出來。詩

社的女孩子都列在裏面。我暗自慶幸自己沒有和她們稱呼在一起，因爲我不喜歡「文武道」這名字。我覺得它是學他們的「剛擊道」而結拜的。我不喜歡這種摹仿。

但任平兄和瑞安爲了我沒有被列入名內而不悅，他們覺得不對勁，覺得有人排擠我。後來才從一些社員口中知道有些女孩在衆人面前把我說得多自私多壞，而舉的例子却是僞造出來的。任平兄和瑞安爲此大怒，挺身爲我辯護，一直到替我澄淸爲止。其實那時我連憤怒也不大懂，並不眞正知道發生了什麼。只覺瑞安在幾個地方來回奔走，而我又能和他見面了。

瑞安爲了使我容易從家中出來，常把聚會的地點放在恰保舉行。其實任平兄心裏明白，但他却總是遷就我們，只要不妨礙公事。我在詩社常跟着瑞安，和其他人很少接觸。有一次聚會詩社的女孩子在一起，她們談到有一個女社員要退出詩社。美芬立刻變了臉色，伏在桌上，然後頭一昂，却跪在地上大哭起來。一面哭一面說我求妳不要退出詩社呀。立刻，週圍的女孩子也跟着一齊哭。她們一哭，我立刻心慌意亂，眼中却一滴淚也流不出來，趕忙找看四週有沒有一個不哭的人。忽然瞥見林秋月在一旁剛好把眼光投過來，我一接住，兩人會心的互望了一下，她便走過來我這兒，我便同她走上樓。那個退出詩社的女孩子我只見過一面，她又沒有什麼令我特別喜愛的地方，我對她連感情部談不上，怎麼哭得出來呢。我上了樓，任平兄、瑞安、藍啓元等人都在看書，他們問樓下發生了什麼事，我看了瑞安一眼，就說：「她們都在哭!」林秋月說：「因爲王愛華說要退出詩社，美芬姐跪下來求她不要退出。」任平兄和瑞安都皺了眉。任平兄還是忍不下，大罵了她們，罵她們「感情泛濫」。

我總是覺得任平兄不會對我有什麼好印象吧。他的文章有骨有節，鋒利而乾冷。我便覺得不把他放在一般的兒女私情裏了。偶爾他顯示一些溫暖，我都會驚動。但任平兄幾次都曾爲我出頭而罵了一些人。他罵人有刺人的劍氣，得罪了好些人。他看到不平事，總是坐不下，要出擊。這時瑞安和他的兄弟們便開始替任平兄行動。這時瑞安便是最能够和他商量策略的對象。有一次任平兄一面駕車一面對我說：「娥眞不要讓別人覺得妳什麼都是瑞安替妳出頭，這樣的話，長久下去，社裏的人會覺得瑞安不够客觀」。然後他便問瑞安商量應該怎樣幫了忙還是不給人有這種看法呢。當時我覺得很親，正是一家人，家族觀念很强，很偏幫自己的一家人。還有一次座談會，我們談到緊張處，五個人爭着一齊舉手，那時任平兄也急，但他不顧一切，伸開雙手在空中一掃，彷彿掠過衆人的神情大聲說：「給娥眞先講，給娥眞先講，我要聽她對張愛玲什麼看法。」那時他眞是有力量公私不分，眞是有勇氣任性任情的。那其實是我第一次座談發言，緊張多過一切，一經他這麼鼓勵，我把話一口氣說了下去。

詩社在馬來西亞很少拜訪人，只有一次任平兄去臺灣參加世界詩人大會。一個月裏，他和瑞安，淸嘯去拜訪臺灣的文人。她們回來馬來西亞時說起。我們聽着，彷彿一個南方的邊境人要傾聽中國的訊息。但中國在那裏呢，我一直沒見過。只知道小時候家裏常收到那兒來的信，我便知道那兒住着我的親戚。他們等着家人寄錢去。只知道中國便是父母親和祖先出生的老家，也是哥哥口中那大得看不見的山河壯麗。君從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他們帶着金門的高粱酒回來，那是信疆兄送的。在迎接大會上，因爲人太多，而酒只有一瓶，所以連一滴都是山珍海味的故人

情。因爲人太多，座上的每一個人只能淺嚐一滴。高粱酒，嚐它一滴，便望到金門的夜黑風高，鎭守的士兵捍着槍在瞭望北方的大豆香。高粱酒，令人想到歌裏的甘蔗長，嚐它一口，便是和祖國的人相隔天涯共舉杯了。而那邊的人我們沒見過，但知道齊邦媛在詩人大會上排開衆人獨獨要見溫瑞安。知道周夢蝶一輩子獨身困苦，都在武昌街的小書攤渡過。余光中住在厦門街，他們學他的口音朗誦美國腔的英詩。「龍族」的人很豪爽，愛喝酒吃牛肉火鍋。陳芳明還寫了一首「龍從千里來」的詩給任平兄和瑞安。那中國時報「海外專欄」的主編高信疆，他帶着他們遊臺北，去故宮博物院。他們說起那座落在高處不勝寒的故宮，那兒的風巍巍峩峩，走在風裏，人都會近乎離地。我們的國家，幾千年來有人費盡心神要得到一幅心愛的字帖。一幅字帖，它經過戰火，封過年代的塵，薰過歷史的煙，歷過幾個改朝換代，幾千年來，還是在危難中被有心人從焚紅的火中搶救出來，收到故宮博物院裏保護着。我們的國家啊，夜晚有人在「國父紀念館」的飛簷下緬懷司馬遷筆下的市井遊俠，而他是送劍給瑞安的人。在臨行的機場上握別時，他最後一句話是說「爲中國做點事」——每當說起這些人，任平兄和瑞安都沉吟至今。信疆兄成了他們口中的模範。君從故鄉來，那些事我聽了又聽，我想到有一天我要去臺灣了，我又央瑞安說起臺灣的事，我又問他：「齊邦媛見到你時怎麼樣呢？」

靑靑子衿，悠悠我心。瑞安眞的帶着信疆兄的劍，帶着他那句「爲中國做點事」的話，燕歌一行來了臺灣。而任平兄在海外成家立業，鎭守「天狼星詩社」。臨行前任平兄和瑞安及幾個兄弟在沙原上訂了五年相見之約。相見那天他們與每個人最少要影響五個人帶在身邊。瑞安跟任平

兄說以後萬一有什麼誤會，記得他們曾是最好的兄弟，記得他們曾經要像夏濟安和夏志清兄弟那樣是文學上的相知相解。任平兄還說三年之內要來臺灣見我們。只是，到這一年約見的時間，任平兄和我們已經很少通信了。更因爲彼此都堅持自己的原則，大家近乎反臉成仇。在許多譏笑聲中，這種事成了離經叛道。我想到雄覇一方的曹操，他是一代梟雄，但立在大江前，他仍是孤獨地長吟，感嘆人生短促。在朝露逝去之前總有一個要找的人，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總要去找。或許那人離開了，或許日後成爲敵人，但仍是那人，在他破敗時最了解什麼是百戰身名裂。仍是那人，有那種星羅密佈的城府與他爲敵，仍是那人，有英雄的資格成爲他最了解的敵人。而那人也許在天一方，但爲君故，沉吟至今。

來臺之後，在馬來西亞聽到的那些文人，我們有見了信疆兄，還聽他講「夜落烏啼霜滿天」，還聽他講他以前在大學的故事。詩社壯大以後，有人寫信邀請山莊的人去。這種拜訪總是全社的人一起出發。出發時，我們都高興到有說不完的話。尤其冬天，想到下一刻又能看到桌上那熱騰冒煙的食物，那一定又是那家主人最拿手的好菜。想到在鬧市裏要找一座盧山，那山中的眞面目是不是以後的莫逆之交呢。有一次我們應邀到一位作家那兒聚餐，晚上談起興來，我們便想唱社歌給他們聽，想他們聽海外的人唱中華的榮光。那天席上有一位音樂系的男孩，我覺得他一定喜歡我們的。我們唱着，我看到其中一兩位作家臉上的專神，但其他人都像街邊路人聽到樓頭的靡靡之音一般不經意。我們只是想唱我們要唱的歌，並不是表演歌唱，像草野中的人，有所激發，興而放歌，卻不是受過音樂系訓練出來的歌。偏偏有些人用和聲的標準來評我們的歌，咳，好

比一個官僚看「水滸傳」裏的好漢呀。尤其那個音樂系的男孩，他撇着嘴角，就一副想等我們唱完的樣子。他爲什麼那樣不屑呢。詩社那樣熱誠地唱我們的藝術優良，他怎麼沒有身受同感呢。我們一唱完，他就站起來，也要唱他的歌。座上的人熱烈地鼓掌要他唱。我想到以前在馬來西亞唱社歌時，有時唱到一半，會有一位當地的警探過來干涉，旁邊的人有所騷動，但任平兄和瑞安都神色不變的，彷彿我們是中華的榮光。但今天身在臺灣，眼前的人也和那些不屑的海外人沒有什麼兩樣。我不喜歡我們的歌不被重視，眞的不喜歡。那男孩一唱完，滿座熱烈的叫好聲，和剛才我們唱完歌時的冷淡完全兩回事。後來瑞安在對面說娥眞也要唱一首歌。但那男孩子一聽，立刻說，噢，我有事要先走一步了，你們繼續唱吧，我看着男孩子戰勝的神情，我想到任平兄對信疆兄的相惜之情。想到他們的年齡相差無幾，學識上各有千秋，但每每任平兄一說及信疆兄時，眉宇間的神情都和平常不同了。我想到瑞安和我的互相欣賞，想到他平時在我面前形容一些他欽佩的人時，是最高山的讚許。想到他感到輝煌時，立在濃暮中對我說起任平兄對他的了解……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爲君故，沉吟至今。而今，這個立在對面的男孩子銳氣一片。冬天怎麼這麼冷呢。馬來西亞一年四季都是夏，夏天裏氣急時最多是冒紅的火，但冬天卻是我最不能動氣的季節。一氣起來，只覺身子都站不穩。這樣的場合，我一點唱歌的心情也沒有。但玄霜遞了字條說我一定能唱，一定要唱。瑞安又再叫我唱，我想到他平時故意逗我在多人的場合之下唱歌，唱完後他和其他的社員們都讚賞鼓勵我。我站起來，看到對面旁邊都是自己人的臉容。我一眼望見輕燕臉含英氣的忍着氣，她最黑白分明的了。劍誰和鳳還最幫我的，好與壞她們都會覺得我最對

。小樓皺着眉乾巴巴的焦急。她們的眼光都殷切地看着我。而平時都是她們爲我出頭，爲我抄稿，爲我而忙。而今我却有點像「教父」片中的第三個兒子，他本來什麼事都不管的，一天只顧談戀愛，等愛人的電話。有一天却無端端被捲入一場糾紛中。我站起來，天寒地凍，手指都不聽我的話了。但我笑着指住那男孩：「喂，你慢走一步好不好？」我不等他說完，又接下去說：「你是陳什麼啦，忘記你的名字了。」立刻，一片哄笑聲淹了上來，他一低頭笑了笑，說出他的名字。我又說：「我這首歌是唱給你聽的，因爲你是音樂系的，而我對音樂很興趣，但並不擅長，我希望有個音樂系的人聽我唱歌，你等我唱完再走吧？」他也笑說「別緊張，慢慢來。」

我告訴自己要定下來，要定下來。但我發覺我喉嚨好乾。我便說：「我口渴，先喝水再唱。」我進後廳找開水，才走進去，立刻聽到客廳的人轟然地叫另一個人唱歌，我聽到瑞安說：「請等一等，在娥眞還沒出來唱之前，我想請我們社裏兩位水紅帶的社員出來表演拳套。」他不等對方答應，便叫曲鳳還和戚小樓出來行禮。我從後廳拿了水出來，正看到她們兩人敏捷的拳風。我告訴自己千萬要定下來，我知道我最不善於公開表演，尤其在這樣淡漠的場合裏。但今晚我是一定要唱好的。我忽然多麼懷念管管，也想起袁姐姐對我的欣賞。我懷念他們樸素的家。管管臉上有最霸氣的泥土味。每次見管管，我就想到要去管管家唱歌啦。他一唱起歌來簡直像回到北方的老家呢。他一唱起歌來眞是胸無大志啊，只有唱歌最偉大。我也是，一唱歌時只想今生今世唱歌便好了。所以去他家，我最想唱歌。去他家，平時的怯場和怕羞都不復存，只想到要唱歌給管管聽。

我唱着，唱着，看到對面的人平和的神情，唱到融入處漸漸也暖了下來。不知什麼時候我發覺我唱完了，聽到四圍而來的掌聲，彷彿完成了一件大事，但我多想告訴他，我平時的歌比現在好得多呢。

如今，我們在海外想見的人都和我們住在同一個城裏。他們照常忙碌着，而我們在咫尺的相近裏，一年也沒見過一次面。最親切和常去的地方是朱老師和亮軒兄的家。去老師和阿媛家就像回到家，見到自己的父母親一樣親近，而家中的姐妹都靈敏而美麗，令人想到青春時日眞好。去亮軒兄家像走入文學史中，見到書中的文人，他淸淸淡淡，閑定得可以在鬧市裏穿一襲長袍和布鞋。而他談起字畫時總是從天黑談到黎明，曙光中，但見他臉色蒼白，一角長袖文質彬彬。

但外面的人見多了，再也不是純粹見人和吃東西了。想到在馬來西亞那些聽來的傳奇漸漸寫實了。在淡淡的悵惘中心裏反而樸素了不少。而第一次聽人讚美時的心最誠了。

但夜訪又不同。夜訪的對象多是他興緻時想起的人。夜訪是一個好亮的訊息，點燃我的悠悠心意。在一天的最後時刻裏，我們要去深巷街頭尋找文學外史，寫我們的文人軼事。

夜訪的對象是年少的人，帶勁的，一面之交便肝膽相照，爲一種大志而生死，而結義，而成仁。最不能忘記夜訪回山莊的途中，有時逢到臺北全市停電，而天光坦坦，會想起適才的話題，彷彿一夜間峯廻路轉了許多年的見識，天下事都在燈下歷歷身前。想起一些人，一些古今的天外高士，他們的英雄相惜，他們的互不相讓。回到山莊裏，每個人都睡不下去，到處找蠟燭，在酡紅的光照裏，臺北市燈熄了，有一處樓上有結義的人在夜談。而這地方，千百年後，不知有沒有

人談起它呢，說那是以前神州詩社的山莊，那兒住着溫瑞安。說莊裏全是義烈的男孩，只有一位方娥眞水袖蕩漾。說這兒的左右鄰居都嫌清嘯、黃昏星的吵鬧，雁平的橫行。是什麼人說起呢，他們的下落，羅斯福路五段的一座山莊，神州詩社。千百年後，這地方，這桌上，清嘯曾伏在桌上連夜寫稿，有人說起他寫稿時一早便先上床睡個飽，等到半夜別人睡了，他又爬起來，獨自在客廳裏抽煙。每個人入夢後，他便握筆寫給他的大哥，寫「千里不覺遠」，寫「贈劍」，靑靑子衿、悠悠我心，便是這種知交之情，但爲君故，沉吟至今。盛世來時，神州史像一卷壯觀的天書攤開來，裏面塡上神州人的筆跡，而千百年後……

深宵劍自鳴

● 曲鳳還 ●

曲鳳還是溫瑞安的同盟「師妹」，她頑皮而愛畫畫，但是見 國父銅像時，會感覺出中國天下六十年來的血淚斑斑；讀現代史時，更感覺得豪壯與悲愴；所以她為神州寫下的深宵劍自鳴……

長街無人，露重風冷，深夜與啓疆兄抱拳一別，遙望他一身戎裝，挺立在夜色之中，漸隱不見。我們一行十人踏薄霧歸去，心中激動不已，尤其讓我怦然的，是汪兄一句：「為國珍重！」好個為國珍重！

回到試劍山莊，大伙兒聚在廳中，大哥正容而道：「啓疆兄要我在他殉國時替他寫傳，因為一旦國家有事，他站在第一線；我沒有回答，因為我們站的，也將會是第一線！」大哥的目光透過鏡片，像把寒鋒的劍：「他在路上對我說：『我喜歡烈士，但，不希望你們是烈士……』我們沉默走着，我感激但沒有接受，正如我知道這句話他自己也不會接受。」我聞言懍然，一股悲涼直透胸臆！

也許有人以為，這是少年時的浪漫情懷吧？這是昇平世的一時豪語吧？殊不知太多人容易老成的心連這麼一點浪漫都盛載不起，過份的理性已經斲喪了多少感性而朝氣的性靈！縱或是激情，在這樣一個講究效果注重實利的社會能有幾許呢？又殊不知圍繞在我們身旁的太平歲月有多少戰爭正在發生正在進行？生長在臺灣的這一代，從小學到高中，漫漫十二年，早已身經百戰，習以為常了。鑽在斗室裏，我們腦袋間裏塞下了太多的年代，太重的記憶。我們背得出黃天蕩之役



▲他多麼希望我們有一天能成大事而不留名……

▼娥眞和鳳還。



的戰將，采石之戰的磯石；但是，何處是我們「匈奴未滅，何以家爲」的氣慨？在「來來來，來臺大；去去去，去美國」的呼喚中，我們早已學會了不該是一個年輕人的默然和——漠然！上了大學，戰爭並未停止反而愈演愈烈，爲師長的期許同學的眼光而戰，爲家庭的負擔未來的前途而戰，總之，要走的路都已經安排妥當，只等整裝待發了。

直到遇見負笈來臺的他們，我驚於他們旺盛的生命力，那一份深厚的使命感不是像我們高中時寫寫愛國文章，僞裝得出的。也許是環境使然吧，從小他們經歷了太多切膚之痛，所以「囊螢夜讀刻劃出大時代的好志氣！」（大哥語），但是「他們却是有苦心而無苦相的一羣人」（銀正雄語），就像李玄霜說：「黃昏星是一個我見過最把痛苦和快樂看透又合起來一塊兒享受的人，或許他是看淡，而非看透……即使這個世界已經一片混沌，龍蛇不分，他們仍是稜角自己分明，自己清醒的人。」

但也有人把他們目爲狂士，將他們的熱誠棄如敝屣，有人虛以委蛇，以爲他們快意恩仇不好得罪。當他們剖心別人覺得是激情，當他們憤怒不平別人說是殘酷。他們眞的，眞的是凶神惡煞？前天下午，山莊樓下只聽狗慘叫連連，原來是一個四十開外的中年人，將一個不過剛會走路的小狗吊起來摔打，拉着鍊子半空旋轉，丟踢撞踩，那小狗眼看要喪命，大哥在四樓陽台看得仔細，大喝一聲，叫了三個兄弟，一齊下樓制止，那人躲進浴室不敢出來，他們要他出來，踏進院子他太太就破口大嚷私闖民宅！別人打狗，與己何干？何必多惹痲煩！別說打狗，就算是不良少年殺人，這時候，誰不懂得「三思而行」，「明哲保身」的古理？「少管閒事少吃虧」避遠點吧！

有次在公館，有個小販賣小香爐，大家看它古樸可愛，便低下身來問價錢，不料那小販一口咬定：「這是美國作的呢！」大哥一聽就搖頭：「什麼？美國貨？那實在是太可惜了！」黃昏星、清嘯、劍誰也跟着說：「臺灣作的我們才買，我們要帶回馬來西亞呢。」「是啊，怎麼會是美國貨，明明是中國東西嘛！」「連賣香爐、古鼎都不敢承認是自己國家的，分明是沒有自信，這種人的東西不買！」那小販一見情勢不妙，趕快改口：「不不不，是外銷到美國去的，我剛才，剛才說快了，這當然是臺灣作的，當然是啦！」

這樣的戰役太多了。飯店的夥計欺負窮學生，他們挺身理論不肯輕易罷休；戲院的黃牛拔扈囂張，他們進而干涉最後大打出手；大哥說：「政府看見的政府管，政府沒看見，就有我們民間的力量在！」雖然如此，何嘗聽過一句牢騷和不滿？大哥在一篇「冬暖」的文章中這樣說：「陸橋上那饑餓的小狗，眼中已有滿足的光芒……原來是一位可敬的老師，已先你把飯送給了小狗……得知此事，你開不開心？正當騎單車受傷在地的少女哀哭，浪客譏笑之際，有三五行人，排衆而出，扶起女孩，修好單車……目睹此境，你高不高興？當你看見公車上的老婆婆宛若風雨危舟，而座位上有青年一躍起，扶老婆婆穩穩落坐，站坐座客紛紛讓出一條路來。車掌小姐也安慰地笑着，這一代青年有此愛心，目睹此情你欣不欣喜？……」

正因如此，所以有些話不得不說，有些仗不能不打。最近擧世滔滔儘是些其囂塵上的聒聒之言，看了自是痛心。從孟子到宋明，「排邪說拒詖行」本是知識分子應負的責任。更何況他們原自邪說暴行充塞之地而來，瞭解體悟甚至痛苦都比在無菌室中，錯把毒藥當良藥的年輕人來得創

鉅痛深。山莊最近好熱鬧，每有訪客或同學，常有人問起我們對國家社會對文學的看法，往往就會激辯起來，唇槍舌劍，當眞成了試「劍」山莊。爲此就算得罪了朋友甚至惹禍上身，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事了。筆伐可能力有未逮，但口誅却未嘗稍怠，總不能看到我們這一代，下焉者以謾罵爲愛國，以揭發黑暗面爲能事，而上焉者雖洞悉此中奸險，却不聞不問靜坐壁上觀，美其名曰恬淡瀟灑，實則一潭死水，激不起一點漣漪吧！

其實，也不是生在臺灣的年輕人沒有熱情，沒有衝勁，只是從小到大，讀書和考試，考試和讀書，「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筐破書讀昏頭」了！僥倖從中間跳脫出來的，也要和這重文憑的社會辛苦掙扎，那可眞是拼命換來的。「生年不滿廿，常懷聯考憂」是這一代莘莘學子的最佳寫照，每當同學指着我那散光加近視，十三顆蛀牙發笑，笑我年未滿二十，已經「髮蒼蒼，視茫茫，齒牙動搖」了，一陣哈哈大笑之後，不禁憮然！其實，我們並非不喜讀書，盱衡時局，縱觀史篇，與古人神遊，替岳武穆分憂，讀書之樂樂何如？更非逃避考試，一卷在手，下筆洋洋灑灑，如促膝長談，如倚馬萬言，一展平生所能，考後只覺兩頰發熱，凉風迎面撲來，暢然痛快，此樂何極！但是爲什麼要讀一定的書，考同樣的試呢？就像娥眞姐說的：「世界本來就由各種不同個性的人走完自己的一生，是誰規定說這年齡的人一定要唸大學的呢？又是誰一定要遵守着這條格式呢……我最不能忍受我們也是唸大學，然後成家，然後安定的這類公式，我想，這一套公式，我絕不塡它的，爲什麼嘛，這簡直是一種偸生呀！是誰規定的？……」

戰爭似乎在遠遠的地方，但身旁却有多少磨煉？與家庭，與家校，爲感情，爲學業，無處不

是掙扎，甚至跟自己，敗了，就甘心庸庸碌碌地過一輩子。誰說這不是打仗呢？月底快到了，經濟也是一場重要的戰役啊！詩社慣以「打仗」稱呼許多行動，倒非窮兵黷武，好狠鬪勇，而是取法打仗的精神和紀律，所謂「不惑不憂不懼」，「泰山崩於前而不變色」的境界，雖不能至，可是心嚮往之！別小看了這些生活上的戰鬪，甚至推廣詩運也要有一份萬死不辭的勇氣，一個月推出一千本詩刊，也要有背水一戰的決心才行。

那天，大哥在沙上邊畫邊談，談王光祈和少年中國，提到許多叱咤風雲的人物，我想起國父紀念館夜裏微黃的燈光，燈光下巨大而莊嚴憂戚的臉，佇立其下，像面對了整幅中國六十年來的血淚斑斑。大哥在沙上畫，我想起家父說的「沙盤計劃」，「誰料到邊臣反，那管他社稷殘」，讀現代史，愈讀愈覺豪壯和悽愴。然而對穿着花衫，唱着「春天爲什麼要遲到」的年輕一代，那些畢竟是太遠了，「流離是一則童話，烽火是爸爸嘴上的紙煙捲。」

那些鐵馬金戈的歲月，率徒衆三千的江湖，大哥帶着我們嚮往，又要求我們實行，修文習武，豈是別人眼中的書生或武俠？詩社的生活，浪漫而絕不散漫。我們有自成世家的風流和風雲。雖不甘心苟全性命於亂世，倒也不求聞達於諸侯。只是，在大哥興緻勃勃和我們講著過去照片中的人物時，忽然閃過一抹感慨。我忽然體會到大哥的著急和擔心，練武、寫作、辦事、言談……一天天的訓練，我們在和時光賽跑，和命運作戰。他多麼希望有一天我們能夠成大事而不留名！青春、韶華，手上的日子是禁不起浪費的啊！過去和將來，都留給了歷史，唯有現在，深宵彈劍，疏狂也好、狷介也好，總要不虛此行，不負青鋒才行！



笑得像一座大海的黃昏星。

●黃昏星●

相依爲命

黃昏星是神州詩社的副社長，山莊裏的二當家，他最吃得苦，也最容易快樂得起來，整十年來，他眞的與他的兄弟們和他們所建立的社，憂戚與共，相依爲命，從來沒有埋怨過、畏縮過……。

眼看着腕錶上的星期日曆從十六號轉到十七號，星期一變成星期二，壁鐘在隔牆「噹噹」的敲打了十二下，這時突然滿屋燈火齊熄，留下一片黑暗給我們。剛才我們與林國卿正談得起勁，現在忽然天地全黑，話題只好停留在點蠟燭的光圈裏。那麼湊巧的停電，使我們眞的秉燭夜談起來。平時大哥絕少抽煙，此刻却要求多抽兩根，室內的煙圈輕輕繞到窗外，一陣冷風，帶了一股寒流竄進來。我們談着，希望停電是一刹那的事，可是我們從志向理想聊到身體力行，聊着聊着，已經午夜二時了，蠟燭也快要燒完，電流依然中斷，我們望向窗外，黑暗中霧氣濃重，我們只好告辭了。

在路上，毛毛細雨打在油紙傘上，一滴一答的陪伴着我們的交談。奇怪的是全黑的臺北市，却有一排閃亮的燈，在我們回家的路上守候；而雨水的馬路上，有一個淸道夫，穿着灰色的雨衣，在排除路面的污水與垃圾。再往前走幾步，前面便閃現一個交通標誌，白的底，黑色的箭頭指着兩個方向，豎在羅斯福路五段及興隆路的交接口處。這便是我們從長河出版社回到山莊途中所目睹的：雖然停電，還是有一排燈火在迎我們，雖然夜深，依然有人在默默工作。我們腦海中淸晰的浮現大夥兒在林兄家中的情景，喝着濃咖啡，談及許多事，林兄談他的出版社和未來的計劃

，我們則從出版書談到詩社的過去和未來，心中有許多期許要祝福。大哥還半途離席奔回山莊把娥眞拉出來，把剛才談論的事一路上告訴她聽，娥眞忙得連冷衣也來不及携帶。後來淸嘯提起三年前任平兄來臺參加第二屆世界詩人大會，有一次聚餐，任平兄要到圓山大飯店去，要他們兩個先留在旅社內，一俟他敲門，就一齊出發，看看能否帶大家一起去吃一頓。結果任平兄後來敲門時，右手拿了一瓶七喜，左手拿隻鷄腿藏在背後：原來他入場時別人已經吃過了，他只好帶回一隻鷄腿一瓶汽水，跟大家在旅社裏一齊吃，眞是親切。只是說起這些往事時，任平兄已不在，就算任平兄在，我們兩度回馬，看情形他們也不一定記得這些事。大哥還說起六十三年度三人來臺，一次赴某詩人家之行，一位有名的詩人對任平兄：「啊，這兩個人眞像你的保鏢。」任平兄却回他說：「不，他們是我的弟兄。」氣度眞够恢宏。大哥又說：像筆傲這樣忠心耿耿和執守的人，今天還是要和大家各分天地，可見有時共同走一條路是多困難。說到兄弟年少在一起闖蕩，青年時還能相守，把持同一目標和理想，已是不容易的事了，但若能到了中年還在一塊奮鬪，那簡直了不起，再要到老年，恐怕是驚天動地的大業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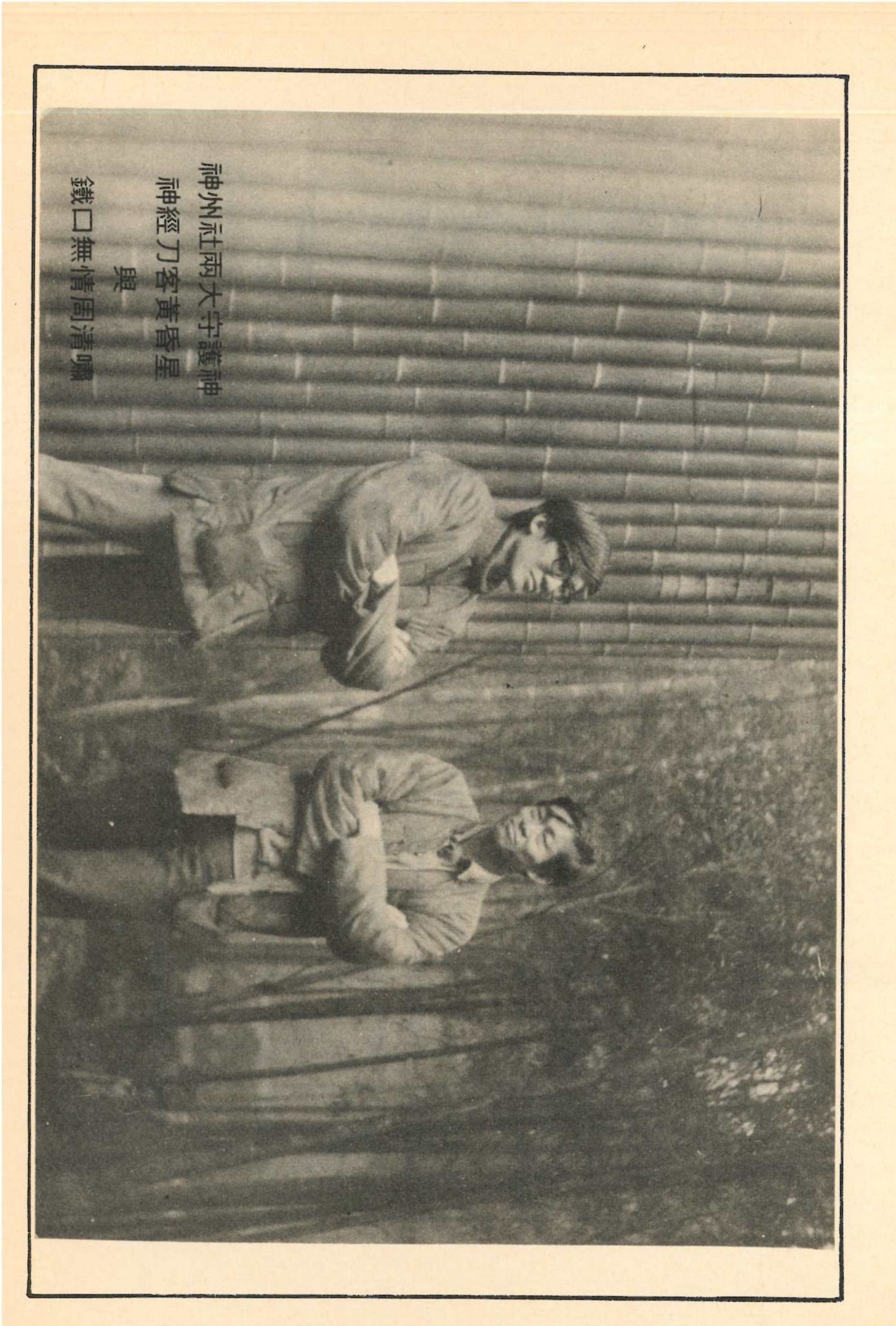
我時常在想着這個問題，我們的詩社是很多兄弟姊妹組成起來的。詩社裏有不同性格的人，各人喜好亦不一樣，但我們有一個遠大的宗旨，所以才能把神州的精神表現出來。記得有一次一位文化界熱心的人對大哥說：「希望大哥能繼續把他們（指兄弟姊妹們）帶進另一個更高的境地，一條更廣濶的路」；大哥當時立刻回答他說：「他們也帶着我，我們大家一起走。」那時就很佩服他的氣度和胸懷，同時也看出一點，他對詩社每一個人都沒有忽視。

我們從長河回到山莊來，擦亮了火柴，找到了四根蠟燭，便一夜意興風發，圍着燭光和桌子，縱論江湖事，過去、現在和未來，一個現象或某一個人。只惜社員們都無法和我們分享這一夜的過程經歷，就像那全黑街道上一排燈火獨自明亮，多麼像一個獨撐大局的朝代。又像那清道夫，烏黑中在掃除馬路的廢物，明天街市空氣爽朗，給人一臉清亮。等到那四盞蠟燭燒盡，大哥用手掌蓋熄了火光，我們各自回到房中，因爲喝了咖啡，因爲有這樣的一股激情，發生在我們人生旅途中的某一個句點上，構成這難忘的一夜，所以大家無法成眠。外面下着雨滴，冬天的夜晚特別寧靜，房裏的人蓋着棉被，而我們還在討論着詩社的前程，詩社的人。記得我們慶祝娥眞出書，一行五人去看「被迫」這部武打片。主角何宗道的身手不凡，打鬪方式很像李小龍，但他並非只靠模仿李小龍，盜用別人的招式，反而直接提起他敬佩的是一代武術宗師李小龍。我喜歡這不忘師門不竊功的坦直。故事中的王威龍（何宗道飾演）、小山及彩雲從大陸的鐵幕中乘着一葉扁舟逃了出來，在大海中漂流，意志較薄弱的小山在經過幾天的饑渴後，忍不住折磨，要跳海自盡，後來還是威龍勸他要忍耐，說「我們在最艱苦的環境中已經逃了出來，現在我們自由了，總算還有希望。」最後他們被救到香港，由於香港是個花花世界，小山開始不滿現狀，其後結識了吧女，爲威龍的敵人做事，演變到後來竟暗算和自己打天下的患難朋友威龍。這齣戲劇情雖不算好，但我把這故事引出來，因爲它使我想起很多事情，想起人事在變，人隨着歲月在老，像我們的一位兄弟，爲了來臺使我們和大馬詩社的人發生磨擦而誤解日深，我們兩度回馬想修好，但裂縫太深針線無法彌補，何況時空的距離，有誰能拉短呢？更何況他亦步亦趨，維護他的成見，保持

他的殺戳，我們又如何敢復合呢？現在有的人終於唸成了大學，有了女朋友，便把幾年的情誼付諸流水，反而忘了當日兄弟們在千辛萬苦中所闖出來的局面，讓我們在堅苦中繼續搏鬪，他倒是不顧而去了。唉！我們還是執迷的在做着同樣一件事業。是的，許多人在開始進入詩社時表現奇佳，鋒芒蓋過許多人，但有時却似曇花一現，忽然消失在雲端裏。這些人，他們所作所爲，開始時是滿口奉獻犧牲，過了一陣子便厭倦了，無法再堅持下去，他們自以爲天才，但常常過份自負，最後却連那些細水長流苦幹的人還不如，可以否定感情和他們以往所做的一切。我們詩社創辦這許多年，從頭到現在，我從沒有一天離開過她，所以甜酸苦辣，盡是生命最珍貴的一個歷程，只讓我對這人生這一切都看得仔細。希望詩社越壯大，越來越進步，讓這些詩社曾經給予滋養的人感到內疚，也要他們知道一點：要得到，自己必須先付出很多；想到我們大家不知經過多少磨擦，多少誤解，我們花了多少時間去解釋，去辯白，去做給新的社員看，才得到他們的一點諒解，如今相處多時，生活在一個烘爐裏，事事相依爲命。在試劍山莊，大家走一條很長的跑道，那時沒有終點，只有在摸索中肯定，我們想像它彩色鮮麗，有時也充滿了未知和戰鼓聲，而我堅持走下去，和那些不埋怨的人，把那些忘恩負義的人，遺落在後頭。離得遠一些，也許他們較易看清楚。我們談着談着，心血來潮，擊起千堆雪。那時已凌晨五時，車聲依舊在外面嚨嚨的呼叫，天光却一絲絲，從窗外漏進來。

黃昏星

人生在世



神州社兩大守護神
神經刀客黃昏星
與
鐵口無情周清嘯

「人生在世」，人生在世，要做些什麽？要說些什麽呢？……黃昏星讀了娥眞的一本書，忽然悲壯起來……

元月十八號娥眞的「日子正當少女」出版了，這幾天詩社也在出書的歡慶中渡過。這幾天我什麽書都沒有看，就是看她這本剛出版的書，有時越看越欣喜，有時看了就氣自己。

剛才看到「那在雁蕩的飛躍之君子」一文，合上書本，滿懷暢快，衝出黃河小軒，說了兩次「人生在世」，哎呀一聲，發現自己全身在發癢，癢得無處可依。我發現娥眞這本集子所觸及的雖是一些小事，但却常能從小事中見出大事來，而且都是執着的情感和人生體驗的投射。這本散文集幾乎全都是記載今年我們三人回馬前後她在臺北的感觸和情懷，把詩社每一個人物都寫了進去，多麽清晰如燈。

而她寫這本書，只不過是短短的一個月時間，出了書還拿了一筆可觀的稿費。回想我們十月份回馬，我還借了錢，現在回臺灣滿身是債，這幾天吃飯也怕借錢，有一餐沒一餐的過活。六十五年第一次老大、娥眞和我返馬時，爲籌錢把她的第一本散文集賣給一家出版社，拿了六千元，出版社還再三的删改娥眞的文章，我爲了這件事還和出版社吵架，現在那出版社應該知道娥眞的作品不是可以亂改的吧！

剛才從朱老師家中出來回到山莊，老師告訴我們國軍文藝大會的經過，還說神州的人都是一柄柄在磨銳的刀：現在磨刀的人已經很少了，老師無限感慨的說：期許神州的每一個人有一天都

是亮出去的刀，都有大用。後來阿姨送我們到門口，說我們現在已經不單只爲個人的事在奮鬥，而且還有家國之重任在身，要我們自己多關照，多多自重。

離開了朱家，回到山莊來，想到磨刀的事，現在冬天像個大冰箱，儲藏着冷氣，我們走在路上，呵一口氣，就是一股暖流，把溫情帶到世界來。看到娥眞在敢文中說：「我吹着風去寄信是很悲壯的。這些日子，許多要訴的私語多得溢出心胸，好吃力啊，走在路上，整個人只剩下一團思念的魂，在秋風裏吹不淡。想到你叫方可怜，我覺得自己最可憐了。」我心裏就有很多話要跟她說：欣佩她敢說出在風中去寄信很悲壯的話。而她的每一篇敢文，就像人生在世，許多喜怒哀樂，在筆墨中輕描淡寫，字裏行間流出來，絲毫不帶着痕跡。



▼我們是相隨千里不覺遠的兄弟！　▲堂皇的封面都有大風的氣勢。



千里不覺遠

●周清嘯●

在溫大哥出到第五本書的時候，他的四弟便寫下了這篇感人肺腑的文章。周清嘯是懶學生，却是個勤力的作家，而且是個最神州結義式的眞性情者。他常鬧情緒，但却不虛假，反而是一個眞正相隨千里不覺遠的好漢！

你一口氣在半年內出了五本書，還有一本詩集已交給出版社，正期待它一字字安排成頁，一頁頁裝訂成册，然後輝煌的封面貼上去，成了一册書，上面有你看似平凡却亮着金光的名字，讓我們羨慕一番。幾本書放在桌上，加上娥眞的三本、詩社出版的兩本、黃昏星和我的一本合集、以前的兄弟在馬來西亞替你印的一本詩集，頓時有豐收的滿足。這些心愛的財富呀，當有朋友來時，有人來看我們餓死沒有，我們在開懷大笑中把書捧出來，在他淡淡的羨妒中展示我們的財產。

你時常向黃昏星和我說，要很快看到我們的散文給出版社拿去出版。可惜我們現在還是不行。你還有好幾部書要寫，都已經有出版社預定了；還有書要編，像神州文集和詩社史。這些書都要在極短的期限寫好編好，目前你的忙碌非我們所能想像。而你仍一如平日地向社員們催稿，替大家改稿，處理着詩社繁雜的事務。信一天發出好幾封，都是你提筆的。大家在山莊裏閒談開玩笑，却仍必有你的聲音；去看電影，由你帶頭。要和時間競爭，却又捨近求遠地搭車去一里外的餐館，只爲大家在艱苦中一同吃幾樣好菜。一頓飯下來要花上一兩個小時，若這些時間拿來寫作，以你一小時近萬字的速度來算，該有幾部長篇的武俠小說，賺來好多稿費，生活也會舒服不

少。

你對這一切抱着怎樣的態度呢？你向我們說：「我們懷念過去，却不應該耽迷於緬懷過去。過去已成歷史。未來還是不可知，只有現在是最踏實的。現在我們享有的是過去努力的成果，也唯有在現時不斷的耕耘，將來才有收穫的時候——。」而你對未來是有計劃的。那天在鳳城吃午飯，坐在靠窗的座位，對面是臺大，許多莘莘學子在道上衣袂翻飛地穿梭。窗下是熙攘的羅斯福路，無數車輛往來趕路。我們在吃午飯，在人間囂紛中擁坐少有的閒暇和清靜。你忽然說在二十五歲時要出够十五本書。這對自己的許諾，却使我沉重起來。今年你廿四歲，是八本書的作者，而又擔着整個詩社的興亡，還要在一年的時間內寫出七本書，而且每本都有不同的風格、情思，每一本都有「對人世的情切，人間的關懷，人性的品味」（「龍哭千里」書中的一段。）每本書都有它文學上的價値。我轉過頭去，窗外仍是灰濛的雲天，飛塵的人間。我沉重地想，自己到廿五歲時能做出什麼呢？

我經常會不滿足現在，理怨自己。睡個午覺醒來，覺得若把那段時間用來寫稿或讀書多好。想過後却又決不了心，到次日下午慵懶又浮起來，擁着厚厚的棉被再睡着了。平時不愛讀書，學校的功課更擱在一邊。待考試近時，才耐着性子坐下來，想一下子就全部讀完，心中又禁不住嘀咕起來，想着如果詩社現在有事要做就好了。到有事做時，却又掛念起一大堆功課，就想放下手上的事去讀書。我像浮萍般飄移，只怨水面動盪，却不好好紮根。你是了解我的脾性的。但我自己不改進誰也沒辦法幫我改正的。你最大的期望是詩社的每一員都成材，有時不得不逼我們做事

，我却在暗中生氣你不諒解我的壓力。有一次在鳳城吃飯時，你說起寫武俠小說的事，要黃昏星和我成爲繼你之後神州社的武俠小說家。在心潮激動中三人約好一天寫三頁，一個月後交出一百頁的作品來，交不出的罰五百塊請吃韓國烤肉。在不經意的懶中，日子把十一月送到，交稿時兩人交出個藉口，你也諒解地容納，再延一個月。陳劍誰那時也加入盟約。我對你的寬大覺得不好意思，在一個晚上開了個頭，寫了五頁，下定決心要寫下去。而冬天寒了十二月，時日仍在疏忽中溜走，把交稿的日期逼到眼前，我的武俠小說還是在開頭滯停着，只好避諱不談武俠小說的事，希望你在百忙中忘了這盟約。你也沒提起，並不是忘記，而是你託別人做事，總希望別人自動提起，完不完成都好說話。幾天未見我們提，你只好問起，大家在淡淡疚愧中打哈哈就過去了，你也不追究罰請吃烤肉的事。這些事是沒辦法的，自己不去做是沒辦法的。而你竟然要在二十五歲時出版十五本書！你許下的允諾從沒有作不到的，這次怎樣去完成呢？我想着想着，竟有點怕面對你了。

有段時間我很消沉，常在鬧情緒中度過，荒廢了不少的時間。那時詩社正在最忙最動盪之際，我又放不開功課，怕對不起家人。家書殷殷囑咐切切叮嚀，期盼着我在學校有良好的成績，這構成心理壓力。在詩社繁多的社務中自以爲沒有時間作功課，也感受很大的壓力，就興起反感的情緒。都是詩社才使我沒時間讀書，我爲什麼要因爲詩社而對不起家人？爲什麼要承受這種煎熬？因此開始對詩社有怨言，對事情逃避，只想找個清靜的地方好好讀書，以報答家人的期望。因爲這種情緒，反而引起責難，便與大家起衝突，心中很氣，覺得大家都不了解也不諒解我的處境

。但是仔細一想，又有誰受到的壓力比你更大呢？你有年老的雙親需要你留在家中服侍，有雄才大略的哥哥要你相左右，有天狼星詩社需要你去鼎持奉獻，說什麼你不該離開的，你却「折斷了弦，帶走了歌，一揚袖，白衣去了天涯」地來了臺灣。你的家人以爲你在讀書，而你却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休了學，把全部身心投在詩社的事業上。你要維持的不只是你自己，是整個詩社的榮譽。自從你當上「大哥」之後，整個詩社便扛在肩上了。你是帶我們在雨淋路滑時攀登峻嶺的。上山的人腰間都綁着根繩子，一端綑在上面的你的身上。每人都感覺到向下墜的力量，但每個人的重量都繫在你身上，你不能放手，只能一步步向峯頂爬。你却沒說過苦字，我怎麼和你比苦難？若我二十五歲時能像你一樣，家人一定高興都來不及的。

詩社像是艘逆流的小舟，時時受着世俗無情的沖擊，時時會遇上險峻的急灘，在你掌舵下，一切都像娥眞所說的：「生命遇着逆境，只要折一折，轉一個彎就過去了。就會過去的，這不就是過去了嗎。」但我是折不過去的人，把許多事沉澱在心裏，不能豁大地淡然視之，日子久了養成鹵烈的脾性，常和別人衝突。你總有份定閒的氣態來調停，在言談笑間把整件事化爲風煙。你是把未開刄在鞘的銳劍，有份莊穆的氣派，出鞘時劍光四閃劍氣森森，當遇到有人辱及兄弟、詩社或國家及民族時，必憤而傷人，要他償還這侮辱！就算對手三頭六臂，也必週旋到底，雖然你的個子不大，有話要說時却從來不曾緘默過。

去年十月自馬來西亞回臺後，你急着要詩社壯大起來，要把入世的大氣魄交給詩社發揚。你心目中的詩社不是只在文化上努力的社，而是爲國家爲民族努力的社。因此，你更急着要詩社的

人成材。逢着我們不爭氣時，失望的心情藉着激烈的責難表露出來。你的理想那麼高，難免有很多失望的時候，但你未絕望過，你把一切打擊當作是磨練，十七歲就說過：「經得起磨練的，蹲着也別人站着還高大。」你說當你絕望時，就解散詩社！這話像根炙紅的火棒殘忍地刺入心坎中，混身熾熱得痛了起來。我們一直跟隨你帶劍江湖，要在這大時代的千古風流人物中佔一席位。若你解散詩社，我們以它爲家的詩社，叫我們何去何從？若你解散詩社，那必是我們先把絕望交給你，不願再隨你去闖盪。記得你曾寫給一位賞愛的兄弟：「我們是相隨千里不覺遠的兄弟」，他現在還記得你否？文章中有提起你否？仍追隨你否？我們不知曉，但這一句「相隨千里不覺遠」却點中我們的心思。在你辭彙中從沒有「不可能」三個字，你以爲只要去做，一定做得成。來臺三年間的兩度回馬之行本是不可能的，却一一成行了。那時我們在極窮困中過着潦倒的生活，你忘不了過去的那班兄弟而驀然決定回馬。怎麼回去呢？連三餐都有問題。但你以一個月的時間籌足了錢，和娥眞及黃昏星回去了。回去接受世間的冷凉和無情，接受最大的傷害，却還沒有死心，還要有第三次回馬，直到把彼岸的人認回兄弟爲止。你說，還有什麼能使你絕望呢？只要我們都努力……。

你出版的書，堂皇的封面都有大風的氣勢，激越的情懷是你的背景，而你是站在台上的指揮，瀟洒的手姿揮起世上慷慨悲壯的歌，和着我們的嗓音，成爲囂吵中最拔越的詞曲。

稿於民國六十七年一月廿日

●周清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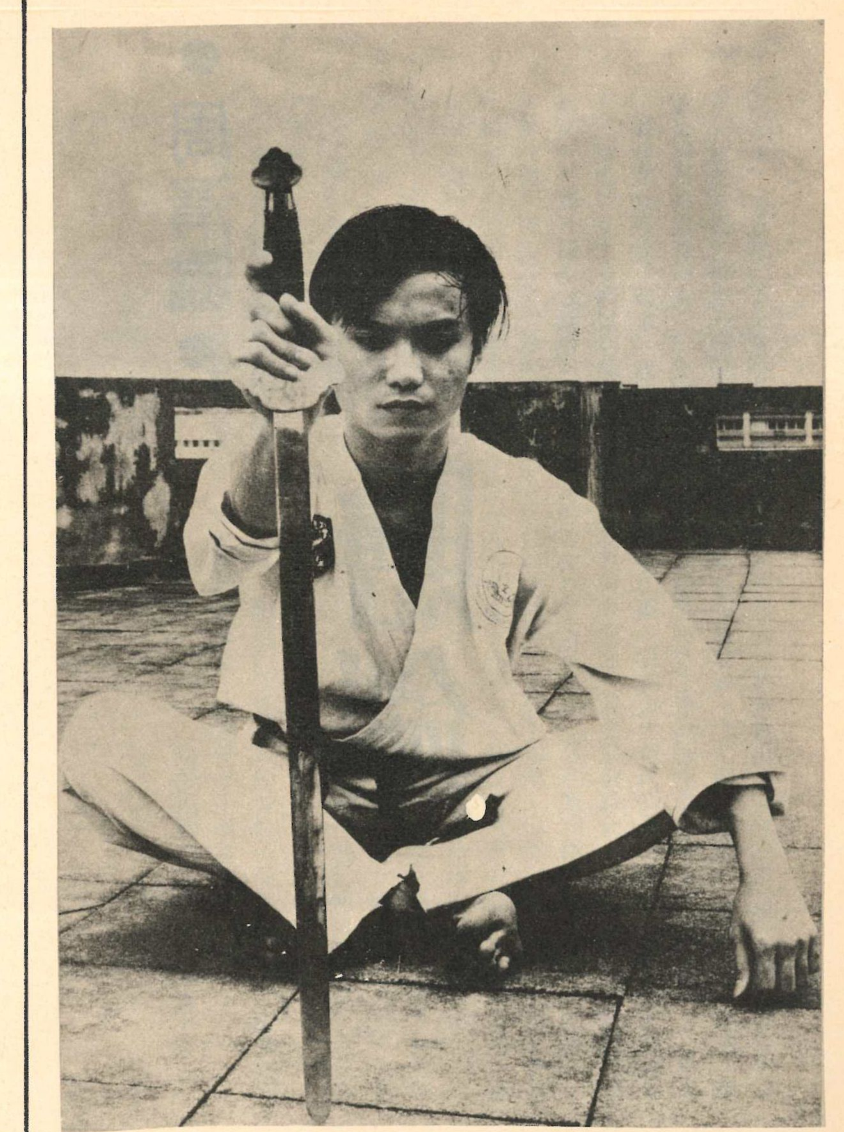
贈劍

這是「但爲君故，沉吟至今」，這個「君」，可以是人，可以是社，可以是國家，可以是國，「寶劍贈烈士」，神州一贈劍，周清嘯以他敏感的胸懷，把這知多刎頸的一刻，點指得更是可歌可泣……

他的房間佈置得很別緻，一張辦公桌，一個鐵書櫃，一盞絨黃色的吊燈加上幾幅圖書便烘托出一個書香的氣氛。每次去找他，總愛在那小房間裏，圍坐在紅池毯上談許多事，海濶天空，話題像任意飛翔的燕子，出外去夜色中瀏覽世界。他的小房間眞溫暖呵。和他談話有一種知交的過癮，因他也是先做好事再說話的人，性格的相似使我們常去他那兒促膝。

今夜又在長談了，從他剛開始不久的出版社的未來計劃到國家大事，心潮是熱血的波浪翻騰，澎湃在內處的沙灘……。浪來浪去，大江東去呵。後來他提起你從馬來西亞帶回來送他的咖啡後，便起身去燒開水。而你忽然不見，老二和雲閣依在書架上看剛出版的書，問他們，老二說：在厠所吧。想不到你是激動得跑回山莊去了。咖啡泡好了之後約莫半點鐘你才回來，身邊多了娍眞，手上多一把揷在鞘中的劍。

再坐下來時，你雙手捧着那把心愛的劍遞給他，說：「送給你。」激情像一陣狂烈的風驀然掀翻起一頁頁記憶的日記，一九七三年十一月的日記。那時任平兄回來參加世界第二屆詩人大會，你和我，跟隨在他身旁，君王般輝耀一個鼎盛的王朝。在國內衆友人熱情的款待中，信疆兄是最激情的了。他在最忙的時刻猶抽出時間帶我們去故宮看中國的寶藏，看每個壯麗的朝代在時間



而今舞劍的情懷呢？

裏留下的史蹟。帶我們去國父紀念館看中國建築，在酒後寒凉的金風中，感受那宏偉的煊赫。帶我們去植物園談劍論武，看一池翩翩青荷葉中佇立幾朶未凋的紅火焰。帶我們去信義路的小店吃牛肉麵和粉肉排骨，品嚐民間的風味。最難忘的是，他帶我們去他那小小的家，吃他太太煮的宵夜。信疆兄的小房間佈置也很雅緻，溫馨中透出寧和的氣氛。就在那裏，信疆兄送任平兄一幅畫，送我一瓶中國酒，送給你的，是他少年時練過舞過的一把劍。還送你一句銘心的話：

「爲中國做點事！」

那是你第一次握劍。那把劍，想盡辦法冒着危險終於平安地帶到馬來西亞，一直在異鄉伴着你。如今，却還留在異鄉未能回到你手上。而你送給他你買來的劍，只簡單地說：「送給你」，那銘心的話呢？不用說，不必說，也無需說了。你送劍給他，有寶劍贈英雄的悲傷在。他接過劍，受寵若驚的神情和你自信疆兄手上接過劍很相似啊。但你心中的激動更拍岸，直回到旅舍還坐立不安，拿着劍在走道上凝重地踱着步。寶劍贈英雄呀！回到馬來西亞，你把劍給每個弟兄看，炫耀在他們眼中笑鬧，你有一把劍了。而今你送劍給他，就那麼輕易似的。寶劍贈英雄呵。他却對你說：「我怕受不起喲！」你說：「這是我第二次送劍給人，第一次恐怕是送錯了！」送錯了！送錯了！第一次送的劍是信疆兄送給你那把，你轉送給哪一位？誰能承當得起那把劍？在臨行的餞行會上，你不把它送給你哥哥，在那個時候，他該是最有資格接受那把劍的，我想。然而劍拿出來了，却送給一個你認爲是相隨千里不覺遠的兄弟，感動得他抱劍痛哭。如今，四年後，你感嘆着恐怕是送錯了……。

年前，那位兄弟回來，把劍留在異鄉。回來，相隨千里後便遠了，便不再稱你爲老大了。送劍的情誼也隨那把劍流落在異鄉了。他兩手空空回來，你還送了另一把劍給他呀。無數知音可刎頸。那是在子夜的街上，在他掀起一番要離詩社去的風暴過後，再說要回來時你送給他的，當場他拔劍在街上舞起來。如今舞劍的情懷呢？一個月後，他又認爲相隨是沒意義的，他要自己去闖了。臨走時反手來砍傷，因爲怕我們追擊，臨走前要帶走家中一些人，因爲怕我們壯大。無數知音可刎頸嗎？他說詩社約束了他的才能；他說老大給他的威脅太大，令他沒信心；他說他有你同樣的才幹，却在詩社得不到同樣的地位。他說他說他說……，最後拿出劍，向你說：「老大，這把劍……。」我們正在流血，你驀然揮袖把血潑濺到天邊，不待他把話說完，吼道：「你不要還給我！我既然已送了給你就不會要回來。你不要還給我，如果你覺得愧對這把劍，拿去拋進大河去！不要還我。」寶劍贈英雄呀。今夜你第二次贈劍給別人，你有所動，他有所悟，一兩句心中話便勝過一切。你送劍給他，而告訴他第一次恐怕是送錯了。而大江東去，有人走了，有人留着，走的如風逝去，留的如石獅駐守，若干年後，浪淘盡什麼人物……？

映照這一角黯淡的武林！



映照這一角暗淡的武林

●周清嘯●

客子久不到，好景爲君留。西樓著意吟賞，何必問更籌。喚起一天明月，照我滿懷冰雪，浩蕩百川流。鯨飲未吞海，劍氣已橫秋。 野光浮，天宇迥，物華幽。中州遺恨，不知今夜幾人愁。誰念英雄笑，不道功名蕞爾，決策尚悠悠，此事費分說，來日且扶頭。

辛棄疾

「其實，這些疑問是多餘的。夸父爲何要去逐日？愚公爲何要去移山？你應該慶幸愚行不是自你開始，它是經歷過許多朝代，許多蒼涼，最後仍留下的煊赫，像樑匾上猶未脫盡的敷金，映照着這一角暗淡，這一角行路難的武林。」這是任平兄替你的詩集「將軍令」寫的序——「擊打着自己的旗」的最後一段，以前讀它，心中充實着輝煌的感覺，現在讀它，却是輝煌中帶有傷感的觸痛。我重讀這篇序時，正是你和老二回馬後的一個暮晚，你知道山莊此刻正沉入在大片陰暗中的。我沒有亮燈，只依憑着西窗透進的幽淡夕照，一字字吃力地讀着，深信唯有在森黯的影中，我才是和你一齊在森林的夜裏循着水聲尋找水源的兄弟。深信唯有這樣，才能重新激起那時歷險患難時所持執的堅强意志，要再和你去找那尚未尋獲的水源。

而你們這次回去，也是想把源頭找回來，把我們跟任平兄他們，從分支的流水再從源頭共滙成浩浩大江。這其中的風險，因爲有第一次回去的遭遇作爲經驗，更可想像到它的險惡過程。我們是一同出發的，一同在江湖上闖盪，爲何是我獨留下，爲何是我留下來看着你們投入刀光劍影

中去受傷，去跋涉千里蒙塵帶灰地碰壁？我是曾經隨你入山尋水源的兄弟，爲何是我留下，不能和你同去找回昔日的兄弟，要他們同滙成最大的主流？此刻在山莊的沉寂中，我讓懷念茁長成一岸的白蘆花，要向彼岸的你們招呼。馬來西亞也正是黃昏的此時，你們在做什麼呢？上次你們從那兒回來，說起怡保已是流氓私會黨吸毒打刼的搖籃，現在你們是否正被人用刀子統住，洗刼着身上僅有的車錢？或是正在長街喋血中？若我和你們一起就好了，打架時也多一雙拳頭抗敵。此時你們究竟在做什麼呢？若在山莊，老二那破鑼的聲音必又及時喊起：「吃飯囉！」你就會從「振眉閣」走出來問去哪裏吃，鳳城？開平？決定了地方，娥眞掛起皮包在肩上，大伙就興沖沖出去了。現在想去吃飯，娥眞又去練唱不在家，去哪裏吃呢？去吃飯那一大段路一個人走感覺很零落，若你們都在就好了。

就是這樣，在你們回馬後，我常跌入很情緒的、紊纏的雜想中，有時無端端想到流血，更莫名地恐懼着你們回不來了。頓時對一切有驚慌失措之感，以前不會有的。你在時，一切有你在撑着，讓我容許自己的疏懶以及對事情的忽略。你一回去，就像把以前的我帶走了，硬生生要我面對另一個新的自己。很不習慣，脾氣就暴燥，或是生悶氣烏着臉在酗煙，使大家皺眉。怎會突變成這鬼樣子？我很不喜歡這個自己，却沒辦法改變，只有盼望你們早回來。一切事有你去擔當了，你可以從容不迫、有步驟地處理好，山莊又恢復以往昇平的歡愉氣象。但你們何時再回來？

你走後，山莊便成了無君王的朝廷，氣氛都凝重起來。像驀醒自一場夢魘，大家毅然地肩負起更大的責任，要把詩社守好，刻意要進行一些計劃，讓你們回來時看到收穫。就在你們起飛後

的當天傍晚，山莊馬上有個會議，應林雲閣的建議把人手分配成若干組，有組織地去完成各種計劃。我每天一放學就跑回來，因爲肩負了你臨走前的重託。不敢有任何差錯，生怕一步錯而敗了整個江山，才明白了爲何你對在何事皆付以最大的心力，對任何事都看得比我想像中的嚴重，而這在以前我常埋怨你是庸人自擾的。求好心切使我常對社員們發怨言，說他們做得不够，却未能體諒到他們已盡全力去做了，這是你告訴過我要注意的。求好之心想你該比我更濃，却不會像我，把情緒鬧出來，弄得大家沉重。而你的負擔重我何其多，若你和我一樣，詩社怎能讓人感覺是個溫馨的家？

你在那裏的水深火熱中，要應付的和要做的都比我們多，還有時間寫最多的信和稿，寄回來讓我們牽掛的心放下。不但每位社員都收到你的信，連我們養的小狗也被殷殷問候着，在每張飛鴻裏。我只好決定把狗快快養肥大，好讓你們回來解了憂慮。我又在朋友處弄到一面大黑板，在一個夜裏和雁平、雲閣扛回來掛在大廳上，因爲當你回來時必定有許多事要寫在上面讓大家知道，而現有的小黑板在你未回馬前已不够寫了。這事若在平時，我是不會注意到要去做的，因爲老二自會料理，現在老二和你回馬了，我才想到有許多事應該不用等你說主動去做的。因你已承擔太多，你是比我們任一個都拉得更滿的弓弦。

自你們走後，似乎每人都不能適應你們的不存在。有幾個夜晚，我們和平常一樣，偶而奢侈地去小老板那兒吃炒螃蟹，想像你們在時大家的笑鬧，搶着吃最多肉的一塊，但談笑中已少了你多味醬油的加料，少了老二神經兮兮的幻想，大家把懷念掛在臉上，話題都圍繞在你們身上。我

們吃着香噴噴的炒螃蟹，你們在夜的那一邊做着什麼呢？自你們回馬，山莊最大的快樂便是收到你們的信，大家擠在一塊讀的時候了。每天，大家都焦急地等着郵差送來新的消息，要分擔你們信中的禍福。是的，在這段期間，大家都在學習分擔你的重荷，學習着有一天能和你像任平兄寫的一樣，我們都是「最後仍留下的煊赫，像樑匾上猶未脫盡的敷金，映照着這一角暗淡，這一角行路難的武林。」

完稿於民國六七年一月廿七日凌晨四時

神州故事

● 温瑞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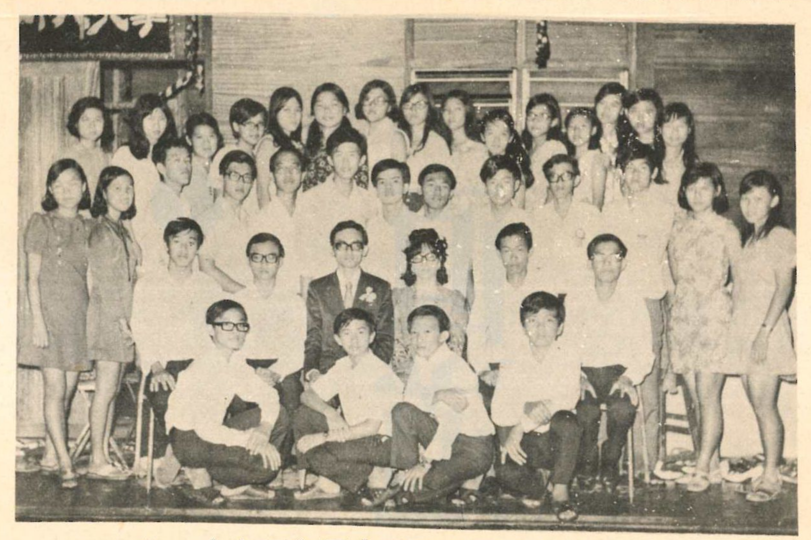
神州社以神州人爲榮，以天下爲已任，
砥礪志氣正氣士氣，磨練幹勁衝勁勇勁。
而神州的原來是怎樣的呢？現在又是怎樣的呢？

神州社從前的組合是如何？現在又是如何？
這兒把神州文社重要事件，寫成文章十二篇……

之❶

直道而行

綠洲・天狼星・神州



▲一九七三年馬來西亞的天狼星詩社。

▼一九七八年台北的神州詩社。



從一六七年時海外的一座小山城一個小孩子創立了一個人的綠洲社，六年之後這孩子成了少年而這社成了一百三十多個人的天狼星詩社，直到兩年前少年來到臺北成了青年，天狼星變成了神州紮根於中國，這歷變的過程究竟是怎樣的呢？

我在我十三歲那年創辦綠洲社。其時我正在讀馬來西亞霹靂州中華中學初中一，該地政府已透過教育部頒定英、巫文爲官方語言，華文已再也不是官方的媒介語文。學生們已漸漸罔顧自己母語的重要性，這是大局所使然。家父亦在該校任教華文，從一個幾年前是非常受人敬重的國文教師驟變爲次要語文教員，每班每週只上三、四小時的科目，自然是無限感歎，無限惋傷，他自十六歲來南洋已四十餘年，年輕時曾當過大報記者、華校校長、會館要職，也教人練過拳，據家兄任平所說，父親教武時一手籐牌一手快刀，眞可以夜戰八方。家母也曾告訴過我，父親曾用板櫈條子，把一尾潛入他家中去二十餘尺長的大蟒蛇擊斃。馬來西亞華校變質，教育改制，父親的聲望也就式微了，與華文的重要性同時下降，這是大局所限，其時父親年歲已高，鬬志已消，只好逆來順受。但是我從父親買下的書裏讀過「明知不可爲而爲」，唸過「雖千萬人吾往矣」，我立志要承繼父親的大志宏願，不管父親同不同意。

我在家庭環境都不允許的情形下創立綠洲社。家庭恐怕我太注重於中文而影響其他的學業，所以不希望我太專心於中文，以免重蹈父親的覆轍。可是我自覺身爲炎黃子孫，這一息香火傳到給我身上時，我應該爲它負出什麼樣的代價。肯定自己選擇了甚麼樣的路方才眞正對得起良心，

所以我堅定地寫下去，走下去。學校在教育制度的影響下，更不希望我搞這種不識時務的玩意兒，尤其是辦中文之學社。但我知道若要構成巨大的影響力，就非要結合有志之士辦社不可，而且我也肯定只要我知道做甚麼樣的事業方才對得起國家民族，我就放膽的做去。天時地利已失，綠洲社只好變成是地下的、半公開式的，而且人和成爲了最重要的一圜。幸好，人和一直是有的，有良心的、有義氣的、有膽證的、有遠見的，這些人一直都常相左右。

人和當然也不是說有就有的。有人稱馬華文壇爲「文化沙漠」，所以我就辦「綠洲」，讓沙漠的長途跋涉者有一清涼之所在，奮鬥的方向。本來還想過稱「綠洲」太狂妄了，不如做「駱駝」，做駱駝雖然苦一些，但能爲旅者代步，也在所不惜了。只是當時已有了一家「駱駝出版社」，家兄當初的兩本結集「風雨飄搖的路」和「無弦琴」就是這家出版社印行的。不過年輕時的狂妄還是可以忍受的，因爲這狂妄乃出自於一份熱誠、一份情摯、一份熾愛。初創社的時候，被人訕笑、侮辱、輕蔑是常有的事，記得有位在校裏當教師，在我們捐募的時候，不但分文不施，還說：「像這樣的東西若能搞得到四、五期，我頭都可以斫下給你。」「綠洲」創刊號出版時，我一個人抄寫，一個人設計，一個人裝訂，還舉辦了個徵文比賽，獎品是我一個學期從每週五毛錢省下的錢，買了幾本書，送給肯用華文寫作的人，而且是人人有獎，記得當時作者連我在內也不過是六位。從收稿到編稿都是我一個人在幹，除了封面題字是任平兄的字——我永遠感激他。六位也就够了，到現在，十年了，除我以外，還有碩果僅存的一位，也就是神州社的財政廖雁平。十年來我們兩人就算是一年只影響一個人，至少也可以使二十個血性青年，爲國家民族文化，多

盡一點心力，多獻一份關愛。

我在初中二時一連辦了三期綠洲，從第一期四十多頁到第四期增加了兩百多頁，分上、下兩卷出版，還辦了華文書法比賽、歌唱比賽，甚至還有繪畫比賽、辯論比賽，以文會友，確也羅網了初級中學百餘人，捐款五分一毛的儲蓄了四十多元，學校裏的教師甚至校外的朋友，也有支持這個社團的，使我們更加雄心勃勃。初中三時，因爲受到的壓力越來越大，「綠洲社」的形式從「以文會友」漸漸發展成幫派式的結合，葉遍舟、許民強等都是當時的要將。我們還兼辦了「學生」、「華中」兩份刋物。高中一時，綠洲社羅網的全校精英，更加組織化，黃昏星、周清嘯、余雲天、吳超然等都是當時結合的重將，着實做了好幾件事情。現在叫一羣曾被影響過的人，不管還有沒有寫，毋論他從政也好、從商也好、教書也好、教武也好，對中文還是會存有一位熾熱狂愛。高二時，因母校沒有繼續開班，我和黃昏星、周清嘯、余雲天、吳超然被調到一所各種民族混雜的綜合中學去，而我們費了一年工夫，綠洲編至十五期，樹立了中文在英校的勢力。藍啓元、陳宗伊等都是當時結識的大將。爲了要維持相當的人數，以致任教中文的老先生能够繼續開班下去，我和黃昏星、周清嘯幾人，影響了一大羣外族的人，來旁聽華文課，使那馬來校長無法終止華文課業。一九七二年，我們綠洲社擴大至校外，美羅城附近幾個城市的寫作青年或對華文熱心人士，都對我們關注，同年在巴力埠成立了「綠林」分社，在宋溪埠成立了「綠原」分社，在首都吉隆坡成立了「綠湖」分社，在巴干拿督埠成了立「綠田」分社。一九七三年，溫任平先生調從彭亨州調返吡叻州任教，綠洲等五個兄弟姊妹社團，正式歸附任平兄管轄，任平兄聯合五

大分社，成立「天狼星詩社」，舉辦馬華文壇第一屆詩人大會，同年間我們在吉打州阿羅士打埠創立「綠叢」分社，彭亨州文德甲埠創立「綠風」分社，威省大山脚埠創立「綠島」分社，冷甲埠創立「綠野」分社，安順埠創立「綠流」分社，合共十大分社，鼎盛時有一百三十四名基本社員，總社長爲溫任平先生，我忝爲執行編輯並任「剛擊道」掌門，黃昏星爲總務、總堂主，周清嘯爲財政、掌刑堂主，藍啓元爲文書、總護法，在任平兄廢寢忘食的領導下，我們爲發揚中華文化在異域中效命，不惜與當地左傾份子與反對人士周旋到底。

一九七三年末，我與清嘯來臺昇學，唯因自覺責任未了，不顧一切，再返大馬，與兄弟姊妹們爲文化繼續努力。在這段日子裏，天狼星詩社先後舉辦了多次「唐宋八大家」文學研討會，「振眉詩牆」作品發表園地，以及「十指聯心」的文學辯論座談會詩社極盛時，「剛擊道」有結義兄弟一十九人，「文武道」姊妹一十一人。我是兄弟幫的負責人，陳美芬是姊妹團的領袖。詳情請見「剛擊道．文武道．琴劍道」一文。直至一九七四年九月，我才與娥眞、黃昏星、雁平負笈來台。翌年，周清嘯自新加坡趕來會合，五人合辦「天狼星詩刊」，殷乘風離天狼星來臺與我們會合亦因而導成了天狼星詩社與我們決裂的因素。一九七六年一月一日，大馬總社宣稱結束「十聯會」，我們自知已被連根拔起，前路茫茫，流落殘傷，而我們却仍有壯志未酬，是要苦幹到底，故成立「長江組」，編書組社，辦座談研討聚會，同年九月，辛苦籌款，回馬解釋誤會，却因而更加誤解，加深創痕；回臺後，改號「神州」。

綠洲社創于一九六七年，天狼星于一九七三年正式成立，在臺成員于一九七六年改立「神州

社」。神州立社紀念日仍照「長江組」成立日爲元月一號。此辦社十年經過，簡述請見本書「仰天長嘯」一文，詳情請見拙著「狂旗」中「想當年」一文。神州社正式積極發揮影響力爲一九七六年末，迄今約莫一年餘，成立七組八部，結集印刷出版有十餘册，手抄亦十餘種，先後返馬兩次，大聚會十餘次，座談會無數次，社員各校都有，年輕的唸初中，年長的三十餘歲，本書正是對這年來的一個文學性的記錄。這便是綠洲與天狼星及神州之間的關係。

稿於一九七八年一月廿七日

※我在民國六十六年度十月三度回馬，可以肯定的是任平兄對自由中國之立場絕未動搖，而且亦爲之伸張正義。民國六十五年時我們三人回馬時，曾被殲爲「臺灣間諜」，幾遭麻煩，故對天狼星甚惑，而今方重新得以肯定，並爲之破除謠傳。至於任平兄耿念於「大哥」、「處境」、「壁鐘」等文涉及影射，現一併澄清。「大哥」的稱呼，倒是社員們喜以此喚我的，若有影射，恐怕我乃首當其衝。至於「處境」、「壁鐘」，皆屬象徵小說的結構，閱之者無一不明，若非有意斟求，實無介懷之理，亦無可介懷之處也。



在馬來西亞(一九七〇)剛擊道第一次結義時。後排左起：余雲天、葉遍舟、黃昏星、吳超然、周清嘯。前排左起：廖雁平、温瑞安，他們的名字都是「温大哥」取的。



仗義而戰

剛擊道・文武道・神州結義

打仗・出征・三度回馬・神州之夜

正如一個國家一樣，文籌武略都是必備，而在這積極的社團裏，你可以發現他們不但創幫立道，而且義結金蘭，所謂「燕趙古稱多慷慨悲歌之士」？或反清志士的清洪兩幫，三點六合會，都在他們的言行裏成了形！

從「綠洲」經由「天狼星」到「神州」，有一個舉足輕重的集團一直附設在其中，其重要性甚至超過「十指聯心會」的，其存在年齡甚至超過十年「綠洲社」，便是「剛擊道」了。「剛擊道」的名字起得甚早，缺乏審愼的思考，很容易讓人以爲是私會黨徒或武術流派，其實是一羣歃血爲盟的知心盟友的結義集團。近日改爲「琴劍道」，乃取「劍膽琴心」之意。或又改爲「神州結義」，乃取肝膽相照，共挽山河之志。

如果說神州社是藉文的力量，求一筆掃千軍的長千行，書生報國以文章的橫槊賦，那「剛擊道」便是武的力量，習武以强身報國，「莫道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的身兼力行。如果文化以柔，那武則代以剛；如果詩社求養氣，此道則爲修身；如果詩社是訓練人才，此道則行之天下。反之，如果詩社發揮的是武的力量，那「剛擊道」則輔之以柔，總之是陰陽互合，剛擊道乃輔詩社之不趨。剛擊道名稱乃在我小學四年級時與人結義擬定的。剛擊道注重「快意恩仇」四個字，好打不平，志在結識天下豪傑之士。結義的兄弟多是經過患難相交來的，在馬來西亞的時候，有一次我們在冷甲埠景美旅舍的樓上開會，車輪子給左派份子「敲」掉了，是我們立時將它修好；又一次車衣行的老闆們欺負職員，是我們領一羣市民起哄；來到臺北，在明星戲院與黃牛大打出手；在寒冬街頭奔波勞碌要同學們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的，不要耽於逸樂的偏安，而要强奮的中興，也是我們。在大馬，這批人可以爲了迅速傳達一個消息給總社長得知而深夜奔行十七英里；在臺北，這批人可以在合歡山腰冒着風寒雪冷穿單薄的白衣白袍苦練武藝。

「剛擊道」鼎盛時在馬兄弟有一十九人，姊妹十一人，於是衍生了「文武道」，分開了男女結義集團，文武道由陳美芬掌持，剛擊道則由我負責。任平兄曾稱這兩個樂團爲「天狼星詩社的武裝部隊」。在異域，一方面要小心國家的立場與謀合，一方面要應付共黨的侵略伎倆，像天狼星這樣指在第一線的文化集團的確是需要一「武裝部隊」來維護的。剛擊道的兄弟們大半都練武，彼時習武主旨不同現在，藝術尚在其次，防身却尤其要。只是一旦變成聯系工具之後，這集團與結義的性質與熱血都變了，良莠不齊，常有人進退不定，俟至我們來臺之前，僅賸兄弟九人。文武道改爲琴心道，由陳秀芳負責，但也難持大局。目下神州結義，已無分男女，只要是一條心的，都是同生共死的人，曲鳳還、戚小樓、陳劍誰、林雲閣等都是其中的弟兄。他們同樣也有習武，不過以發揮心性，闡揚傳統，砥礪志魄爲主，防身則爲次。詳論請參閱「九駁」一文。目前此集團仍可稱爲「神州社的中心」，兼修琴、書、歌、舞之藝。凡是結義之兄弟姊妹，有嚴格的規條要遵守，這規條沒有明文，却在各人心中，只要義之所在，仁之所至，莫不抵死相持。而犯了有遵及國家民族大義，或辱及神州聲名，則遵家法處理。除此之外，一切都是自由的，但並不道孤的，因爲有一羣兄弟生死同赴。這聽來頗像武俠小說裏的情節，但却眞實地存在於人間一隅，「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是人仁之道，「必務求與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大害」是人義之道，

「仗三尺劍，鋤不平事」，國家、朋友、職守、職守、然諾、名譽、道義、恩仇重於生命，在這些人心中已根深蒂固的觀念，已經再也不怕別人的訕笑譏諷，再也不需要榜檄明文來維持，道德勇氣，一直存在於這一小羣人的心中，而且一直未曾放棄過那迫切的熱誠。

詩社平時還有兩大節目，神州結義的兄弟都一名之爲「打仗」，另一名之爲「出征」。所謂「打仗」，其實是賣書，去影響人，或者從而得到學習的機會。我們推廣自己出版的書或者自己認爲是好的書，不惜在寒冬裏，期考聲中，全體出動，尤其找沒有興趣的人來談，往往賣書一事反而忘了，談到家事國事天下事去了，主要是希望對方跟我們一樣熱切，一般振奮！好的反應是有的，像世新的曾明鐘，建中的唐文昌，直接間接的都幫了不少忙，給予我們不少溫暖。但是打擊更是常有：家人在一齊努力，在極疲時互吐心衷，更加促進了這一個家溫馨。神州新進如秦輕燕、陳劍誰、楚衣辭、許麗卿、林鷺鶯、李淑芬等都曾對這連番的「打仗」極有貢獻的。我們稱之爲「打仗」，是面對外面現實的無情時，先有一種激情的看法，大家收拾「行李」（書），披上「戰袍」（風衣），頭一昂，胸一挺，十幾個人就從試劍山莊出發去「打仗」，這些情景，不管是不是依然家裏的一份子，回憶起來都無盡雄邁，無限嚮往。而我們的「仗」還是會「打」下去，歡迎有志者回來跟我們一齊吃苦，一起打；爲中國文學而打的仗！

「出征」則是更熱鬧了。「出征」是全社或部份社員代表詩社拜訪外面文學性或非文學性的社團、長輩或同輩、贊成者或反對者。「出征」是氣豪方剛，但主要是學習、表現，而不是什麼「征服對方」。兩國相敵，才有「出征」，意在侵略土地，擊潰對方，而我們取其氣勢，其他一槪不取。我們需要學習的地方還多，所以我們多半在靜聆，該當講話時才講話。社員們也更須要多「出征」見世面，學習做事、講話、應對、學問。一般的「出征」，都十分愉快，受到很好的招待，談到精采時，知道社員們都在，不需要次日一一轉過，心中也够欣慰。高興的時候是大家擧止得宜，談吐有進；也有失望的時候，社員們該說的不說，不該說的偏偏大做文章。不過我們也從這種學習中，日日茁壯。凡是出征時來參與的家人，我們必定不計時間繁瑣，一一轉述，像淡江文理學院邀精神州座談之役，我們幾乎出動了所有人手，詳盡的轉告秦輕燕等聽。

我們曾先後回馬三次。第一次是在一九七三年，我和清嘯來了臺北之後，旋又放心不下，不管一切，回到大馬，與天狼星共進退，一年後清理了事務，再行來臺。一九七四年據信悉啓元等事件發生，我曾向任平兄提出回馬之要求，他因我學業不可放棄而阻止。一九七五年張筆傲、殷乘風來臺一行，見臺北的我們，任平兄也囑他們以遠景爲重，此行因而擱置。一九七五年來臺北大馬詩社因殷來臺事交惡，我與黃昏星、娥眞等於一九七六年七月返馬，拜會任平兄，但誤會叢生，受傷更深，回臺北後，又收到一些使我們更加難做的信件，所以臺北諸子，暫退出天狼星改組神州。在前詩社史「從綠洲到神州」的「風起長城遠」中，也有述及此事，後經時日，自度有過份激烈處，並希望彼此能指棄成見，爲同一的大目標而努力，故於一九七七年十月三度回馬。這一次回馬，連番苦鬪，總算盡了一份中華民國人的責任；另一方面，也總算取得了天狼星諸君子的局部諒解。這七六、七七年回馬經過，前者披露於「風起長城遠」一書中，後者則摘記於「三人行」一書裏。

詩社本擬籌辦一次意義重大的「神州之夜」。在七五年時我們曾藉「臺大現代詩歌實驗覽會」演出了話劇「將軍令」，曲鳳還配聲，李玄霜演溫振眉，殷乘風演宋蘭舟，廖雁平演何九烈，黃昏星演鐵公卷，許琼瑩演白衣女子，周清嘯演少年部將，張秀珍配樂，陳正芬助理，我導演，演出時獲掌聲如雷，反應極佳，事後去喝四寶冰時也有行人戲呼他們演出時的名號。於是籌辦「神州之夜」。七六年社慶，臨時推出「罄竹」、「空門」、「江南」幾個詩劇、武劇、舞劇，也十分動人。七七年在政大借文藝研究社的名義籌辦「文藝之夜」，也是想讓「神州之夜」來次預習，本來一切已安排妥當，我們也決定擔任演出並全力支援，無奈主辦當局可能因有了私心，分了彼此，在詩社裏接二連三製造了風波，籌辦人避而不見，先前應允擔任的角色又退出不演，無法妥協，我們只好停止排演。這事十分遺憾，不過演出當晚，我們仍全社傾力相助，幫忙接待等工作。而「神州之夜」暫告延期，不過辦「神州之夜」是遲早的事，這大責任遲早要到來，而完成這大責任的氣候、人手，也定必風湧雲動的降臨。

稿於民國六十七年二月廿四日

之③

半壁東南三楚雄

十大分社・三個老頭子・十指聯心會

神州社還是在天狼星的成長期時，共有十大分社，分佈全馬各地，它的組織却以兩大集團爲主：「十聯會」與「三老頭」；然而什麽是十聯會呢？什麽是三老頭呢？他們之間又有什麽有趣的事兒？請看本文……。

自一九六七年綠洲社正式創立後，一直要到一九七二年，聲望漸漸壯大了之後，離美羅數里外的宋溪埠，有一個喜歡寫作的女孩子，便與我取得聯繫，說是要加盟綠洲社。我看她十分誠摯，而且宋溪埠又與美羅有段距離，便建議她另闢分社，影響該地的年輕朋友，她也同意了，於是「綠原社」便成立了，社長陳采伊，與曲戀霞、陳眠描等維持着社務。同時在巴力埠的陳美芬，也因與我通訊聯絡後獨創「綠林社」，她性格比較極端，是敢愛敢恨的人，後來她當了「文武道」姊妹的大姊。「綠林社」還羅網了寥湮、關永銳等人，寥湮便是現在的方娥眞，永銳便是這次我們三人回馬行他仗義相助的關飛渡。同年，廖雁平赴北干拿督埠工作，創立分社「綠田」；葉遍舟遠赴吉隆坡工作，創立分社「綠湖」，後來余云天、何棨良、何永基都加盟「綠湖」，直至一九七四年初，余等返總社工作爲止。「綠洲」、「綠原」、「綠林」、「綠田」、「綠湖」合共五個分社，於一九七二年末議定，一九七三年初，在溫任平先生的策動下，組織天狼星詩社，並在農曆新年期間，主辦具有象徵性的全馬第一屆詩人大會。會前我們張燈結綵，垂掛現代詩句的標語，句句讓人驚心動魄，殊料該晚風暴雨狂，把燈籠彩紙等佈置摧毀一空，我們苦候至半夜，俟雨歇風息後，我們觥杯交錯，在彼此祝賀「要好好爲馬華文壇做點事」中舉行。

昔日之女社員結義：「文武道」
中爲陳美芬、右爲陳采伊、左爲方娥眞。



任平兄教的地方是冷甲埠，該地左派活動比較猖獗，任平兄與敵人周旋也屢遇風險，但他悉心費力，終於爭取到一班青年學子的信心，這些年輕的朋友們衝勁十足，幹勁十分，在我們組辦第一屆「天狼星詩社大聚會」時便來了三位，與我在振眉閣一次長談後，我便代任平兄任命他們在冷甲埠開創「綠野分社」，爲自由爲生存爲文學樹立起大旗。同年社長夫人楊柳姊任教的地方，創立了以女性居多的「綠風分社」。又由於綠野分社的朋友們，我們由謝愛玲結識了安順埠的陳美聰，在一次三民學校的安排見面中，我們在那兒創立了「綠流分社」，因此結識了張筆傲，以他驚人的魄力，再加盟了兩個附屬分社，由沉穿心領導的「百葉窗」與陳秀芳領導的「沙白安南」。同年七月，天狼星辦金沙灘大聚會，許友彬在該次聚會中在亞羅士打承辦「綠叢分社」，陳中華在大山脚承辦「綠島分社」。此爲天狼星詩社十大分社。十大分社於一九七三年成形，七四年開始崩潰，雖然其爲時極短促，强盛的同時也是毀落的伊始，但它在馬華文壇上以及海外一隅的中國文壇上，其影響力却是歷久不衰的。首先是綠田分社社長廖雁平於十月返總社，該分社告便結束。同年同月，葉遍舟、余云天等返美羅埠，綠湖分社亦遭逢同樣情形。而新加坡剛開設的「綠窗分社」，因組織者能力不足，形同虛設。彭亨州綠風分社經總社數度派人援助，但因該社職員辦事能力不足，欲振無力，終告解散。十大分社已去其三，至七四年末，我與長江諸子來臺前後，綠林、綠叢、綠原，因誤解而退出，綠島分社亦甚少聯繫，綠洲分社則已遷來臺北。故至一九七五年初，天狼星詩社的重任都落在總社與綠流、綠野兩大分社的肩膀上。七五年末，大馬天狼星詩社與臺北綠洲文社終告分裂，七六年初，天狼星詩社又吸收了打巴埠「綠草」等分社，詳情因爲資料缺乏，且住不表。

一九七三年我與清嘯赴臺後又返馬，是因爲覺得責任未了，不應該遠來臺北安心就讀，讓兄弟們在那兒煎熬苦捱。我回到大馬，立刻發覺十大分社因散佈全馬各地，消息傳達不易，聯絡也十分不便，而且一般社員在組織能力、辦事技巧、應事態度、文學認識上都十分貧缺，於是暗地裏組辦「十指聯心會」。十指，便是十大分社，聯心，便是握拳；十指併攏則成拳，拳擊而有力；這便是我的構想。把十大分社的精英調集來訓練，訓練過後又回到原來各地，發揚中華的榮光，培養寫作的能力，造就辦事的人才。十指聯心會簡稱十聯會，乃十大分社機動能力的中心，張筆傲、殷來風、徐若雲、李燕君等都是十聯會栽培出來的精鋭。因爲地理、環境、家庭、功課、年紀等關係之壓迫，他們都是在時間裏找縫隙，在繁忙、危機中求學習，這種赤誠與衝勁是了不起的。爲了一場使十大分社各精英提高士氣與能力的大聚會，筆傲病倒而起，若雲胃部出血，小娥也傷了天靈蓋。十聯會後來成爲天狼星詩社的動能總樞，辦聚會開座談，貢獻節目以及組織分派，無不有人執掌大旗，他們學習的對象是「三個老頭子」，承接「總社」的社務。

所謂「三個老頭子」，其實是從任平兄與我下來，總務、文書、財政三人。總務黃昏星，此人苦學成名，許多「忙人」一見到他就怕，因爲他一天上班十二個小時，可是創作勤、讀書多、練武不缺席，詩社事務大至辦聚會小至寫一封修，都從未延遲過，口裏却半個「忙」字都沒有。財政周清嘯，他外號「鐵口無情」，每次大聚會小聚會前前後後，買食物搬東西帶行李，總有他的脚車來來去去，他的叫聲吵吵鬧鬧。文書是藍啓元，爲了參加一次聚會而學校不准請假，他竟

呑安眠藥裝病重，硬生生給他闖了出來，但在聚會裏也昏迷了半天。這三個人都是天狼星詩社的頭號人物，總社裏大大小小的事務都是他們在忙着，因而我覺得有兩點詩社社員是應該反省的：一是他們的辦事能力，為什麼只有綠洲社或總社訓練出來的人方才可以獨當一面，而其他的人銜接不上?如果一旦他們離開，詩社豈不在眞空狀態?二是工作都放在他們三人身上，這麼繁忙的公務，對於其他較清閑的社員來說，這豈不是一個極不公平的現象?

任平兄是總社長，他除了在策劃上比較用心智外，對這些吃苦耐勞的社員是關愛的。我記得有次與他拜訪黃昏星，發現「黃昏星大廈」裏的幾個人，已餓了幾天，沒錢吃飯，在那兒傻呼呼地嘻笑，不好說出來，他便買了一大堆包裝乾麵，放到「黃昏星大廈」去。我和清嘯到臺北來時，他因參加「世界詩人大會」也來了這裏，却沒忘記把兄弟們的聲音錄給我們聽，聽得我們熱淚縱橫。我與娥眞初相識時，他百忙中抽空駕車載我們相見面，給予不少方便，這等等小事，都使他操勞，而這些爲詩社日夜辛勞方才在馬華文壇豎立一面大旗的人，我們作爲詩社一員的，怎能不跟他們學習，減輕他們的負擔，繼承他們的理想，表達我們的敬意呢?

於是十聯會第一聚在一九七四年元月一日，便是恭賀酬謝總社長與「三個老頭子」。接着下來，十聯會每月召開會議一次，兩次不到警告，三次不到開除，主辦聚會，影響新秀，發掘人才，編書徵稿，而且舉辦文學辯論賽、討論會，挑戰「三個老頭子」，從中吸取學識、經驗。彼此各有勝負，「三個老頭子」往往面對十聯會十餘精英而不懼，滔滔不絕辯至午夜，多由我主持，任平兄總結。一九七四年起十聯會代總社籌劃社務，精英輩出，直至七五年中開始式微，到一九

七六年元月一日十聯會組織崩陷，終由總社長宣佈解散。「老頭子」這個代號在臺北神州社裏又有更易，請見「老頭子・老秀・中秀・新秀」一文。

稿於一九七八年一月卅日

之④

劉郎死去霸圖空

從天狼星詩刊到神州文集

神州文集初出刊在農曆正月初一，社長温瑞安（持書者）、副社長黃昏星，在天台上介紹此書出版經過。

從手抄本到打字印刷的詩刊，又從詩刊一變為排版印刷的文學雙月刊，這期間的過程，幾許不屈?!幾許寂寞?!

天狼星詩刊於一九七五年八月四日創刊，係社內第一本印刷刊物。第一期由黃昏星、周清嘯二人合編，白底黑字，封面由陳庭詩先生題字，還有一首詩：

所以舟不是船我們逕自在江上靜泊
從這兒望過去萬家的燈火無不落拓
千秋萬載的潮淚光紛飛的浪輕輕湧來
昔年岸上急馳而過的是五陵年少
只有星光，自那天的盡頭
寂寞地閃亮，那寂寞而寧靜的星光
看啊看，兩岸的路都點起各自的燈籠
悠悠遊遊長袍古袖而時正中秋
掛劍的少年，傲嘯的年少
在暮未暮日落未落的時候
你看你看，這樣像不像個壯麗的朝代

這首詩也就是天狼星詩刊四期的封面，每期改換的只是顏色，第二期紅，第三期黃，第四期綠，不管是中國，還是詩社，我們在江上奮游而上的船沿，看見的是天地嫺靜，歲月星光。那些悠悠遊遊長袖古袖的中秋客，都成了我們努力向月圓的方向。出版天狼星詩刊，是在我們最窮的時候，當時黃昏星為了買一個小小座標：「友情」，送給我的生日，就捱了兩天半的餓，最後去向朋友拿麵包吃。雁平自屏東回臺北，要跟我們同甘共苦，結果在寒冬裏冷得雙頰發腫，却沒錢醫治。清嘯也自新加坡來臺，三人睡在一間窄房頂的層架床上，連床板都給睡彎了，結果還給建國補習班的管房趕了出來，因為他們三人只有一個人是繳費學生，何況這唯一的繳費學生也欠了房租沒交清。他們三人，來到振眉閣，我收留他們睡在我那兒，在一片連走一步路都不够的洋灰地上：五人擠在一塊，時正深冬。那時也眞够苦的了，但為求給文壇盡一份心力，在所不惜；我們在馬生活更為窘迫尚不遺餘力，何況已到祖國來?!我們更要努力，以給大馬苦守的人激勵。每次出版詩刊，大家喫生力麵省錢，省到手掌都脫了皮，我們還彼此揚着手掌來調侃對方。他們來多了，睡久了，房東也討厭我們這羣窮鬼，有次他們來找我，我們不在，他們便當面熄了房間的燈，給他們臉色看。又有一次，房東被偷走了電視機，雁平來到，大呼小叫的，還觸摸到現場裏的東西，結果房東硬賴是他們偷的，抓他們到派出所蓋下了十隻指印。後來才追查到是另一戶有錢房客幹的，房東嘿嘿乾笑幾聲，房東太太別過臉去不看我們，那些把他們當作嫌犯時的冷諷熱嘲，也就沒了下文。這段日子，雖然苦些，但是現在回憶起來，還是快樂的。我們苦，但却時常在一起，很是開心；我們寂寞，但却不孤獨，而且很快樂。我們在最艱難的時候猶未忘記做事的快活

，現在生活好轉了，大伙兒住在一棟「試劍山莊」，單只我就有「振眉閣」、「長江劍室」兩所房間，莊裏還有熱水器，出版社送的電冰箱和洗衣機，更是不會忘記做事。有錢是好事，而且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我們絕不摒棄，只要是吃苦也能算不了什麼，這富有才算有意義。我們在最窮時，天狼星詩刊還是照出不誤。

　　創刊號的天狼星是祝賀任平兄、楊柳姊結婚二週年紀念，第二期有「武俠小說與現代詩討論專輯」，由周清嘯執編，這期印了五百本，賣完後又再印三百本。第三期由黃昏星執編，改爲打字出版。第四期仍由黃昏星主編，是「新秀之突破：方娥眞詩作討論專輯」，印行有兩種版本，一是淺綠，一是黛綠。特大號，厚達百頁。記得第一期天狼星詩刊寄回大馬時，任平兄卽刻來信描述他收到當時的那份狂喜與珍惜，使我們看得虎目淚落，恨不得再努力十倍、百倍，來使他更爲欣慰！

　　後來一位在馬天狼星詩社員將要來臺，總社基於他來臺是一項非爲求學亦不顧詩社的決定，故命我們不准與之往來，否則一概開除出社。只是我們經過這段艱苦的人，是難以從命的，別說是一位千里而來的兄弟，就算是一頭狗，我們也會收容牠，使牠飽暖。該社員來臺後，我們使他按部就班的進入了大學，而與天狼星詩社也到了破裂的地步，故於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詩刊照常出版，但已改號「神州」。該期有「詩刊論詩刊：集體評草根」專題。而且有一篇「獨立宣言」，因爲心懷憤懣，所以殺傷之處過多，當然這是很不對的態度。出版前我與黃昏星、娥眞曾回馬一行，但破鏡難以重圓，徒呼奈何。因時在大馬天狼星詩社，也在六月六日天狼星社慶印行了

一份「紀念特刊」，用報紙類（類似前期香港「詩風」月刊）發行。一直到一九七七年一月一日，神州詩社與故鄉出版社合作，出版了神州詩刊第一號（原天狼星詩刊第六期）：「高山流水·知音」。我記得七七年十月間回馬，一位朋友詰問我爲何還要用「原天狼星詩刊第六期」作爲副題，但我在副題上加「原」字，正已表示脫離了，可是它的前身確是「天狼星詩刊」，我們親手編的親手出版的，是不爭之事實。這「高山流水·知音」精美印刷出版，封面是靑天白日，厚達三百五十頁，八天內靠社員推廣售罄，破臺灣詩刊的紀錄。旋又再版一千册，改用水綠年華的封面，三個月後也是賣光了。同年三月我們出版了「神州叢刊第一號」，「風起長城遠」，紫色封面，由我主編，實際它是一本文集，也是我們從綠洲到神州十年奮鬥的血淚史，但比較着重從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六年從綠州到神州的過程，跟這本「坦蕩神州」的編輯方針大相逕庭。

　　出版了這兩本書之後，本要一口氣推行下去的出版計劃，却因與出版社的條件不得妥協而擱淺了。福州詩刊第二號「碧落紅塵·見證」只好改爲長江六號由戚小樓抄出版。我們當時還計劃編神州雜誌，編輯小組已劃定，約稿行動已開始，但因出版社要求先有六千訂戶而終止了我們的計劃。一直要到七七年六月，娥眞散文集「重樓飛雪」，由源成文化圖書供應社出版了。同月，天狼星詩刊第五號以打字出版。而我的散文集「狂旗」，也在八月間由楓城出版社出版。九月，我的小說集「鑿痕」（四季出版社出版）、「今之俠者」（長河出版社出版），任平兄出版了散文集「黃皮膚的月亮」（幼獅文化公司出版），同月我卽與黃昏星等返馬一行，至十月末回臺。十二月出版了我的論文集「回首暮雲遠」（四季出版社出版）和娥眞的「娥眉賦」（四季出版社

出版），到一九七八年一月，我的散文集「龍哭千里」（言心出版社出版）及娥眞的文集「日子正當少女」（長河出版社出版）。在這期間，元月一日社慶的時候，黃昏星、周清嘯二人的合集「西岸燈火」也出版了；而在農曆新年元旦，「神州文集第一號」：「滿座衣冠似雪」，由皇冠出版社替我們出版，而且還會好好的編下去。而在四月間，又一口氣出了「坦蕩神州」、「大俠方振眉」和神州文集第二號「踏破賀蘭山缺」，以及再版「今之俠者。

辦社多年，天狼星詩社第一本印刷出版的集子該是任平兄編的「大馬詩選」（在這之前還有任平兄的「風雨飄搖的路」與「無弦琴」二書，約在七八年前出版。）大約是在七四年末。第二本是三位兄弟替我出版的詩集「將軍令」，我永遠忘不了當時赤誠忠耿的那三人。而今我已出版的個人集子已有八本，即將出版的還有三本，娥眞也出版了三本書，黃昏星、周清嘯等兄弟也有了個人的集子，這十年歲月，從綠洲手抄本到天狼星詩刋，直至神州詩刋叢書到現在的神州文集，改頭換面有之，但却一直未曾停歇過。而手抄本，雖然影響力較少，其意義仍深遠重大，所以還一直編下去，請見「長江一至十號」一文。我們還會繼續天荒地老的編下去、寫下去，直至有一日，我們的名字變成別人編史書收集的名字爲止。

稿於一九七八年一月卅一日

尙餘遺策艱難甚之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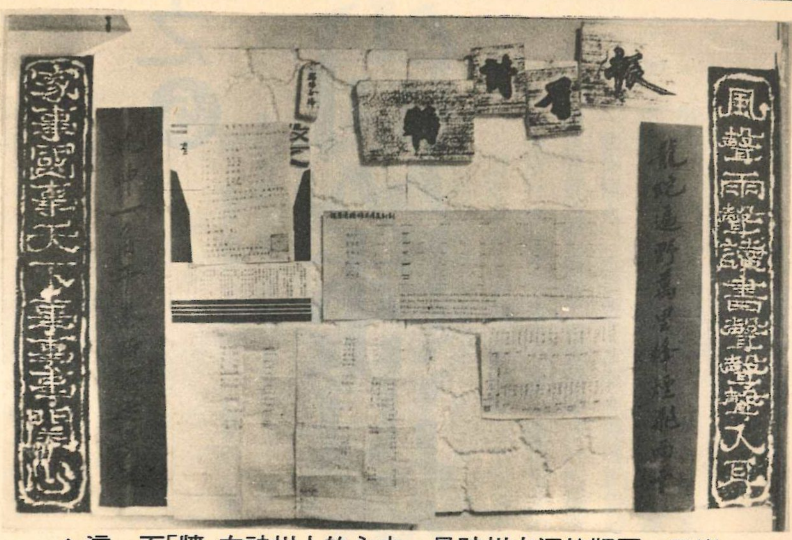
唐宋八大家・振眉詩牆

五方座談會・作品評賞會

神州社畢竟是一個以文學藝術爲主的社團，它同時也砥礪了青年人的志氣與士氣，他們利用時間的縫隙唸書，而且把握時間發表甚至爭論，維持這些作品與論見的質與量，便是這四個獨出心裁的……

遠在一九七一年時，我便在社裏設有文學考試，考試題目相當靈活，譬如你現在正要考試，你便爲考試作一首詩吧！又如描述一杯茶，要寫滿一千五百字，來訓練文學能力。有時候題目是叫你列出幾首描寫月亮的古詩，有時是給你幾位現代詩人的名字，你只要背出幾首他們的詩，就有高分數拿。由於中文書籍少，我們只有兩種辦法：一是綠野社的方法，整本抄下來「再版」；二是綠洲社的辦法，死啃爛背。因此，他們常常回答得很好，黃昏星與周淸嘯更是常拿第一名；獎品往往是書，他們拿到書，自然歡天喜地，記得一次周淸嘯爲了他嫂嫂拿瘂弦先生的「深淵」去拍蚊子，足與她大吵一輪，幾未被攆出家門。

一九七二年末我便辦「振眉詩牆」，「振眉」是我的別號。「振眉詩牆」則是一面平平板板的牆，無甚出奇。只是作品一旦被釘上去，天狼星詩社、神州社的大小上下，從家人到朋友，無不動容。「振眉詩牆」不僅歡迎詩稿，也歡迎文稿，詩只是文學之精華的意思，不是狹義的詩文類。第一、二、三名則爲「天涯三絕手」，有獎品嘉勵，偶有附加佳作一兩篇，在大馬編了一十五期，競爭十分激烈。「振眉詩牆」出版之前，各方高手遠地趕來，百忙中也來振眉閣一行，假裝翻翻書，看看信，眼睛却禁不住往牆上瞟。兩人目光相遇，都不期然說：你的作品好，一定能



▲這一面「牆」在神州人的心中，是神州山河的版圖、五嶽九峯的翹楚！

▼新「唐宋八大家」開會前，先唱社歌。

上榜，我因忙沒投稿；然後大家發覺所說雷同，翻翻眼又鬼扯到別個話題上去了。振眉詩牆一旦出版時，我親自釘上，多加不同彩筆的設計，以及我的評文和報告本期角逐情形，每篇還有按後語，大家「嘩」地一聲湧了上去，看着上榜的作品，有的「嘖嘖」讚歎之聲，有的「咕嚕」口水往喉裏嚥。觀者黑鴉鴉一大片，有的是鑽進去才看到稿尾，有的乾脆在牆邊人牆外放一張椅子，站上去踮着脚以遠瞭的方式看。大家都爭在這一刻自己的名字煊赫地上了榜，來接受別人的羨慕與妬恨，都拼命地寫稿，用心地寫好稿，詩社的好手，鮮少不是經過振眉詩牆競爭出來的。在馬來西亞振眉詩牆第一期的冠軍是娥眞的「長明燈」，最後一期（第十五期）的冠軍是淸嘯的「關門」，題目的意義却十分貼切。

來臺北以後，振眉詩牆停刊幾近兩年，終於一九七六年末復刊，首獎是方娥眞的「捧心」。振眉詩牆在臺出版，每二十天出版一次，歡迎外稿，除設前三名爲「天涯三絕手」外，還有優異獎一名、佳作獎一名，前三名俱獲贈書紀念。每次出版之前，神州諸子聚集於山莊，通常都在半夜十二時以後出版，所以來客特地留宿山莊，時時要經過「長江劍室」（編稿處）打探消息，出版前半小時，全那鎖在「黃河小軒」，不准出來，連上大、小鳥奴（如則）皆不准，等我把稿一一釘上，再從黃河小軒的門縫塞進去一張字條：「第××期振眉詩牆已在民國××年×月×日×時×分×秒，隆重出版」，小軒中諸下苦候之下，一見此字，蜂湧而出，黃河小軒門口狹窄，常有人在那兒絆倒；大家觀看振眉詩牆時，擠滿了人，有人看不進去，只好先找落選的來看，有的想乾脆拆下來看，但又被其他的人喝止——有人譏笑我們爲何這麼多規矩？又有人說小小一面牆

編一份稿，有什麼稀罕？殊不知此乃眞寫作之樂也！天下間又有那一本刊物能令他們如此欣喜若狂？而大家這一份歡狂都泯滅不見只怕非喜乃悲了。而這些規矩自訂於人心，既是良心的尺度，又何恐多寡呢！

在臺北的振眉詩牆乃由曲鳳還、戚小樓二人在娥眞的「絳雪小築」內設計，是給我的生日禮物，兩旁紅底白字（用香火灼成的）：「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大廳上貼公文、置公函、報告的海錦牆，名叫「雌雄榜」，也是她們二人精心設計的。振眉詩牆一直辦到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五日出版第廿三期，得獎作品仍是娥眞的「搠血」一詩。由「捧心」始，至「搠血」終，也確爲很好的象徵。廿三期之後，振眉詩牆宣告暫時停刊，繼而擔上一大堆債務，而我們同時推行「誓不兩立還債計劃」，債未還淸，詩牆暫不復刊！

昔日天狼星詩社還有一重要的文學性聚會，是爲溫任平先生所召集的「唐宋八大家文學討論會」，每人交出一篇力作，並要提出一篇論文，以供硏討。「唐守八大家」多在夜間於金寶「彩虹第一樓」召開，由任平兄主持，七四年三月第一屆由我的「碑帖」一詩得獎，最後一屆是爲第七屆，由方娥眞的「高山流水」獲獎。「唐宋八大家」每期只准八人參與，其他人只允許旁聽席，每次由任平兄總結。記得有段時期我精硏心理分析，筆記做了五本簿子，才敢在彩虹樓席間提出論文報告，因怕受不住任平兄精密的分析能力。我中篇小說「鑿痕」，後來被選入「當代中國小說大展」，便是被「唐宋八大家」會議所迫出來的作品。任平兄評定大家作品，愈是佳作，愈擺在後頭說，聽者眞是弩張箭拔，十分緊張。「新唐宋八大家」是來臺後兩年後，於一九七七年

中正式召開，開始由我直接主理，後因事忙，自十月回馬行後，「新唐宋八大家」便正式歸入「文藝部」管理，由周清嘯負責，林雲閣助理，每月召開一次，同樣要交出作品，進行討論，有一次還從文學上討論到內政上來，由中午一時論至晚上九時，大家談了八個小時話，猶不想離席，眞是淋漓盡暢。

在「新唐宋八大家」未起之前，神州社的文學座談會則由我主理的「五方座談會」來坐鎭大旗。五方座談會本來只有四方，黃昏星、清嘯、雁平、娥眞各佔一方，由我來總結評分；後來多來了一位，成了五方。五方座談會也召開得十分熾烈，一次是評現場交的一篇作品，結果互相評出了眞火。一次是談「武俠小說的文學性」，結果成了「天狼星詩刊第二期」的「武俠與文學」座談會的記錄。又一次是談「文學以外的一種學識」，清嘯大論經濟學，認爲經濟與文學的比率恰好成反比，結果遭娥眞力駁，清嘯用盡迂迴戰術，娥眞單刀眞入，糾纏了好久，清嘯只好苦笑認栽！更有一次某人論點過謬，四人駁之，結果他認爲是分了天狼星、神州二派，我立即言明兩社本是一家，沒有什麼派別不派別的，但在我主持的座談會裏，說錯了話的縱是天老子也得認帳！諸如此般的事，也十分好玩，替神州嚴肅的座談記錄中，憑添不少笑話！

最近由「文藝部」帶動一個「作品評賞會」，每人在限定時間三天前先交一篇或數篇作品，經由大家費時三天的細談，到約定的時間大家聚在一起提出批評與意見，此座談會方才開始一二次，還談不上什麼成績，但主持當局周清嘯等十分盡力，縱然是稿債繁多，就算是寫得不好，也很少有人不交稿的。每次評賞時，大家圍坐在試劍山莊大廳的長方形桌邊，人手一份稿，縱論長

談，也確有幾分書生評文的氣壯！

稿於元月卅日





▲神州龍組。◀神州虎組。

之⑥

誰與斯人慷慨同

神州八部六組今昔

神州社內的組織是怎樣子的呢?爲什麽它嚴密得像幫派組織，又自由得像自成一家?爲什麽他們能一條心一條路?爲什麽他們可以爲一句話生死不顧?

在一九七七年二月十五日半夜二時的神州文刊（當時仍擬由故鄉出版社出版）編輯會議後，我便在當晚把神州社劃分爲八部六組。神州八部是爲：一、決策部，二、編輯部，三、出版部，四、發行部，五、集訓部，六、督察部，七、山莊部，八、社務部。決策部是整個詩社包括它所有附屬集團的總樞，詩社一切行動都由這部門決定與安排。在大馬的時候，決策部曾經召開過三次所謂「內政檢討會議」，也就是該當決策當局的效率陷于低潮，或內部靡腐的時候，內政檢討會議就會突如其來地召開，輕者接受忠告，重者被撤職開除。以前有一次檢討會是在我家聽兩樓門前沙原上召開，名爲「滿天星斗大會」，我奉任平兄之命，兩個小時之內通知了遠近決策部八人齊集，那一次是相當重要和檢討會。又有一次冷甲綠野分社內部鬧糾紛，左派份子滲透，致令綠野本身岌岌可危，連總社亦被波及，詩社文書藍啓元在休止符餞行會的晚上在任平兄車內歇息，聽美芬等對話中方知曉此事，次日我們啓程吉隆坡，到丹絨馬林埠半途我方才由啓元轉述中得知此事，急拍電報回彩虹樓警示任平兄，任平兄立時展開行動，當晚卽行檢討會議，才終止了對方的騷亂。以前各分社間也有檢討會議，必要時分派總社決策部的人去平復，一九七四年綠野分社那次內鬨，就是總社長、執行編輯、總務、財政、文書幾人特赴冷甲埠平定的，雖然車子在下面被搗亂份子撬走了輪子，但也影響不了我們的行動。決策部因影響全社決定行動，甚至榮譽成敗，而決策者乃往往社裏職位最高、最得人望、功績最多、瞭解最深、入社最久、決斷最敢、能力最佳的人擔任，所以必需要有一檢討會議的產生，才能對萬一決策部嚴重錯誤提出檢討，其關係像司法對立法的監察一樣。

編輯部、出版部、發行部在七六年末與七七年初，可以說是三部一體的。編輯部責任是編好稿，出版部是負責出好書，發行部是賣好書。八天再版純詩刊一千册，這對誰來說都是個驚人的數字，但也因爲這樣，出版社把發行的責任推到我們頭上。推廣詩運、推行文學運動、樹立正確文風，我們是願意幹的，只是一旦成爲我們必需的責任後，這傷重擔對於一羣自己解決自己生活費兼加辦社的莘莘學子來說，何其艱苦。編輯部裏總編輯暫由我負責，主編則每期輪流負責，編輯委員會却有選拔權。出版部大部由我和黃昏主理，淸嘯、雁平、衣辭、輕燕等協助。發行部則是全社上下都在內，到了後來，因發行數量的限量，這個部成了最繁忙的一圜，本末倒置，影響了後面的集訓、山莊、社務等部，這情形一直要到去年五、六月才能扳過來，也是詩社最難應付的危機，但畢竟已經渡過去了!

督察部是監督，大事輔導，小事檢討，是一個社團裏免於疵漏必須的部門，在七六年初，則暫由「老頭子」們處理。（有關「老頭子」的劃分，請見「老頭子·老秀·中秀·新秀」一文）山莊部是負責接待訪客、管理淸潔，以及房租、水電、裝潢、罰鍰等。那時訪客流川不息，確需有人負責鎭守山莊，而這是我們大夥兒的家，打掃乾淨是必需的;其他如用水不關、用電不熄等，都是此風不可長的陋習，自需有人負責管理。社務部是一般社團最正常的作業、財政、文書、

總務、副社長、理事、幹事、社長等都屬於這一部，包括了書信聯絡通訊。集訓部則是招收新社員以及訓練新秀的部門，幾乎每週末都有召開會議，以了解詩社精神、原則，配合行動、風格。這個部門才是詩社日後的機動力、生力軍，我交由一位昔日我心愛的弟子負責。可惜這位第子現在連我們從羅斯福路搬到木柵新試劍山莊去時，特意邀請他來參觀聊天，他居然虛幌一招，答應了卻不來，這種膽色眞叫許多對他仍有期盼的人都爲之失望。神州除八部以外，還有六組。這六組說來眞不簡單，乃：龍、虎、鳳、鶴、鷹、鴿。鴿組負責通訊聯絡，他能在最快的時間內通知社員或來社員任何訊息，其次責任便是「神州記事」。神州記事原爲「神州大事記」，乃記載詩社一切活動。鷹組是助理集訓部，最主要是訓練新秀的能力、氣節，此組我也是交給一位我看重的兄弟負責。卻也沒料這一位兄弟在社裏三邀三出，迫來孤身一人，出去時卻帶走了社裏的人，三次皆如是。鶴組由楚衣辭擔任，主要是負責舞蹈；鳳組當由娥眞擔任，她負責歌曲與音樂。虎組是類似當年陳美芬的「文武道」集團，是女性武裝集團，兼負責攝影、戲劇及朗誦，曲鳳還是組長，副組長戚小樓。在這六組中辦得最好的是龍組，每個星期天，男女社員包括體弱有疾者，一律白衣赤脚，不管春夏秋冬，照樣受嚴格的習武訓練，一直練到現在，已有幾個新秀成了中秀、老秀，她們腰間的帶也有五級了。

神州八部、六組，一直要到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四日，才明文規定八部改爲六部，是爲：決策、社務、文藝、出版、督察、編輯。這前後八部與六部，有一個顯着的改變，加强寫作的訓練，減少發行的負擔。到一九七八年二月二日，又加進了集訓部與發行部，但是其執行的輕重速緩、

方法職員，都有了很大的變更。六組則改爲龍、虎、鳳三組。鳳組是爲助理集訓組，虎組擴大，龍組則照常，唯教練又多增了幾個，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有一個非正式的「組」，是爲「蛇組」，是詩社裏兩個外號叫「黑白雙蛇」的人發起的。清嘯、雁平，加輕燕、劍誰，確也曾立過大功。有次大家要比賽賣書，協助發行部，龍、鷹兩組進入北一女推廣我們的書，結果鷹組被校官逐出校門，龍組成績艱辛，唯有蛇組自動組織，「溜」出「溜」進，結果成績斐然，也算一得。

神州六部中在詩社裏，都扮演很吃重的角色，記得一九七六年一月一日神州週年社慶，大夥要到溪頭大聚會。我們因沒有預先訂好房間，而元旦又是人山人海，根本找不到地方住；我們發呆了好一會兒，後來見山頂上未建好的救國復興團的木屋，溫馨恬靜，不禁脫口說了一句：假如我們今晚能住在這間屋子便好了，那多像一家人。殊料暮色四合，時正末冬，最是沁寒，我對寒林發怔的時候，虎鶴二組三個女孩子叫聲大哥，爲我引路，跨過霧濃夜深的碎石道上，提燈探照，竟到了今天我說要住的木屋，大家原來已住在木屋之中，溫馨笑語，魚貫而出，心中十分感動。原來是虎、鶴二組百番唇舌，說服了救國團的管理人，把未建好但實已完備的屋子讓給我們住。當晚深夜，鷹組殷乘風、秦輕燕還推出詩劇「磬竹」，借我的手筆，喝出了楚覇王的剛豪猛勇，虞姬的深眞情柔。虎組又推出了我的詩劇「空門」，鳳組娥眞，窗外欄旁，燈光下，撫拂古箏，鳳還束裝爲尼，小樓扮成情理衝突，在繁星下，燈光旁演出了寧謐淡逸的詩。接着，鶴組郭秋鳳又以舞蹈表演了我的「山河錄」十首之「江南」。當晚四組長表現眞是才藝雙絕。次日龍組教人習武，而且舉行嚴格考試，鳳還在此役中連昇二級，劍誰邊哭邊打，一個拳套打了十多次，忘

了又重打，打完爲止，毅力之强，也令我們爲之側目。這只是一次聚會中神州六組的部份表現，就算不是聚會間，這六組八部，也無時不引發彼此的才華，維護這個共同的家！

至於神州八部的貢獻，決策部在本文前段已簡述，其他諸篇，其餘可見；至於出版部由黃昏星主理，編輯部由我主持，督察部由陳劍誰、秦輕燕主管；只要看目前神州不斷出版的書籍，便可知道出版部與編輯部的成果，而看社裏各員的努力，便可明瞭督察部的職責。因礙於篇幅，此三部僅在各文中提及，不再專文闡述。

稿於一九七八年三月二日

長江後浪推前浪

之⑦

長江一號到十號

書店裏擺着五顏六色的書，只要你有三幾百塊，都可以一一買下來，可是在神州社裏，他們的「書」是一個字一個字抄下來的，一幅畫一幅畫地設計出來的，甚至一針一線地裝訂起來的，他們的收稿編稿，不比別的雜誌書本容易，而作品成果，更富有競爭性和紀念價值！

「長江」叢刊的前身就是「綠洲」期刊。一九六七年我創社時，覺得需要一本屬於自己社裏發表作品的刋物，於是創綠洲期刊。綠洲編了六期，我又請社裏的人分別去編另「學生期刊」和「華中月刊」，那時已是一九七○年。從一九七一年綠洲第十期開始，採取輪編制，先後由黃昏星、周清嘯、余雲天、葉遍舟、吳超然、藍啓元、廖雁平等人主編過，弄了十數個文學專題，栽培出數十新秀作者，也總算爲馬華文壇盡了一份心力。綠洲期刊除我執編過兩期的油印本外，其他都是手抄本，由編者精心設劃，苦心設計。到一九七二年，除綠洲之外，綠林分社由陳美芬主編，也出了創刊號，後來總共出了五期，一直下來，綠野十一期，學生十三期，壁報十七期，綠流五期，叢刊兩期，綠原二期，綠湖三期，綠風三期，新芽一期，綠島兩期，綠流三期，綠叢兩期，而綠洲共出了卅一期，來臺北後，編天狼星詩刊，一九七六年一月一日始，成立「長江文學研究組」，改編手抄本「長江」，而天狼星詩社的綠流、綠野二期刊，已改爲油印本，仍繼續出版下去。概略地估計一下，從綠洲期刊開始，我們已出了百餘册的手抄，油印本。大家不怕編書辛苦，只怕讀書艱苦，於是把好文章都抄下來，好稿都收存下來，這種做法，迫出了不少好稿，



十年辛苦不尋常！

也讓不少人讀到了好文章。

「長江」一號在一九七六年三月一日出版，在臺大活動中心還召集了黃振涼、徐玉珍、李玄霜、林靄霞、劉楚虹、林保淳諸人開出版聚會。長江第一號的對面是一個白衣飄飛的人，佇立山頭，遙望羣山，封內第一頁是一個無臉譜五官的大將，揮動大旗，撥開如雨箭矢，旗上有我書「國魂」二字，下附有小行詩句：「千載憂難已，深宵劍自鳴；直行終有路，何必計枯榮」。將軍沒有臉孔，因揮動國魂大旗如可能是我是他是你，這臉譜得要我們的一生去塡滿。第二頁便是我執筆寫的總序，這裏摘錄開頭的一段：

「我希望你們讀這篇文章，而且讀完這篇文章，因爲裏面有我對這個社的愛，這個家的關心，以及對這個家裏的每一份子的抱負與情懷。我更希望你們能讀這本書，而且仔細讀完這本書，因爲這本書是手抄本，讀者一定不多，如果有人翻了幾頁就不翻，那麼它定會更寂寞，更沉寂！因爲這本書是我們第一屆長江組福隆大聚會的成果，有去的人，憑着那四天三夜的燭光和淚光、雨浪和海浪，那麼重的深情，有誰不想重溫?!因爲這本書是那浪淘盡風流人物的餘韻，沒有去的人，自然嚮往，而且關懷，是長江的兒女，都有這份胸襟與情切去仔細品嚐。就算不是這個社這個家的一份子，但在這天荒地老的時刻裏，一羣人怎樣純情與激越地談那寂寞的話，堅持那寂寞的文化，這份情態還是人所應關心的。就算什麼都不是，只爲了編者在他的大忙裏，在他的饑餓的時刻中，在他的饑餓的時刻中，在他甘冒風雨到處催稿深夜不眠抄寫設計的苦心下，你能有這份殘忍，只摸一摸書皮，翻一翻圖片，就把它擱置

不理嗎?

如果還有人說，我有更有學問的書要讀，這樣的小刋物我慢慢再讀吧——如果你正是這樣的人，抱歉，我正面對着你，而且直視着你，甚且告訴你，我的雙目直透過淸亮而且時予抹拭的眼鏡片，企圖燒灼你！把你燒得像個年青的劍膽，把你燒得像個赤誠的琴心。我可以沉勃終日，可以戲謔澈宵，但遇到這種事情，後退的絕不會是我廣東梅縣白衣溫瑞安，而且還有我的兄弟。而且還有我的社員。而且還有那些，那些永不屈服的笑傲江湖的人。……」

我寫作絕少起草，行文極快，所以字跡極潦，這篇却是一筆一畫一鈎一捺一點一頓地寫。，青年豪氣不免剛厲，然而不失眞誠激動。這期「長江」是爲紀念二月十六日神州第一屆福隆大聚會而編的，記得有一位浪者江南樵讀過後，還把它裝上塑膠封皮，特釘製一木匣子，置放長江，以免它在翻閱時遭致破損。

長江第二期十分「長」，這十分「長」是面積橫展近兩尺長，上書「長江」二字，由曲鳳還編。鳳還畫是一絕，在這本長江裏其設計作畫之天份發揮無餘。這是我們出版手抄本以來最美的一本。第三期由周淸嘯編，封面是攝影：古老的中國城牆，漫天塵沙飛揚，馬車在拖着沉重的負荷，這是紀念十月廿三日神州再聚於福隆的專號。第四期還是由曲鳳還主編，戚小樓助編，這本書因出版日期再三遲延，以致惹起我的不快，恐怕苟且延遲成了神州人的習性，於是苛斥了編輯人員，但這本書編出來之後，立即成了有綠洲期刊以來最好的一本手抄本，封面是刺繡的「長江四號」四字，裏面圖文並茂，除了有精美的設計，還破例選用了聚會的照片。本書是紀念一九七

七年四月三日福隆大聚及緊接下來的夜渡金山大聚。

長江五號在九月十七日出版，那時恰好是我和黃昏星等三人回馬行的餞行晚會上。這本書由陳劍誰任編，封面是一片竹簾，簾子上開了一行小格，格裏一排寫着「長江五號」幾個字，是神州石門水庫、大霸山莊紀念專輯。長江六號由戚小樓主編，幅度比長江二號還要長，而且還有着書名，叫做「碧落紅塵見證」。「碧落紅塵．見證」原來是紀念神州週年社慶在溪頭大聚，而且也是繼「高山流水．知音」後的神州詩刊第二號，因爲出版社的條件無法接受，這一期編巳定的稿便沒了下文，而且部份還遺失了，這是我第一次遺失詩作，而且是心愛的長詩「烽火臺」，我們把殘存的稿編成了這部手抄本，任何逆境，也扭轉不了我們要它面世的決心。這長江六號全用毛筆抄寫，宣紙出版，精緻清雅，別具一格。然而長江七號，雖與六號同時着手編募工作，却提前出版，仍由曲鳳還主編，又開創了手抄本的格式，成古書百摺本，拉出來有五十餘公尺長，有兩個主題：一是送我們三人回馬行紀念文寫：「此地一爲別」；一是神州七六年元月創社以來大小十五個重要聚會之記錄：「八方風雨會中州」。前翻是一本書，後翻又是另一本書，設計與整理工夫，都十分出色，又使我們手抄本的成就，跨越了一大步。我們十月回馬以後，文藝部創作組的林雲閣又把山莊留守者交唐宋八大家與作品評賞會的文章，蒐集成一部書，是爲長江八號，書名「留守」。

一九七八年農曆元旦，在神州反集開始推出的同時，長江九號與十號也將在同時出版了。長江九號由秦輕燕執編，係神州二週年社慶梨山大聚紀念專集；長江十號由李玄霜主編，是神州社

近年來的史實，又名「神州外史」。這兩本書是我們拭目以待的。至此，長江巳滿十期，每期少如有近百頁，原的有五、六百頁，合共數千頁，就算不必約稿、收稿、編稿、策劃、設計、裝訂、單止抄寫也够令人心驚的了，但却在短短不到兩年的期間內，在神州其他的印刷本改變絲毫影響的情形下，一本本地出版了，在印刷業頗爲發達的今天，確是件匪夷所思的事。然而我們却更相信，在這十期長江裏，不少的人學習了不少的東西：做事的態度、文學的執着、神州的精神！而且我們更肯定的是：像我們這種傻子，絕不止我們一家，以前也有，現在也有，以後更會有！

稿於一九七八年二月一日



▲他們練武的「七重天」天台，兩年來，整齊的石磚都給他們踏碎了無數塊！



▲客人來了！我們先唱首歌給他聽！

之⑧ 一代新人換舊人

新秀集訓·七重天練武

中秀·老秀·老頭子

神州社重要在神州人。神州人共同做的事，共同生活在一起，才算是神州社。
可是神州人是怎樣成為神州人呢？成為臺大人要經過聯考，成為神州人呢？

神州社擬定每週末「集訓」，集訓就是集訓新秀。我們既不分發傳單，也不做廣告，我們的社員都是自己被吸引過來的，也是被發掘出來的。雖然我們是十分需要社員加入的。我們從來沒有問人家要不要成為我們的社員，也無須請人湊數，正如介紹詩刊一樣，越是不喜歡詩的或不懂詩的我們越要跟他推廣，寒風冷雨打擊期考我們都不怕！接受社員，越有名的越不受歡迎，越無名而有才者却越受注意。這時代讀古人誇當今名人已太多，我們無需多增一份。所以神州詩社不是作家協會，因為還未成「家」，詩社才是我們真正共同的家，正如對中國也一樣。我們的社員在他所處的環境生活中，物色適當的人選，再介紹他來跟我們在一起，為共同的志向而努力，為相等的友情而執着。這樣雖然慢，而且沒有名人顯要支持，但是只要我們覺得有意義的，既非站着不走，無名者所做的絕不見得比名人少，當然會對國家社會有所貢獻。

我們與志同道合者取得聯繫，有兩個比較主要的方法：以前在馬，家兄任平是社長，我雖然也忙得一團糟，但總比現在閒，所以一天寫七八封信，像許友彬、何棨良、陳美芬、陳采伊、何永基、徐若雲等都是這樣吸收進來的，然後再派總社裏的大將去輔導影響，如黃昏星、周清嘯二人是負責美芬，也因此結識了娥眞、黃麗珠，啓元負責采伊、遍舟，云天負責永基、棨良等。最後是大聚會時一齊參加，而這些人又透過他們的書信聯絡，各自去影響一些有志之士，如美芬聯絡了永銳，若雲聯繫了怡夏，友彬聯繫了美玲等。這可以說是以文會友，作品發表多了，便有信來，信寫多了，彼此便可以肝膽互見，這樣子的魚雁知音，成了莫逆之交，也是常有的事。可是這種方法自從創「神州社」之後，比較少用，一方面是因我已無法撥出時間覆信，另外一個原因是：在馬需要把所有年輕而知名的作家聯合起來做事，因為文壇的力量薄弱；然而這裏寫作的人太多，有心人在身邊處處可見，只是缺乏方向勇氣，以致無法有「捨我其誰」的進取精神，這才是我們當前需要做的。所以改為上述的從身邊結交識人，只是可以共甘苦的則在一起辦社，不可以的也給予激勵關懷。最近神州出版了一些書後，幾乎每天都有讀者來信，眞切至誠，這些天有些近在咫尺，有些却遠在天涯，因此，上述兩種方法，還是併行才可以；至於書信方面，有幾位中秀以上的社員負責代覆，像陳非煙等便是這樣成為詩社一員的。其實成不成為社員還是次要的，重要的是為中國做事的長路有沒有人繼續在跑？而且有沒有為寂寞、為壓力、為疲乏而放棄？

每次集訓的時候，總是有討論，嚴重時還有激辯；我們很少辯論，一旦辯起來，激烈的連巷子外馬路上都可以聽見我們的聲音；比較平和的也由中午辯到晚上。我們談文學，介紹作品，當然也會談到詩社。談到詩社，那一堆聚會的照片，在馬來西亞綠洲社時期照的，叫做「上古史」，天狼星詩社時期照的，叫做「中古史」，來臺以後照的，叫做「近古史」，神州創社以後照的，叫做「近代史」，最近才拍不久的，就叫做「現代史」。這些照片部，其中有十三大本相簿及百餘張照片是我從馬帶來臺的，那時我單身來臺，有十一件行李之多，但却不忍捨棄這些厚重的相簿。每次從臺回馬，我也帶「近代史」及「現代史」回去，但願他們能與我們同享那份甘苦，

只惜每次皆不能如願，連說話的機會也沒有，更休說看照片談當年了。記得陳劍誰是新秀的時候，清嘯就負責向她講「上古史」，一番長篇大論，劍誰事後回想，猶覺心悸不已。覺得都是事實，而且是大事，又一堆人名地名書名，她拼命想記，但速記也記不及。我們會拿出編的「長江」，一本一本的向別人介紹；也會拿出版的書，一本一本的展示，更會從一件小事談起，問別人的看法，說詩社的做法，最後話題回歸到中國上去。有的人聽得入神，有的人聽了不服氣，有的人聽得熱淚縱橫，秦輕燕便是先流了熱淚，黃忠天更是激起了熱血，才加盟詩社的。當然也會有人惡意挑釁，記得有次一位僑生不明就裏的要質問我們，我們回答的都是親身經歷的事實，而他却以未經歷者來否定我們的一切，所以被我用反詰法堵住他的語鋒，好讓他興味索然，只好身退。另一人是存心找碴，大概是受某出版社的人指使來的儘說些風凉話，打擊我們的成員，我氣極一連串的話不讓他有反駁的機會便把他轟走。也有一位新秀，本來很得我重用，但受人利用，對我們態度十分惡劣，代表某社來莊談判時，居然不讓莊裏的人可以有一席話的餘地，直至連黃昏星情急的話也被她硬生生切斷時，我自長江劍室衝出來即刻把他們一行三人逐走，事後還知道主使者知道他們激起我的憤怒，反而竊喜，「因爲他是一個不易動怒的人」，一旦憤怒，出語傷人，神州便有把柄在手。我倒是覺得此人知我甚詳。還有一次是一位兄弟的女朋友，在莊裏大放厥詞，一副罵街的態度，最後只好也把我迫了出來，我只要她停聲莫要繼續而已；其實她不知道，要不是給面子那位兄弟，我們只好把她撵出山莊。這都是被迫出手，要不是受到欺凌，受到侮辱，我們見到客人來，眞恨不得把一顆溫熱的心交到他們手上去。除此以外，山莊有朋友來，笑聲震天，歌聲冲霄，來客往往跟我們一齊肅立唱社歌之後，方才盡興而歸。

山莊是位於四樓，上面就是天台，我們叫它「七重天練武台」，旁邊還有兩爿，就叫做「八重天」和「九重天」。每個禮拜天，我們都在此處習武，一般來說，是廖雁平主理熱身運動和自由搏擊，黃昏星教手技與足技，周清嘯教拳套，有時我叫武術哲理和武技原理，配合組手等。我們習武的洄因，在「十駁」一文中，已略有論及，習武的情形，却是非常艱苦。我們平常因社務繁忙，生活勞碌，剩下來自習的時間也不多，所以自己練習的機會也絕少。難得的是習武者都非常用心努力，捱打受罵，反而更堅定了他們練武的決心。我們天台無遮無蔽，夏天炎熱，大家曬得脚發燙頭發暈，但仍苦練不懈；冬天苦寒，大家冷得脚發痲臉發燒，却也照樣練下去。年餘下來，天台上的方磚不知踩碎了幾塊，血不知沾紅了幾塊方磚，但男的女的，像林雲閣，像曲鳳還，問起他們武練得怎樣，他會興奮得跳起來還帶你上天台去「玩玩」！

神州分內、外圍社員。內圍社員除了新秀，還有新秀裏有貢獻的，感情得篤的，以及志趣共同而穩定者，卽躍昇爲「中秀」。這少說也要有半年的相處，在相處裏肯定了雙方的性格與品格才行。中秀表現殊異者，而且能共患難，幫家中一份子的責任，而又自入社後未離社者終會提昇爲「老秀」。迄今爲止，曲鳳還是從中秀躍昇到「老秀」唯一的一位。她現在身兼數職，請見「新人物誌」一文。又有從前加入詩社最近却有特殊優良表現者，如李玄霜，在短短三個月間便昇爲中秀。老秀以上，便是老頭子了。老頭子都是歃血爲盟，向天誓過共生死的，大家至少也有五年以上的交情，社等於家，無怨可言，目下社裏也僅有幾個而已。當然，不止新秀可以提昇，老

」頭子等也可以降級，只要不努力，連社長皆無例外。有人如果認爲這是「階級矛盾」，那未免太敏感了，這只是優昇劣降，社員們需求的鼓勵懲罰制度而已。而一個嚴格的家，自然應有適當的家規，如果它以期成大事的話。

稿於一九七八年二月五日

之⑨

同遊冠蓋京華盛

神州大小聚會



▲野柳之聚：高處不勝寒，還是一覽衆山小？

▼一九七二年神州第一家時
左起：張秀珍、曲鳳還、李玄霜、方娥眞。



「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却人間無數」，他們的聚會：在六千六百六十六尺的山峯上習武，在溪頭的霧裏對唱，在大春山莊的夜路上狂奔，在寧靜的金山晚上，暢談終宵不欲寢………。

詩社最快樂的時候便是聚會。聚會有大聚、小聚。大聚去旅行遠足，時在山上，時在海邊，幾天幾夜，不眠不休，唱歌練武，爭論寫作。小聚有時在山莊，時在天台、公園。郊遊、擂台比武、文學競寫、或是討論等不一而定。

神州第一次大聚是在福隆。當天我們在水庫頂上比武，一位社員殷乘風竟踏碎屋瓦，跌落水中。晚上談起文學，引起大辯，其爭辯之密集，進行之精采，連法律系之張秀珍大嚷：「給我一分鐘，給我一分鐘發言時間！」尚未得逞。半夜赴福隆水上木橋，其時漲潮，木橋又崩坍，眞是前無去路，後有兵追，幾個人在橋頭的大黑暗裏，等待天光，我有一首叫「浪淘盡」，便是寫那時的情形，這裏摘其中一節：

此刻我們走過的是什麽
昏黯一片，我們甚至不知道
天地間已否絕滅
一朵浪花是一聲思潮

因爲太多的浪花成一無所思
而我們走在，海的中央
憑天拱起的一座大橋

上。海於黑的還是藍的
是恐懼還是最大的悲憫
悲憫得忍不住溺斃你，拯救你
而我們是江湖中偶然抹過的一刀
幾個宗師在少年時
忽然因爲感情而綰結在一起
不問彼此身世
只問風湧雲動時
誰會是那風
誤會是那雲
誰會是那江湖以外
那個那個，想念的人。

第二次大聚是金山，這次走馬換將，除「老頭子」照舊外，只有一個王美媛是兩度列席，其

他都是新人。第二天晚上我領一干兄弟迎風疾奔一十二圈，每一圈大呼一位沒有列席者的名字，以表達我們的祝福與想念。從此以後，聚會無數次。一次到福隆聚會四天三夜，第一天便從抵達開始習武到晚上，加上徹宵的座談會、研討會、辯論會，到了最後一個晚上，我們是鳳梨送酒作宵夜，最後把鐵口無情周清嘯也給病倒了。第四天晚上我們回到臺北，與銀正雄、洪文慶、周念慈、劉麗玲等別後，還去看了部電影，大家便各自回家。但是後來急遽直下，半夜十二點決定出發去金山，當下招兵買馬，得李玄霜等相助，七個倦者加一個病人，凌晨兩時半到了金山海濱！

從大蠢山莊（原名大春，後因「大智若愚」而改名「大蠢」，意謂「大慧若蠢」）聚會開始，我們這一羣人的聚會裏就多帶了隻小狗。小狗複姓西門，名叫阿狗，在我們社裏遭受最大打擊時欣然來莊，逐之不走。大蠢山莊一聚，有一場是翻山越嶺打獵去卻只打到了一隻人面蜘蛛，晚上我拿了三根香走黑路，曲鳳還以爲是鬼嚇得大叫，凡此種種，笑翻了天；晚上我、黃、周、廖、殷、林六人上下山三次，深夜六人飛奔下山，以接女社員上山，那段過程夠驚險也夠精采！後來野柳去了兩次，福隆也再去兩次；一次半夜座談到天亮，終於罵起架來，兩位女社員請我評理，其餘的都纏不休戰，要不是一二位社員天亮要趕回臺北，趕搭火車，眞無可休止。縱然如此，還一路辯到了火車站。阿狗最後一次跟我們去聚會是石門水庫行，往後牠長大了，帶到外面，很不方便，也就不能再携帶牠了。

當然最熱鬧鼎盛的聚會要算是兩次社慶了。七七年一月一日的社慶在溪頭舉行，四天三夜下來，在極寒冷的霧氣氤氳裏，以及極耗精神的討論、寫作、表演後，還習武、考試、檢定，而且

睡眠三夜不及八小時。第一晚與江南樵、翁懷之大辯武俠小說，第二晚虎、鶴、鷹三組貢獻詩劇、舞蹈、技擊節目，第三晚更高歌慷慨，誰忍獨眠！我們在遊賞大學池、銀杏林、孟宗竹途中，表演「龜兎賽跑」，鬪詩、鬪唱，還在神木下街頭賣藥，詼諧相聲，引來圍觀者大羣。第二次社慶在武陵農場上舉行。我們先住在梨山舒伯伯家，再轉福壽山上雷伯伯家，在舖薄冰的直昇機上一字排開，白衣白袍，面對大雪山、合歡山，吐氣揚聲，雪中練武，大家雖冷得脚趾全腫，但無一人畏縮，更無一人病倒。回到雷家，還進行昇級考試。回程時是在宜蘭道上逢着絳雪，一路從鴨舌歡呼到臺北。別人的聚會，玩的多，吃的多，享受的多；我們聚會，却是吃苦多，捱餓多、熬夜多。社裏本來的原則是先把你打成銅皮鐵骨，才不怕風吹雨打；或者讓你先種樹，樹長大了開花結果，果子就算是苦的也苦得甘味，才不會花錢買了啃兩口便把它丢掉。當天狼星詩社第一次聚會時任平兄就說：「我們的詩社不是一個吃、喝、玩、樂的社團。」我們在此時此地，當然要更進一步做到不是知吃喝玩樂是什麼的具體行動；當然，應該的吃，需要的玩，正常的喝，自然的樂，都不可避免而且也是不必避免的。

社裏還有小聚。小聚又分幾種：文學性座談會、社內檢討會，「打仗」和「出征」，集訓和訪客，還有過年過節、生日、紀念日聚。從去年農曆新年開始，我們都選一日召候社裏大將，一人帶一道好菜，一人奉獻一道驚喜，這一天算是「萬邦歸朝」。丁巳新年在莊裏開神位，一拜敬負中國古來聖賢豪傑、無名英雄；二拜遙祭祖國山河，早日復返；三拜神州詩神武將，土地財神。今年則在主月初一，天台舉行，還有許冠雄、高雲天、林耀德、陳非烟幾位來客。

每逢社裏新秀以上社員的生日，我們都舉行慶祝。慶祝多在黃河小軒裏舉行，常帶給社員們一個驚喜，因爲他們也常忘記是自己的生日。開始時總是唱那首叫壽星哭笑不得的歌：「祝你生日快樂／祝你吃到飽飽／祝你笑到半死／祝你快做爸爸」。唱完後便遞出那大家合捐經營的「蛋糕」，時價早晚不同，又大又好時詩裏比較有錢，又小又寒傖時是詩社破了產；然後是大家「獻寶」。所謂獻寶者，便是送禮：正常來說，社裏送稿紙的佔最多，其次是書：詩社畢竟是個文社。也有重禮如送劍、送弓的，更有送厚禮如道袍、樂器的。但亦有令人哭笑不得的禮：如淸嘯生日是，鳳還送他一隻猴子；到鳳還生日時，淸嘯送回給她一隻撲滿「猪」。黃昏星生日時，我送他一隻昆蟲；到我生日時，他送我兩隻頑皮豹。獻不出寶的，便貢獻節目，朗誦詩、唱歌、玩遊戲等都有。

紀念日聚包括了詩人節、中秋節、淸明節、元宵節以及我和娥眞訂婚紀念日等。詩人節社裏有節目是該當的，中秋節更是我們結義之日。最熱鬧的倒是我和娥眞訂婚日。四年間任平兄特地帶一桌酒席追到怡保來祝賀我們；三年前在振眉閣慶祝。兩年前在景美的一所空屋子裏，點蠟燭、彈古琴、拉二胡、出版長江二號，然後大聚餐，一晚令人感動泣然。年前則在試劍山莊慶祝，曲鳳還等設計龍鳳紅燭，用黛綠絹裏兩把斧柄金劍相贈，然後在莊裏歡慶達旦。這都是可記可念的相聚。還有我們創社後兩度回馬的餞行會，尤其這一次由淸嘯主持，驟然熄掉全莊電路，一人手持一根紅燭，讓燭光代表我們焚燒的心志，實在很好。社裏聚會的時候，眞如輕燕編的「長江九號」：「梨山風雲」裏錄的兩句詩：「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却人間無數」。

稿於一九七八年二月廿二日

之⑩

千金散盡還復來

神州經濟

「千場縱博家仍富，幾度執仇身不死」是生命力的豐盛無匹；「俠氣崢嶸蓋九州，平生常恥爲身謀」是生命方向的勇決前赴；不管「家仍富」或「爲身謀」，還是生活上的依仗——錢！神州這個沒有「後臺老闆」的社，是怎麽撐着來呢？

詩社目前最弱的一圜是經濟。要是詩社的經濟可以改善，詩社做出來的事情，必不僅如此而已。我們原來起於貧家，目前多半還是學生，能够自吃其力，半工半讀，並維持詩社，建立山莊，已經不易了。當然我們更需要的是力圖上進，突破這經濟的瓶頸，打好紮着的基礎，「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富貴是一種生命力的伸張與蓬勃，生態盎然的好事，而且可以藉此做更多好事；只有爲富不仁才是壞事，但這全看錢怎麼被人用，而不是錢怎麼用人。

神州創立以來。遇到過一次經濟上的大挫折。七七年初，出版了神州詩刊第一號「高山流水・知音」，我們身秉力行的去推廣，僅化八天時光，再版了這本書。二月一日再版本一千冊，出版社要我們再接再厲，全盤負責，當然每本書賣出都有折扣可賺。後來我改負責籌備文刋編務，財務及發行管理改任幾位大將負責。到三月一日出版詩社史「風起長城遠」，兩千冊也全由我們負責，加上出版社要求我們推銷「水滸傳」等書，社裏進出帳大亂，幾個負責人除一二位能穩住陣脚外，其他的人有的賠書，有的賠款，在極混亂的帳目下有如五里霧中，整理不出脈絡來。恰巧其時一位重要幹部離社返社數次，我們憚精竭智穩定局面，回過頭來發現帳目已虧欠良多，徒呼奈何！正待重振軍心時，不顧大局的人又瀟洒揮別，因而遭成局面的動盪，引起幾個初進社員



▲他是我們的財政。



▶廖雁平拍照，不是蹲就是脚不着地，否則也要巓倒來站！

的異離，而且在外造成別人對神州兄弟感情及經濟道理的誤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另一位重要幹部因一時想不開離社，我看大局顛沛，重振暫無希望，只好退書停售，經濟一圈暫時凍結，全力振挽詩社爲重。這一役下來，詩社欠債達四五萬，主要是戚小樓、黃昏星、廖雁平諸人所欠下的。

我們痛定思痛，決定不管如何，先還清債務，重整社內再說。於是由我訂下「誓不兩立」還債計劃，在寂寞的四、五、六、七月間，我們便清理了近三萬元的債務。八、九月間，退出的人都回了詩社，詩社正待興起，並清結帳務，但又決定回馬一行，支援天狼星詩社在馬華文壇的正風，以及盡中華民國的一份努力，於是我與黃昏星三人，苦等了近十萬元款項，於十月回馬一行。回馬行先後在一九七三、七六、七七年，一共三次，前後化費近三十萬元之鉅。七八年我們還準備再回馬一行，義之所至，赴湯蹈火，在所不辭，何況大志未酬，只要在回馬期間多宣揚一份漢魂漢聲，便縱死無愧，更何況是花錢而已。

我個人債務方面，倒沒什麽欠累；其他回馬二人，尤如黃昏星沒有家庭任何支援者，所欠的債務也因而增多。十一月返臺後，經濟也因此元氣大傷。直至七八年農曆新年之後，再由督察秦輕燕與發行部財務戚小樓定下後期的還債計劃表。七七年初，因爲發行部勞師動衆，於是推行局部薪金制，開始是黃昏星、戚小樓、廖雁平；後來是黃昏星、周清嘯、廖雁平、戚小樓，一月二千元。如是者維持了兩三個月，直至大局變化爲止。十一月自馬返臺後，深感詩社經濟實在可虞，一位同生共死的兄弟却爲了錢財事與山莊部爲難，開口罵出：「沒有我母親的押金你們連住都

沒處住」的話，痛定思痛，於十二月正式實行「經濟大躍進」計劃，以期償還房租押金，裝電話，訂制服，以及習武裝備等。

「經濟大躍進」簡稱「經躍部」。詩社暨山莊部財政廖雁平及發行部財務戚小樓都不必插手管帳，而全由我一人整理。「經躍」部第一仗是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度大選時大家傾巢而出，充當監票員，一方面藉以參與國家大事，學習觀察，一方面賺得一筆相當可觀的費用。此役由林雲閣領導。第二役則由李玄霜負責，趁臺大校慶時園遊會，用外語學會名義由請得兩個攤位，掛起「掛羊頭賣狗肉」的招牌，林雲閣重施平時在東南亞戲院門口的故技：賣熱狗，一面賣紅豆湯；另一處則叫「路遠書房」，由雁平掌管。當天黃昏星、秦輕燕、陳劍誰、戚小樓、曲鳳還、周清嘯、唐青雲、楊翠袖、我和娥眞都到了場，以實力吸引了大批顧客，也賺了千多元。後來下雨，我們還抬着書桌遊街，易名爲「活動書房」，信疆兄還到場參與。這一次生意不止賺了錢，也教大家曉得了運用勞力。第三役還是由李玄霜安排，每週赴成功中學文藝社演講，教學相長，在共同研討中使學養更進一步。第四役是亮軒兄義務幫忙，購「風起長城遠」一百本，也等於樂捐了近乎兩千元給詩社。第五役是臺大夜間園遊會（慶祝蔣經國先生當選中華民國第六任總統），當天悽風苦雨，泥濘四濺，我們的家人在雨中招徠顧客，全身濕透，已兩餐飯都沒進口，相形之下，幾十個社團單位當以我們這一家最苦。苦雖苦，只賺千餘元，受傷有三人，但是我們的身心都是堅強的。

在寒假暫停的時間裏，黃昏星、林雲閣、廖雁平、周清嘯等則在公館附近擺攤子推銷好書。

他們是非好書不接下來推銷，所以開始時十分艱難，但效果也非常不錯。清嘯更有一原則：非詩社的書不賣。詩社衆人合起來已出書十餘本，清嘯認為要賣便賣自己最熟悉的、最推崇的，方才對得起自己，對得起讀者。可惜到了後來，年關迫近，公館路上違章攤販愈衆，賣書難以維持，便由林雲閣發起賣春聯及花朵。猶是這樣，他們在賣東西的時候，居然可以與客人一辯數小時，從鄉土文學談到馬華文壇，忘了賣花，也忘了收錢。這都是他們偶爾發現顧客有錯誤觀念，「顧客永遠是對的」，在這幾個以國家事為己任的青年來說，卻常常奮不顧身，排衆而起，說幾句公道話、良心話，回來時常一臉喜容，說已影響某人某團，把一日來生意慘淡一事，忘得九霄雲外。你可以說他們不現實，我卻要說他們是我的好兄弟。就算經濟上過得去的兄弟，也沒忘記接應他們這幾個苦難的人。有次近年關，忙了一天之後，經過公館，清嘯也義不容辭的下去幫兄弟們的忙。

最近也有人苦心替神州來籌慮經濟上的問題。一年前故鄉出版社林先生早上六時來莊，與我們一道豎立唱社歌後說過：「明天今日，神州要賺到二十四萬！」我們八天賣完詩刋一千冊，出版社送了一架洗衣機一架電冰箱後，也就甚少往來。二十四萬雖未賺到，但單於回馬一行，便用了十萬，亦不可謂不鉅。馬國光兄最是關心神州的生活，希望我們不要誤以為有志文人就是窮文人，曾建議以他的數十張榻榻米抱石軒為武館，他和陶曉清姐願意介紹一些親友過來習武悟道，順此避免神州社員每週日在七星天練武場上受風吹日曬脚板傷之虞，一方面也可以使我們經濟上多了一處來源。我們誠謝他們的熱心，神州欠了亮軒兄嫂的情。我顧慮的倒是詩社朱開文道先創武道，只怕以武會友成了武天下，而忽略了武之道仍是文之極臻及變形耳，止戈為步呀。强身愛國不希望成了好勇鬪狠，身體力行足需要文武兼修。另外一位羅建武先生讀了「今之俠者」，又蒙朱老師介紹，第一晚來神州，義氣相交，便要將他經營的咖啡廳「卡多利亞」轉讓給我們處理。他執意要我們苦幹一年再說，並以挑戰志氣相激；只是志氣也並非在一家咖啡廳要不要接下來可以決定的：我們為求不影響神州正常作業與活動，一方面對月近兩三萬元的支出未具信心，加上不想叫社員們放棄學業全力操作，是故予以婉拒。詩社需要深謀遠慮，可行者當行之，不可行者克服之，硬闖是最後一着，背水一戰，在人生的戰場裏，不可仗仗如是。

神州文集第一號：「講座衣冠似雪」在二月末梢出來後，我們社員進行了大幅度推廣。這是我們的書，裏面便是我們的心血，這些心血建立了我們的家，我們當然有勇氣、有信心、有責任去推廣它；而且藉此把「經濟大躍進」推前一步。以後繼續編書下去，大家吃苦一些，把稿酬版稅獻給這在苦難中茁長的詩社，有一天成樹成蔭，再在風雨中庇護我們，那也是應當的事。

稿於一九七八年二月廿三日



試劍山莊聚義堂大家談論的時候。

之⑪

結客四方知己遍

試劍山莊

神州人的家是試劍山莊。試劍山莊乃是劍試天下人之家，這一羣詩劍並重的人，究竟，究竟住在怎麽樣的一個地方？

「試劍山莊」便是一羣神州人的家。每次門鈴大作，我們一下子便能分辨出是家人還是客人，因爲有我們按鈴的暗號。要是客人來到，往往被我們門前斜裏歪邊撰的十數雙鞋子嚇瞪了眼，甫入山莊又會被我們一大堆人的歡迎之聲震住。要是稀客，可分得清水一杯，要是熟客，茶水還得自己找。找水喝找東西吃在山莊是件難事，找東西吃在我們這羣朝不保夕的人來說是件奢侈的事，找水喝往往要你自己去燒，聞够了瓦斯漏氣的味道之後，你才知道什麽是煤氣和霉氣。山莊就是這樣，你要坐享清福，就不要到山莊。山莊是叫你自立自强，吃苦耐勞，歡迎你一齊來快樂工作，但不是坐享其成，獨享清福。山莊是你被人擊倒之後叫你爬起來而不是扶你起來的地方。偏偏縱是嬌生慣養的人，來到山莊後也不願走。

熟人進莊，首先在門外點算鞋子，心裏分明了莊裏有幾個生人、幾個熟人，以免一進去，催稿的人給你一個「驚愕」，催債的人給你一個「驚震」，有時也給你一個「驚喜」。催稿在莊裏是常事，唐宋八大家主催、作品評賞會主理、長江編輯人員、而且還有我，都是催稿專家，遇到他們，眞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但是，好稿妙文，就給我們這樣一頁頁、一篇篇、一本本地編了出來。催債也有專家，山莊部部長廖雁平，除了月捐要收，每月房租要交外，還得兼顧那些開水不關的人、開燈不熄的人、甚至值日生不買飯給狗喫的人。山莊不是個供人揮霍的地方，愛惜

公物更是人人有責，要是在家裏已養成陋習，莊裏就是你改好之壞習慣！要狗吃飯更是應當，男孩子連一隻狗都養不好，如何養老婆？女孩子嘴邊掛着善良，但善良不化作行動，光看到可憐小動物就揮淚，不如替阿狗打掃好狗尿狗糞，以免莊裏幾個脾氣壞的回來看了慪氣。山莊裏「驚喜」也是常有的。有人施施然來山莊，猛見「風起長城遠」已出版，高興得幾乎要從四樓「飛」下去。有人來到山莊，猛見自己作品已在振眉詩牆榜上，欣喜得拉着人的手窮嚷。有時山莊黑板上有則公告：「黃昏星整理電話通訊地址聯絡最有系統，獎勵好書一册」，當事人會欣慰得站在公告前不肯走；沒料到幾個月前一番苦心整理，還是會有人發現啊！

要是你幾天沒來山莊，單止公告、來信，便要你看都看不完。有次唐青雲三個禮拜沒來，一見他來，大家都很親切，由我大略告訴一下，便有三次聚會兩次出征五件大事四個座談會，講到一半，阿戚在旁忍不住說：「幾天不來，山莊便發生太多太多的事啊！」山莊一進門，正面有一面大黑板，寫滿了字，側邊有一面海綿牆，釘滿了公告，旁邊還有一面小黑板，也是被塡得滿滿。熟客來到，資料組忙資料組的、編輯組忙編輯組的、攝影組忙攝影組的。大家笑笑鬧鬧，痛苦寂寞時，隨時可來山莊，而且很容易便找到吵架的對象；如果我們把你當作一家人，根本就不會招待你，隨便你選那張椅子（如果你還找得到椅子）找那本書看（書是一定有的），只要你安守本份，別以爲可以教訓人家打擾別人，要是這樣，被撵出去可別見性！要是生客，我們會陪他閒聊，從山莊談到莊外，家事國事天下事，上天入地，無所不談。遇到健談的，我們微笑一旁，且聽他說；拙言的則由我們滔滔不絕。遇到歪理，則不惜時間情面也要一辯，非辯明不可收場。但

在離莊之前，多會合唱「神州社歌」，氣勢磅礡，送他出莊。莊裏唇槍舌劍，天天都槍林彈雨。我們會拿上古史、中古史、近代史、現代史（我們今昔所有照片）迎客，也會拿長於手抄本、印刷出版的書，一一介紹給人看，熱誠就像那堆叠又高又厚的書，叫人消受不了。

莊裏還有幾個大櫃，是資料組的寶藏。內廳還有一棟紙牆，旁書兩行大字：「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這就是振眉詩牆，每逢詩牆出刊，旁邊都堆滿了稿件，擠滿了人頭。

山莊裏第一間房子是「振眉閣」。「振眉」是我的別號，這房子當然是我的房間。這間房子也就是我的辦公室，每次它陪我趕稿，每次它陪我策劃。山莊裏的人很遲睡，很少會早過十二點，黃昏星等時常凌晨三四點就寢，但四點以後還會有我獨自在熄了燈以後的山莊大廳上寫黑板字的簌簌聲響。凡是我看重的新秀，都進過「振眉閣」來，我探問你的志向，解決他的疑難，確定了他的抉擇，還深思了他的性格。「中秀」的社員們要是有解決不了的困難、悲怨、苦痛，也會到振眉閣來傾吐，而在振眉閣中也是我與他們共商大計、交囑重任、分析情勢的地方。「老秀」入振眉閣，氣氛不是極輕鬆就是極凝肅，輕鬆是好訊息，大事則凝肅。老頭子入振眉閣，更是一談徹宵；有時則敲個門報告或請示一下。黃昏星是外務聯繫，故此一天進來少說也有七八次。雲閣每次出外吃飯或家教，總會在門外叫：「大哥，我出去吃飯囉。」聽了令人好生溫暖。社員們走時，怕敲門干擾到我，也會在外面大叫一聲：「大哥我走了。」振眉閣最重要的東西是除了書就是劍。書有各種各式，文學的學術的當然有，連武俠、偵探、畫報也有全套。我跟黃昏星一樣

是買書不要命的人，最窮時還要買書，久未買書，便覺全身不是味道，至少也要去書店站上一會沾點書卷氣才甘心。娥眞這小懶貓却最怕讀書，尤畏上書局，恐怕是因爲我的原故，使她物極必反罷。至於劍有三柄，一柄木劍，一柄鐵劍，一柄銅劍。現在銅劍已送人，還有兩根雙節棍，一張弓，三枝箭，武士短刀一柄，外加兩柄六弦琴，一臺古箏，一把口琴，一管笛子，除此以此，就是印章書信和稿件。

山莊第二個房間是「黃河小軒」，這是莊裏最溫暖的地方。莊裏最多人的地方自然是大廳，又名「聚義堂」；但更多人往黃河小軒鑽。黃河小軒裏住的人可眞不少，小小一間房，目下每次都在的就有黃昏星、周清嘯、廖雁平、林雲閣四人。他們沒錢買床，在冬天也是墊着薄薄的太空被就睡，有時睡到半夜，據說還要坐起來運功驅寒。小軒裏黃昏星等的書是最顯眼的，他們沒處擺的棉被也是最觸目的，社裏的人都喜歡坐在上面，談天說地，詩社一般的會議，或招待來客，多在此處擧行。山莊椅子不够，只有小軒裏鋪有薄被，可以大家一齊坐談。每逢社裏有人生日，或特殊紀念日，也多在此處擧行。小軒裏的幾個人又都心懷豁達，只要來訪，則無任歡迎，他們也不去理你，總是橫七豎八，臥坐被上，看書、寫稿、談天都有。阿狗也喜歡往這裏鑽，因爲又愛又熱鬧，後來因大小便過幾次，有次還吐了滿被，他們便漸漸拒絕着不懂禮貌的小客人了。因爲人來人往，小軒也無法整齊乾淨，記得有次秦輕燕要去洗手間，居然跑錯進了小軒，可見她潛意識裏當黃河小軒是怎麼樣的一個地方。小軒裏關閉的時候，唯有是禮拜天習武前後要換武衣，男女爭霸房間更衣，一旦入內，便鎖上門，施施然地換好才出來，也不理遲到者打門窮嚷。

山莊裏第三間房是「長江劍室」，從前是幾個小組調練的地方，小娥自永和及景美的「絳雪小築」搬回來後，這地方便是她閨房。美媛等幾個閨中密友，常去長談半日。山莊裏最後一個「房間」便是「路遠客棧」，寫明「老闆娘」是曲鳳還，其實是「烏奴廠」（洗手間——烏奴乃黑奴，意取林肯「解放」黑奴也）。莊裏有一架洗衣機、一架電冰箱，都是出版社送的。山莊發誓不要電視機，但希望有能力裝電話。山莊上面，便是五樓天臺，又名「七重天練武場」，場上方磚，給我們踩碎的少說也有一半，那是夏炎冬寒年餘苦練，沒有中斷的下場。「試劍山莊」乃取「試劍天下」之意，歡迎天下人來管天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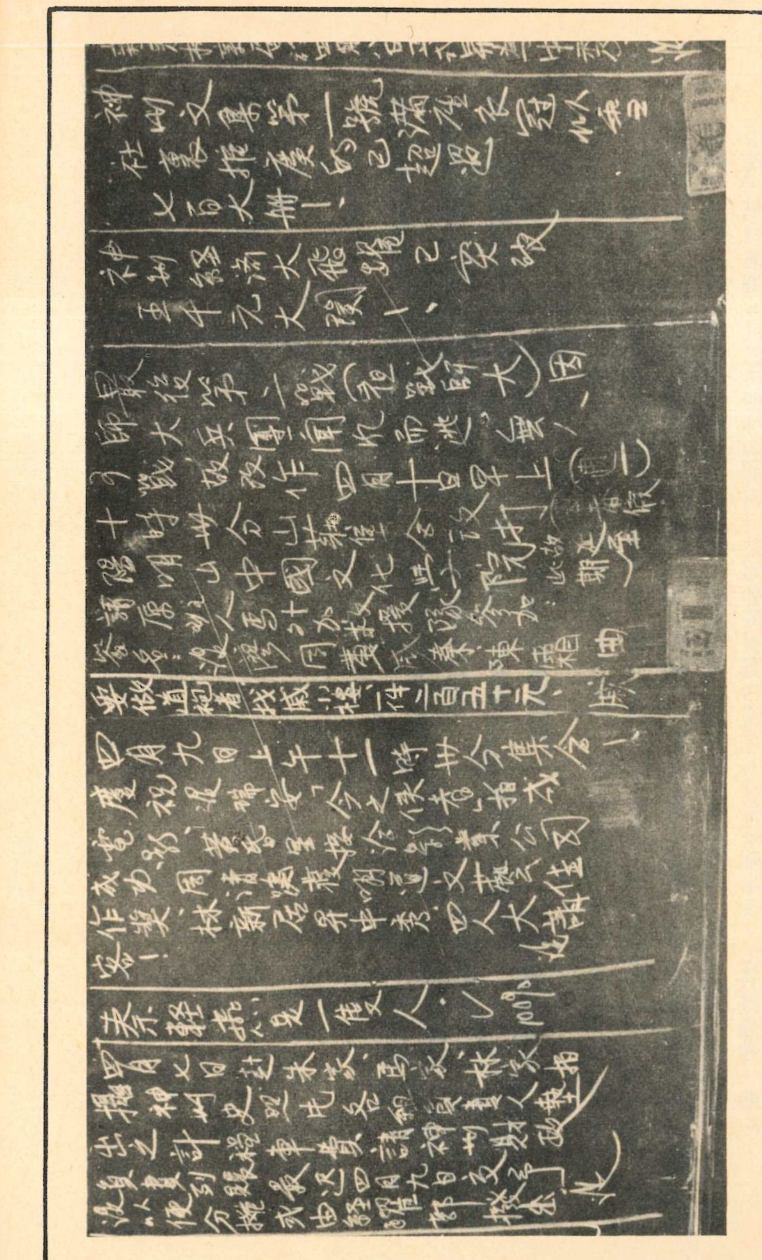
稿於一九七八年二月三日

※民國六十七年——五月一日，神州社試劍山莊卽由羅斯福路五段遷至木柵指南路二段四十五巷二十號，房間場面都有改換，振眉閣、長江劍室、黃河小軒之外，還有絳雪小築、聚義堂、西門行宮、見天洞、路遠客棧等地方。

相逢先問有仇無

之⑫

推廣與賣書



試劍山莊大廳的黑板上，天天都有新消息、新報告、還有 玩笑、喜訊、打仗、作品……諸如此類，交織成這熱鬧溫馨的一家人。

『打仗』——不是兩國交兵，但在神州社裏來說，却是最易受傷和最易感動，最艱辛最酸楚的時候。一本書交到你手上，你可知道有多少血淚和汗。

「先生，要不要看看我們的書？」不管是寒冬或嚴夏，深夜或清晨，你漫步在校園小徑上，或在鬧市人羣裏，都有可能聽到這一個熱切的聲音，和一張眞誠期待的臉。

不，不是推銷，而是推廣。推銷着重在經濟發展上的，推廣的却是一顆溫熱的心，要傳達給你一些訊息，希望激發了你，也希望被你所鼓勵，推銷是一種商業手腕，推廣是一種文化運動。所以當有人問我們是不是在推銷？我們答：不，是在推廣。當有人同情地微笑着問：你賣出一本書賺多少？我不要書，但我把傭金給你。我們也笑着搖頭說：不，你不接受我們的書，我們也不會接受你的錢；要是爲了賺錢，我們才不會選擇了推廣。

這一羣，不是一個，我們永遠不會是一個，「奇怪」的人，就是「神州詩社」裏的成員。遠早以前，我和我的社員們，住在馬來西亞，那兒甚少中文書籍，除了「蕉風」、「學報」之外，幾無好書，而且許多文章還有左傾的現象，在當地的巫文、英文的日形重要下，要讀好比中文書是件奢侈的事。要用中文寫作，更是難上加難。我自小喜歡讀書，小時候一雙被譽爲「視人所不能視」的眼睛，就是給書「讀」壞了。小學時候，把一週五毫錢的零用儲蓄起來，幾年下去，買了無數的「南洋兒童」、「少年兒童」畫報故事，後來零用錢又「加薪」到五毫、一元、一元五角，我的書也就越買越多，自己看還不够，還租借給朋友同學們看，只要拿一塊有顏色的石頭，

便可以換一本書看。要是他們沒興趣，我就乾脆講述給他們聽。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終於結社，成了「綠洲」，家裏的石頭也日益添多，天知道我要那些石頭幹什麼。

上高中時，受家兄任平影響甚鉅，手編「綠洲」、「華中」兩本刊物，任平兄僥倖購得一些臺灣的書籍，借給我看，對於我來說，簡直是荒漠甘泉，自己讀了，還覺不够，更交給兄弟朋友讀。有次家兄寄有一篇余光中先生的「萬里長城」，我深感那長城的屈辱、憤怒與痛楚，是日狂風暴雨，我騎脚踏車送到黃昏星那兒，也冒雨拿去給周清嘯讀，周清嘯讀了之後，即刻送交藍啓元……如此一人一人傳遞下去，一個午間，就把美羅區方圓十里之內十餘位志同道合的朋友都傳遍了。我們讀書就這樣的苦，但苦得那末令人振奮，好像天下間有了大名目，只要努力，就可獲得。

讀書苦，編書更苦。由於好書之難得，我們矢志編書：把自己的作品收集；把人家好的作品收錄。我在十三歲時編第一本「綠洲」，去求華文老師捐款，那老師拍着桌子對我說：像這種書，能編過第五期，他的頭斫下來給我。我要他的頭來做什麼？他又不是石頭。如此一直苦撐到第九期以後，才交給兄弟們執編，自己仍是常忍不住要編一兩期突破一下。記得周清嘯編「綠洲第十六期」，足有六百多頁，厚得像通書一樣。他要我幫忙他設計，我供給他一些圖片，其中有一幀是豬的大特寫，他問我有何用處？我戲曰：「可作介紹人物之用。」沒料到他辦我「溫瑞安作品專題」，專題首頁設計，便是這隻豕！黃昏星編「綠洲第十七期」，曾讀過家兄任平的一首詩：「越南玫瑰」。這首詩是一種性病來暗示一個妓女的悲哀，其中有兩句：「我是越南玫瑰一朵花／我的夢是夜夜都響的鞭炮」。黃昏星天性愛美，十分無邪，覺得越南很象徵，玫瑰很美，夢很理想，鞭炮很中國，偏偏又不知道箇中意思，於是把任平兄照片當中一放，此兩句話分左右兩行排列，下書「溫任平作品專題」七字，出版後任平兄和我一看，哎呀我的媽！如此綠洲共編了三十多期，其他因綠洲帶起的期刊，足有近百本，也算是精衞矻矻營營，終於塡了部份的海！一九七四年來了臺北，七六年起始編「長江」手抄本，今已編了十一期，跟在僑居地裏書少印刷貴的成因雖大不相同，然而其意義仍是深遠的。我督促他們一期一期的編出來：編出來後，熬盡心血費盡心機的人就像武俠小說裏「皓首神龍」謝音的形像：身長八尺，面色赤紅，五綹長鬚，無一莖黑，濃眉虎目，不怒而威。

到了臺北，我們就出版「天狼星詩刊」，以前在馬一直沒有印刷的刊物，現在可有了。過年了，砲竹響，我們沒錢喫飯，泡生力麵去；我們沒錢交房租，被攆出去——然而詩刊一期一期的照辦，六本詩刊，就做了六個專題，六次突破。第七次終於出版了詩社史：「風起長城遠」，然後是我和娥眞的單行本，一本一本的出版下去，到今天「神州」社裏也出版了近二十本書了，最近還編了本「神州文集」雙月刊，現在還出版了這部詩社史「坦蕩神州」。因爲來自少書之地，對書尤爲愛惜，幾天不買書，簡直惘然若失，不知如何是好。近今社務繁忙，抽空旁聽一課尚似時間遊魂，險不超生，然而我那有功夫唸書？有位女記者問我這點，我自己倒怔了一下，幸而娥眞一旁，反得清明，笑答：「他一天忙來忙去，那有時間！只是不管半夜三更，身心交疲，就寢前仍必抱書苦讀——那時候是沒有人敢吵他的。」

我們有了自己的書後，還設法去推出了我們自己的書——文人、作家都太驕傲了，太與羣衆隔離了，我們希望他們了解我們，更希望我們能了解他們。我們出版了詩刊「高山流水知音」，這近兩百餘頁純現代詩刊，被我們用八天的時間，售完了一千册，再版了一千册，打破了港臺星馬的詩刊史記錄！這八天的時間，正是期末考的大寒冬天裏，我們的社員，毅然走出溫室，走入人羣，發散一顆溫熱的心。我們解釋我們的詩，而且也聽對方的意見，如果有損於對國家民族的地方，我們就為任何錯誤的觀念而提出糾正。假如我們推廣的是詩，不是專找懂現代詩的人來買，而是專找不懂現代詩的人來介紹，介紹他詩人是凡人，但有一顆熱切的心；詩是平常的東西，但是平常的最感動人心。記得有次到輔大，本來能言善道的曲鳳還也給氣哭了；有次到世新，不是我們找人推廣，而是人人幫我們推廣，其中尤其是小娥最得人緣。前者生命交響樂裏的一聲霹靂，後者是風清雨停的鳥鳴清揚。然而霹靂和鳥鳴都是生命的樂章，是眞英雄鐵板銅琶裏的擊節長歌。有次在政大，黃昏星找到一位法律系的大談文學，那人說：「你沒辦法改辦我的觀念。」黃昏星坦然說：「我是在對天說話，對地說話，豈是要改變你而已。」有這種坦率，便是天地之直，好像正氣歌，大奸大壞的人也毀它不得。每次推廣時，全家十數一齊出動，受到打擊時也有哭訴的時候，但聞清嘯、雲閣與人侃侃而談之聲遍佈校園，引人駐足，玄霜、小樓，有次在淡江城區部大樓裏「打」得性起到關門時還忘了出來，最近小樓還破了記錄，一次推廣出三十餘册。輕燕語鋒急切，像一招劍式，一連刺出十六七劍，才「叮」地一響，其快可知；劍誰語鋒凌厲，像少林天象大師一聲獅子吼，銀鬚莖莖如戟。小娥賣書，總是輕鬆平常，運道最佳。勁秋打仗，

意態悠閒；雁平好談哲學；新居更是小心解說，以結交為主；非煙是推廣者的激越化為冷靜的期待。就算是在南部，也有我們的社員忍虹昇、羅淑芳等另一種形式在推廣。……我們一家出去推廣，喚作「打仗」，這「打仗」是為大志求大事，有臨陣對峙的緊張，也有化敵為友的喜歡。對方時刻意調侃，語意凌厲；但也有給予溫暖，成了知交。至於我呢？無論是大仗小仗，我必參加，忝為「行播中心」。不管推廣面有多大，在臺大或在師大，青年公園或臺北醫學院，推廣人有多少，分佈在那裏，那兒人多，那兒人少，什麼人遇到打擊，什麼人遇到障碍，誰難過，誰哭了，我都知道，而且要跟他們並肩打仗。誰要是沒有書了，我可以調換；誰要是需援助，我可以調配。然後跟副社長一一結帳，就算是分毫，也要計算個清楚，有人覺得算錢是俗事，可是我們認為作為一個詩人，帳目尤要分明，絲毫苟且不得，好像在神明面前，不能裝作大方。如果是義務推廣，錢全結給出版社，大家拍拍手，明天再奮鬪。要是有錢存餘，則歸公款。神州社裏就是這樣，沒有知識份子的傲岸，而有士大夫的憂樂天下，一點一滴的去做，是要面對風雨而不是躲避風雨，是要平息打擊而不是畏懼打擊，把一位位社員訓練成中華民國的男兒巾幗，好在反攻復國，還我河山時盡一份氣魄！就算是在書本小事上，也要有天下己任的志魏！「結客四方知己遍，相逢先問有仇無？」在推廣中結識的朋友，辯爭過的朋友，以說四方遍佈，是善是惡，是敵是友，可見要問一句有仇無了。不過這些是正是反的好志氣，不也正是構成這大時代的一部份！

——稿於一九七八年四月廿日



月落烏啼霜滿天

●陳劍誰●

神州社裏有「打仗」和「出征」，「月落烏啼霜滿天」正是「出征」的一幕，陳劍誰人小聲音亮，落筆也擲地有聲。

詩社史又要出版了。一年了，從上一本詩社史「風起長城遠」寫完到現在，已近一年。一年的歲月裏，我們的聚會一次又一次地舉行。我們從推廣詩運的「高山流水·知音」到掀起文風的「風起長城遠」，多少寂清的寒夜，我們從一間學校到另一間學校，把手上的書推廣出去，把我們的精神赤誠地介紹給別人。有時候學校已停課了，我們只好闖入宿舍；多少事情發生在這一年裏，像去年五、六月間，有的兄弟走的走了，就從此不再返顧；有的兄弟回來的回來了，却比從前更像兄弟。更有的兄弟一出一入，往往返返，受到風寒時回到山莊，得盡溫情時又要出去闖這個曾經溫暖過他的家了。這些那些，多少事情，可歌可泣，而現在詩社史又要出版了，我該如何一一記載呢？又如何能不記載。單止這幾天裏，山莊裏時時刻刻有意興風發的事，心情就像漲滿風的小帆，要隨時載動它航去。

前天下午五點卅分，我們從山莊出發，中途我轉道到學校考試，大哥他們則在公館換車到馬家。本來說好自己是不能去的，而且已上了回家（淡水）必搭的公車，却忍不住要打電話到馬家探問情形，電話聲裏傳來大哥熟悉的聲音：「是劍誰嗎？剛剛我們已經猜到是你，你現在馬上過來，好嗎？」我不再猶豫了，也自信自己能很快地找到馬家。八點多，沿路的街燈亮得燦爛，我暗自盤算，等一下進入馬家時，我一定要神色自若地抱拳，然後靜靜地坐在那裏，伺機發言。

進到那裏，我已看到清嘯半跪着談論，依然是在山莊時的聲調，他正講到詩社的聚會，手在揮舞着，我的進來，使他不得不暫時中斷，爲我介紹一番，然後又繼續講下去。清嘯手裏握着他自己編的「長江三號」，那是紀念神州在福隆第二聚的文集。我因而想起福隆第二聚是我第一次參加詩社的聚會，我記得「長江三號」剛編出來時，望着目錄，我幾乎無法置信自己的名字已與他們並列了。當初未進詩社時，看完「長江一號」「長江二號」後，在書背簽名留念的頁上簽下了名，也自覺有一份沾上傳奇的竊喜。當清嘯講到「長江三號」時，我又想講話了，想把自己入詩社的經過講得似傳奇，但清嘯仍在談着，我不知如何插進他連綿不斷的話裏去。

我望向四周，原想一進來就會看見大哥的，現在才看見大哥正好背過頭去跟馬兄談着，好一會才回過頭來，不知怎的，看到大哥我心神才開始入定，想自己如果議論風發，應該有個讚賞的人了！清嘯剛說完，我身邊那位戴眼鏡的男生突然問我。「如果有一天妳的詩境已超越妳的大哥，妳還稱不稱他大哥？」這問題來得好突兀，我只是直覺地回答：「大哥就是大哥，還有什麼超越不超越！」他仍想再問，我眞是生氣了，就說：「你這樣問未免太懷疑我的動機了。」我望向四周，這時我眞希望曲鳳還在身邊，而她正翻着「長江四號」向一羣女孩講述。我自己不知如何應付這場面，我覺得有股莫名的悲哀，我眞想聽她婉轉又有力的回擊，或許她在身邊，我會講得更不卑不亢吧！對外談論時，我總希望她在身邊，我知道她是最會把我的意思婉轉表達出來的人，但她在身邊時，我又會自怨自己的鋒芒被她佔盡了，她說話婉轉，咬音正確，而我呢？說話却是比什麼人還快，輕燕時常會說聽我講話眞過癮，又快又流利，別人聽我講話，不是因爲說話的

內容正確，而是說話的神情吸引人。不過遇到這種情形時，我還是喜歡曲鳳還的說話態度，但我是我，却永遠也學不會曲鳳還的說話方式。曲鳳還在那邊詳細地解說「長江四號」，我在這頭，却見身邊那位男生仍不解地望着我，我眞是不想理他，只好告訴他說：「我們詩社之所以不同，是因爲我們是感情的結合，當你聽我們唱社歌時，或許當你看我們歡喜悲笑時，你就知道了。」不過我知道他仍是不懂的。

馬兄穿着中國式的黑棉布鞋向我走過來，我才發覺他手裏有瓶高粱，他問我喝不喝酒？我問他大哥他們喝過沒有？他說：「大家都喝過了。」「那我當然喝。」我衝口向大哥叫道：「大哥，馬兄請我喝高粱。」「要喝大家一起喝。」大哥已經過來了，黃昏星、淸嘯他們也都一起擧着酒杯過來。斟完酒後，馬兄說他的母親，睽別三十年後一封信輾轉由北平美國寄到臺灣，我們圍站在他四周，馬兄的聲音闖不出我們這道圍站的防線，却到處撞擊人心，有人開始飲泣。當大哥說完我們爲馬兄及馬兄的母親乾杯後，我一口氣喝完那大半杯的高粱，酒入喉後，似熱火在潑滿汽油的草地上般的向我燒來，我害怕自己站不住了，眼前的景似幻似眞，馬兄的談話似從最深邃的夢中傳來，但這不是夢，我淸楚地知道我此站在那裏，我告訴自己我是神州的陳劍誰。全室已經靜了下來，我的對面是一羣剛剛認識的朋友，他們的背後是白色的窗幔，我直直地望它，想起我們的詩社，想起我們的國家，此刻我只想唱社歌，我衝口向大哥說：「大哥，唱社歌，再不唱我眞的要倒下去了。」此刻我站在大哥的身邊，酒的燒灼使我暈旋，我站着一動也不動，我突然有驕傲的感覺，站在大哥身邊，再怎麼樣我也是不會倒的，此刻也沒人扶我，他們知道是不需要

的。大哥大力地按了我左肩一下，我心神又挺了一下，大哥抱拳說：「馬兄，我們爲您和您的母親唱社歌，正如陳劍誰所說，再不唱就眞的要倒下去了。」才唱出第一句，我的眼淚已開始流了，就讓它流吧！在這時刻，應該是流淚的時刻吧！我站在大哥的旁邊，放聲地唱，我知道即使是酒醉，我的聲音還是最大的。我還記得有一次我們在開平吃完飯時，大哥曾戲謔地對娥眞姊說：「自從認識陳劍誰後，我的左耳就一直嗡嗡地響。」而黃昏星總喜歡在我最安靜時說：「啊，我實在想不透陳劍誰會有那麼多話，妳一天不講話會死啊?!」我就會忍不住地大聲抗議：「黃昏星你知不知道一件事，從剛剛到現在一直都是你在講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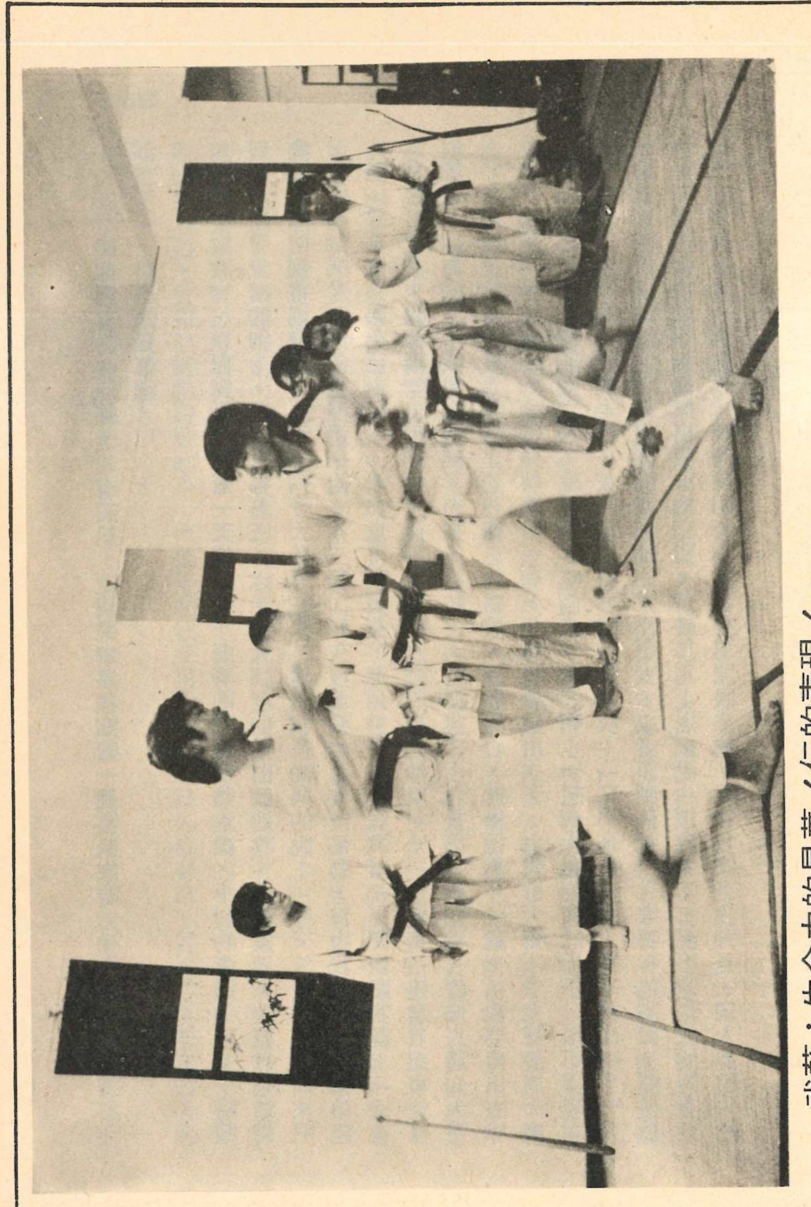
從馬家出來，已經是凌晨三點多了，走到路口，我們還在商議走路回山莊還是搭計程車，我第一個提議走路；我最喜歡深夜和詩社的人走大路了，我還記得有一次我們晚上十點多去拜訪朱老師，那時去的人是大哥、娥眞姊、黃昏星、淸嘯、雁平、雲閣還有我，出來時，已沒有公車可乘，而外面仍下着大雨，很多路面都積了尺多的水了，我們七個人擠上了一輛好不容易才招乘的計程車，行不到半里，前面的路因積水過深不能通了，我們只好下車涉水回山莊，那一夜眞是長啊！我們捲起褲管，就這樣手拎着鞋子，談笑着走回山莊，才回到山莊，却發現山莊附近竟沒積水。而現在又是深夜時分，雖然沒有積水；但我酒意才消，晚間一席長談仍縈廻心中，我不想坐車，我只想與他們並肩走長街，在這夜闌人靜時，紅綠燈仍交錯亮着，我們行於大道上。大哥說：「有一次我們從信疆兄家回來，那時眞是『月落烏啼霜滿天』。」我又想到有一天晚上，那一夜是我第一次在外人面前議論風發，即是信疆兄一番話後，我聽得手心發冷，心裏有滿腹的話却

又畏怯不敢說，當我望向大哥時，大哥靜靜地似在沉思，我知道他總是要讓我們儘量發言的，而我又怎能忍受枯坐一夜只聽別人演講，所以就發話了，越說越起勁，竟又說及了許多我從未想過的理論，直到夜裏回來，我還在想着那夜的談話內容。那次拜訪信疆兄時，記得有某位社員說話總是以氣勢取勝，大開大合，而那一夜，我却有擊倒他的勝利感。

我回頭望望黃昏星，就忍不住要和他絆嘴，記得有一次我曾自作聰明地告訴他：「黃昏星，你說話就是太多逗點，給人語焉不詳的感覺。」第二天在會議上，大哥就說道：「昨天劍誰說黃昏星說話太多逗點，天知道，黃昏星一生講話被打斷了多少次，所以才成爲了他不可避免的逗點，但是他仍不斷地講……。」在山莊裏就數黃昏星最忙，而前幾天他仍要在最忙的時刻裏爲我和曲鳳還轉述前一個晚上他和大哥他們去拜訪林國卿的事情，他不斷重複地說：「我寧願用一千塊、一萬塊換你們這樣一個夜晚。」他費力地講，講着他們喝着 nest-coffee 和林兄的長談。黃昏星不斷地說：「我實在無法把昨晚情況完整地講述出來。」但他又怎知，當我聽完之後，我只覺得那一夜，平日最親近的他們已退身傳奇之中。在傳奇中喝着咖啡，我們隔着煙霧看他們。現在黃昏星又快步走到前面，我，黃昏星、翠袖伴着大哥走最前面，聽大哥講今晚的情形，講我們從前的賣書，是如何艱辛，但是意義深遠，今晚我們相識的朋友，也因我們賣「風起長城遠」、「高山流水．知音」而相知的。我想起大哥的文章有一篇叫「碧落紅塵．見證」的，才恍然我竟是歷盡碧落紅塵，看遍萬花落盡春光明媚的見證人。此刻縱想起那些平日自負苦狂，三進三出後又隻字不提神州的人，心中也不再有恨，只是自覺更加超然。我們跟着大哥一起走，從和平東路

到羅斯福路，走走停停，也不知走了多少路，回山莊時已是凌晨五時了。

未到山莊門口，我習慣地抬頭望向四樓，「長江劍室」裏娥眞姊的房間燈仍亮着，我像發覺什麼似地大聲地告訴大哥：「娥眞姊還沒睡。」今晚娥眞姊因彈古箏而沒來得及去馬家，我只希望一回來就能看見她。娥眞姊房裏的燈亮着，粉紅的燈罩透出黃暈的光，從窗外望去，我想起了余光中先生爲娥眞姊詩集寫的序文——「樓高燈亦愁」，但又覺得不是愁，又想起了娥眞姊的詩——「我盼望的燈每一盞／都向你歸來的夢照。」



武藝：生命力的昇華！仁的表現！

消息

●秦輕燕●

神州社裏時有噩耗，也有喜訊，這篇文章是描寫當一個喜訊來時，作爲中秀的輕燕，她心情是怎樣，…………

晚上家教完，夜已深了，拖着一天的疲倦，急着回家洗個熱水澡，平靜的渡過一天。平時回到家，除了我家的狗——兒比，搖着三百六十度大輻度的尾巴歡迎我，其他家人，大概只是望望我，又回望到電視機裏了。沒想到今天爸爸在家，看到我很高興的說：「今天怎麼這麼早回來啊，吃過晚飯嗎?」弟弟也湊過來說：「三姊，好久沒看到妳了。」是啊，每次我回到家，弟弟已入睡，早上醒來弟弟已上學了。我歉意得微笑着，進到房裏，大妹拿着一張便條跟我說：「愛書人雜誌打電話來說溫瑞安先生的小說得獎，要拿三吋照片去領獎。」一邊說着一邊拿着記事便條給我看，「眞的！」我興奮的跳了起來，「哇，大哥得獎了！我是第一個知道，趕快去通知大哥。」匆匆披上已脫的外衣，剛才想要歸息的軀體、疲憊的心，遂變得萬分跳躍。「我要衝出去」，這是大哥詩作「蒙古」的劈頭劈臉第一句，我眞得要衝出去了，去告訴大哥，看大哥展眉大笑的說：「妳是第一個通知我的，晚上請妳吃飯！」「好啊！」想到大哥高興的樣子，恨不得現在就在山莊。我興高彩烈的走出，家人莫名奇妙的打量着我：「又不是妳得獎，妳高興什麼?」只好把歡笑減淡成微笑。平日在詩社裏，誰的大作發表，或者領到稿費，大家都替他高興，開各種玩笑；像上次清嘯領到高原出版社的稿費，黃昏星馬上過來說「讓我看看，說不定是我的喔！」其他的人也嚷着「請吃！」那時候四周的人都是眉開眼笑的。現在我家裏我却是一個人靜悄悄的

笑。我眞得要去告訴他們啊，他們一定笑到整棟樓都要塌掉了。

但是，爸爸還因爲我早歸而欣慰，現在我却要出去，深夜裏，平靜人寂的時光……唉，明天再告訴好了，但我的內心的浪潮已被激起，不是平靜安睡的心情，我想起身啊，怎麼才能去到山莊告訴大哥呢?

「鈴……」，電話鈴響，不知是誰的電話呢?噯呀，山莊有電話就好了。記得上次「風起長城遠」出版時，也是在夜際，大哥却冒着寒風出來打電話告訴我：「妳知道發生什麼事呢?」聽到他沉重的聲音，我趕忙問：「什麼事?大哥！」「我們的詩社史出版了，書就在我手上。」剛才緊張一掃而空，手中握着的，是大哥從電話另一端傳來溫熱的喜悅，我雖沒看到書，但也感染到興奮，連晚上做夢都夢見書的形式。山莊有電話就好了。我可以先打電話過去，立刻聽到大哥快樂的聲音，感到大哥愉快的心情。但是轉而又想，山莊還是不要裝電話，不然愛書人就不會打電話告訴我，我也不是全社第一個知道，幸而那天愛書人主編陳銘磻先生拜訪山莊時，大家留下我的電話給陳先生。

「三姊！妳的電話。」這麼晚誰會打電話給我呢?會是清嘯嗎?有什麼重要事呢?若是清嘯就好了，讓他將這份喜悅傳給大家。「誰?是老師啊！」拿着電話筒的手臂頓時鬆軟下來。他是我國中老師，曾和他談過詩社的事；但總是勸我要用功讀書。好久沒聯絡，這次必要恭恭敬敬的聆聽了。

「你們溫瑞安在中華日報發表的『仰天長嘯』我看到了，我還是覺得他愛國的感覺，是建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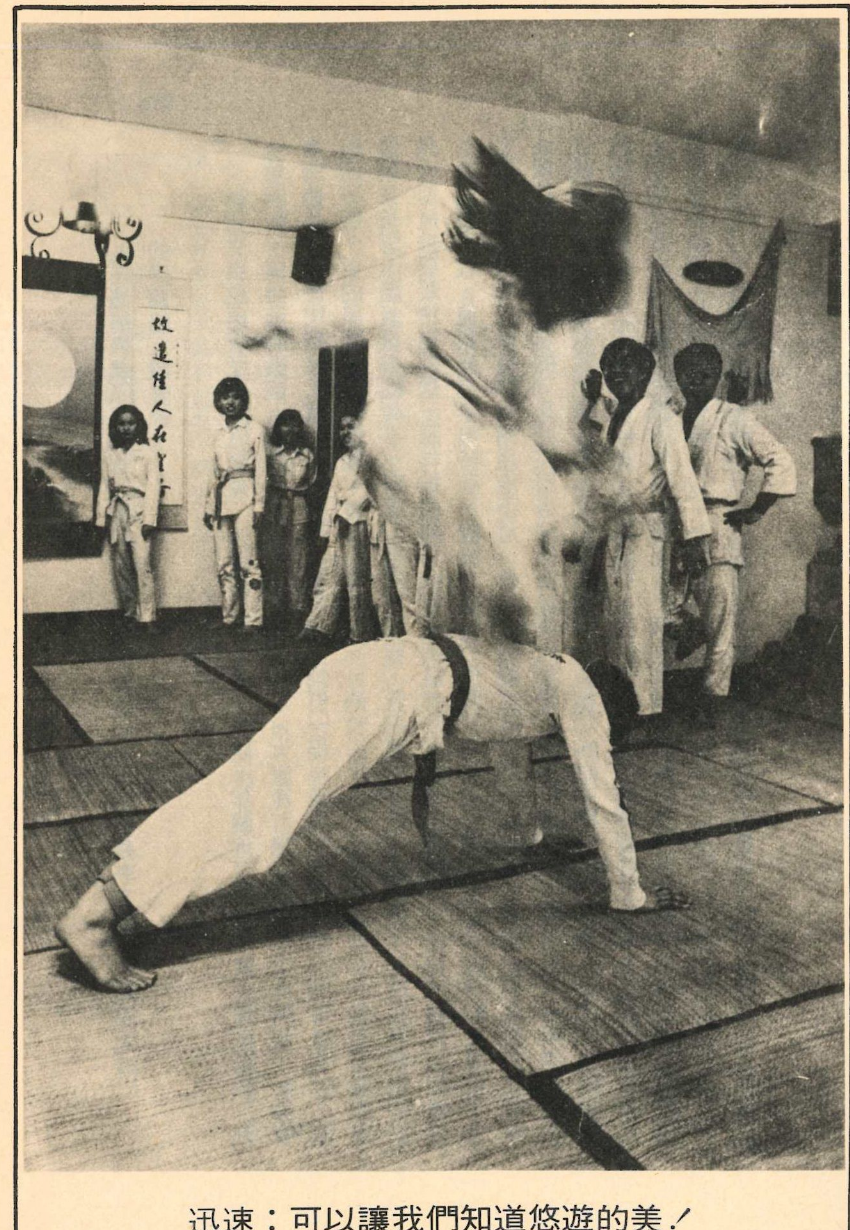
在虛無之上，不是現實的感情，我讀了一點不感動。」唉，要怎樣才能讓他感動呢？雌雄榜上貼着一張三十多歲的，却眞誠如年少者的來信，看完大哥的「仰天長嘯」後，激動的要加入詩社，一點也不認爲年紀太大，有失身份。還有其他張的讀者來函，那一個不是因爲對民族國家有同樣的情深而與大哥神交呢！

這眞是一個「長途」電話。我一邊唯唯喏喏的應着，一邊看着腕上的手錶，它跳動得特別迅速，一大尺一大尺的邁進，已是十點四十五分了。我更不能出去了，太晚了，爸爸不會讓我出去了。記憶裏只有一次深夜出行是例外。

那一次也是大哥打電話來，大哥緊迫而急促的聲音打在我心上「阿燕，妳能不能出來，現在，最好！有緊急事要告訴妳！」整個人像被提到半空中，手足無措的亂擺，「好！但是我會遲一點到。」坐上車子，一路數着紅綠燈，紅綠燈交互閃亮奇異的燈光。那次就是清嘯離社的事，也是那次倉促的電話，催我面對現實；感情，愛情，選擇那一個？詩社，清嘯，選擇那一位？我看到全社的人爲清嘯的離去而悲痛。我更看到瘦削的清嘯，獨自搬着厚重的書籍，一個人住在小斗室，枯瘦的影子，照在清淡的牆壁上。我知道清嘯還會回來，我願跟他在一起，但願能鼓勵他，重新認清詩社的全貌。

清嘯是回來了，經過一番自省，清嘯和我更堅實的在詩社。詩社有許多大事由大哥領導，計劃着。像現在又要出版詩社史了，想必大哥整晚都花在看稿、改稿上，還是明天一早去詩社，等大哥醒來，再告訴他這個消息。放下了那漫長的電話，我決心要睡一個好覺，等明天我存身於山

莊的那一刻。



迅速：可以讓我們知道悠遊的美！

●李玄霜●

風雨大道

「任憑那風風雨雨來臨，我都有擋他一擋的信心」這信心是李玄霜在「風雨大道」的神州路上醒覺的……。

神州文集要出版了！練完武後，大家在天台上圍坐而談。年關近了，「經濟大飛躍」的計劃也該實行，讓詩社有點錢，才能多做點不止是詩社的事。大家從打臘、裝潢等工作開始，討論賣春聯飾品，大哥突然參入意見：「爲何不賣神州文集?!」提起從前的推廣詩刊（不叫賣書），十天內再版，有的興奮、有的負擔、有的心有餘悸。可是我心中一片光明，一點沒有畏懼，我聽着他們長長短短說着賣書的趣事，苦事、辛酸、收穫，我只覺得那是一種歷鍊，一種在磨難中的成長。而最重要最糟糕的是，那年推廣詩刊我從頭到尾都沒有參加。那時候我已知道詩社，但重重俗世困擾着我，使我沒有參與詩社，我沒有面對一個開口便說「現代詩不好古詩才好」者留下我們的詩刊的經驗，我也沒有站在地下道，教室裏高聲談這個時代青年人抱負志向的氣派。我沒有，我什麼都沒有，有的只是躲在家裏聽母親說現代年青人要如何才有志氣有出息。一直等到有一天我問自己：爲什麼我們要自己「限制自己在別人給我們的約束裏？爲什麼我們一定要聽從長輩指示我們的路子去走？那最安全、功課最好、品性最無瑕疵、精神最貧乏的路子？這是什麼時代了，國家處在這變動的時候，年輕人還在談怎麼去找個金銀飯碗來安穩自己的生活？我才不願作個文明的瞎子，時代的冷感者！

神州——我志向的家，却不只是反問而是行動：譬如在文學上投注最大的赤誠，立志使得文

壇上更眞更善更美；我們充實自己，結識天下有志豪傑。記彰今年一月一日我們在梨山上福壽山農場渡過的社慶，有一次文學考試，主題限時一百分鐘。我一拿到題目，面對層層疊疊羣山起伏朗誦：第一題，在創作過程中，什麼是使你撞擊最深的？那綿綿密密很溫柔的山脈，躺在那裏以母親的沉靜看我，彷彿是故園的山在喚我，投奔那青葱的無盡無涯裏去。到了最後一個晚上，一月四號，考試成績公佈，而我們決定通宵不眠，掌握這天寒地凍裏圍爐的最後一夜，二點鐘被叫起來，眼皮還混沌未開，就開始接受主考官嚴格的批評：你知道爲什麼要出這樣一題嗎？「如果你是『帝力於我何有哉』的文學理論支持者，在文學上你要作些什麼？」這不是要你們解釋什麼叫做「帝力於我何有哉」，只要讀過擊壤歌，誰人不會？而是中國幾千年來生命情態的表現，就是這一句話能了！愚公天天日日去移山，根本沒有考慮山可不可以移得開，天地又是怎麼去造山的！女媧補天、精舍塡海，又何嘗是對這造物主懼怕了呢？這是中華民族自古以來最代表民族精神的神話，現在去了那裏？每個人以爲解釋了這句話便交差了事，又是什麼精神？以這種答題態度，答案內容根本稱不上是神州精神的實踐，又怎能代表中華民國去文壇上站一席之地？本以爲可以用神州去搖醒中國，現在神州的成員都這麼夢魘，用什麼力量去搖醒神州？

是的，中國將來要靠我們，至少我們如此自詡。我們要那長江黃河的氣勢，有崑崙峨嵋的雄渾，成就歷史家不得不記上一筆少林般恢宏的事業。

我的歌是一道靜靜的水流穿過幽谷

本是悠閒，而後激越。越是荒漠，越是悲壯。轉轉折折，許許多多滙合後，化成一條萬古雲霄萬古愁的身姿，浩浩蕩蕩地唱：

我是黃河我是黃河我的悲
傷是千萬人的悲傷我的歌是千
萬人的歌我是黃河我是黃河我是
是黃河我是黃河我是黃河我是
黃河……

——溫瑞安山河錄第四部份「黃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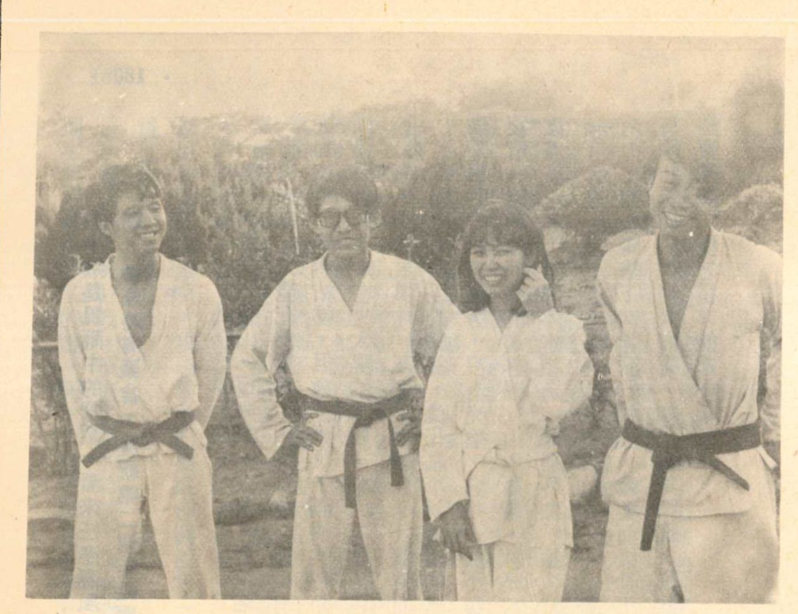
國難當前，大我有急，小我焉能顧及？只爲了一己利益着想，泯滅了壯志抱負，不值得我們再去挽留。讓要走的人走吧！想進來的人才進來，神州歡迎有心死守的人，寶島也不留那些偷偷摸摸換國籍申請綠卡的人。至於過了橋而把橋索再次、再三砍斷的人，沒有來時的路就沒有回頭的路，再提他們眞會把他們高估爲英雄罷了！

而此地有的是盲目去崇拜叛逆英雄！而我們的信心來自對自己的肯定，對國家的肯定，還有社會對我們的肯定。我們接受無數的關懷，有相知者亦衆。蒼天有眼，讓有志之士都捐棄小門戶成見滙合起來吧！來一次知識熱血的大結合，爲中華民國開創一個輝煌的局面！

那天是大哥的生日，水紅帶四個師姐妹們合送了一把三尺高兩人寬上雕刻有花紋的黑色的弓，和三根銳利精淬的箭，另題「射雕彎鐵弓」以誌賀意。我匆匆忙忙去搜尋了一頂東北絨帽來。我是沒有哥哥的，在買帽子的時候，我正在決定不下那一頂顏色最好，賣帽子的小販操山東口音問我：埋給啥個人啦？大哥的樣子在我腦子裏轉了一轉，我說：買給我哥哥的。我不想說，當時我心裏有如何的感情，只原來恍然大悟一下，重溫最初我叫他大哥的心情。

那是兩年多前的事了，日子曾經在徬徨中過去，掙扎中過去，參與中過去，而我仍在這裏，爲我的哥哥買生日禮物。聽他說郭靖、黃蓉的豪情，楊過、小龍女的深情，講中國山水的美麗，豪俠義士的可歌可泣！甚至坐在這天都黑了的天台，商量最苦惱的「經濟大躍進」，我都有任憑那風風雨雨來襲，我都要擋他一擋的信心。我怎麼會後悔呢？我從來不後悔的！更何況我是要去走一條溫暖的大道?!

做父母的當然有理由要求子女選擇好走的路走，可是做兒女的我們豈能昧着良心隨波逐流載沉載浮下去？現實很可能隨時張着一張大口準備把每一個人席捲進去，我慶幸自己來到詩社，作潮流裏保持清醒不瞌睡的人！



立在山上，風來時花幌葉搖，但我真的胸無大志啊！
左起：黃香星、方娥眞、周清嘯、廖雁平。

壯麗爲誰繡遍

方娥眞

方小娥是風雨中的飛絮，看來任憑春風遠送，可是一旦落定，也有她根深蒂固的英朗，神州時有聚會，慶祝第二週年社慶在梨山上，娥眞便寫了「壯麗爲誰綉遍」

……。

有一天竟上了梨山。沒來梨山之前，對這名字就很好感。果然，梨山有清香的風，不知從那一方吹來的，只覺花挸葉搖，山高日遠。梨山有梨子般甜的雨，冬天梨子樹落盡了葉，只剩下秀拔的枝椏，雖然枯乾，但會想到菓子滿樹的時節，空氣蘊釀了梨子汁，到了冬天落成雨，把山巒潤得眉目分明。有大太陽的時候，梨山有橘子色的黃昏，那是落日的廻光返照，它把天祭祀得有些莊嚴。但人在其中，風動的時候，天下還是閒情的景，令人初戀。

山路旁有幽徑的深谷，疏花亂草斜溜溜的落到谷底，被一道流水輕輕唱唱地接住。而石頭汳璞歸眞的定居在溪旁，沒有光陰，忘川一般不復回地找那生生不息的大自然。千里迢迢，遠方有沒有一時興起而來的遊客呢。山木蕭蕭，誰是另一位參乎造化奧秘之境而譜成琴曲的伯牙呢。蒹霞蒼蒼，誰又是那萍水相逢，聽罷琴曲，振衣於千仞之上的子期呢。水流過沙石，沙石落落地浣清了水色。我想到亮軒兄說國畫裏的水，不必畫水，只畫橋。那谷底的水，那麼綿綿不絕的一種內力，像金庸筆下武當派的劍法，陰柔而後勁不斷。那麼柔情的水，是什麼力量使它積成淵遠流長的壯麗而成大河大海呢。如果在舞蹈裏，應該用什麼姿態才能表達水的外柔內剛。還有楊柳的楚腰纖纖，要怎樣才能掌中輕呢？

這麼好的梨山，這麼山高水長，山脈連綿不絕，一峯又一峯，彷彿要把天空也容納下來了。立在衆山裏，我都不知怎麼辦呢。我覺得我眞的很愛我的國家了，只是不知應該怎麼愛。從小哥哥便向我炫耀中國的大，說一個廣東省便不知比馬來西亞大多少倍，更別說整個中國了。他那麼引以爲榮，自然也感染了我的愛心。他唱愛國歌時我也聽得愛了國，愛那歌詞裏的國家吧，因爲我沒見過它。但看到古詩中的江南，看到詞中的江山，都熟悉得彷彿從前曾經住在那兒，曾經活在那個年代的人世裏。曾經在長安城裏遇到李白「笑盡一杯酒，殺人都市中」，曾經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曾經汨羅江前，曾經五月初五……多麼一種與生俱來的親切啊。但我很少想到要爲國家做什麼大事的，我不知該怎麼想，怎麼做呢。我徘徘側側的爲個人的愛情一顰一笑，但國家眞的有難時，我的情會讓我要他不顧我而去的吧，當然是的，我自已雖然沒有力量，但我總不成會拖着他來照顧我的。我的家國，那地方便是媽媽一生念念不忘要去的故鄉。我從小便對那兒的風俗，那兒的天氣聽慣了。她說回去時在汕頭下船，一下船，那些幾十年的同鄉親戚朋友都會一早趕來上岸迎接她的。汕頭總是山水一線，雲煙渺渺，從那兒入口，整個浩大的中國便是我的了。山河壯麗，五千年來文學中歌頌的，沒有它，我們的詩豈不中斷了，那怎麼可能呢。我兒女情長但我崇拜英雄啊，我心目中的英雄會關注我一切但不會有了我而沒有國家的，那怎麼可以是我爲他生死的英雄呢。

梨山的冬天好冷，沒有太陽的時候，到處遇到大風。梨山冷得像有雪的踪跡。果然，我又看到峯頂上那白絕了的雪。啊，才知道雪是最奪目的顏色。多想穿白衣，啊勝雪之肌！看到雪我也

想到中國那些美死了的毒藥，像「鶴頂紅」、「砒霜」之類的名字，出現在面前時，會立刻把眼光搶去了，會立刻一伸手，便不知不覺爲它香消玉殞。

峯頂上的雪，傲岸地跨越過衆山。詩社練武的時候也是這樣的。社裏的人白衣白袖，一字排開，在臺北樓頭的天台上，像昔日少林子弟要下山闖天下的氣派。我最喜歡「一指定中原」這樣極目河山的名字。一招劃出，天地人都合成中國了。我喜歡孔子心目中的士，在六藝中他很注重御和射這兩科的。而看到御和射這類字眼我便像看到壯士一樣有敬羡之心，彷彿眼前深山莽林，有人騎獵經過，以矢射物，雲表飛颺，一大鳥如車輪旋轉而落，是那飛行九萬里的大鵬。眞好啊，我覺得眞好。孔子時代的士除了讀書之外，一定要會車馬戰的，這樣的士我多喜歡啊。而我心目中的孔子，他佩劍周遊列國，帶着門生子弟，帶着救世的大志，栖栖惶惶。我喜歡司馬遷不顧後果而爲李陵說話的俠氣，難怪他能以遊俠刺客入史，難怪他寫『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多麼一種捨死忘生的氣質啊，令聰明女子也要爲它目渺渺兮愁予。看到岳飛塡的好詞，而他擅長兵略，中國的愛國志士才不只是唸唸書談談思想而已呢。所以看到「一指定中原」時，不知那兒來的感動，想到淸朝那些要收復江山的英雄，創出了「一指定中原」這天地合一的招式，不知他們對敵時是怎樣以身殉國的。

山風獵獵，我最生氣我眞的很怕冷很怕冷啊。昨天夜裏梨山的泥地結了一層透亮的冰，早晨我們經過一處石灰礦地，他要每個人都整裝練武。那帶滿雪意的風啊，我無處可躲，躲在楊翠袖的背後。眞氣人的。地上的冰一針針鑽入衣袖裏。山風烈烈，但白衣白袖，一字排開：「練武能訓練的是一種必要時無懼的氣慨，這氣慨不一定是拳頭，可能是一種受胯下之辱的耐力，一種天地有正氣的堅靱，可能是一聲斷喝，一首歌……」那是他的「九辯」裏的一段話，此刻却如山谷的廻音來到我心中。

曲鳳還在冬天裏最北方兒女的。平時在天台上練武，輪到四個水紅帶「自由搏擊」時，我總是趕着上去瞧她們。曲鳳還常和戚小樓對打，她圓圓的眼珠總是在裝兇，但緊鎖的眉心仍是寬和的。戚小樓常採取主動攻勢來追擊她，逼得鳳還又還手又閃避。秦輕燕在天台上，一練武嘴唇便紅紅的，看了會覺得晒太陽很健康美的。劍誰在天台上眼睛特別深澈，好像要把敵人融化在裏面。她們練武時總是袖含英風，看到她們的神情，我就想替她們劃分個性，寫入小說。阿還的個性敦厚順和，所以有什麼事我都找她傾訴，等心情好時，我便後悔自己什麼都告訴她，覺得自己給她騙了，便不再理她了。後來看她很迷惑，神不守舍的樣子，又覺得對不起她，便又和她重新和好了。阿戚的個性很鍥而不捨的，一經決定的事，會全身投入。平時和她面對面談話，她細細的眼睛眨也不眨一下的望着你，看得人手足無措。劍誰很喜歡說書的，空閒的時候，我總是央她講中國歷史給我聽，講唐宋傳奇小說給我聽，因爲在馬來西亞較少接觸到這些書。而她一開口，話便一個浪花又一個浪花的吐出來。在山莊裏，每次一聽到她的按鈴聲，心中便像接到一個好訊息一樣有莫名的喜悅，不知爲什麼呢。可能是因爲她很活潑的，她一來，山莊便充滿了氣息。我總是開了房門和她打個招面笑一笑，逢到她有好玩的事告訴我，我便坐下來聽她講。每逢到她怨載連天時，我便趕快回到房裏鎖住門，把她的噪音隔在外面。其他人也陸陸續續藉故做自己的東西

或同「黃河小軒」，只有阿還，簡直遇到知音一樣加入了她的談話裏，她們像兩顆一攻一守的棋子，從中午下到日落西山。而黃昏時輕燕還是逗留在山莊裏，夜晚了，最後一班車也走了，發覺得時候已經太遲，她就不回家而在山莊過宿了。如果有人駡詩社，她心中的氣最如火如荼，很秋瑾的。

在冰地上，除了這四個水紅帶桃花般自如之外，其他的人也是如履平地。雖然有說冷，但一樣還是有拳風，一點也沒有要躱避。我又想像我們到了一個絕境，沒有生還之望了，途中有許多人不支倒地，但詩社的人在斷柯隙處看月亮的路，找生機的天。那時我會不會爭氣一些呢，如果撐不起，她們會庇護我嗎？像楊翠袖擋住我面前的風一樣。但這裏的山有一種開創的氣象啊。遠處雖然山明水秀，但近處的峭壁却是雄偉地壓過來，我便想立在風中和它相望了。我但願我一點瑟縮的心情也沒有，只想到有一天我也要練武了。白衣白袖，我在天寒地凍裏捕捉每個刹那的完成，每一個完成都使女孩的秀氣帶上英氣。英氣是不懼寒的，而且還能溫暖了雪，那便是我詩中寫的燃雪的溫馨。我一定要的，不然，那麼怕冷我怎麼回中國呢。我怎麼去天蒼蒼的地方看野茫茫呢。休息的時候，雁平指着我對他說：「娥眞的臉都白完了，營養不够呀？」我便乘機要他回臺北時帶我去吃葱嫩油鷄……下一次我在風裏一定要像他們一樣，有那種踏雪無痕的自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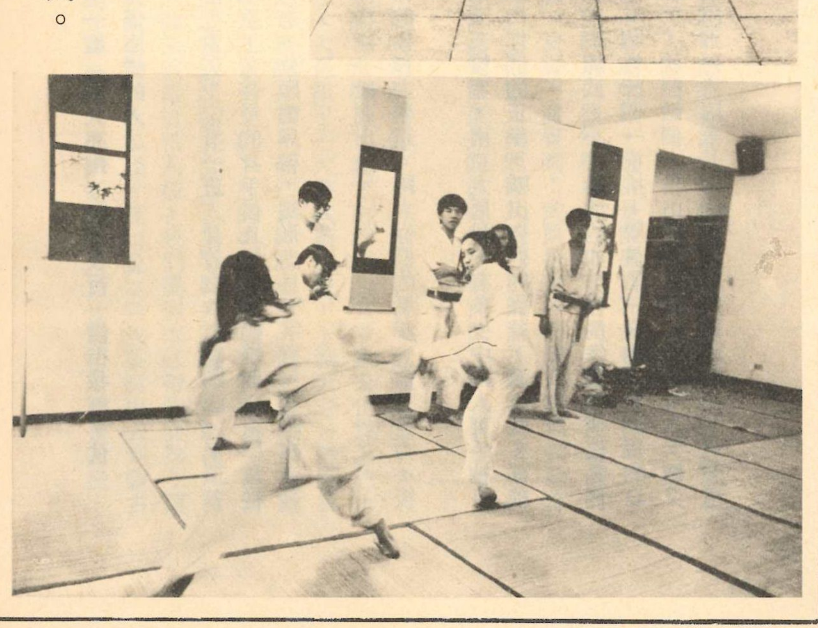
上了山，天還是沒有平地的天，山上的星會不會比平地上看的星更亮呢？但幾天晚上都沒有星星，我便看不到它了。立在山上，風來時花提葉搖，但我眞的胸無大志啊。他的日子裏總是有許多大江要橫渡，所以他每天有很多事要做，很多事要想。我呢，連想也無從想起。除了愛美，

其他都可以不管。我日子中的涉江是眞正爲了採芙蓉。立在梨山上，我也想要把梨山寫下來，讓它在筆下重新活一次，但願它能活過世世代代，當然希望它能永垂不朽啦，以後世界上的人看到它會因而羨慕臺灣。只是天荒地老的時候，我已經看不到自己了，怎麼辦。但我還是很在乎我的文章，一篇文章如果寫到一半，要出門時，我總是放心它不下，總是要再三的放妥在一個秘密的地方，再三巡視，然後把門鎖起來，怕它無端端會被人偷了，或是被風吹掉了。

我眞的沒有什麼大事會想，平時在路上遇到一個對自己有笑容的人，我會想念得很久，就是甩不掉那人的音容。想着他說過的話，想着他的問候，想着他遇見我怎麼那樣高興，是不是很喜歡我呢？梨山的風雪那麼美，臨來山上之前，我接到天心的「限時專送」，這幾天都在想她信裏的話，像千里傳來的清音，她美好的眼睛，想着她很喜歡我的散文，她在人羣中送我的小核桃，唉，朝朝暮暮。

今天我在梨山，我什麼時候能去峨嵋天下秀的峯上呢，那時我不是寫胸無大志的文章了，那時我寫……

▶大哥！



▼在馬國光老師家「抱石軒」中習武。

●戚小樓●

大哥

神州社裏爲何不叫社長，而叫大哥？這一羣「白天亮劍，晚上夜行，當街拔劍，仗義而鳴」的臺北年少，他們的頭頭又是怎麽樣的人？

無論天晴天陰寒冬亦或暑夏，星期天下午的七重天上定有一班人身着白衣出拳踢脚，上頂蒼穹，下紮實馬。其中淸嘯輕巧靈活，雁平紮實穩重，黃昏星的身手俊且長。我們幾個龍組學員從粉紅帶到白帶都是這幾位教練悉心教出來的。還有一位腰繫黑帶，鶴形虎目天字眉，有時在旁弄棍或徒手進擊，身法急快，有時走到學員行列中：

「前踢時上身微躬，像一隻貓待機而發，脚像劍一般刺出去。」

「日本空手道的三七步小，但我們要從國術的後移力學起。跨大你們的馬步，前三分力，後七分力，我們要大氣大概，而後才要收放自如。」

「出拳時無力沒有減聲？你們打拳做什麽？五三慘案，南京大屠殺，有多少中國人束手被日本人用刀砍死、活埋，如果你們還記得的話，擊出你們的正拳，喊出你們的聲音，敵人就在面前！」

大哥有時輕聲矯正我們的錯誤，有時帶我們一齊練武，不是最活的如：自創拳套、連續動作，就是最累的如基本動作坐馬拳脚靑蛙跳等，還有時教練們一橫排，學員們一橫排，在大哥的口令下做影子對練。更有時他向你咧嘴一笑，鞠個躬，就開始倆人自由搏擊練習，眞是令人又驚又喜又怕，四周的天色是否向晚，景物是否迷離，阿還阿誰阿燕是否能救你這些都已忘記。只想道：怎麽辦？可是大哥不要你想怎麽辦，要你盡量攻，攻完盡量守，直至最後一招如雨花般急下，才鬆一口氣，爲自己的競進而高興。

在七重天上，我最喜歡看大哥練武，也許是一指定中原，也許是醉破賽花，也許是虎鶴雙形的起手式一陰一陽一動一靜一實一虛先禮後兵，也許是一個簡簡單單的防守招式。好像天地由混沌到開張，盡在其凝神前視的目光中，一拔手或一旋脚，直覺到：武眞是美。而忽然把握到動作的眞義。在亮軒的抱石軒，大哥打出的抱石拳套，在七重天拍照練武時打出的滿江紅拳套，耳聽怒髮衝冠，眼視抱石的執着與昂揚的氣魄，覺得曾經大江東去的浪濤皆拍擊而來，千古興亡事，又待武者去寫。

七重天的夕陽晚霞，是在大哥教我們虎鶴雙形時驚覦到的。有時雨過天青，數虹交錯於天，靑山落於其外，大哥會叫娥眞姊上天台來，大家臥在水塔上，看它由淺而濃又漸逝去化爲天色，晚風吹入白衣，又是武後的淸涼。有時興緻一來，大哥捧了一大疊武術的書，上到天台，告訴我們各流各派的源流掌故及特色，一些圖片，一些名家的身手，他們苦練的經歷，他們最顚峯的絕技，深印在我們的心裏。知道有人海上習武，有人五年不下山，志向與堅忍在萌芽與成長。不常練武的「嘻嘻劍」娥眞姊，在聚會裏也曾表演我們未見過的拳套柔中寓剛，風采不讓於水紅帶。阿誰也勤習大哥特地爲他設計只用一手的拳套，武藝未嘗落於常人後。我們幾個水紅帶的女孩：阿還阿燕、阿誰和我也喜歡朗誦大哥的「山河錄」配上武功及拳套。譬如說：「我要衝出去到蒙古的飛砂平原」是一飛前踢後下來一全分馬。我們是愛文的人也是愛武的人，文是志事，武是節操。

也許在聚義堂，也許在黃河小軒，也許在「鳳城」，在「開平」，也許在中華商場二樓「溫州大餛飩」的閣樓上，我們看電影前、看電影後、看電影時，大哥講到胡金銓導演重於「俠」，而導演張徹重在「武」，胡金銓能把握到「俠」字——習武後，「龍門客棧」在紅樓重映時，我才看到。而張徹却也拍出一些成功的動作片，發掘出一些人才。胡金銓拍的片較少，而張徹能讓一些武打明星可以安心於武，並致力幾部介紹武史的影片。又講到想與狄龍識荆，譚道良腿功的精彩，一些武打名星的氣度，及其中人物的俠情、史實的眞假、師承的關係，大哥帶我們剛習武的人趕看第一天剛上映的片子、最後一天的最後一場，大家在西門町追逐風行，知道武打片不是殘忍，而是人類體能與智力的發揮，感情的流露，這是我們的習武者的一項嗜好，也是一門功課。正像李小龍一樣，打出最快最穩力道最足的一拳，虎嘯龍吟中一興了武壇，練武的人常不只是練武而已，大哥常常這樣告訴我們。

我平常喜歡靜聽人談話。喜歡詩：「風煙和燈，總是情濃」。喜歡看不安靜的阿誰和黃昏星鬧沒完的架。以及一些美麗的女孩如娥眞姊、玄霜、輕燕的笑和沉吟。還有愛，愛武及俠情。我知道人世間有兩樣事物可永爲人生的依託並再爲生命的創新：一是寫作，一是武術。前者爲大哥所言，後者則是大哥所教的。

我喜歡大哥的詩：

「……古之舞者，玄衣更絕
那一彎明月，看過多少格鬭

多少位英雄，站着死去
笑着挺身，哭着故土？
……」

韓非子的一句：「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又豈能抹殺掉中國數千年來文士的不阿與俠士的忠義。

全庸的小說很像金色的陽光和煦而普照大地，社裏的人常向大哥借來讀，我和阿還看得動心，便跟娥眞姊說：「大哥和娥眞姊很像楊過和小龍女。」娥眞姊忙道：「怎麼敢比。」大哥那兒還有許多武俠小說眞是好看。有時講「血河車」「笑傲江湖」聽得我們手心發冷很興奮。平常大哥述及一些人事時，就已如繪如目，更何況是從小就講起的武俠小說，那時是滿教室的小孩子還有高年級生也圍攏來。有菜市場的小太保聚精會神，也有聽了就要扮「黑白雙蛇」的阿廖和阿嘯，結果下一場時黑白雙蛇不幸被雙雙刺殺。還有兩年前在臺大，大哥在臺大樂衡軍老師課上講王文興的「玩具手鎗」，聽說講完後，樂老師摸着頭說：「有些段落我好像記不清楚了。」惹得我要捧腹大笑，只可惜那堂課沒有跟大家一起去上，不然就眞的是金光燦爛了。武俠小說在臺灣常遭人詬病，金庸的武俠小說尤其是。不是所謂正邪不分，便謂非文學正品。當然寫武俠者，亦被人低視。大哥每次遇到這種情形，便竭聲力辯，直述在馬來西亞讀書時所以能識見清明一心不屈於左派匪黨，其中受到金庸小說中俠情人物很大的策勉。「世間情，是一棵恩恩怨怨的樹」人的一生，善惡二字又豈能加以定論，娥眞姊也覺得文如其人，金庸的武俠小說是那麼的好，有時甚

至那最好的地方也不易道白。大哥、娥眞姊雖未見過金庸，但知書如見情，常忍不住要爲他辯，正如有人談及大哥、娥眞姊或詩社其他人不好時，我們也要力辯。眞的，即使風雨路長，我們心中的燈火定要常明。

每次阿誰來山莊，進了門，大哥喜以「乾隆下江南」裏的揚州話叫她一聲：「小老弟」，黃昏星則學亮軒說書：「有一隻老貓——來了（停了半晌）又走了——」山莊裏的阿狗，是在詩社最風雨不定時敲門進來的，在山莊裏踱步時亦像「皇族」。玄霜說他眞像作家的狗，黃昏星和大哥沒事就跟牠玩。大哥指着牠的鼻子說：「只要你說出一句話來，我就承認你是人」，然後就教牠叫爸爸：平常有好吃的給他吃時，大哥一聲口哨，阿狗就奔來，來了也就一定要找到東西給牠吃，從沒有一次騙他，大哥訓話時，阿狗也跟我們一樣定定的坐在地上聽，如果他亂叫，或者偷偷溜出去，大哥大喝一聲，他也就安靜下來。有時牠還喝娥眞姊喝剩的汽水。大哥素重言諾，我們言不行，行不果時，他最爲生氣。山莊夜間常有許多工作任務分派，有時去出版社，有時去詩社的朋友家等等，行動常要依時間而搭配，一次一位社員原說好要在山莊過夜，十一點多時却又未來，一系列的事情都因此而耽擱，大哥怒道：「這已經是第四次了，如果我再年輕兩個月，就不讓她再住振眉閣，原訂的計劃重新派人。」黃昏星力主幾個人馬上去找她回詩社，那位社員也坦承自己的錯誤，負起責任在山莊裏的人不怕被別人指責，因爲大家關心，大家像兄妹一般，而大哥待我們雖嚴，責己則更嚴。

我若是未進詩社，一定不敢與黃牛衝突。阿嘯、雁平、黃昏星有一次就因爲黃牛揷隊，欺侮

老太太而大打起來。事後我問他們是否眞的，他們回說驚險。可是詩社退敵常不必動武。在馬來西亞，一羣馬來仔圍來挑釁，大哥和幾位兄弟馬上練一套拳，虎虎生風，逼得馬來仔一鬨而去。一次大家在西門町逛街時，有一個大男人突然握住大哥的臂膀，要拉大哥進一家店，大哥一推一移，卸掉了他的手，大喝道：「幹什麼？」詩社裏的兄弟一聽，馬上集中在大哥身旁，躍躍欲試，那人也有幾位幫手，十分粗壯，看到我方的人一字出現，拱手道：「沒事，沒事。」那只是兩三分鐘裏的事，可是却像活在武俠小說中，閃電而過。自己私心裏眞想它常常出現。

詩社有許多朋友，其中當然有時會不瞭解，他們常提出疑問，却不知道疑問的傷人。如：「詩社難道不會散嗎？一個團體一定會有散的時候，等到散時，你們怎麼辦呢？」大哥帶笑而答：「神州詩社當然有一天可能散去，不是我們所能强止，但正如一個朝代有其興亡的時候。我們每一天有許多事情要做，社會上有許多問題等我們去解決，國家裏有那麼多人需要一一結合起來，我們只有努力去幹……」大哥握緊了拳頭，微笑的眼神中有淚。在「龍虎風雲」裏，白衣方振眉爲救司徒輕燕，司徒天心，同困在火牢裏，方振眉是當時數一的俠士，司徒輕燕仰首問道：「振眉大俠，你怕不怕死？」那時若再一個時辰不破出地牢則會被活生生烤焦。方振眉從容而笑：「我最怕死，」後又答：「因爲怕死，所以要想辦法不死，我們總要冷靜，處變不驚。」沒有人能忍受詩社會分散的事實，但我們重在過程，不在結果。「剛擊道」是大哥創起，剛擊道之歌是：「我要笑，我要笑，我們喜歡笑……，絕不哭喪臉孔，絕不皺起眉頭，面對著暴敵我們要笑，面對着失望我們要笑，面對着光明我們更要笑，哈！哈哈哈！」

笑容裏常有艱忍的歷程，燦爛的成功常經過泥濘不堪的沼澤。大哥是常常不去上課，許多人會非論，我有時亦會爲此忐忑不安。詩社裏有許多事，而大哥的生命在詩社，詩社的生命在中國。薩孟武先生曾在中國時報登過一篇短文，論及現在文憑式的教育制度實是要不得，在這種教育制度下怎能造就出當年北大學生熱心愛國雍容大度的風範？北大的老師就不是看文憑請的，北大的學生也不是看文憑讀書的，我在詩社看完這一篇文章，長噓良久，赫然發現鉛字旁有一行藍原子筆的字：「我誓與此對抗到底。溫。」心中不禁釋然，敬意頓生。大哥振眉閣中四壁皆書，每隔幾個月，就要買一大的鐵書架。無論事情多麼忙，大哥每天一定看書，在睡覺前，在「鳥奴廠」中，讀完並簽下日期，遇到商務或其他書局特賣，有時也買了上千元的書回來，讓我們看了又氣又妒，不然，大哥又怎能成爲大哥呢？

我們幾個大哥的弟弟妹妹們，最喜歡聽人稱讚大哥，洋洋自得。管管大兄說大哥有覇氣，但不是覇道的覇，朱西寧老師說大哥有王氣。一位兄長有一次在我們夜訪他家時，忽然豪氣上沖的問道：「溫瑞安啊！朱老師說你有王氣，是從那裏來的，可不可以告訴我？」大哥答：「如果我有王氣，則是得自家兄任平。」詩社裏的組織行政有分部分組：決策部、發行部、出版部、督察部……龍組、鳳組、虎組、鶴組、蛇組……。類似天龍八部。新唐宋八大家時，大哥在故鄉水滸傳盒子疊起的長桌上，用簽字筆寫道：「昊天座、玄天座、赤天座、朱天座、青天座、幽天座……」我想一人平常守言諾，有俠情還是不够，一定要有大志氣。

大哥武俠小說中常有嘻笑怒罵的英雄：沈太公、我是誰……等。馬二先生對沈四神君時，易掌爲指，易指爲手刀，再易手刀爲鶴鑿，却又被沈四扣住脈門……許多武功的設計眞想實際演練，就眞的打起來，在其中也常有以陣式對敵，一擧一動皆不得忽略。去頭城大聚會時，有一節目是分左右派，二方各七人，大辯論，大哥主判，雙方要安排進場陣式，發言論點先後破擊，還有服裝、坐姿、坐陣、隊歌、辯論中的傳遞消息論點，或用齊聲齊唱以氣勢先取勝，恍若三國互攻，雖不斷來使，却也要出奇制勝，用兵點將，皆不得大意，攻其不備，守其大略。詩社裏常有如此訓練：兩隊有禮，但刀槍舌劍，却也是緊握脈門，直殺得天昏地暗從下午三點到晚上十點，不移坐，不休息。古人的「孫子兵法」現在成了「戰陣之勢」。

我想起以前天狼星詩社的豪情，任平兄從詩人大會回馬下機後對全天狼星發言的錄音，鏗鏘有力，句句斬釘截鐵，昭回於天藍啓元和張筆傲多像四大名捕中排行第二的「鐵手」，在「毒手」一文中出現時，侍立在諸葛先生身側，身着藍色長衫欣賞字畫時的溫文，而後在驅狼時以嘯音退敵的機智與膽色，以前大哥身旁的那些兄弟似「四大名捕」中「六扇門」中的人，個個可獨當一面，我聽其名聞其行而永誌不忘，大哥從「綠州」起「天狼星」，從小時在課堂上大講武俠糾結羣力到寫「結局」「武林四大名捕」「鐵血大旗」，從荒原碎玻璃上與黃昏星、淸嘯、雁平一起練武到振眉閣外立「振眉詩牆」以「天涯三絕手」名最高拔的詩作，還有詩社裏的快遞傳訊，夜間急行，以及演練拳套以退馬來仔的圍攻，這些都是生活，實際的力行，怎是茶餘飯後寫幾首武俠詩的人所堪項背的。大哥披荆斬棘創出一條路，我們是辛苦不懈樂而忘疾的上路人。

大哥說寫武俠小說像是再創造生活，雖然有受到雜誌社所限，不能隨心所欲。大哥說寫「武

林四大名捕」是因爲在武林中白道與黑道雖縱橫有意，爲常人所驚嘆，但其中必存有一些人，如現代社會中鋤暴安良的警察，存於黑白二道之間，維繫動盪的武林於和靖，而且此班人不能失於俠情，做最難的事情，却又不得不做。是故有「六扇門」的組織。在「四大名捕」中有一個不會武功，但却智高的武林第一名捕「無情」，身雖殘疾虛弱，實際則多情有志。我每次看到有關「無情」時，總想到未學武前還咯血有「龍哭千里」心懷的大哥。還有一位是白衣「方振眉」似是「無情」身健豐腴時的形象，他從不殺人，但有絕世的武藝，在宋朝大旗將倒時，連根拔起再讓它獵獵生響，是在困頓的朝代中，起天下衰危的人物。正如辛棄疾、岳飛等人，大哥很喜歡讀他們的傳記，說他們的事蹟。大哥平素守言諾，重信義，知恩必報，知其不可而爲，對抗惡勢力時亦不屈不撓，我們進詩社，在練武時是其座下的弟子，在平時是其左右的弟妹，神州的人。

每一個神州的人，在述及創作歷程時會提及大哥，在講到習武經歷時會向大哥致意。我們心中常有一個意念，做一個眞正的讀書人，能武起中國過去的輝煌，能寫出中國將開的新紀元。女孩子可侃侃而談，巾幗不掩秀色。男孩子是不酒而歌，實踐力行。中國讀書人的典範，從孔子而下，歷代而不絕，中國人的志氣及中國人的藝術氣質，繼世而不亡。我們稱大哥爲大哥，我們崇敬大哥，我們喜歡大哥，我們感謝大哥，與大哥共事，大哥是神州的社長，也就是因爲大哥指引我們了一條路，這條路是世世代代要走下去，要未來的中國也能坦蕩光華形同日月。



●溫瑞安●

貫串神州全社的是神州人，神州人是怎樣的呢？如何白天放歌，深宵撫劍？如何山莊冥思，笑傲江湖？溫瑞安寫下了「人物誌」之後，令談者又笑又悲又憤怒；於是他再寫下了「新人物誌」，以大哥兼社長的眼光來看他「一生最值得驕傲」的兄弟、姊妹、社員、朋友。

之❶ 鐵弓因緣

我房裏有一張鐵弓，三支黑箭。在我今年生日的時候，師妹曲鳳還、文書戚小樓、督察部秦輕燕、水紅帶陳劍誰，合送我這鐵箭長弓，還有一張大紅壽帖，除了一張登山臨水壯士射雁的水墨，便是「射鵰彎鐵弓，誰是大英雄」十個龍飛鳳舞的大字。今年我才廿四歲，大紅壽帖由師妹雙手奉上時，我當之端然；但廿四歲却正是劍擊長空，赤手擒鷹之齡，弓箭我受之無愧。我捧帖在掌心，端詳這送帖的四位弟子，不過二十歲左右，一個長得圓滾滾，一個長得瘦巴巴，以前有人叫她們做曲胖胖、戚瘦瘦。另外一個眼睛小小的和一個眼睛大大的，一天到晚山莊裏總是眼睛小小的砰砰碰碰走路聲和眼睛大大的嘰嘰呱呱吵架聲。嘿，這四個人，便是神州社裏的四名新起大將嚒?!

是的，他們雖形貌各異，但英氣如一。我之所以與曲鳳還結義，是在民國六十五年初時福隆第一屆大聚中，室外急風寒雨，海浪濤天，她朗誦楊牧先生的「延陵季子掛劍」：

呵呵儒者，儒者斷腕於你漸深的
墓林，比後非俠非儒
這寶劍的青光或將輝煌你我於
寂寞的秋夜
你死於懷人，我病爲漁樵
那疲倦的划槳人就是

神州社四位「水紅帶」，由前到後：曲鳳還、戚小樓、陳劍誰、秦輕燕。

鳳還用一種萬丈悲情的、壓抑的、寂寞的用聲調彈動空氣震盪我的心靈：當時，我正是非儒非俠，很可能成爲一個「曾經傲慢過，敦厚過的我」，而「死於懷人」、「病爲漁樵」。我在馬來西亞自十三歲奮鬪起，六、七年來大小數百餘戰，終於創立了一個使當地寂寞的寫作青年有一個共同的家，但我離開後，只因帶走身邊一個愛將，全社的人都還棄我。最令我傷情的，還生恐我那鐵手無情的兄長，下捕殺令或是開除令！曲鳳還這橫豪悲壯的一唸，我便抓她出去，告訴她說我在這朗誦中見出大悲大喜的自己，也見出了她底眞性情，於是當晚在怒濤澎湃登山臨海的走廊上結了拜。這一次結義，是我生平裏最得意而且不會後悔的一大快事。我送她一柄青鋼短劍，她幾乎是每次聚會，都悄悄帶去，而且寫在枕頭底下就寢。我在想，如果劍有主人靈氣，鳳還遇難時劍應自出鞘作鳴才是。

曲鳳還的人圓圓，屬於用π^2能量得準那一類人。喜歡東家長、西家短，南北兩家，不長不短。她的話匣子一打開，有了個開始，可以從一隻蒼蠅談到大笨象，也可以由國家大事談到她童年時第一個噴嚏。她說話，很容易相就人家，這是她弱點，在詩社之後，却慢慢成爲她優點了，因爲還就不等於該說的也不說。由於她這種態度，許多人樂於跟她共事，像輕燕、小樓，就很樂事跟她一齊辦事；劍誰也常向鳳還傾吐；玄霜更常說鳳還是最了解她的人。每次她來山莊，大家最開心，因爲她沒脾氣，遇到不順就時，忍字到了家；別人調侃她，她也自嘲一下便了。但她很重感情，一句重的話下去，她會眼淚汪汪。她可以模仿各種不同的口音，而且就擬摹各類人的動作，學艷婦、歌星、酒女、土豪，簡直是入木三分，煙視媚行到了家。她第一部話劇便是當黑面包公，頭上頂的是西瓜皮；第一次跳舞是「公無渡河」，她飾演海浪。她又最重義氣，人家是任勞任怨，她是連勞怨是什麼都沒想到。每次她說要走了，隔兩個小時還是在山莊，總之她說「我要走了」時，你別管她就沒事。她又是遺忘症病患者，失後丟掉數十張自己的、別人的車票加學生證，連眼鏡手錶，無一不掉過。戚小樓轉學考時的休學證明書，便是給她弄丟了，結果掀起次然大波。她的字體很漂亮，畫畫很行，水墨顏彩設計剪貼樣樣都別出心裁，凡是她編的長江，莫不是最愛精美的。她是目前神州社裏唯一的「老秀」，我們跟她開玩笑說「上不接天、下不接地」，既跟「老頭子」攀不上關係，也和「中秀」接不上邊。她在詩社裏，負責了資料組大堆的文件和書册；也負責了攝影組，最近才換了玄霜。負責的還有神州記事、設計組、虎組，成爲了山莊最多實務的人。她眼睛滾碌碌的，唱歌最不行，每次輪到她唱時，她總要唱「三隻老鼠」。她對顏色最敏感，但身上的衣服配色最差，自稱有廿六顆蛀牙，在詩社裏僅次於劍誰老弟。

劍誰原名素芳，因爲賞識她有英氣，故給她個男孩家名字。鳳還在社裏，是最可信的門人，每次聽我有難，她都第一個上來拍胸膛；每次我不悅，她都要做好事情。社裏的事，她常打圓場、鼓勵人，日後可以自成一家。而劍誰脾氣火燥，跟淸嘯不相上下，但她更怨天尤人，白天怨太陽大，晚上怨走路黑，夏天怨熱，冬天怨寒，春天秋天怨太短，讀書怨字小，唱歌怨聲大，睡覺也怨做夢夢見埋怨大王。但是她對忠義兩字，却死守不移，一步也不退讓。她好批評人、批評事

，說話很辣，七分覇氣，三分才氣，倒是有了名望。她辦起事業，倒也明快，賭起錢來，赢了不捨得走，輸了不甘願走，倒是痛快。她說話嗓門大，又急又快，鄰座都會被她吸引過來。對於忠字，她是至死都維護；對於義字，她更不多讓。這種品質，可以在昔年清洪二幫做個當家的而無愧。她不會喝酒，但有人敬她酒，她問過我同意後，定必一仰首就乾完，絕不婆婆媽媽。要是詩社有事，她立刻留下來，天大事也先管社裏的，這點除黃昏星外，社裏十年來能與她相比的只有筆傲、阿戚三數人耳。她又最可以承認錯誤，只要沒有情緒作祟的時候，別人罵她錯誤，她總是坦然承認，決不遮遮掩掩。她又是最不識趣的人，每次來山莊，玩笑開過了份成了傷害，批評罵過了份成了刻薄，反而使別人生氣反感，最近她轉而內歛反省，痛定思痛，做些修身養性的功夫了。她是事無分大小，一旦交給她，必雄糾糾熱鬧鬧的去辦，因爲她既不心機深沉，又素來快意恩仇，每次在莊裏聽她劈里巴拉的上樓聲，總是感覺到剛擊道的兄弟們又聚在一起，無禁無忌地仗義拔刀，快樂逍遙。

戚小樓則是不愛講話，一旦講話，聲音彷彿在道人家的秘密。她一來到，平常講話細水長流，源遠流長的曲鳳還立刻變成了嗚咽流泉水下灘，此時無聲勝有聲。陳劍誰的長江大海滔滔不絕立即成了礁石亂灘，有一聲沒一聲了。秦輕燕的一咏九嘆，開朗爽落，遇見了她，也變成空谷傳聲，響來響去都是這一頭響。阿戚武功練得極好，這裏頭以她和阿還練得最有趣，自由搏擊時一個轉身踢一個虎尾脚打得極漂亮。她起先當虎組，配合曲鳳還演了兩次「空門」，造了「振眉詩牆」與「雌雄榜」，對色彩設計也有所長，遇事較爲細心。後當文書？再當財政時，却遇上詩社發行部大變動，虧了一筆到現在無法清償的債。她是經歷過大風大浪，仍是留在詩社的人。義之所至，奮不顧身，這點她是可以做得到。她原來唸企業管理，撇開感情時，可以分析事理，也代表詩社發過數次有力的談話。她從來少埋怨，做事不居功，吃得起苦，而且很有操守，唯隨意批評易憑判斷直覺，容易敗事。她在芸芸學子中，最能患難相交。雖然說話聲音小，但一個人也能主辦得起一次園遊會來，全身淋濕了也不避雨，而且不用別人操心。

秦輕燕開始來社時，去「路遠客棧」（洗手間）時都會錯入「黃河小軒」（男社員住的地方），其糊塗可想而知。她是來山莊最勤者，一旦投身進去，義無反顧，清嘯曾說她「一天在詩社幌來幌去，什麼都沒有學到」，她聽後很不甘心，急起直追，立志學習，是希望雁平等也在政大跟她併肩作戰。她很喜歡跟大家在一起，賣書的時候她跑第一，唱歌聲音够大，吃飯亦從不後人。她喜歡看電影，但却最怕殘忍鏡頭，而我們社裏對待殘忍鏡頭只有三種態度：一是藝術的殘酷，我們欣賞其藝術，不欣賞其殘酷；二是事實的殘酷，既然眞有其事，我們便應該去瞭解而不是逃開它；三是刻意的殘酷，反正他敢拍我也敢看：所以三種態度俱是面對的，而不是逃避的。但她見到殘忍鏡頭還是呱呱叫，有時一隻眼開、一隻眼閉，有時乾脆把兩隻眼睛都閉起來。她又有英俠之氣，有一次大家跟一位好掌大權領先頭的人一齊喧嚷歌唱，獨有她撇着嘴唇躲了進房，就是不要跟他一齊唱。有一次開會開到熱烈，社裏一對愛侶要離開，她便很看不慣，覺得在這樣千鈞一髮的場面怎還能太過兩人世界。還有一次大家在大事情反省的關頭鬧小脾氣，她便去一個個的拖出來，告誡他們有話拿出來討論，別鱉在心裏，造成大家的隔閡。輕燕走路最重，跟劍誰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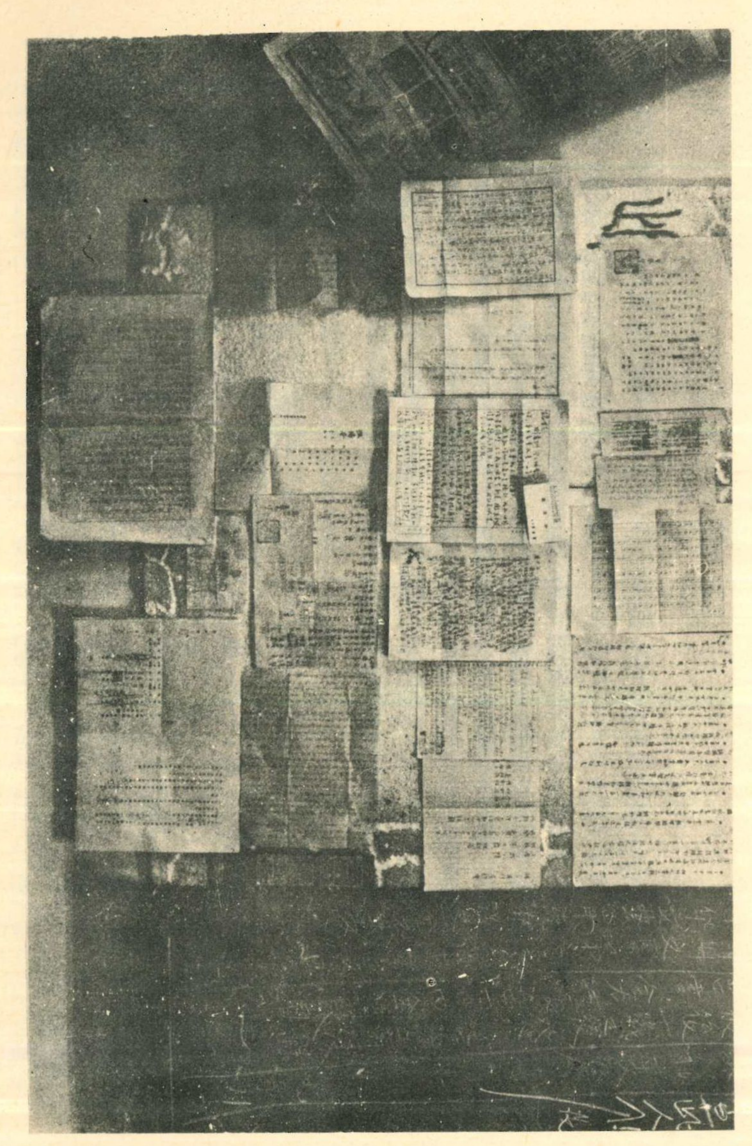
任督察，這兩人有一點最是相同，一旦生了氣，必黑口黑臉，彷彿人定欠了她們八輩子的債，一旦好起來，又雲開見月明，好像大地都照成了月光河岸。

這四個人，便是社裏四條水紅帶。水紅帶是剛擊道五級，她們花一年半的時間練出來的。對打時傷痕纍纍，劍誰本來身體稍有缺陷，但她檢定時，一個拳套，打了十幾遍，便要打定打好才下場，決不敷衍了事，有時還一邊打一邊哭，一邊哭一邊打。小樓更是傷口大小無數，腿筋竟然拉斷過。鳳還是第一個跳級的，但因為她是大師姊，也喫最多苦。輕燕有段時候，被嚇得幾乎要放棄了，不過她們現在四人還是拿了水紅帶，在梨山五陵農場溪水邊打一張低馬照時，自己看了也確有落實的感覺罷?她們四人就是這樣，由鳳還那天在黃河小軒開會，足鑾令人覺得她深思熟慮的提出：「我覺我們都太熟悉了，熟悉得彼此見面反而多開玩笑，甚少討論，這種現象很不好，我們應多一點嚴肅的互相批評、檢討。」像個小大人的樣子，可是有一次我在她面前大喝一聲，她一聲尖叫，竟叫了我一聲：「爸!」有次向戚小樓告訴一聲：現在已出了幾本書，請她幫忙在各學校登記一下，豈料她幾個小時下來，竟做了一本精美的登記簿，把書名、作者介紹，定價、售價都分類纂好，成為一份書目表，這份整理，眞是一絲不苟莊嚴得成了藝術。但她看到一頭流落的小狗，也會大哭小哭，小狗也嗚嗚叫，人狗哭成一團，那時我們正在聚會的討論會中，看到一隻無家可歸的小狗，收留牠便是，如果人哭狗哭，那眞是沒有辦法!陳劍誰言詞鋒利，人家是神州人而不言，她是事事以神州人為榮，正如一個中國人到世界那一個角落都坦然說他是中國人一般驕傲。有次女作家的盛聚，她痛陳現下青年作者的時弊，使她成為會議的中心。只是她一

開起玩笑來，就要拿詩社頒發的「露骨獎」。如果你跟某人開玩笑說：「×××，你笑起來眞有點高山仰止的味道。」她在旁一定接下去說：「×××，你笑起來簡直跟死人一般。」眞是天機盡失。秦輕燕說話既不像劍誰的辛辣，小樓的低沉，鳳還的迂廻，而且很想做事，快人快語；只是自己單獨一人時，總是不知如何應對是好，缺乏經驗，不够信心。然而這四人論功行賞，却是負起神州重任者，她們為求理想的盡心盡力，所奉獻的還不在「老頭子」之下。她們有的是班刊主編，有的是校刊負責人；有的主持讀書會，有的協辦寫作班，甚至指導武術自衛團，假以時日，她們送我的是八方會中州的豪傑，為國家民族社會人羣的事蹟，豈止一張供我拉着滿弦的鐵弓而已?!讓我把三根黑箭射出去吧：一射正氣，二射志氣，三射士氣，讓我們追尋這三個鵠的，捨死忘生，全力以赴!

稿於一九七八年二月廿七日

之②
飛鴿傳書



各路英雄好漢，鴻雁書簡，盡在此檯！(雌雄榜)

娥眞的「日子正當少女」出版了，我們在冬雨寒風中跑去看電影來慶祝，散場後劍誰要回淡水的家，我和黃昏星、娥眞、清嘯則回山莊，不知是誰講：「原來山莊眞是溫暖！」外面冷冽得連傘也拿不住，雨絲冰涼的小手都抓到你脖子裏去。山莊的溫暖多了，一進門，阿狗就會來歡迎，歡迎了一個又一個，那麼大方的給予，一視同仁，就算平時斥喝牠慣了的人牠也去舐一舐。我回到房中，想找「日子正當少女」來看，看到新出的書，二十本，排行一行，心中有很大的奮悅！我喜歡我栽培的人有了成果。桌上有一封信，我一看，心中一震，是玄霜的信，她的字十分潦草，像匆迫時的血書，歪斜裏急如星火：

大哥：

我在你們去吃飯的時間來了，你們不在，下午沒來山莊，不知跟張先生談得怎樣？沒來的原因是：家裏的關係，現在是全家四人對付我一個。下午跟外婆爭執了一頓，昨晚跟母親辯了一場。簡直就要崩潰了，所以沒辦法現在才到，不過您放心，我已想好法子怎麼與母親談了，必要時要犧牲家教和合唱團都不去，表示我的決心，包括愛我的事業和愛我的家，一切詳情再調，明天一定可以出來，白天。萬一有任何事緊急請您用電話通知，我整晚在家。又：如果我要退出合唱團；不知娥眞是否覺得可以？又：這裏黑暗之程度暗到根本不知道寫些什麼，就是看不見，根本看不見，如果字體很亂，請您多多包涵。

玄霜六七、一、一八

看完了之後，我尤其震於「這裏黑暗之程度，暗到根本不知道寫些什麼，就是看不見，根本看不見」——而人生裏有多少暗得完全看不見的時候，最堅苦而又最需堅強的時候。玄霜在拍動的羽毛球，在三方面間來回穿梭，忙了也累了。她家裏不贊同她入社，主要因爲幾個主持人是僑生，而且文人詩人的形像一直給人搞壞了，更且她母親不認爲在社裏可以替國家社會儘一份力量，甚至連功課也成問題。偏偏玄霜責任感很重，很重親情，從來不隱瞞家人她的行踪動向。另外還有功課上及愛情上的阻礙，使她無法有全身投入事業和理想的機會。這如同一場三方面的羽毛球賽，不均衡，但却無法停歇下來。在社裏，她的例子也正如許多人的例子，她的困擾也正是許多人的困擾。社裏會有許多有才華而衝力不足者，終於在鐵幕重重中回到了後台，無法面對觀衆的嘘聲與掌聲，在應有的時刻裏扮演自己該演的角色。

畢竟玄霜能羽翼沖霄者：她原本是神州一九七六年初立時第一批加入者，參加過神州第一屆福隆大聚會，跟曲鳳還是同一期的社員；後來甚少來山莊，直至六六年七、八月間，、社的大轉機中，她又回到了詩社，參加了三人行回馬，在臺留守的一役，經濟大飛躍初期，她辦了一次園遊會買紅豆湯熱狗，在一個白天裏給詩社增添了無數經驗，和整千元的入息。另一方面，又在成功中學主持文藝研究社，訓練更年輕的一代，在時間、人情、環境的壓力中掙扎，還是做出了成績來。凡有志者無不在壓力中挑起千斤擔，而不是廻避放棄；因爲共同維持這個家難，共同發揚這個家不易，所以流血流汗，更使我們親愛精誠，而相惜相依。社裏有一位林雲閣，原本是東海大學政治系的學生，六十六年中，黃昏星、周清嘯、廖雁平、翁懷之四人下臺中推廣詩刊、詩社

史，他們遠從臺北來，在暗夜黑風裏又累又渴，猶自高談青年人的志魄，却遭人訕笑，雲閣在場細聽之下，熱血賁騰，竟不顧同學們的勸阻，加入他們一組，自告奮勇替他們爲同樣的目標宣揚。他們回臺北後，雲閣則趁假期來社，參加習武，後來索性休學來臺北，全力應付轉學考，住在山莊，偕兄弟姊妹們共患難，與神州共生死，和詩社同進退。由於他的義無反顧，使我們在五、六月間的澹談裏，更有一份激勵的信心與決心，打我們人生裏必打的仗。

雲閣在社裏負責文藝會創作組，自小窮困，但亦如黃昏星、周清嘯、廖雁平、曲鳳還等有苦行無苦相之輩。他在兄弟結義裏排行老么，鬪志旺盛。他遇到相當大的經濟上、地理上的困境，但因爲一股志氣與毅力，讓他打破了這一切隔閡。謝惠香、謝惠珍姊妹進入詩社，便是他參加推廣工作後的影響成效。楊翠袖（維美）也是推廣的行列裏認識的。林秀聰是本來相識，卻在一次推廣中，遇到了清嘯也終於來了社。念慈、露宜、衣辭諸子，都有着各種不同的壓力與困難，乘風、麗卿、鷺鷥等，更有他們各自面對自己的突破。陳非煙（麗莉）是因文而彼此識見，她寫信來社之後，在大年初一登上試劍山莊。初一山莊歡騰喜慶，她便在這鞭炮的大鑼大鼓聲中登了神州的場。林耀德、高雲天、劉長鑫也幾近同時來訪試劍山莊，而林耀德還成了週日龍組學員，辦事有勁之外連出拳也有勁。更重要的是他有一種神州昂揚的志氣，很像當年我龍哭千里時的亮烈。唐青雲是讀了詩社史從建中步行到羅斯福路試劍山莊，蘇春金是劍誰的引領，劉鳳嬌却因輕燕的介紹，我和她是在一場詩的朗誦裏相知起來，她返神州雖遲，但在許多層次觀念的認識上，却早已是神州的人。蘇瑞姝不罵不相識，廖和美是武場上相見，沈瑞彬更是豪情萬丈，在紙上結義

加盟，林新居能愛繪畫歌唱，本性已相投，一下子成了莫逆之交。楊聖芬、彭娜、陳怡貞却是性相近也。還有一些有志氣的朋友社友，乃不勝枚舉。像李正圻和他四位結義兄弟，在山洪爆發中一手抱孤兒院幼兒，一手懷以雷霆之筆寫給我們的「俠客俠女」四個字，由於行事轟轟烈烈，我們亦以烈士以待，一入社，設三關，我把第一關，黃昏星、娥眞，把第二關，清嘯、雁平、雲閣。把第三關是爲入社「過三關」之大禮。

山莊裏常有這等讓人欣喜的訊息。我們一家人，在各方面（經濟、家人、學業、環境）的壓力之下，夙夜出動，影響人、做事情，常常受到挫折，但只要與一羣以誠相交的朋友，彼此握手期許，願收復神州，還我河山，大家能爲激起士氣，培養正氣，互勵志氣而盡一份心力，九死不悔。有時候受到些打擊歸來，部份家人少不免有些惆悵，但接到一些令人心血賁騰，喜躍千尺的來信，不禁叫人把疲勞盡忘，重新整頓，再作遠征的出發。武俠裏的「飛鴿傳書」，實在令人有跌宕自喜。一紙來書，舒展開來，寥寥數行，設的可能是揭竿起義，風雨故人，江湖舊事，爲君沉吟，却是經過百里高飛，才落到手裏。「結客四方知己遍，相逢先向有仇無」。記得一位居住板橋市的寒漠野老，讀我「石頭拳」一文後，寫下幾個橫空的大字：

朋友！你好！除了命一條，我一無所有，你若用得着，請來信！

看後覺得有大事要做，虬髯客自東南起，我也奮袂而起，本來因事務極忙而近年絕少寫信的我，也忍不住要提筆回信。長輩如亮軒兄的長信，一手極其悠然俐落，骨力清奇的書法，讀後更讓我

們感觸到風之流，花之聲，在在都是可愛可敬。記得他限時專送送我們一聯：「萬家燈火問何人獨有懷抱」、「一片笙歌誓與君共證天心。」天文、天心的信，本來就是散文之翹楚，給娥眞寫來，更有一番志氣，一份深思，像天下間的傖迫都一掃而空，留下來天明水淨。忍冬寫信給我們，不愧爲剛柔流中一條黑帶，精武門中一位猛漢，長信連綿十數尺，畫滿了刀光劍影，衣食住行，像這種當頭棒喝：

……曹操與劉備煮酒論英雄時曾譏袁紹「乃色厲膽薄，好謀無斷亡夫；幹大事而惜身，見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皆格言放之四海皆準的精闢見解，千古彌久長新。我很欣賞您和大夥兒的任俠風骨，媽的，大不了，老子也是血裏來血裏去的漢子，沒有漢子的況味迸射，那還像剛擊道的種？哈哈大笑幾句胸中的火把吧。

他寫到精彩緊張處，忍不住喝道：

……對！我們何不計劃製一支像國旗那麼大的社旗，插在社的辦公廳，我想這不單是破中國文史以來的結盟集社的陣容標誌。因爲我是讀風起長城遠，見大家那種無私更有俠女俠客的豪情，才感到我們不祇在心靈是「一家人」，在形式上您們聚在一起，如今雲，四面八方的雲，更多像我這樣的雲，豪氣的雲，必很想入盟在這富人情味的團體，社旗的圖案由大家集思廣益，總要襯托①神州是個家，是你我的家。②是文學藝術的。……

像這種關愛關照，是最大的激動，終有一天也因這種激勵而社旗迎風飄揚。陳非煙却在她課室裏寫下了詩章以報贈，而且爲詩社寫一篇文章寫到天亮。

你設下千秋萬載的約合
我要與你奔赴
你在黑夜燃燈
我要與你執守

而羅淑芳則在她十四歲之齡縱論國是，志氣之餘外加一句：

……我身在臺南，不能爲你們的工作直接貢獻，那就讓我成爲你們在南部的精神後援吧！

王秀華的「飛鴿傳書」只簡簡短短幾個字，同樣是人情溫暖：

我很欣賞你們這一羣
想和你們做個朋友
有無需要我盡力的地方
盼望您的回音。

我在皇冠發表了「天台」之後，收到好一些令我感動的來信，如陳明芬的：

……在二八五期的皇冠雜誌中看到你的「天台」一文，使我感到似乎是我的理想在實現一樣，一直，我希望能擁有如你所說的那樣一個團體，成爲其中的一員……

有一位張威儀的，雖還不知道我是先生還是小姐，但來信還是叫人激動的：

……我不知妳寫的只是一個故事，或是眞有其事，但眞眞正正的，告訴了我平日一心一意所求的，在妳的故事裏出現一種分享及付出，怎能不令嚮往!!

這故事不但是千眞萬確的，而且以我一支禿筆，還寫不出其中萬一。謝惠香初加盟時的來函：

……愛你們的早熟，也愛你們的樸和眞，愛你們的任性，愛你們的才情，愛你們的光熱……。原以爲自己很理性，愛上你們才知道自己還是很激情。口頭上常掛着：「這個時代……」「這個社會……」啊，那將到原定有一批眞性情的人呢！怎能相信，古老的俠行在現在新生！怎能相信，褪色的記憶又在眼前乍明！

又有些直接簡賅的，如吳勤招祝我們平安快樂，光明磊落，却把我們出書海報到處張貼；李正圻

「風起長城遠」只看到一半，就兩度拜會「試劍山莊」。還有馬來西亞的凌整風者語重心長：

……而今，我看到是一位眞正勇者，能够辨是非，有良知，有勇氣肯定祖國文化之價值，並肩負文學運動之責任……

更有萬康仁的「投帖拜山」，以及過去無數的熱情、至誠信件，批評的或讚美的，像風箏遇見風，變化作大鵬，而又始終不離現實的線索。更有些人作發展在報刊上的關心，如韓韓、林媽肴、橘霜、吳英玉、林依潔、楲念台、榮之穎諸位，更有些前輩先長的勉勵，如朱西寧老師、蔡文甫先生、鐘肇田先生、鄭光先生、信疆兄、管大兄、正雄兄、健壯兄、國卿兄、洪生兄等。更有位前輩，往往在我山窮水盡時殷切的替我振出柳暗花明來他寄來我珍藏愛賞敬止的一聯：「隱隱王氣是兵氣，迢迢文星動客星」。

「風起長城遠」出版後，收到的信中最合人讀後悲狂如國觴九歌者，莫過於啓銘兄來信，我節錄其中一段：

……我起頭一篇讀了溫大哥的「人物誌」，最末一篇讀的是溫大哥的後記——「九辯」。這兩篇文章像是兩枚剛烈的鐵釘，兇猛地擊着我沉寂的心扉，後似堅持某種光熱，要敲開我厚重的門，掃去我沉鬱的黑。我能說什麽？「我除了肝膽，誰是秋草，又有誰識你胸中沉沉欲碧的死血？」我奮力從那片無邊的黑中，掙脫出來，大聲地喊：「這本書我不停而看！」這本書我不停而看，

激動究竟什麽時候才斷絕？總感覺那白紙黑字間洶湧的不僅是一瞬的美麗，而是永恒的奔蹄。從山海關到嘉裕關，從古北口到喜峯口；從明月天山間，迢迢遙遙濶迫我欲用猶閉的胸襟。……

就是這樣一連幾封長信，悲魄沉雄地擊中了我們易聚易喜的心胸。收到他的信，激動莫此爲甚。又像關渡、揚平、掌杉、寧貴諸位有才情詩友的期切，或像渡也、游喚雖不常見面，但却肝膽照相照，黃昏星、淸嘯出版「兩岸燈火」後，向陽來信有這一段：

……讀瑞安的「江山萬里」，仍像前此某一天傍晚在神州一樣朗誦，那心志是磅礴的，那感覺是雄渾的，我用中華民國國軍二等兵的情感去讀他。「不管中間起承轉合，一早就有了介說」，我粗淺地了解到這樣的詩中結局的本然性。無可奈何地，却又是中國人宿命的達觀。擺渡本無盡處，燈火何曾闌珊？重閱你們選入集中的詩，我進一步地體會著你們以及神州在臺同仁那種可傲吐山河晚斜風雲的雄圖遠志。

他就像一位中校汪啓疆一樣，他在信裏豪情萬丈的說：「神州的力量，最最可貴卽在上下兄妹間之同一肝膽衷腸，彷彿您倒五腑內特俱一團烈火，那夜相聚，燃得我直至深夜三點，談風起長城遠所捲起的狂風沙」！大家在風中跌倒、受傷、站起、迎擊，但永遠不會遺忘遠方跑長路的伙伴。鳳還、玄霜，甚至琼瑩、秀珍，都是正芬介紹她們與神州相識的，有次我謝她，她說過一句：「要不是我至好的朋友，我欣賞的人，又怎會介紹到詩社來呢！」亦由是者，詩社欠了她一份情。琼瑩，那天來莊時說：「以前我不知道詩社是這樣不只於文學的社團！」道出了更進一步的瞭解，秀珍七月四日的來信，令人宛若隔世的感動。然而我們却從未停止過辛苦的努力，而且也向未怠懶過。近日山莊裏既有陳添泉討論國術武功的討論書信，也有郭世神的至誠相問：

……你願意像個大哥哥，敎一個無知的小妹妹一些她所應該走的路過的生活嗎？我原不希望是醉生夢死的、無根的一代啊！

她的敏感和淸靈是少見的，爲了寫她有生以來最長的一封信，也第一次那麼遲睡覺。這些飛鴿傳書，肯定了俠者是存在的，武林是美麗的，江湖更是可歌可泣的，我要回答她，誰是眞誠便不無知，自己要走出自己的路，自己要創造自己的生活，誰也沒資格教，但年輕有志者却無處不可學得，只要醉生夢死不屬這個時代，中華民族更有深遠的根，也是點在黑暗處一盞燈，值得我們在明槍暗箭裏，萬死不辭的赴會。

一位臺南的小女孩子曾淑貞，因爲基於對中國的愛與敬誠，忍不住談起國樂和武術來，寫得令人激賞不已：

……我只是覺得身爲中國人，怎可不識得自己國家的樂器，於是報名參加，居然錄取，我彈的是「月琴」，後換爲「柳葉琴」，形狀似琵琶，但比較小，聲音淸脆，脊上刻一龍頭，彈起來別有

一番韻味，起先側彈「宮燈舞」等簡易樂曲，後來彈「將軍令」，我們都彈得豪氣干雲，尤其是最後一段，曲調快後我們只好背譜，而彈皆激越的琴音乍鳴，心弦也爲之激動不已，突然琴音笛音鼓聲全停了下來，一霎那間，我們都沉湎在猶自彌漫激越的氛圍裏，眞是天地皆靜，唯音樂之聲繞樑而已……當我跨穩馬步，一拳擊出時，覺得山河氣壯，有一拳定天下之慨，那種感覺是既嚴肅又飛揚。……

一位三十多歲的警員徐永傳也來信激起萬丈豪情：

> ……縱然它遠在風起的地方，我依然一步一步的接近，一如瑞安兄所寫：我也是與大夥一樣同跑長路的人，神州啊！我的血液裏已有妳的脈動。

或像陳蝶非讀了「今之俠者」，用一張淡黃的信箋道出了劍膽琴心：「我想說的只是，你們的詩社，詩、文、武、藝、友情，都令我感動。我相信，『有至情至性而有至文』之說，是可以在諸位身上表現出來的。」

娥眞也收到很多令她心懷如春雪的信，尤其像春燕，甚至用電報以款心曲，或像彩珠的飛鴿輕簡，那天孔繁鐘、蔡嘉哲（可惜蔡大翔沒來）率臺大光啓社一十四位朋友來莊，大家暢談一夜，頓覺溫暖如畫，又豪情萬丈。在同樣寂寞的長路上奔跑，最能相知相勵便是這些朋友了。飛鴿傳

書，飛鴿傳書，不僅在信上的，還在心上的，如聞雞起舞，如弦歌雅意，一封信，一句話，也是金玉良緣，要人深宵劍鳴，山間彈琴。飛鴿傳書不是傳奇，而是傳說裏的眞言。

稿於民國六十七年二月廿八日
重修於一九七八年三月廿七日

之3 五行五色



聚義堂上的五個生死之交。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而歌；
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亦偉哉！

在「黃河小軒」聚會的時候，介紹新人認識社裏的要將，介紹到他的時候，常有這一幕：「這位是黃昏星。」「吓？王文興？」然後，這位單眼皮、白牙齒、滿臉又蒼涤又天眞的粗軍漢「喋喋」地咧着嘴道：「王文興那裏有我那末英俊。」寒流恰好過境，人人都拉緊一點衣襟。

黃昏星姓李，名鐘順，是前天狼星詩社總務，現神州詩社副社長，我認識他的時候，是在十三歲時唸初中一。我住在美羅山城，他住在瓜拉美金新村。新村裏都是潮洲人，只有辦小學，沒有開中學。於是他只好轉來美羅唸初中。那兒地方偏僻，校車有時只開到半路。全程九英里，他自己要跑三、四英里，跑步來上課，所以體力特別好。那兒窮人家的孩子都是這樣。初中一有六班：A、B、C、D、E、F。我在A班，他在E班，可是一個學期下來，他考到全級第二名。到第二學期：成了第一名。那時我常看到這高高瘦瘦，褲子短到大腿上來傻呼呼的同學，心中總是想：他看來不太聰明，一定花很多時間在課本上了罷？

初中二時他調到A班來，葉遍舟跟他是好朋友，而遍舟是當時綠洲社的副社長，所以我也和他成爲好朋友。記得有幾天沒見到他來上課，心中很納悶，於是和幾個結義兄弟，王海成、王文茂、李飛良、葉遍舟、廖雁平等去瓜拉美金探訪他。到他家裏，他的大哥烏着臉孔出來，說李鐘順不在。我們看看，他的胸就有我頭那麼高，拳頭比我們兩個人加起來都大，他說不在，只好不

在了。幸虧他二哥出來，說鐘順去到芭場耕作去了，並指示我們一條明路，於是我們只好自己去找了。

這是一段難忘的路程，因爲曾經發生過難忘的事。熱帶的太陽毒而炙人，我們走在一片荒田上，旁邊都是沙丘，白色的沙粒像灼熱的鐵球，我們開始還不覺什麼，到後來就熱得頭昏腦脹，停下來休息，一面咒罵見鬼的黃昏星！大概走了三、四英里罷，忍不住想折回去了，就見到一個難忘的景象：天旱很久了，田裏的地都龜裂着，像一個井字，交錯着、摻雜着，不斷的延展在蒼黃的土地上，一個打赤膊的孩子，在烈日下操作着，一身都是汗，在他如土一般的背上，皮肉也是裂着的，甚至可以看見一些掀開的肉，在皮膚的裂縫裏，太陽的照耀下，逐漸褐褚色的乾涸。他一個人在耕作着，荒野裏，潮洲人的村落外，一個孩子，爲了他的土地，在烈日下堅持地，沉着地、艱忍地搏鬪。我眼睛很快就模糊了，薯田、青瓜、大豆，辛苦的種植，廉賤的賣出，多少青春，多少血汗，你抓一把黑色的泥土看看，長江流域，黃河平原，農民的苦難，像一首古老的歌，世世代代的延續，在他們蒼老荒涼的臉上，我們皓白如雪的飯碗裏。中國不就是這樣嗎？啊古老的中國。我們叫他，他聽到了，怪叫，狂呼，拿着鋤頭就奔了過來，我們忙作鳥獸散——他外號「神經刀客」，而且手裏還有柄鋤頭，上次他拿把木尺，不小心統到雁平的要害，害他痛了半天，何況這次是鋤頭！

有客自遠方來——九英里外，對這些從小是好客的莊稼漢來說，是最熱忱的事。他帶我們回到家裏，經過他介紹之後，他家裏的人便完全不同了，熱情招待，宰鷄殺鴨，還有一盤我不敢吃

的大蒜——最重要的，是特准黃昏星有一天假期，不必下田耕作，雖然他已耕作了大半天。他平常每天要耕種一整天，直到晚上八時多才回家，然後還得幫忙抱弟弟妹妹，十點半之後，家人都熟睡了，才算有「自己的時間」。但一天勞累下來，已經沒有唸書的精神了。在那一間擁擠的白鐵屋裏，唯有家人的鼾聲傳來時才是唸書做功課的時間，但全屋只有一盞日光燈，一旦開亮，必會驚擾到家人，那時他大哥葵扇一般的大巴掌便會迎頭蓋下來了——本來嘛，莊稼漢的生活是辛勞的，平靜的，唸了書又怎樣？還不如下田作些生息，他們跟袖袴子弟的看法相距太遠了——所以他只好用五燭火的小燈看書。一點鐘，兩點鐘，彷彿聽到打更人梆響漸遠，而早上他又要疲倦的去趕搭車，跑幾英里路，去見他的兄弟，然後回來下田，曬太陽，風雨淋，晚上抱弟妹，半夜唸書……

然而他却考到A班的第一名。我聽了心中很激動，開始非常注意他了。他還是那麼樂天派的，神經兮兮的，直到他戀愛了，巡察員的領帶打正了，可是他也快要失學了。他家人不讓他再唸下去。在海外這些華僑的生活裏，他們保留的是另一種傳統，也許是封建，也許是專制，但也是一種殘忍的美。於是許多聰慧的孩子都失學了，甚至失戀了，失去自己了——但整個傳統還是維持下去。到他們的下一代，也許有些許變更，也只不過是些許而已。他們全部潮州人住在一起，形成一個村落。客家人全部在一起，也形成另一個村落。等到有這樣的呼籲出來：「爲什麼沒有一間中文大學？我們華人需要一所華文的大學。」於是有人出來搞中文獨立大學籌募基金。你會看到大街小巷都是人。他們白天辛勞了一整天，可是爲了有一間中文的大學，他們的子弟雖不一

定能有福份唸，但他們仍犧牲整個晚上休息的時間，站在街頭巷尾，進行義賣。一些生意場中的大老闆，已經十幾年沒下過廚了，現在重拾他抗戰時的本領，拿着大鐵鍋，撥着風火爐，在街邊把鏟敲在鍋上噹噹價響。咖啡店通宵營業，連理髮小姐也不收錢——所有的錢，都捐交給籌募基金，餓肚子是餓肚子的一回事，辦學校是所有華人的責任。一街都是人。貧窮的、節省的，在這段日子裏也毫不疑慮的大掏腰包，有些真的沒有喫的錢，豬肉店的老闆王老胖說：「好！反正義賣，我炒個豬大腸給你吃，大家都是華人嘛！」他長臉吝嗇的老婆，這次也欣賞得咯咯笑起來。街頭熙熙攘攘，水瀉不通，這是那兒海外中國人的世界，他們的熱心。雖然到最後，這些熱騰騰的血汗錢被騙了，毫無下落了——但他們回憶起那一幕，那些老了的人，那些已經長大了的少年，還是有飛越的心情！

黃昏星考到L、C、E（在學生的心理負擔上，恰如臺灣的大專聯考，可是我們是白天去考，晚上看電影的——眞正的讀書人，連區區考試也唬得臉青唇白，那未免太折煞了「書生」二字），可是他家人不讓他再唸下去。本來嘛，田地荒漠，莊稼最需要的是人丁的繁續，廣大的土地，耕作的人，讓子弟唸得會寫父母的名字，不會讓人問了還道不出爹娘的名字，那不就足够了嚒——黃昏星沒來上課了，我和清嘯、遍舟、雲天、超然去找他，好不容易才說服了他哥哥。黃昏星二弟很早就沒有了父親：一個子夜，共產黨的人，把他抓到山上去，從此沒有了音訊，家裏只剩下孤寡四人。可是二弟在每次播種時，常有幾天沒來上課。初中過後，我們的母校——華文學校——沒有辦高中。於是我們轉到綜合高中去，四大民族：華人，馬來人，印度人，孟加里人都

混雜在一起的地方。這學校的學生大部份是英校和在校生，於是奮鬪和掙扎更苦了。我和老二黃昏星、老四周清嘯都同一班上——事實上，是在分班時他們死不肯走，硬要和我同一班，余雲天因堅持力不够，所以還是留在B班。吳超然是遲一年才進來，葉遍舟却輟學了，廖雁平也是。我們在那個環境裏，三人一齊同出入，三人一齊唱歌，很少會不見了我們任一人的。我們在大操場教中國拳，他們說："Oh! Chinese Kung Fu, Chinese Kung Fu!" 另一個說："Chinese Kung Fu, useless rubish, cas't even bit me!" 我勃然大怒，雙腿平躍，一連躍過三張桌子。黃昏星豪氣上沖，十二連跳趕十二張桌子；周清嘯大吼，雙手一掄，居然把足球的龍門扯垮下來。在衆人目瞪口呆裏——我們三人魚貫進了教務處。這一次在外面等的只有一個余雲天，還有半個 Gunasegeran。輝煌的日子似已過去，而我們不一定因輝煌而生存的。所有的輝煌都是創造出來的。我們的餘力，我們生存的因子已蔓延到其他的火苗上，許多半個，後來成爲一個、許多個。有華人鄧建業、藍啓元，有巫人 Yossof，有印人 Logidazan，有孟加里 Godipzigh 甚至還有教師 Mr. Ngan。誰能够忍受破敗的，改造毀落的，就能生存，就能輝煌。

我們三人一齊上課，一齊下課，五月初五，屈大夫投水的日子，國殤、離騷、九歌九思九辯，盤旋在我們腦海。那天午雨，在夕陽中我們寂寞在佈滿英文的公告欄寫下：今天是中國詩人節。雖然很快便被校役發現，很快便被拭去，但我們曾經在這樣的一天，午後太陽的雨中，我們寫過了這幾個字。溫任平先生有這樣的一句話：「在白天，我唱過了歌；在晚上，我走過風雨飄搖路的。」

有時我和清嘯沒上課，坐在樓下的花圃裏，望着正在上課的樓上，這樣反有所悟，等於上了更多的課。有次黃昏星不跟我們「聯合陣線」了，他乖乖的聽課，我們心中奇怪：老二怎麼乖了，後來才知道他好傾慕那位身裁窈窕的歐陽老師。這個孩子，一直是活在感情中的浪蕩兒，他的第一首現代詩，裏面有：「忽然前面閃光一下／她就出現在我眼前」，我開始讀第一句，還以爲鬧鬼不成。讀第二句才知道是她的愛人出現了。他的詩不講求語法，改得我最頭痛，不過他才份之高，確也鮮有人能與之比擬的。

有段日子，他川四天沒來上課，我們後來才知道他發生了什麼事情。他營養不够，睡眠也不足。清早被家人叫起來去駕犁芭車，就是一種割草機。他惺忪着駕上山坡，土地很鬆，刹車不住，車子往下衝，下面是一座礦湖，在那兒做「忽朗潭」，是掘取礦苗之後的土地，類似浮沙，一且陷進去，就是死定了。他越緊拉緊刹掣，可是力量太小，只減慢了衝勢，車仍一尺一尺的往下移。他恐懼，勉力踩住 brake，一時驚措中踏錯了，踝部小腿轉入割草的螺旋刀裏。那種割草的刀是鋒銳的、弧形的，而且轉折的，腿一旦夾在裏面，便榨壓得旋轉起來。那種刺骨入脾的痛楚使他可怖的淸醒。他拼力用手想把腿拉出來，可是車又往下衝，腿被挾得更緊，鋒利的刀面都割掀入了肉裏，抵着了骨頭。在荒地裏，他大叫沒有人應。生命的可貴，在精神受難、肉體痛楚時尤爲見出。最後他鬆開駕駛盤，兩手全力把腿連皮帶肉一齊搶回來，然後躍車——車衝落「忽朗潭」底，他大幸落在潭旁。一路上，他拖着脚走，不知道怎麼回到了家門。他哥哥的責叱，母親的難過，他當然沒去看醫生，——鄉野的孩子本就最知道如何保護自己，像狼會躲在深谷裏豚

自己的傷口，他採了一些山草藥，紫色的花深綠色的葉那種，嚼碎了貼滿了自己的腿，一晚淌着淚沒有睡。到了明天，他拖着脚來上課，痛得臉色發青，腿也腫了足有一倍！我和清嘯，臉色都變了，問明原由，扯開藥草，看見傷口都起了膿。於是强迫他去看醫生，可是他沒有錢。我們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他挾到衞生所去；衞生所是政府支持的，比較便宜（我們也僅能籌出到衞生所去的錢）但服務也比較差。我們隔着一道玻璃門在外面無數病人坐過的長櫈上候着，只聽到裏面的慘呼，哀號。沒有痲醉劑，護士替他用刀叉拑出膿塊與碎肉。他叫了一天，我們汗濕透衫。他出來時，一個鐵錚錚的孩子，整個地虛脫了。……總是這樣，野地裏，孤獨的孩子爲生存而搏鬪着，呼叫沒有人應，哀號沒有人知道，他只用自己的手取出自己淌血的脚。……

而這些剛擊道的兄弟們，姊妹們，都是這樣長大的。長大這回事不是在溫室中慢慢長高、長壯、長得漂亮，而是受許多風砂，被許多感動，忍受許多寂寞，付與許多同情，等到這樣的一日，你還要面對你自己，你才感覺到自己是眞的成長了。

兄弟裏排第四的是周清嘯，他以前筆名叫休止符，原名叫周聰昇。剛擊道裏給他的外號，叫「鐵口無情」。他也是「王老五集團」的主席，幹部依次是：「中央集權」黃昏星、「緝私大隊長」廖雁平、「權威」殷乘風、「顧問」溫瑞安、「監察院長」方娥眞。以前還有一個「律師」張筆傲，一個「犯人」黃海明。這小集團終於在民國六十六年裏被「敵人」所瓦解，主席、集權、權威、律師、犯人全部「晚節不保」了。淸嘯他那張口正如他外號，確是得理不饒人的，就算不得理，也未必饒人。有人說他勢利，有人說他刻薄，但他是嗎？他對詩社、對剛擊道却很執着。我和他曾發生過無數次的衝突，但他仍是我的四弟周淸嘯，我還是他的大哥溫瑞安。他離開過我們，但仍然是我們當中最堅毅的一員，甚至比以前更神州，更兄弟！我覺人不應該從他正常的情形來看他，因爲「正常的情形」，往往就是「不正常的情形」。我們在這社會裏，許多禮教、許多禁忌下，我們已分不出那一點是眞正屬於自己的。比方說，我們把白天交給上課，晚上交給補習。上課的時候也許你想唱一首歌，但理智（還是約定俗成的禮教）當然不允許你唱。也許你在家教時想睡覺，但責任感當然不允許你睡。所以你很容易把一天廿四小時的你，看作是眞的你。然則不然。有時你也感到莫名其妙情緒的激動。也許你在鬧市中，忽然聽到遠處的樓閣，傳來一陣簫聲，你感動、你哀傷，你彷彿感覺到生命裏隱隱的一種情感，同在抖落一些記憶。也許你聽到的是一句話，也許你知道以前的一個同學患病死了。也許你看到一頭小狗過馬路，車都爲牠而停了。也許看到有靑年看見老太婆上車，越緊讓位。也許這才是動人心弦的一刻，也許這才是你自己。美媛師妹遇過一個人，他洒脫不羈，自認爲沒有什麼可以作他的牽絆。他會京劇、善辯論、喜歡演戲，功課很好，又愛唱歌，玩得一手好吉他，又有組織能力。看來這就是他自己了。可是他有一天問美媛：「你是天狼星詩社社員？」美媛說：「不。」他說：「怎會呢？」美媛說：「我是神州的人。」他茫然道：「哦。神州和天狼星分家了。」師妹說：「你多久沒見過大家了？」他說：「很久了。」忽然他的聲音變了，他說：「我很害怕見到他們。因爲他們很感情，很激情，而我與他們短暫相處，還是相當融洽的——可是時間一久，就像幾十口針一起扎在心裏似的。」師妹說：「爲什麼呢？」他說：「我也有大哥，他從老遠看我們，一臉風霜，幾乎當了和

尙，而我們什麼都沒說——現在我們都散了。」師妹說：「一定要說些什麼嗎？大哥、二哥、娥眞姊自馬歸臺，差點就回不來了，我們在機場上等着，等着，等着，終於他們出來了——可是我們什麼都沒說。可是大哥一定知道我們已經說了。一定知道。有很多話，是不必說的。有些話，說了等於不說。」師妹繼續道：「你怕常久在一起，會有千萬口針扎在心裏，——但如果是常久在一起，就不會是針了，感情永遠不是針，針會刺痛，感情是線，線能够縫合，把一些東西，縫合在一起。」他沉了好一陣子，忽然又回到他不羈的樣子，聳聳肩，談到別的事情上去。以後他還是老樣子，彷彿活得很愉快，偶然在大家裝作感情豐富一字一聲斷的朗誦裏，他會大唱起：「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他豪情裏有幾許悲回風！

人是活在許多一刹那間裏。像舞者，在一刹那間奔放自己。像武者，在一刹那間把精神和肉體，變成速度與律度，以力度和氣度，表現了自己，昇華了自己。活在刹那間的相見裏，活在一錯覺自己彷彿來過某個地方裏。活在身臨大義，一個平時軟弱的人奮而挺身、至死不渝裏！活在惶惶栖栖，仍不放棄一個浩然的執守裏！正芬她說得很好，「要看一個人，我就站在他的立場身份來看他。像清嘯，他是一位詩人，我以這種眼光來看他，就原諒了許多，也不感覺到什麼，只有無盡的欣賞……」對，因爲他眞。清嘯有尖銳與倔强的地方，或太計較某些東西，但批評他的人往往失去一件最珍貴的東西：他所有的一份眞。清嘯年紀小的時候，很聰明，很勤奮。也是住在瓜拉美金新村，就是黃昏星的同鄉。他父親是那兒的村長，在那邊的村長，有點像中國小村落裏的村長，是一個可敬的長者，是一個有威望的標幟。所以清嘯四弟很小時就很有權勢。當地曾有兩個黨派，一個是牛頭黨，一個是帆船黨，小孩子們就分成兩派，你追我逐，有時候還打起來。因爲清嘯聰明能幹，他甚至可以統領二十多個孩子，把敵手綁在電桿上，直至他們的爸媽來救。那時他只是孩子，三四年級。可是在他五年級時，父親過世了。六年級時，母親也仙逝了。

像爆竹燃過後，只賸下一地殘屑，該怎麼收拾呢？四弟的唇是薄而內斂的，他堅忍的寄居在他伯父家裏。那時他十二歲。他伯父較爲富有，他伯母却十分計較。他每天清早被人趕去橡膠林割樹膠，寄人籬下，白眼總是免不了。他是在這樣的一個家庭的陶冶之下長大的，耳濡目染，總是對他有些影響。可是他是如何在這種生活裏保留他一點眞呢？記得向我借了本瘂弦的「深淵」，他表嫂順手就拿來打蚊子，他不惜大吼了一場。後果當然是挨他伯父罵，挨他伯母罵，還幾乎挨他表兄揍。可是他說了他的話，他做了他所堅持的事，他沒有緘默。他曾經在高一檳城大旅行中代表全班說了他的話，可是因此被級任扣了成績，但他仍是說了應該說的話。

清嘯常常做一個夢。他把這個夢告訴我，告訴了一次又一次，而他自己仍未察覺。我仔細聆聽他的夢，心裏有深深的悲慟，我沒告訴他。他夢見從前的村落，他家是賣罐頭的。就這樣一個像褪了色的午後，夕陽嬾嬾的掛在天梢，一些奇怪的光芒洒進店裏來。有一個人進來要買罐頭，指着頂端的那一罐。他爬櫈子，但不够高，只好把櫈子放在桌上，再攀上去，他年紀小，又瘦，伸直了手，手又不够長。櫈子在搖着，隨時會倒下來，可是他仍盡力去拿下它。那客人好像在訕笑。就在這時候，有人自屋外走進來，背着光看不甚清楚，但却是穿着卡基黃色中山服。這人從原地走過來，搭着他的肩，然後替他拿下了罐頭，這之後他就醒了，他不能自己的悲傷着，因爲

他深深地知道，無由地知道，那人是他的父親，他父親替他拿下了罐頭，而我聽在心裏，我也那麼深刻而清晰地知道，他只是一個孩子，一個一直還沒有能力去拿下那罐頭的孩子啊。

清嘯外號「黑蛇」，是「黑白雙蛇」中的其中一條。另一條「白蛇」是廖雁平。雁平六弟和我是十三年的老兄弟。雁平的第一特質首先要知道，他的家是三代同堂，而且連叔伯兄弟在內偌大一間木屋裏住了數十口！他是客家人。客家人有一句俗語：「一人吐一口水都能淹死你」。他家人可以當之而無愧。他從小很窮，但他自尊心很强。他熬過很多很多苦，所以皮膚不大好，長了一些疥瘡在手腕上，現在當然已經痊癒了，不過當時這些小毛病的膿給他很多的麻煩。有一個繪畫老師很瞧不起他，他又坐在前面。那老師叫他搬到後面去坐，雁平其實對繪畫很有點心，可是一直遇不到賞識他的老師。雁平只好把桌子移到後面去，心中有些悲哀，所以放下桌子不時用力了一點。那女老師杏目圓瞪，怒叱道：「你幹嘛摔桌子。」雁平光起火來，是不管一切的：「我沒有！」那女老師一手叉腰，一手用粉筆遙指雁平：「你狡辯！」雁平捲起袖子，他執着起來的時候，是一支可斷不可折的精英之鐵。「這是放——」他捧起桌子再放下，然後再拿起桌子一扔：「這才是摔！」這事情一直鬧到教務處才告結束。

雁平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出生在這樣的一個家庭，有這樣一副性格。他年少的時候，路過暗巷，看見幾個人在吸毒，有一個是他認識的富家子，也是空手道高手——別人看到這種情形，如果不想同流合汚，一定走避不迭，而他却走過去就罵。結果五個人圍着他，恐嚇與警告他。而居然還是他（雁平）先動手打人，一拳就把富家子打倒。其他四個人打他一個，他踢倒一個，捱了

九拳，拼命逃到我家。我家那時有兩頭很具靈性的狗，都取有筆名，一隻叫「李有利」，一隻叫「王寶八」，我們戲稱之爲「剛擊道」的左右護法，高大兇猛，加上我助威，終於嚇跑了那三人。雁平就是這樣的人，雖然他後來還是被揍，中了暗算。

雁平略通相學，喜歡下棋，發夢也夢見棋局。當過當舖副手，也當過看更人。在當舖工作時，詩社有大聚會，他從峇眼拿督埠五十多英里路趕回來，那時正要開始，全部人都集合在聽雨樓前面的庭院，就要開始第一屆「詩人大會」，却發現不見了雁平，分出各路人馬去找，最後才發現他在我振眉閣呼呼大睡，正睡在另外一位從吉隆坡趕過來的社友何棨良的肚皮上——他們這兩位，眞的要趕赴一場千秋萬載的約會去了。任平兄哭笑不得，我們搖搖推推場甚至捶之亦不醒，醒來第一句卻問：「天亮哪？」

有一段時候他在一錫礦公司裏工作，負責在荒郊的一座土丘上看管一架笨重的機器。他負責晚上，由九時看守到天亮。這部機器很危險，時常有「走火」的現象，電火「刷刷」地射出來，濺在脚踝上，有一種驚懼的張惶。這機器很囂吵，吵得什麼也聽不見。看守這部機器，就是怕它隨時爆炸，這是殘忍的工作，因爲一旦爆炸，只怕在小丘上，亭子裏的人，也逃不出來。雁平就每天晚上，心驚肉跳的看著這部機器，忍受它的噪音，忍受它的危機。荒地裏，人們都熟睡的時分，月昇中天，沉靜而哀涼。喧囂的機器，生命的危機，一少年靜靜的等待，黑夜過去，黎明到來。

老二黃昏星今年生日的時候，師妹和阿戚送了隻會扒低擺尾的玩具小狗給他，我和娥眞送隻

會搖頭的紅玩具狗，加上他自己的那隻小老虎等玩具，看來最多再過明年的生日，他就可以開玩具店了。他的玩具動物園應該不缺什麼——明年我就送一隻電動的烏龜給他。他這個大孩子，常把所有的玩具都放在桌子上，統統都上了鏈，讓玩具們錯雜碰撞，搖頭的搖頭，搖尾的搖尾，他自己像是一個交通警察，玩得十分專神，有時自己一個人玩得眼淚都笑了出來。在他廿四歲生日那天，他就又哭又笑的玩了一個下午。玄霜坐在地上，很欣賞的看着他。記得第一屆福隆聚會的時候，大家聚在房裏，樓外波濤滔天，風雨凄凄，我們在房裏互訴心事。玄霜就忽然說：「黃昏星，你不要怕，我知道你是一個好人。」那時候講來，格外親切，現在囘想，還是有餘韻。最近劍誰初遇老二，也認爲玄霜說得眞好。也在那晚上，小嫒朗誦「延陵季子掛劍」，我忽然覺得我們如此相近，同樣在驚濤拍岸的天地間有反擊的氣勢，於是在風聲中浪聲中雨聲中握拳結拜。我記得當日十聯會初成時。我們慶賀任平兄、黃昏星、藍啓元、周淸嘯四人的勞苦功高，我在贈給黃昏星的卷軸裏選了劉克莊的詞：

> 酒酣耳熱說文章，驚倒鄰牆
> 推到胡床　旁觀拍手笑疏狂
> 疏又何妨　狂又何妨

疏亦無妨，狂亦無妨，最難得的是在疏狂之間，勿忘記正氣的存在！黃昏星就這麼一個平凡

的人，但是在電影放映前的國歌，或者電視節目結束時的國歌，他都肅立到畢直，從第一聲到最後一聲，沒有敷衍過，而且百數十次皆如是。嚴肅的東西叫人要去反它，大義的東西也叫人有一絲遊戲的餘地，然而浩然正氣却是叫人敬致和靜止的。黃昏星窮得發慌時，有一天半沒有東西喫，我剛好收到稿費，就請他代我去兌換現款，他提了大叠鈔票囘來，按響了門鈴，我在小陽台欄杆旁望下去，恰好看見他笑嘻嘻的把鈔票呼花地往天上一撒，又一張張的飄落下來，他歡天喜地的嬉笑着去撿：我知道他仍是做着童稺的美夢，滿地黃金等着他去撿取——於是生活裏都是快樂，俟他上樓到我振眉閣時，交到我面前的鈔票必定仍一張不少。這就是我所驕傲的兄弟。

娥眞則是神州裏最嬌弱的女子，不過嬌秀裏也三分英氣。竹子是這樣子的，畫來弱不勝衣，但骨力不足便不爲竹。三三同仁喜擬她爲虞姬，虞姬雖爲霸王舞爲霸王歌，到最後也能爲霸王死，四面楚歌楚不了她的烈節俠情，柔腸千斷也不過碧海靑天，瀟湘夜雨。可是我覺得虞姬的人之嬌女，不比娥眞的人間而不人煙。在霸王生時爲妃敗前却要婉轉一死，眞正人間的女子却可以靑布暮雪，灶爇寒枝，有一天可以藏金釵含銀針，刺漢王報君恩。娥眞可以英烈到這樣子。可以非楚非漢，但卻中華民國。一切要開創一個新的，係她的作品，向不喜模仿人，而且也不允許我有別人的影子。又喜接受人評正，係朱西甯老師在給她的序中暗示她要高情忘情，不可以只是私情忘情，她心悅誠服，在我身邊常掛感激。但惡意中傷，要是我不在場，她被迫挺身而出，也能維持大局，以琴音催利双。有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我因告誡社中人而不得應，心中極爲頹傷，她却代我振衣而起，與二弟輕燕，力挽狂瀾，振奮山莊。平時她又極爲嬌秀，一起行走時愛把手伸

進我口袋裏，不知我是隨時飛逸而去舒伸身手的。

小娥和黃昏星、淸嘯、雁平等相處時，他們總是護着她讓她的。在文學上，淸嘯、黃昏星對她最是服氣，淸嘯就說過：「嘿，明明我們先寫詩的，可是她一寫，才幾首，就好過我們了，心中很不服氣，仔細一讀，哎呀，只好佩服得五體投地。」她習「合氣道」時，常常要摔人，我總是假裝給她摔飛出去，淸嘯却硬立住馬步不讓她摔，氣得她像小鷄子般叫呀叫，眞的怒了起來。社員們跟她往來，常常是一塊麵包，一片鷄蛋糕的交易。她很饒嘴，怎麼喫都不會胖起來，常常說吃到飽上咽喉去了，只好再塡些麵包，有時又說肚子餓得穿了個洞，只好用麵包來塡。說來說去，還是找藉口喫麵包。社員們常常陪這個「娥眞姊」去練舞蹈、練唱、練平劇、練功夫，大家都很護着這個小姊姊。她又不喜歡房間被人借用，常照的鏡子也不喜被人照。有次她讓劍誰進去趕換衣服，第二次劍誰就大叫要進去換衣，搞得大家都走進「絳雪小築」裏去，氣得她不跟劍誰說話。她和阿狗，常常鬧意見。她彈古箏時，阿狗就雙眼盈淚，嗚嗚地哭叫起來。小娥問牠前世是不是王昭君?我說應該是王昭君帶去西出陽關的小狗。牠又嗚咿咿地哭了起來。小狗最喜歡睡在小娥的床上，以後枕頭棉被都爲牠準備的。有時我睡在床上看書，阿狗就跳上來睡在我旁邊，小娥見了最生氣，小狗最反而瞪住小娥，兩人看來看去，終於又一人一狗駡起架來。那時娥眞就像小貓，所以阿狗一點都不怕娥眞。

淸嘯是詩社裏瞇着眼睛抽煙趕稿的苦作家。因爲社裏不抽煙，他抽煙常躲到天台去，是最有良心的吸煙者。平時很省花用，常跟輕燕喫一盤自助餐，把錢一個一個銅板的往「小豬」裏塞，

但一遇到詩社大事，「小豬」便嘩啦啦的倒開來，滿地的銅板都作了我們的本錢。山莊有客人來時，只要他情緒好，見別人自顧自家做東西就很看不順眼，打開話匣子就跟客人嘰哩呱啦的從綠洲講到神州，空手道說到剛擊道，黃昏星大厦談到試劍山莊，三分正氣三分傲氣四分長氣。有次聚會，他說到：「……我和大哥等時常鬧翻，但總還是言歸和好，有錯的我也承認……」聽得我熱血賁騰，眞不枉作了這麼多年的兄弟，跟他駡了這麼多場架。他當文藝部長，當得十分辛苦，別人沒把稿交給他，氣得他乾瞪眼「鏡」。要是座談間有人傷及神州或有僭越，他必第一個挺身而出，跟黃昏星、雁平搭擋，力挫外敵。他當財政時，帳目條理分明；當掌刑堂堂主時，刑罰獎賞也一淸二楚。他只有在別人興高采烈時潑冷水這點最要不得，要是他興奮有人潑冷水則有架可駡。從前聚會的時候，他提起背包念我的詩：「那末明媚過後才死吧」，不管任何壓力，背個旅行袋就揚長而去。我們回馬期間，他獨力維持山莊，主持了幾個部門，等我回來時，又一一把它交給我，請我定奪，需否繼續。打掃山莊時，他在最髒的地方洗；山莊刷漆時，他一頭一臉是油漆：眞看不出他原是富家子弟出身的。他跟娥眞很合得來，看那個「不順眼」，很容易合起來把對方「打發掉」。到了冬天，他時常窩在棉被裏「冬眠」，平常却是山莊裏創作最勤的老將！

廖雁平外號「鳥鳥和尚」，又叫「廖大師父」，其實應該喚做「慢半拍」。我們講一個笑話，他往往愣了牛天才笑得出來；他自己講笑話，却未講先笑，等他笑完了，我們也不覺得還有什麼可笑的了。有次我們討論某個人的信件處理問題，俟他發表意見時，他却扯到德行，來西方的哲學觀去了，好老牛天才忽然想起原來的主題。他的武功很高，是屬於以慢打快，後發制人的一

套，只是一旦對外交手時，有次我在西門町被人包圍了，他是第一個跳上來向對方揮拳頭的。吃飯時不苟言笑，飯後笑口常開。別人勸他時他沒有作聲，自有一股殺氣，中秀都難接近，只是一旦開口：「我接受你的意見！」又比什麼人都坦蕩！神州創社十年，再大的動盪，他也未曾離開過詩社一步。他寫稿、做事、讀書都慢，可是肯下苦功，一本字典被他背了一半。以前本地生常笑他讀音不準，他痛定思痛，痛下苦功，結果現在天天糾正一些本地生社員讀錯字、發錯音。他天生得安逸之道，不慍不火，口頭禪最多，曾創有好一些歌，一曲叫做「監牢曲」，一首叫做「過去歌」，從頭「過去」到尾，還有一首他和阿還及阿誰改編自「我住長江頭」一曲的詞，成了「頭尾曲」：

我住火車頭
君住火車尾
日日思頭不見頭
共飲洗頭水
此頭幾時斷？
頭痛何時己？
但願君頭是我頭
定不負死人頭

這些歌還是平實的、生活的，就像他的人一樣；他也和我及清嘯為了黃昏星從前的浪漫史編了一曲，原調取自："I don't know how to love him"

我不知如何接近她
我不知怎樣叫她
她在臺大，我在政大
我送她玫瑰花
她要杜鵑花
害我得矇查查
叫聲媽媽……
我不知如何愛她
我不知怎樣找她
我拉二胡，她彈吉他
我送她一粒瓜
她給我一巴

害得我跳查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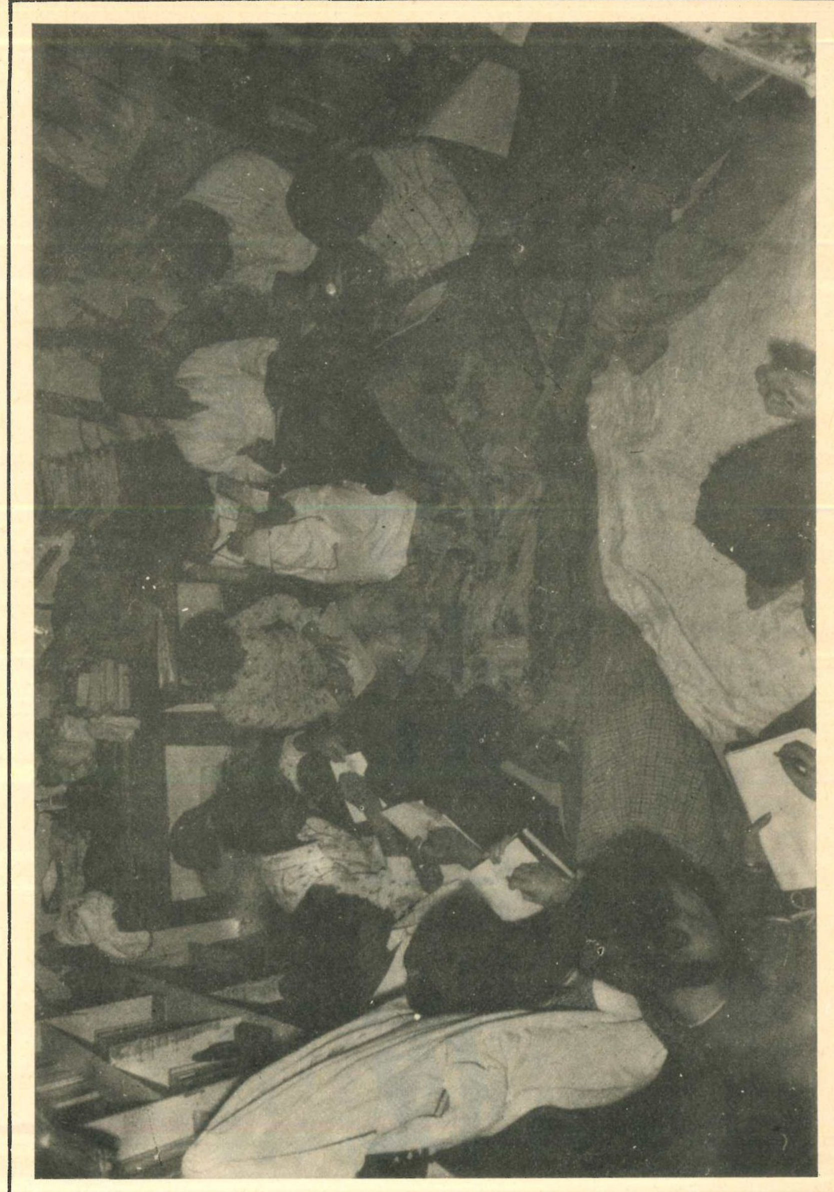
阿里巴巴……

我們五個人生活在一起，那就是天底下最熱鬧的一處了。後來又多了位殷乘風，大腳大搥蹬得山莊一地都響。黃昏星和周清嘯是一天不吵架不能過活的，這在「風起長城遠」一書「人物誌」裏有詳述，後來打了一場大架之後，兩人都溫柔了些，客氣了起來，最近才又活潑了起來。小娥還是小熱鬧，雁平還是笑彌陀，我平時嚴肅，一旦發神經，也不可收拾。五人合唱起來，各執一個音階，各唱一首歌，你唱你的，我唱我的，合將起來却十分和諧，正是一首銳氣四射的試劍之曲，山莊之歌。我們男的擊地爲節，娥眞爲清音，合起來就是楚歌，當然也可以唱出漢聲。最近雲閣加盟入莊，黃河小軒更是熱鬧；林新居也愛高唱，唱得樓下忍無可忍，有次留字警告了我們，我們只好找地方搬家，最好搬到不吵人的地方去了。山莊本離馬路很近，但區區車聲，又如何吵得了我們，常常是我們的聲浪覆蓋了車聲，凡是一樣事物是大的，就算它靜止的也是令人最觸目的。我們五人，本是金木水火土，五行變化無窮，終於成了五色祥雲，守護着我們幻化出來的神州。

補稿一九七八年三月廿八日

山莊一夜

●林新居●



黃河小軒中大家沉思寫作。

神州社裏有如一家人的感情，也有一見如故的至交，林新居一到詩社，一入山莊，便像覓着了他自己的家，再也不願走了…………

△夜訪山莊

已近午夜了。天上飄着細雨。我正走在往山莊的路上。我不是歸人；我是個訪客。

對於山莊，我已是常客。夜訪山莊，只是想帶給他們一份意外的驚喜，想看他們既驚又喜的表情。

板橋到山莊，是一條長長的路，繫着我長長的情、長長的念。但爲什麼，每次到山莊我總不覺遠?爲什麼，每次到山莊我總覺好像回到了家，甚至比回到家更興奮、更溫馨?爲什麼，每次離開山莊就有一股惆悵感?爲什麼，時時刻刻裏山莊總在我想望中。爲什麼爲什麼，我總覺心靈越來越充實，生活越來越有意義，生命越來越富價值。

就像現在，我不用擔心，山莊會不歡迎我，更不用擔心沒地方睡。「黃河小軒」雖小，多擠幾人也不成問題。當今年的年初六，我第一次扣響山莊之門時，我就知道，每一個來山莊的人，永遠都是受歡迎的。那日，來時我襲着滿身的風雨，去時却携走了滿室的溫暖。「歡迎你來試劍山莊試劍！」寶劍贈名士，好書贈知音——「風起長城遠」，神州詩社創社多少風風雨雨、多少血血汗汗……。唯有投緣者，一見如故，相見恨晚……。

試劍山莊是一個和樂的大家庭，每一個社員，都把它當作自己的「家」；即使只來過一次的新朋友，也不會忘記山莊的溫馨和熱情。山莊裏的設備雖簡陋，但滿架滿架的書香，以及盈筐的溫情，已足豐富你的心靈，已足忻悅你的生命。

因此，我喜歡山莊，我愛山莊：來過一次山莊，便想再來山莊；回到家裏，又想着山莊；然後，想着，又想去山莊……山莊總有一股吸引你，甚至「留」住你（心）的力量……。

山莊已經到了。我登上四樓，輕按着電鈴，我知道此時，莊內沒有一人是睡着的。

△山莊夜語

「哇！林新居。」是雁平驚喜的聲音。「林新居要來和我們一起過夜了。」像發現新大陸似地，他大聲宣佈。黃河小軒的光棍們都跑出來了。一連串的「歡迎歡迎」溢滿了小小的斗室。

黃河小軒住着黃昏星、清嘯、雁平和雲閣，是眞誠而熱情的朋友，全心致力於辦詩社，還忙着讀書、工作、寫稿。因爲沒有餘錢購買床舖，只好打地舖；但他們却樂在其中，喜悅而滿足。

來山莊，還不到一個月，可是大家已當我是一家人，言談擧止間自在自如。這些日子來，三兩天就到山莊來一趟；即使不來山莊，我的思維裏仍想着山莊，念着山莊，或許彼此熟悉的緣故，社裏每一個人慣有的表情，甚至每一個細小的動作，每一句獨特的聲調，都會時常浮現腦海，響在耳畔。有時讀着詩社文集和書上的字句，就彷彿見到他們正對着我侃侃傾談。這是一種奇妙而美好的感覺；在今天大家都彼此「隱藏」自己的社會裏，得識如此肝膽相照之友伴，實在是難

得的幸運！

更難得的，詩社俱是一羣眞眞正正在爲文學盡心盡力的年輕伙伴；他們的付出，既不是爲名，也不是爲利，他們只爲了同一的信念——用愛心和勇氣點燃現代文學的長明燈，然後踏着鏗鏘的脚步，天荒地老的走下去！

更更難得的，爲首的社長和幾位大將，都是馬來西亞來臺就學的華僑青年。他們在大馬深感於對中文的饑渴，毅然渡海來臺，一面吸取祖國文化的精華，一面傳播他們的感動和心力。他們「要把熱血洒在這一片土地上；要把力量播種在這一片土地上」，這是艱難而神聖的！但這份對文學和對藝術的熱忱，實在令人敬佩、喝采！

△理想與現實

「祝天下人好，中國人強，你和我一齊努力。」

這是瑞安給我信中的祝語。這是何等磊落、何等坦蕩的胸懷呵！試劍山莊神州詩社的伙伴，都是抱着如此心願和志氣：不畏任何阻難，只爲了想爲多難的祖國盡應盡的職責！在今日崇洋成風的當兒，有如此血性，愛國的青年，怎不令人感動！

如果說，山莊的伙伴是一羣「今之俠者」，一點也不爲過；因爲他們對天下國家有見識、有承當、有情思、有志氣，還要承繼着「文起八代」的「士」之天職。他們是一羣由坐而言至起而行的劍膽琴心的豪傑之士；他們粉碎了迷失的年輕一代的醉生夢死；他們擊倒了徬徨的年輕一代

的不務實際。在理想與現實中，他們抱持着恢宏的志氣，更把握了開拓光明的每一盞時機。

當初他們推出第一本詩集、文集時，在寒風冷雨中，在期中考來臨時，在困難重重裏，勇敢地邁向前去。見到的每一個人，都是他們「推銷」的對象；但是他們不是在「賣書」，而是在介紹一本值得一讀的好書，介紹神州詩社的理想和抱負，最主要的：他們是在奉獻一顆熱誠的心，聯結更多有心的朋友携手同行。如此的心，怎不融化人與人之間的冷漠，怎不溝通彼此心需的隔閡？這就是神州，這就神州的精神！

無疑地，現在我們最需要的就是「衆志成城」的一顆心。神州詩社的力量雖微小，但願藉着這棉薄之力，抛出這一塊眞誠的磚，期望引來更多希望的玉！

在理想與現實中，他們選擇了這條艱苦的道路，仍是一致的心願——願天下人好！中國人强！你和我一齊努力！

△八方風雨會中州

山莊裏有一個「特殊」的地方，那就是「雌雄」榜上永遠有着絡繹不絕的信。每一封信都是讀者朋友們共鳴的讚譽和心語；這是詩社最大的安慰，也是詩社一天比一天有信心的精神支柱。我們要扣響寂寞求知音；我們要用我們的熱心去影響更多更多有志於文學，甚至對文學冷漠蔑視的人。信心在我們揚眉的堅毅的臉上；毅力在我們緊握的硬實的手裏。

瑞安他們兄弟在大馬奮鬪的故事，眞像一則傳奇，充滿了驚心動魄、充滿了慷慨激昂——他們在小學的時候，在僑居地，就爲祖國文化作過殊死戰；他們無視於左派份子的政治壓力，無畏於環境的束縛，更因此結合了一羣一羣有爲的青年，散佈愛國的種子在每一個地域。來臺之後，一面求學，一面學文習武，一面更積極地結合一羣一羣不肯向現實妥協，不肯向逆境低頭的朋友，一齊爲同一目標，携手前進！

許多志同道合的伙伴便如此集結在這一個不分你我的大家庭。

在國外長大的青年，遠離了父母，遠離了親朋，迢迢千里來臺，不顧一切的貢獻自己的心力，其壯志可凌雲，其志節可貫日月。一九七三年，來臺之初，他們就讀於不同的學校，但仍團結如一，這因爲他們在精神上始終繫結在一起。在臺灣，他們更戮力於詩社。他們寫詩、寫散文、寫小說、寫評論；出版詩刊、出版文集，沒有錢寧可吃生力麵度日；忙不過來，寧可休學；但詩社一定要辦下去；不但要辦下去，而且要使「神州詩社」成爲大家的詩社。儘管他們有時吃不飽、睡不好，但他們的生活仍是紮實而歡樂。他們正如一羣甘苦與共的苦行僧，急切地傳遞着文學的衣鉢，希望這衣鉢，遞傳得久遠且熠熠爍爍！這分爲文學什麽都可犧牲的毅力和情操，怎不叫人震憾！怎不叫人敬佩！

可喜可慶的，在寂寞中已扣響了無數知音，在風雨中已築成了更長更堅固的長城；而且，各方豪傑之士，正如山雨欲來前的風，鼓鼓地脹滿了這小小的山莊……。試劍山莊的「劍」，是一柄融入了中國青年信心和毅力，勇氣和志節的正義之劍，當其貫日月時，必能光照四十州。

一步一脚印。風起雲湧；虎嘯龍吟。萬里江山一片朗朗詩聲；故國千里一片磊磊摯情。相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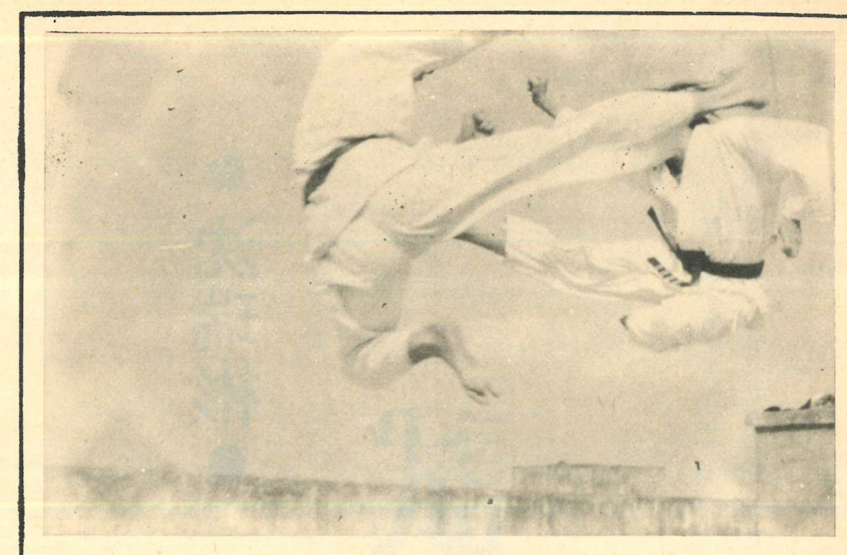
神州錦繡山河，必有一番新氣象，必有一片新希望！

山莊一夜，我如是肯定。

六十七年三月八日完稿於板橋

試闖山莊

●沈瑞彬●



我們在空中飛過。

寫試闖山莊的人還在臺南，未曾闖過山莊，但與神州書信相交，却成了肝膽相照，沈瑞彬帶着他的熱血和一條黑帶，加盟了神州……。

酗酒發瘋於宿舍或西裝畢挺油髮粉面猛用舞會或上豪華夜總會流連於歌廳舞榭泡咖啡女郎，這就是僑生惡形惡狀的速寫及給人最惡劣的初步印象。

一般人提起僑生總不屑嗤之以鼻繼之憤怒地謾罵其乃爲時代的渣滓爲競爭激烈社會的特殊份子，可說是化外的一羣小鼻涕，有如此觀感和嘔吐經驗的包括我在內確曾在古都目擊×大僑生的劣跡，以後來自臺北的文友所提的僑生惡行亦大同小異，這說明部份僑生不自愛不自我約束，處在溫室所搞出辱及家門的把戲，嚴重刺激國內青年朋友對僑生極端厭惡的心理，該負起破壞和諧的責任。不幸的，一批一批的海外歸國升學的僑生因先輩不務正業及層層劣跡，損傷了人們對這羣歸國升學的遊子致最眞摯的敬意和愛護之意，這種情緒一直降到六十四年我新婚到臺北渡蜜月，特地往武昌街探訪周先生，我的致意方式是購詩刊諸藍星、草根、天狼星、及其他詩集，當時最引我注目的是白色對面的天狼星詩刊有簡單的介紹這羣由馬來西亞歸國升學青年在十三歲開始創社，由一個四人的小集團拓展成一百三十四人的十大分社，……而且無錢出版詩刊，只好以手抄或油印方式發射他們對詩的光與熱。我與妻併坐在中山堂的廣場讀起詩刊來。我雖心裏很感佩溫瑞安、方娥眞、周清嘯、黃昏星、廖雁平諸君子的衝勁和理想，但不善交往的我並沒蓄意按址去找他們，說不定大家會感到莫名其妙的哩。

說實話，第二度引我注目的是方娥眞發表在藍星的詩作，仔細讀完後，心算僑生也有這樣的人物，眞正是異數。第三度鼓動我的則是溫瑞安於六十六年發表在華副的散文，其字字句句如戰鼓咚咚咚咚猛擂我狂響的心弦，我決心寫信由華副轉致溫瑞安，大意約略是：「讓祖國青年的雙手緊握着歸國青年的雙手」而執筆回信的却是神州詩社總務周淸嘯，我爲他們對文學人生所付出的犧牲久久震撼不已，又爲進一步瞭解他們作爲的動機，才申請入社並購由他們創辦的神州詩社的叢書，在同一時間，我本欲加入「笠」詩刊的陣容，後因幾經與陳秀喜社長探詩社的方針與抱負與我對詩刊的理想有很大的差距，才在溫瑞安謬贊我率直道出學習空手道意識源自觀賞「精武門」受李小龍正氣感召才投入國際剛柔流五段葉先助師範的門下，忝爲黑帶級之弟子並引爲「神州詩社」乙員。

入「神州」，見「神州」，「神州」之更深遠更遼闊的意義該是在心坎裏塑造祖國河山的形象以朝朝暮暮虔誠恭慕江山萬里圖之情吧。

我沒徵詢瑞安兄他們取名之源由，是從「風雲」等篇中所標示華僑子弟雖讀的是英校，雖有近千人的華人學生，學校却只在一星期點綴兩小時的華文課，多麼貧乏的中文營養，仍然阻止不了文學種子掙開土層冒出新芽，他們以手抄的期刊代替昂貴的裝訂書，共產黨爪牙混進學校教書企圖阻塞他們編詩刊，他們更團結更努力出版以行動反擊任何阻撓，甚至瑞安在編「華中月刊」時，被校長罵，給教務長斥責，給級任老師訓斥、給任課嘲諷，給同學譏評，給校外的馬來人罵得鷄狗不如，回到家又給爸爸不諒解的指責，任何人處在四面楚歌的傷口繼續淌着血，大都會不

支而倒，但瑞安受傷的心靈仍要咬緊牙根出版「華中月刊」，爲的是馬來文出版了，英文版出來了，中文版當然也要問世。基於他們對祖國文學的偏執跡近瘋狂的熱情，詩社以「神州」爲名，當然是當然的了，我這樣設想，不知瑞安兄諸兄弟們，是否認可？

「神州詩社」該是一種友情結合、兄弟結盟，血來血去的至情社團，有別於目下社團乍成立，鷄尙未烤熟，就劃分誰幹理事、監事、總幹事的分贓集團，也絕非吃喝玩樂的嬉皮組織。「神州詩社」的基幹成員均來自大馬，年少時就手抄詩作，裝訂成詩刊輪閱，這還不够，他們還得爲創作之外，剷除政治意識的圍剿。我們不得不佩服他們在異邦爲求知中文所遭受的層層峻險和困境所勃發的武俠精神，他們把武俠的忠義精神溶入詩社，換句說：「神州詩社」正是大馬時期的延伸，在臺北，這個性感而迷人的大部會裏，如果定力稍把持不住，最容易塗灰，塗得灰頭灰臉，叫人認不出當年的英氣。而參加「神州詩社」，就是避免飛入灰色的絕佳辦法。也許有人爲好奇或好玩反正把身體往一個角落擺總比站到西門町無聊吸二氧化碳强得多了。

苦頭來了，參加詩社聚會不但强迫您寫作、談話、熬夜還强迫練武，怪哉！偉哉！誠如周淸嘯的慷慨激歌：「神州詩社」所作的，不僅是影響更多的人來從事文學藝術的創作，同時也努力把志於文學藝術的朋友結合起來，形成一股龐大的力量爲中華文化奮鬪。

這是一種標竿，他們的鐵血宗旨是聯絡更多的年輕人，學習更多的東西，而他們本身就是一座百寶山，任何人入山探寶，保證不會空手而回，當然啦！江山樓的嫖客若要暢談嫖經，詩社可是會祭出楊貴妃與你上下古今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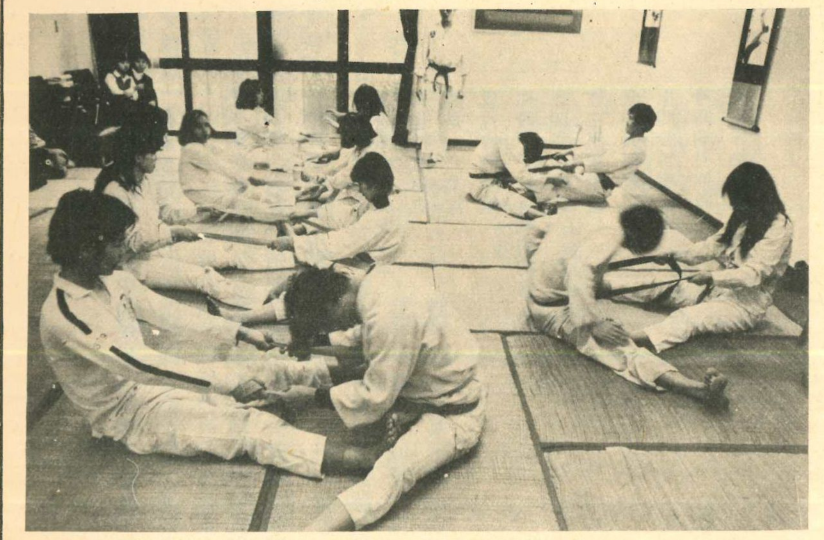
您要論古，可找曾發表武俠小說於「武俠世界」、「武俠春秋」的溫瑞安論孔子的聖人癖或西遊記裏七十二變的種種花招應用到現代社會，或者找周清嘯比手劃空手之道，若你也彈古箏，找女秀才方娥眞彈指天涯路上有幾隻月兎在奔馳，找剛擊道論勇決與勇氣之間，是什麼力量煽動一個爲一種理想竟而以跳樓做爲强烈的表示對忠對義勢在必行，或者找黃昏星論「隨遇而安」，他會告訴您住在恐怖的古屋裏仍然詩意地美名爲黃昏星大厦的動人心魄際遇，若定要論天下有幾度夕陽紅，單聽廖雁平當初沒旅費到臺灣求學蹩不住家人對其憂心忡忡時說道：「我作事往往是一意孤行的，不論事後的結果是福抑是禍，幹了再說，只要能够在臺灣唸書，就心滿意足了。」就够你秤他的幹勁，若要論求生之道，別忙，繼續找他，請再聽他激昂：「萬事都預先預測成敗，推算的太精神，到最後反而不敢去實行這個目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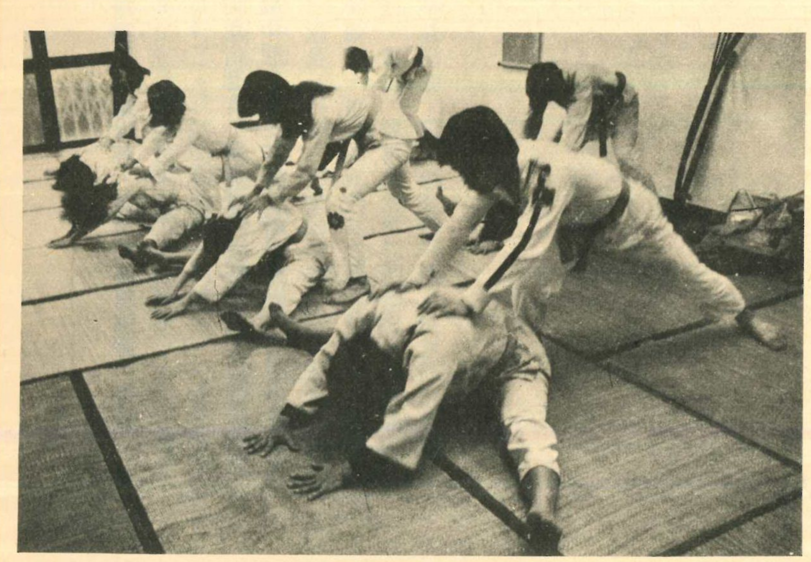
山莊就是「神州詩社」的大本營了，莊主溫瑞安是他們的龍頭，他帶頭引領兄弟們遠離大馬飛抵寶島闖江湖。他們以武論道，以文爲友，眞正做到讀書爲救國之本，强國先强種，天地陰陽一氣集結在他們掌中，這一掌振臂而出的勁道，從臺北震盪到臺南地區，我是受波及之一，諒必有更多的同道亦同受震撼，深深感動這羣海外的遊子在自由祖國開創屬於自己的「神州詩社」，而我以練空手道的火辣辣熱情及練劍道的冷靜思考決意試闖山莊，莊主溫瑞安以許我是「精武門」精神的漢子歡迎我進莊論劍，我即刻掄出一拳師父教我也是我最得意的招式：「責任與榮譽」做爲入莊的拜拳禮，而溫瑞安及衆家兄弟們亦揮出「馬來西亞」拳路輕輕吐出廣東腔的氣功，我這個土生土長的閩南腔兼修國語的功力應可繼續探出「神州詩社」的鎭社之寶，寶物取得全歸探

寶者所有，這句話是莊主的諾言，我握緊劍柄，將精氣神貫穿劍端，闖到底哪！

圖上：未正式習武前，先來些「運動」。

圖下：「絶不低頭」。





我手寫我心

●陳非烟●

陳非烟在炮竹聲中的年初一來到了詩社，看到了試劍山莊，她激動得想逃避，終於沒有逃成……

教我要用怎樣的筆，才能替我的感情，替我的所思所想作一番見證？是那千里迢迢的緣吧？還是那士爲知己者死的情呢？當上着國文課時，我腦中想像着是你們的神采風貌，心中激越着萬丈俠情，於是我手寫着我心，我寫道：

不是佩劍的長安少年
却也快意恩仇
雖是一介柔骨
我也俠情激越
你設下千秋萬載的約會
我要與你奔赴
你在黑夜燃燈
我要與你執守
你問我答案——
今時明月前時光
要忘，白日也黯淡

長江的水不斷
黃河的沙難清
我終要上那巴顏喀喇探究竟
江湖的路正
遠
我祇能在一柱中國的香裏
描摹你的神采
千古風流人物如斯

是的，我的筆是生澀、拙劣的，但是我的心却是激昂的，我的情是眞摯的，懷着熱情的衝動，我終於把它給寄出去了，我並不懷抱着回音的期盼，眞的，我祇是要讓你們知道，縱是高山流水，也有天涯知音，我也曾在書裏和你們共擔過悲哭歡笑，也曾和你們共歷過追殺狙擊，也曾和你們同走過一代的興亡盛衰，然而我依舊想像着這不過是一部扣人心弦的傳奇，這不過是一則美麗的神話，那羣寫詩佩劍的白衣，不過是在武俠世界中的人物，或是追思在遠古的湮渺，是遙遠、也是究幻的。於是信寄出了，而我仍安穩的過着自個兒的日子，我祇需把我的 sin、cosin、體心立方、面心力方，呼吸作用、排泄作用背熟搞通就行了，我祇需和同學一同嬉笑、一同怒罵就又打發一天了，我祇要規規矩矩的上課下課，我祇要立志目標臺大的窄門便可翻身了，日子眞是太平啊！

或許這就是註定的緣吧?!我蝸居在我的象牙塔，兀自感慨輕歎，獨自吟哦，到也覺得相安無事，然而我果眞自滿於此，就此終遂一生，畢竟我還年少啊!於是輕燕的一封來信竟輕易地在我固守壓抑的情感上攪起一城風雨，哈!哈!她說我是知音呢!她還說要我也能到山莊去呢!我去還是不去?我却猶豫了，當我看完「風起」，聽它述說過千古後，我的容顏不由得肅穆，彷彿聽到一首絕唱，將心凝止在那，却又不忍就這樣沉寂下去，當我看到一批意氣風發的五陵年少正擎打着自己的旗，把斷了的劍仍舞得呼呼作響，欲繪一片亮麗的新天，我禁不住要喝采，我說我也嚮往那千里不斷的隨行，而今我却又踟躕了，人眞是矛盾啊!我是多麼的想像那江湖人物的風貌啊!却又怕壞了我美麗的嚮往，原來那果眞祇是晶瑩的憧憬，却經不住考驗嗎?但是我還是去了，雖然懷着忐忑不安，却又莊嚴神聖，我眞的是要去赴一場約會啊!設於千秋萬載的約會。

那是年初一，輕燕信上說要我準備一道菜和一件驚喜的事物，這可都難倒我了，我反覆的在想，是要準備怎樣的一道菜，是要煎的，炸的?還是煮的、炒的?是要先煮好帶過去，還是去了再煮?心裏不由得暗怪輕燕不交待清楚，到時讓我出洋相這豈是待客之道?想去想去還是作道玉米蛋花湯好了，又興奮又匆促，却忘了帶蛋、帶太白粉，眞是越忙越亂!進了山莊，首先見到的是阿還和林雲閣，還有兩個附中的同學，我望着阿還心裏想着這大概是大哥筆下的福圓大師美媛吧，想到大哥所描述的我不由得莞爾，還有戚小樓、廖大山人，阿廖抱着一大疊相簿給我看，他跟清嘯在那兒七嘴八舌吵着說這是上古史，這是中古史，這是近代史，彷彿向我炫耀着曾輝煌過的歷史，這果眞不是傳奇，不是神話嗎?

阿廖很興奮的在那口沫橫飛，差點手舞足蹈，我却在想一燈大師的微笑，在想黑白雙蛇，究竟他和清嘯那一個是黑蛇，那一個是白蛇呢?却瞥見有一個穿着昏黃的夾克的人物在那兒穿進穿出，我不得不又在那對照人物誌上的英雄好漢，這個莫非是那個「神經刀客」黃昏星，就是那個喜歡把所有玩具都上了發條任它跌跌撞撞的大孩子，我也見了大哥，雖然有些拘謹却自然的叫過一聲「大哥!」，這原是我來時的路上不斷想的問題，我要怎麼稱呼，我要怎麼開口說第一句說，却沒想到都這麼輕易而自然的解決，我也叫了大哥呢!心裏不由得一陣激動，這眞是一個家，有相親相愛的兄弟相伴守，一同歌唱也一同悲笑，那裏是寂寞呢?中午祭拜過天地祖先，燃過鞭炮，直到用過餐後，我走時也和來時一樣匆匆，我必須讓自己冷靜一下，我必須好好想一下，究竟這是怎樣一幕戲?我正在扮演怎樣一個角色?

前天中午避開班上的喧鬧聲，獨自走在雨裏、風裏，心裏眞是愁煩，聯考的陰影壓得我喘不過氣來，過去我總是一個人獨自浪蕩，自己對着花草、月亮哭笑說故事，而今我仍是一個人走在雨裏、風裏，誰是知音?誰是和我相伴隨的兄弟?驀地想到你們，想到從年初一以來的這些日子，自己和自己的感情作掙扎，我多嚮往這個大家庭，却又害怕眞的融入，我的感情就像一經點燃就燃燒至灰燼才止的蠟燭一樣，可是我又怕不羈的感情被羈絆過，還有許許多多的牽扯，眞個是理也理不清，身上全濕了，在風裏忍不住顫抖，一聲長笑驚落幾許花瓣，霍了出去，明知感情祇有一回，倘若它果眞是錯誤，那麼也不過是個美麗的錯誤，人生難得幾回揮霍，何況是眞性情!這點風雨算得了什麼?大哥當年在異域成長的歲月已經過幾番風雨，如今天狼星的光芒或許已逐

漸黯淡，但是神州的光卻是不滅的，神州不祇是我們這個詩社的，是全中國人的神州，我還猶豫什麼？

就這樣走過一回風雨，脚步陡地變的堅定，我說讓我也成爲一個家人吧！讓我們互相扶持、互相激勵，畢竟我們並非眞正的孤寂，人生到處知何似，不知道已過幾更天了，彷彿聽到鷄啼，我用手寫我的心，假若我也能爲神州再添上一筆，那麼我就是再犧牲一夜的無眠又何妨呢？

浮雲西北是神州

●林耀德●

「初見神州，以為他飈風烈烈，神聖不可侵犯，要你去接近，才真知他們的可親可愛處，和大家在一起，神州人的濃情和激蕩，豪邁和溫婉，一個銳芒四射的社團，南天楚地的悲歌，北漠大荒的王朝。中華五千年來斑駁的青銅，拿在他們的手裏，都成了金光茫茫，一刀一斧，要來開朝，要來闢天下——」一個只有十六歲的小神州人，忽然面對蒼天野地，風吹草低的瞬息間，開口亦作金石之聲！

落木千山天遠大
澄紅一道月分明

自從看過「龍哭千里」，心頭上總常飄上一襲清淺的白衣，在人花喧嘩，竹影月下的江南，而有淙淙的流來，破曉颯颯的小雨，而有白衣，輕矜而可愛，愛笑而可憂。有時又覺白衣應是在蒙古，在日暮昏遠的瀚海，人煙不與中原通的大漠上，白衣，應該是孤獨而荒涼，前人是塞上秋風嘶戰馬，大紅的太陽下，凝重而乾涸的空氣，白衣啊你染血的黑影你染血的馬都悲壯得聲竭了。處處蕭殺，大地極目洪荒，而白衣盡是創傷，要伴著風要伴着沙，一路的踽踽呵踽踽的行，一朵朵的想念，白衣在江南，在中原，在風塵的塞上。

第一次到詩社，是廖三哥開的門。三哥說話渾濁而濃鬱，總要費大神去清楚，眼睛半開不閉的受偏些角度來看人，漾不完的笑意有些傻氣却更叫人感到可親。他介紹了詩社的每一部門，長



江劍室，黃河小軒及振眉閣。每一個門口都有簡短的小史，三哥說那字的飛揚是大哥的。

一個要人回到遙遠遙遠去的層層風鈴，人影掠去是不經意的叮叮淸吟，我們坐定在小軒，幾張床墊舖在這客棧味道很濃的小室，很油膩很黑的被子擠在一旁，知道他們是很有味道的共睡在此，又使我很想在此一宿，必是很有趣的。淸嘯兄穿着外套要人感覺沉重得荒，是那種江湖夜雨的滄桑，脫下了外套聽他聊起又要覺得此人淸揚，聲音是那種秋風掃葉落，『彷彿夏天的暴雨急急的打在路上、樹上、乾草上、鐵皮屋頂上，打得到處生煙，連人也打出煙來。』而陳劍誰人不高大講話却急急切切，像快刀亂痲斬。劍誰講照片裏的金馬崙，六六六六公尺的金馬崙高原給我聽，我知道馬來西亞的照片，那一個人那一個地方她都沒碰過沒到過，但她却欣喜的像是在談她的家人，談她的兄弟姐妹一般，從月光會到三人行，劍誰是在述說她的家。

臨走前，我見到了大哥。

看到了大哥是驚見，連拱手作揖都忘了自然，這就是白衣麼?在有點氤氳的廳裏，大哥不高，却覺得比誰都大，兩隻眼是兩把明炬，焰光灼人，英氣四漫，却又要人愛，却又要人憐，竟是震攝之下又要人生出酸楚，竟有如此的天人，眞想要去緊緊緊緊的去擁抱他，但又有一股渾厚的定力和莊嚴來扣人心弦。

大哥要我常來詩社，詩社是隨時歡迎朋友，歡迎肯做事脚踏實地的人，而不是自矜自大，自命淸高不凡的人。詩社有許多的規矩，正是要人從小處做起，方能成事，詩社裏待人亦無輕重斤兩之分，若說有長幼之分，那亦是位分之別，大家一視同仁，包括那隻西門阿狗。大哥又贈了一本風起長城遠，我知道了大哥的好意，接下了紫色封皮下的滄桑血淚。

大年初一，社員們每人帶了自己的菜，我也恭逢其盛，一齊來迎接新的年頭。大哥領着大家，在天台上，一方小小露天的台，却正有大風光於裏頭，七重天，八重天，九重天，鳳還姐說平常大夥就是在此練武的，我倒是想來看看，想來看看凡世中此等的豪情。彼時，輕風拂去來，在座皆是英氣勃然，一方小小的木案，細緻地擺下盤盤的菜肴，前方壁上貼着方紙，是中華歷代聖賢英傑和詩神的牌位，我們將要遙祭。本來嬉鬧的，玩笑的和罵架的，一時都凝重起來，祭禮就要開始了，一股沉緩的氣流頓時叫我和同行紅衣的高翔都要張口結舌，畢竟我們是沒有見過如此的場面啊，一羣勃勃熱烈的青年，在此凝重，爲新的一年爲詩社，爲中華的道統爲巍巍的神州，在此天台，大年初一的中午，他們的心懷不適合他們的年紀啊!祭禮開始，大哥拈着香，只是裊裊的裊裊裊裊的飄呵，一絲長長的青煙彎延上天，舞着盤着輕煙化龍，漸舞漸盤漸大漸漸化成一條濛濛的龍呵，啊啊啊，那上面就是天聽，就是天聽。一柱香是一片丹心，大哥執香而立，鎭定天地，萬物此際皆驚蟄不動，一個鞠躬，一個柔美，一個溫雅的禮，一個謙誠的叩拜，香抖出他的血，香抖出他的淚。他是怎麼怎麼樣的一襲白衣?呀呀呀，那上面就是天聽!

我知道，屈原又要哭了。

後來我愛去神州，不爲什麼的。有一羣青年能爲理想爲詩社而超脫凡俗，超脫咖啡廳和吉力巴，超脫出鍊鎖人心的種種，來共事來共文學，却又要走回去現實，走回社會爲凡俗爲大衆來做事，爲文學爲民族爲國家來犧牲，來奮鬪，有笑有嘯，可歌可泣，擊掌碎案來盡聲高歌，在破敗

中求取輝煌，在打擊中堅强的挺立，鑄造出一份偉大，一份行動的大力。但太執着就會失於意氣，太激越就失掉了瀟灑，大哥欲發而內斂，正是一分增減不得的儒俠，這便是詩社很多人不及的。

有一個晚上，大哥找我，他忙，還是要和我談，和我談兩百五十四人的大龍，談華人爲辦獨立大學來義賣籌錢，一個臉上皺紋條條似山河歲月的老太太，枯槁的手，拿出自己苦種得來的白菜，舖張報紙也來義賣，擁擠的人潮一脚脚的剁剁踏上她的菜踏上她的手，老板拿着大鐵鍋撥着風火爐在街上把鏟子敲得噹噹價響。談張筆傲的傳奇，談殷乘風的飆烈。那天，我步回舟山路已經燈火滿街漫爛，而心中直是洶湧的浪來浪去，回家一夜不得安穩。第二天早上，要上學才知學生帽留在詩社，正步出家門口想着如何向教官解釋，驀地聽得有遙遠的聲音熟悉的傳來，奔着脚踏車的清瘦身影正從頭的那頭和著晨曦而來，我看到了清嘯兄的眼鏡，四哥啊四哥，他拿着我的帽子說林耀德你的帽子忘記了，我眞是感激得說不出話來，一個疏忽要清嘯兄大早的奔走，看着他瞇笑着的臉，很不聽話的頭髮掉在眉梢際，像是接着了日日暗戀的情人的信，我不知所措的楞在道旁，直到車子消失在那一頭。帽子裏頭夾了張雪片般的紙，大哥說，練武要穿白衣白褲。

黃二哥教我習武，他的笑最是情人，高高瘦瘦又很黑看起來有點像是個苦行僧，我不知他是不是甘貴成那種千里拔涉橫海尋親，尋到了又只是深深的一拜，再去繼續他的流浪。不過甘貴成木訥死板，絕無二哥的神俊和不經意，尤是有一股野氣的神韻，婉如臺北的烏煙瘴氣沾在他身上，亦只消拍拍彈彈就是一身的清淨，這味道最要人心折了。二哥有時眞的一絲不苟，教武又最是

耐心，我腿踢不好，一遍遍他會一次次地矯正。

那天，神州接受附中的邀請來學校座談，大哥定的題目是詩天下，海報是前一天來貼出的，其匆促可知，想不到當日就風起雲湧的許多同學來打探，眞是四方風動。其時大哥坐在廳首會議桌的中心，正是全場的重心，社員坐在兩旁，像是一個小小貴氣的王朝。整個座談過程的高潮在於大哥的朗頌，每每激昂擊桌，要在座者莫不振奮，而柔情處，哀婉悱惻，句句叫人斷腸。

「我要衝去追逐敵人於萬里之外
平原極目，鵰飛九霄
我說我是那忍不住的弓
要去愛情箭，要去拉滿
要讓美麗的滿足射出去
成爲一支倒冲上天的瀑布

古之武者，戰死於戈壁
古之舞者，望盡四十州的寒月
我要衝出去成爲一株落定
在輝煌的伊始前頓悟

敗亡是一切奮起的徵兆
那我就成爲古之悟者吧……
像一個女孩子，畫了又畫
還畫不出重摟飛雪……」
「兩對聯是兩面遙相的懷念
彼此望見，但越不過門
乃分左右。……楚之悟者
在汨羅江投水之前
哀哀而歌
風動髮襟……也是一悟。」

驀然如大鵬展翅，忽地拍響千山萬樹，千江萬水嘩地洪暴開石破天驚，一震春雷，神州每一個人昂然站起，壯立而歌

「我要衝出去蒙古去長嘯——
漫天的飛沙漫天的塵極目的沒有人

蒙古啊蒙古你的盤地守着中國幾千
年年年年又歲歲月月又日日你風捲起
天地乍然的變化變化你的不平變化
你的寂寞變化你的孤寂成爲一沙一
粒一點仍是深漠的蒙古啊蒙古啊蒙
古！」

在場無不感動。

後來有曲鳳還頌她愛的「江南」，黃二哥朗頌「最後的一條街」，結束時，長鑫緊握我的手，激動得不知所云，神州詩天下，原來如此的壯濶，如此的浩浩，如此的動人。

在新居擦地板的時候，戚姐說在詩社裏頭，你所做的事愈多，所受的打擊愈大，收穫也愈多。我想我是該多做些事，無論打擊或收穫。想神州人的志氣浩大，眞是無窮無盡無邊無際，坦坦蕩蕩，亦是不可述不可憑說的，若是要述亦不盡，要說也說不淸楚。初見神州，以爲他飆風烈烈，神聖不可侵犯，要你去接近，才眞知他們的可親可愛處，和大家在一起，神州人的濃情和激蕩，豪邁和溫婉，一個銳芒四射的社團，南天楚地的悲歌，北漠大荒的王朝。中華五千年來斑駁的青銅，拿在他們的手裏，都成了金光茫茫，一刀一斧，要來開朝，要來闖天下。

四月潦草的25日

吾亦愛吾廬

●陳悅眞●



山莊裏不儘是嚴肅的時候！

我亦卜居者，歲晚望三閭。昂昂千里，泛泛不作水中鳧。好在書攜一束，莫問家徒四壁，往日置錐無。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

舞烏有，歌之是，飲子虛。二三子者愛我，此外故人疏。幽事欲論誰共，白鶴飛來似可，忽去復何如？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

——辛棄疾

才來「山莊」四回，就有一種「家」的感覺。那天爲出詩社史而拍生活照的下午，大夥兒到處趕場，每到一處，大哥就將我介紹給文壇前輩或朋友，「這是×××……」。那口氣與神態好像是說：「這是我們家裏新添的孩子……」。想到大哥不只一次地告訴我：「把這兒就當做自己的家，常來，來坐坐、看看也好，做自己應做的事也好，就當做是在家裏一樣」什麼地方比家更溫暖？我只是對大哥猛點頭……

第一次來「山莊」，雖然多少想滿足一下好奇心，但可眞是誠心誠意地想看看這些人，因爲我聽有人說：「他們是一羣可愛的人，年齡和妳差不多，他們寫詩、寫散文，也寫小說；而且個個練得一身好功夫，打起拳來毫不含糊；他們唱歌慷慨激昂，說話一急就拍桌子……」於是，我來到了「山莊」，爲的是想看看這是怎麼樣的一羣人……

那天開門迎接我們的是一個外貌清秀的女孩以及一條漂亮的狗，經過介紹後，我知道女孩是戚小樓，狗兒叫阿狗——那眞是一隻漂亮的狗，而且頗具靈性呢，後來他們告訴我許多「她」的

故事，大家待「她」就似「她」是這個家的一員……

山莊很窄，一張長桌，幾把椅子，兩個櫃子，還有牆邊的一堆書，就把「大廳」塞得滿滿的，就連黑板上的字也是一個換着一個寫的……然而不久我就發現這裏的世界是寬廣的，有學不盡的東西、做不完的功課、說不完的笑話……

後來從屋裏、屋外又來了些人，個個「熱情似火」，圍着我問長問短，又搬出許多照片、書册，不停地爲我解說詩社的歷史、詩社的大事、詩社的聚會，當然更不會忘了介紹其他不在場的社員——滄海桑田，今日的「神州」曾經歷過多少酸、甜、苦、辣，我似乎在聽一個大家族的故事。

在許多詩社資料中，給我印象最深的，莫過於「長江一號」、「長江二號」……那些眞是手與腦的智慧的結晶，十集有十種不同的樣式，有最大號的、有長形的、有刺繡的封面、有用一根根細竹編的封面……琳琅滿目、美不勝收，而它們的共同點就是其中的內容都是手抄的文字，他們告訴我，這是詩社的傳統，當初幾位兄長在大馬就是「抄書」充實自己、「抄書」出版自己的書……我驚訝於他們那細緻的心思，更深深地被那些血淚交織的故事和他們念舊的情感所動，於是我開始有種歸屬感……

他們唱社歌給我聽，個個精神抖擻，神采飛揚，他們大聲的唱，光閃耀在他們的臉上、他們的眼中……

看我們的藝術優良，

聽我們的歌聲嘹亮，
中華的榮光正在滋長發皇……
我讀到的是屬於年輕人的自許以及中國人的驕傲！

第二次去「山莊」，我不再被視爲客人，阿戚和我說了好些話，黃昏星叫我替客人倒兩杯水（兩位高中同學，是來請詩社到學校演講）和大家一起聽大哥講述與電影公司簽約的經過（大哥的「今之俠者」將由國華電影公司改拍成電影）然後再講給後來的人聽——阿戚講，要我在一旁幫着補充……

大哥說話時，每個人不管在做什麼，都會暫時放下，聚精會神的聽。大家圍坐在一塊兒，仰臉看着大哥說話，那情景給人一種很中國、很中國的味道，第一次我就强烈的感覺到了！

才來「山莊」四回，但感覺上好像已與他們認識了好久，那些屬於年輕人的瘋、狂、癡、傻、純、眞、抱負、理想、浪漫、勇氣不是一一流露在他們身上？那些令妳欣羨的白衣俠士、遷客騷人不都一一出現在妳的眼前？尤其他們對中國的愛，那麼深、那麼沉、那麼執着，妳不是也有同樣的感情嗎？

曾歎孤獨、曾歎寂寞，如今有這麼多關愛伴妳而行，妳還怕有人笑妳是瘋子？

●楚勁秋●

易水寒



神州社裏三個愛花的女孩：
左起：秦輕燕、陳劍誰、方娥眞。



神州三義　左起：
老二：黃昏星、老大：温瑞安、
老三：廖雁平。

楚勁秋對神州有一股依存，一種情怯，但付出的萬一換回來的是不經意……她想到感情的受傷，却不知感情在神州來說是大無畏的；勇於付出的，當然敢於受傷。

楚勁秋本自名楚秋，成爲神州一位家人後，終於加了一把勁……

昨天，我怎麼說起呢？從來沒有那麼盡情的表達自己的感受，眞的！雖然，一直到現在，我都還有些悵惘，可是——我很滿足，因爲我肯定了一件事：山莊的朋友都很在乎我！而我，是很在乎別人在乎不在乎我的。我怎麼開始這個故事呢？我想，還是從我第一次來山莊說起吧！

第一次來，是輕燕帶我來的（我們高中同班了三年），輕燕知道我喜歡文學，所以，希望我也能分享她找到一個「文學的家」的那種喜悅，於是我來了，看到了黃昏星、淸嘯、乘風、劍誰、阿還。第一次來，我就和他們辯起「莊子」來，我一向自認是個辯才縱橫的人，可是，却被駁得啞口無言，只有不停點頭的份，雖然，我很不服氣，可是，我又不曉得怎麼去挫他們的氣焰！回去後，我一直都覺得很委屈，很窩囊！我一向很自負，沒想到，却吃了鱉，因此，我就開始爲自己找台階了：「他們都是很愛唬人的，先造成一番氣勢，叫人措手不及，還來不及裝備自己，整理下思潮，就被他們的輪番上陣給攪昏了頭！講了那麼一大堆，結果，誰知道，他們講些什麼？」後來，我平息了自己，慢慢的去思考，我對這個社團，有什麼看法呢？結論是：他們很「眞」，而且可愛，我很欣賞他們，可是，我又問回自己：我能成爲其中的一員嗎？雖然，我很欣賞他們，甚至於……「喜歡他們」，可是，他們好飛揚激越！我不能接受！他們那麼熱誠！而我却

是習慣隱藏自己的人，我講求含蓄，我能適應這個社團嚒？咳！我想我是不適合的，我還是靜靜的一個人去走我的路吧！——這是我第一次的感覺！

後來，輕燕來找了我幾次，希望我有空就去山莊看看，我每次都告訴她：我會的，我有時間就會去的。其實，我是很有幾次想去的：「即使不加入，去感受那份激昂也是好的。」但是，我有些害怕，眞的，或許，我給人的感覺一直都是堅定和自信的，可是，我眞的常常有害怕的感覺，看到別人的激情，我會有被淹沒的感覺，不是涵泳其中，而是像被一股浪潮，一下子沖盪了過來，我就流失了！這種感覺怎麼說呢？我常常以堅定的口氣去說服自己、欺瞞自己，說我是很實在的，很自信的，很飛揚的，可是，到山莊來，我發覺所有人都那麼自信，急切的要你贊同他們，我害怕了，我害怕被人認爲我是虛浮的，我害怕我在一連串的點頭中，忘記了自己是持著什麼態度。像是上台演講，忘了講稿，站在台上，怔在那兒，慌亂和窘迫！呵！我這樣說，一定會有人覺得訝異的，我知道，一定會的，因爲我即使慌亂和窘迫，也只是冷漠！只有我自己感覺得到，心臟像是要跳出腔口，那一霎那，我會覺得自己一無所有，很無助——所以，當我突然興起想到山莊去的意念時，總會把它按捺下來，然後，輕描淡寫的告訴自己：算了，何必去剝落自己的自尊呢？

什麼時候，我改變了這種畏怯成爲急切呢？什麼時候我從瑟縮變成熱情了呢？確切的說，我也說不上來，只知道，上了大二後，自己在心境上有缺失，想要有些東西塡補，而幾次和黃昏星、清嘯的談辯，又十分愜意，所以，情不自禁的，偶而就上山莊來聊聊，越是接觸他們，就越是發覺他們的可愛！黃昏星實在是一個很眞很眞的人，責任心好强好强，每次，他好想把他的感覺和看法告訴我時，就好像老是找不到適當的詞彙，握緊拳頭，用幾個動作來表達，那份認眞和急切，常把他那種眞摯的情感傳達給我，我會覺得很溫暖，再則，他的表情往往是很無邪的，批評了人，還會小心翼翼的問你：你——會不會生氣？眼角偷偷瞄了人家一下，再大的氣，也對他發作不起來。清嘯呢？有人說他是鐵口無情，我倒是覺得他是很有情的人，雖然，他是在言語上，一發難以收拾，但却是是非分明，尤其在評論文章時，絲毫不假以顏色，可是，他却是很細心，往往在別人心緒愴然時，他會很急切的表現他的關懷；他也是很執拗的，對於自己的看法，常常是滔滔不絕，不容人反對的，和他談話，常常沒有辯駁的機會，叫人手忙脚亂，沒有時間整理自己的思潮。初來山莊，就與他們兩人接觸最多，他們是與人沒有隔閡的，很容易融入，就那樣，直直爽爽，親親切切。

如果眞要說出影響我對山莊的看法，其中最直接的原因，那該是與大哥的一次長談罷！對大哥，我一直有種情怯的感覺，不是畏怯，眞的！第一次見大哥，大哥沒有和我打招呼，是旁若無人的從長江劍室到振眉閣，然後再走回去！只是一掘眼而已，那一霎那，我有些許被忽視的感覺，同時，覺得大哥臉上的神情觸動了我一下，那時候，我並不知道是什麼？第二次看到大哥，那是我到山莊來，正巧黃昏星、清嘯都出去了，大哥剛和一位朋友談完了事，我多此一問的：「這是神州詩社嗎？」很可笑的，我一向在人叢中都能很自在的，那一天却慌亂得儘說些漫無邊際的話，總覺得沒有了外在的保護，在大哥銳利的眼光下，僅存的一些僞裝也失却了作用，爲什麼這

樣呢？當時，我也不知道？我是很不喜歡自己害怕什麼人的！也很自負的認爲自己雖常會欣賞某些人，却從未崇拜過任何人！也很難服了什麼人的，但是——却覺得桀驯不羈的我，可能就要懂得收斂了！這是很奇異的一個想法，電光石閃的在那一霎那浮現；後來，大哥回到長江劍室，我一個人在聚義堂坐了許久，無聊的翻弄書籍，心裏開始有些不痛快起來，覺得，我雖然一再的說：「沒關係，無所謂，我一個在這兒坐坐、翻翻書也是好的！」可是，大哥居然就眞的讓我一個人在那兒坐了許久，一點都不親切，那時候，我心裏就想：好個傲慢的人吖！他一定是個難以接近，自尊很强，自我防衞心很重的人！這是我對大哥的第二印象，一直都是很粗略的，而且，一直也都沒有去深思過！

直到，我向大哥要一個筆名，大哥和我約了個時間進振眉閣長談，那是一次很愜意的談話，我盤著腿坐著，思緒飄得好遠，竟對大哥訴說起我內心的事來！很難相信的，我居然那麼信任他，在那將近三個小時的談話中，我沒有一絲一毫感覺到他是詩社的社長，神州的大哥，只覺得我在跟一個兄長傾訴，對了，我想，我對大哥之所以有那種情怯的感覺，就是因爲我把他當成我的兄長了。我沒有大哥，只有一個大姊，我和我姊姊訴說心裏的事時，就會有那種情怯的感覺，但那又是不同的，姊姊會勸說著我，喋喋不休的說話，大哥却只是看著我，讓我感覺到他是很注意的在聽，他的思緒也隨著我的表白在起伏，很專注，也很在意。我眞的是把他當成「我的兄長」了，一下子，我就覺得我們很接近，很多話不需要多說，彼此應該都會了解的。我還記得我說我曾經被情感的事擾亂了一學期，大哥問我：「需要那麼久嗎？」我聽了，不停反問：「需要那麼久嗎？不需要嗎？我想，我需要的會是更久呢！」竟爲此，我有些難過起來，我覺得大哥應該不會有這種想法的，我對情感是很纖細，很迷惑，很不知所措的，大哥該已經了解到了——我是很不講理的，很自以爲是，很執拗的！後來，在大哥告訴我，他小時候的一些情懷，以及任平兄對他的評語時，我忽然明白了，爲什麼看到大哥會有被觸動的感覺？爲什麼我面對大哥時會手足失措？

我很喜歡西楚霸王，喜歡他的直率，豪邁，叱咤風雲……甚至於連他在封王時遲遲不肯蓋印的小家子氣都喜愛！他給我一種很眞實的感覺，我是不喜歡完美的英雄的，太完美了，給我的感覺就像是壁上的畫，沒有親切感！有缺點的英雄，那些缺點往往顯得很可愛，使得他很「人性」，很親切，我就喜歡項羽在四面楚歌時，把那一腔不得實現的豪情壯志向知己紅顏再重覆，表現出那一種「把酒問靑天」的愛情！更喜歡漢武帝的悲壯！漢武帝是大時代中的大人物，正因爲他的才能超人，他內心的缺失也就越大，面對著他所創造的霸業，四顧蒼茫，他內心的畏懼也就更深了，我始終以爲他是個十足的聰明人，晚年的求長生不老藥、巫蠱之禍都是因爲他內心的欠缺，需要彌補，於是就有異於常人的行徑，長年東征西討，到頭來，發覺自己手中什麼也沒握住，就因爲如此，他寂寞，就必須再找些事做，而他內心深處的十分脆弱，又使得他必須更裝出嚴肅的自尊，造一份尊嚴，我相信，在他下令殺死李陵全家人後，立即就感到反悔了，但，他不會承認的，所以，就只好執拗下去了。一個成立功業的人，在站立頂端時的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情形下，是要忍受許許多多無奈的淒涼的，尤其是被視爲一個霸主時，衆人都以爲他堅强，不

需要扶助，不需要安慰，而一味奉承，而這種奉承有時却是一種傷害，往往，一個外表愈是堅强的人，其內心的脆弱面就愈强烈，但是，他又不會承認的，逞强的後果，不是造成冷漠而傷害自己就是暴躁去損害別人，而漢武帝就是後者，以嚴厲的刑罰去樹立權威以及補償自己——。我爲漢武帝感動的是，那一種大風起兮，孑然一身的感慨，是那一種雖已疲累却仍執著的任性！

我從大哥身上看到了他們的影子！楚人的激越，漢武的孤寂！我一直覺得對項羽及漢武很熟悉，很親切、很融入，可是——我看到了他們的影子，却害怕了，好像並不眞切，好像很熟悉而久遠的人突然迸現，我嚇了一跳，驚疑而找不出適當的言語，很想說說內心的感覺，很想說我能了解一些你的情懷，又恐怕表達不出來，更害怕，說出來，就什麼也不是了！

與大哥長談後，我就決定要去聚會了，聊聊，總是好的，詩社還有很多人我沒聊過呢！在頭城的最後一夜，誰也沒睡，那天，我們開辯論會，談「反共文學何去何從？」以及「文學報國是否是神州人最佳報國途徑？」當時，我的心情很沉靜，並未很融入其中的氣氛，以往，在辯論場上我是很揚越的，那一次，我却相當沉默，心情淡淡然的，也不搶著發言，只想當個聽衆，我常常會有這種情形，不知如何的，不想講話了！曾因此，有人說我好冷好冷，譬如上次在附中開座談會，我一句話也沒說，這不像我的個性，可是，那天，我眞的不想講話，心情冷寂，熱不起來，融不進去，只好沉默了，我常會莫名奇妙的有些情緒，有時倒也眞是叫人捉摸不定！不過，那絕不是冷漠！在頭城的那晚，不知怎麼的，在大哥作最後講評時，我突然想問一個問題：「在辯論場上將對方的論點加以斷章取義，是否是合法的辯論技巧？」我問了，而且以玄霜做爲例子，我這麼一做馬上就發覺錯誤，立刻向玄霜道歉並說明：「或許我該以我自己做爲例子的。」可是——玄霜哭了，以爲我侮辱了她的人格，我楞住了，這跟人格又扯上什麼關係了呢？直覺的第一個反應：我被排斥，我原不屬於這個團體的，我何必自找麻煩呢？我很難過，眞的，那一夜，我是忿忿難平，爲什麼不經意的一句話會被看成攻擊呢？我怎麼會想攻擊什麼人呢？輕燕、淸嘯一直在勸說我，當時，我只覺得受傷害了，我告訴輕燕：「或許我根本就來詩社來錯了！」輕燕靜默了一會說：「如果妳喜歡來就來，不喜歡來，我們也不能勉强妳！」霎時，眼淚差點奪眶而出，後來輕燕又說：「如果妳要因爲一個人一件事而否定了詩社，那我也沒辦法，不過，發生了這件事，這麼多人都在爲妳說話，難道也不值一顧嗎？」是的！不值一顧嗎？我隨即回答輕燕：「我情緒不好，讓我靜一下，澄淸一下情感！」我一直在考慮、一直在想，吃完了晚飯後，非煙陪我在籃球場轉了不下數十圈，我們聊了很多，對山莊的看法，個人的情懷……！慢慢的，我激烈的感情平靜下來，細細的思考當時的情形：黃昏星的仗義直言，淸嘯、輕燕急切的澄淸，非煙的體貼，娥眞姊的關懷，大哥的特意向我說明，還有最最重要的——玄霜當天的心境、情緒；漲滿了的氣球，只要那一丁點兒小針觸著，就會爆破，是嘛？想想，我也未免太任性了，爲什麼一定要在當時問那句話？爲什麼措詞不稍微修飾下呢？難怪輕燕會問我：「妳是覺得玄霜不該拿第一名嘛？」天啊！我壓根兒也沒想到這點，我只是想問就問了！難怪大哥後來講話時，似乎較沒先前那麼堅定，他一定以爲我懷疑了他的公正了！其實，怎麼可能呢？都是社員，大哥沒理由偏袒那一方的，不是嗎？誰拿第一名，與我又何干？我與玄霜又無深仇大恨，我又有什麼理由去攻擊

她？想想，也就釋然了，事情的發生，原本就是有許多隱伏的原因，各個原因不停的撞擊，到一限度，就會爆發出來，如果不稍加注意，只見著當時的情形，那麼，心上就又要留下一個解不開的死結了！

現在，話又要說回來了，昨天發生了什麼事呢？我怎麼去肯定了呢？昨天，我在家裏，收到了山莊寄來的限時信，一拆開來，映入眼簾的就是：「有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我很急很急的想告訴妳……。」一下子就扣住了我的情緒，我感到那種急切的企盼，不顧一切的，我告訴父母，我要出去！心裏就一直響著：我要趕去……就只有這麼個意念，十二點半接的信，一點十分我就坐車出來了，一路上被喜悅充滿著：只為了要為神州史拍照，只為了認定我該是其中一員，一定要我來！我當然要去，我有著「士為知己者死」般豪壯的感覺，一路上急急的換車、半跑著，趕到山莊，一口氣的奔上四樓——門鎖著！無妨！阿還的信裏告訴了我剛擊道的聯絡方式！懷著雀躍的心，蹦蹦跳跳的下樓，……找不到！我找不到小紙團！我很急！不會的！不會不在的！一定在小角落裏！沒有！都沒有！我好失望！——沒關係！先回學校去！吃飯時間再來看看吧！他們回來時，發覺小紙條不在，會補上去的，我知道他們會的。回到學校，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想像著拍照時，會有人看看路的遠方，我會不會突然出現？想像著我到時，大家跳起來叫著、嚷著，意外的喜悅……可是，我在這裏，而他們呢？在那裏呢？五點多，我再坐車到山莊去，一路上假想著許多驚喜，一直就不想去想像再次門鎖著，再次急切的找尋小紙團！結果——還是冷寂迎接著我，我很執拗的坐在四樓的階梯上，在黑暗中托腮冥想，阿狗跑上跑下的，弄得我的心也跟著忐忐忑忑的，一直期待著大門一開，七嘴七舌的嘈雜聲湧上來——結果，什麼也沒有，一個半鐘頭的枯坐，心灰意冷了，誰知道他們是否拍照完去看電影了呢？罷了！罷了！回去吧！明天再來吧！懷著悵惘和不甘的心情，在黑暗中提筆留字，留下了從家裏帶出來的糕，很無奈的回學校去了。意與闌珊的拆閱幾封信，回幾封信，突然——「阿楚！」是阿還和輕燕！她們居然趕到學校來！一霎時，我好想哭泣！我好感動！「我不知道怎麼說？我忘了！我沒想到妳會趕來！」阿還說著，我看到她眼眶裏有淚光，我握住她的手，緊緊的，告訴她：「沒關係！」沒關係？我這樣千趕萬趕的跑來，妳忘了留字條？沒想到我會來？沒想到我會來為什麼寄信？我好難過，懷著滿腔的喜悅和感激，結果，原來——人家並不注重妳呵！一路上，阿還、輕燕急切的解釋，我笑了笑：「沒關係！反正明天還有一天嘛！」阿還臉色不自然的一下，「我不知道怎麼說，因為時間很急……所有照片，呃！集在一天拍了！」我的心又被撞擊了一下，像是興高采烈捧了一盤點心，覺得很神聖的想叫人分享，結果，却被對方不經意的，一不小心的一抬手打翻在地上，看著對方愧疚、自責的樣子，和沾滿泥土的自尊，我不知道說什麼好？眞的！說什麼好呢？

到了山莊，我按捺不住自己的心情，我向阿還說了，就那麼一個情懷，不是為照相，不是為上神州史，只為了你們要我來，那樣急切，我就會那樣急切的趕來，不顧一切的，眞的！我就是這麼執著的人……說著說著，我再也忍不住、哭了！我眞的很傷心，為什麼外表堅强的人，就該一定會有顆冷漠的心？為什麼看起來堅强的人就該受得起打擊？受得了傷害？為什麼你們不能了解我的傷痕很難抹平，而且需時更久去平復？問我：為什麼要讓人覺得冷漠？為什麼壓抑自己的

感情？理由嘛？我不知道，我眞的不知道，我以爲我很容易讓人察覺到我很敏感、情感細膩，沒想到——錯了！全錯了，別人眼中的我，全不是這個樣子！

大哥告訴我：「我不知道妳這十萬火急是怎麼樣個情形？不過，我要告訴妳的就是：如果妳覺得値得，不値得就不値得！」値不値得？我沒想過，我只想讓山莊的人知道，我很在乎你們，我接到信，無論如何，我趕來了，我要你們知道的也就只有：我趕來了，我會趕來的。如果，我還要考慮到它値不値得的話，那——就不値得的了，是嘛？咳！不該告訴我這一點的！不過——我想，現在，大家都能了解，我那麼急切的趕出來，是什麼原因了，也應該知道，我表達了什麼？

阿還告訴我說：「人常常有錯失，我很害怕有錯失，所以我看到妳留的字，就急急忙忙趕到學校找妳，有時候，人與人之間像兩條直線，在擦身而過時，突然驚覺，就再回頭去接好，我就怕一個人把感情拋出去，另外一個人沒有接好，那眞是一項最大的遺憾，也是人與人之間相知的一種錯失！」聽完這段話，我們的手一握，兩個圓的小缺口就銜接上了！

今天，大哥告訴我說：「妳沒有和我們一塊兒拍詩社史的照片，是我們的遺憾，也是詩社的遺憾！不過，我還是要告訴妳，在我們拍照時，許多人都說：如果楚勁秋在就好了！還有，阿還是從不在外過夜的，今夜，她住山莊！」看了看阿還，很喜悅，自己還是被人在乎的，是不？

今天，大夥兒一塊去鳳城吃飯，邊走邊談到山莊要搬家了的事，娥眞姊問：「楚勁秋，妳搬來跟我們一塊住好不好？」她是認眞的，眞的希望我搬進山莊！我會願意的，如果可能，眞的，

經是深深濃濃的了……。

我已經覺得「它」是家了！

我還要說什麼呢？我來了！卻是一直到一年多以後的現在才發覺，我眞的是來了！或許，我對山莊的認同，在時間上是久了些，可是，經過這麼久的理智的澄淸和抉擇，一旦付出，就早已

一生歲月

●秦輕燕●



記得剛入詩社時說過：選擇詩社是我最光輝的記憶，現在心裏想的是：詩社生活是我一生的歲月。

神州不僅有人加盟，也有人離開過，不過離開的人終於都一一回來了，而在心頭上，從一個僅止於光輝的記憶，成爲了令人擊節莫已的一生歲月……。

一年了，我在詩社裏已由新秀昇爲中秀。一年多了，詩社的人由陌生轉爲熟悉，進而了解，化爲親切。回顧這一年多來的歷程，促使我不斷參與跟進，與詩社的人一同仰鑄濶步，和清嘯攜手前行。尤記得剛入詩社時說過：選播詩社，是我最光輝的記憶。現在心裏想的是：詩社生活是我一生的歲月。

大哥曾說：「妳們腰間的帶級，可以代表妳們在詩社的身份。」我雖和曲鳳還、戚小樓、陳劍誰同是水紅帶，但很慚愧的是我對詩社付出的不如他們多，享有的却和她們一樣。對詩社的感情，眞得沒什麼顧忌了，應該像練武時，忘掉一切塵俗瑣事，忘掉自己置身何處，奮不顧身的一往直前。

但是一年實在太短，考驗不出眞摯的信念。像黃昏星、廖雁平，有詩社時就有他們了，他們在詩社已近十年，詩社已是他們終生的家。而我才一年，何況這條路漫長而崎嶇。大哥常說最初胼手胝足創業的人常是最艱苦的，流盡了血汗仍是默默耕耘，換來却往往是屍骨無存。現在詩社的人都是開路先鋒，能够堅持走下去，唯有日月星辰明鑑了。

我曾離開過詩社，因爲誤解、不諒解，太多解不開的死結，梗在心頭，便和清嘯離開了。我看到清嘯寂寞的寫著詩。這條路爲何要獨自走？爲何不一起與志同道合的人奮鬭？這眞實的詩社

，比理想中還要輝煌。詩社的事業，更勝過蓬勃發展的世界。詩社的人最可貴，性情最率直。爲何要走呢？我離開，是我一生中最大的缺憾，如果不回來，就是我一生彌補不了的後世。

看到桌上一張張聚會的照片，一個個人影跳躍眼前，雖然不住在山莊，但我覺得已無時無刻不在山莊：大哥在振眉閣裏計畫詩社的大事；娥眞姊在長江劍室輕靈的拂動古箏；清嘯、黃昏星、廖雁平和林雲閣在黃河小軒安靜的看著書；阿狗伏在溫暖的棉毯上。我也看到社員們都聚在試劍山莊的客廳，無拘無束地談笑著。

照片上的人影，有的陌生，有的從頭到尾不曾缺席過，有的中途不見了，後來又見著了。詩社仍是輝輝煌煌的屹立著，神州精神比以前更凜冽，更鋒銳。欣賞這些照片，回憶過往，甜酸苦辣都成了濃艷的玫瑰，朵朵皆是明媚的片刻。相片裏的人，此時都成了下凡人間的仙侶。

愛書人的主編陳銘磻先生曾說過，現在年輕人辦的社團很多，但缺乏某種東西，到神州詩社來却找著了，大概那就是所謂的神州精神吧。神州所以有別於其他社團亦在此點。我認爲那是由於神州是大哥帶的，大哥的器度、識見，都是超人一等的。每次和大哥談話，總會心生做大事、立大業的志氣，而理想不僅止於寫好文章而已。詩社的氣象，正如娥眞姊寫的是不朽之盛世、不朽之盛事！

詩社裏每個人，由於彼此相近，彼此信任，所以有神州剛擊道的成立，以兄弟姊妹相稱。雖不是同親血源，却流著同樣激情的中華民族的血氣！因爲我曾離開過，所以更珍惜現在的詩社，更珍愛著每個人，而如果有誰離去，我則反目成仇了。且更加堅定共商神州大事的決心。大哥說

過，離開詩社的人，往往是氣節不穩的人，我們用不着懷念他。然而痛心的是，有一位離去的社員，聯合詩社部份外圍本由他負責聯繫的組員，利用他在詩社的身份，離間唆使，傷害神州，不擇手段以達目的，外表却仍忠心耿耿。氣忿之餘，只有促使我們更加團結，共護神州！

詩社一天天的成長、擴大，正繼續接受考驗，接受更多的挑戰。我也要繼續努力，接受艱難的磨鍊，才能擔負重大的任務。看到越來越多親切的人，走在一起的社員步伐越來越穩健，皆使我振奮、飛揚，我多麼嚮往那一刻；像大哥有次說的話：願

神州詩社皆是神州人！

天倉倉地皇皇

●曲鳳還●

這個家有人抵死不棄，但也有人棄之如履，當他們親愛的人離開時，他們是如何地悲憤？如何地孤寂？如何地在那些拂袖而去之後，再咬牙地堅強起來？……

那眞是昏天暗地的一日。從學校回到山莊，昨天剛粉刷過的牆，白得刺目。都已經五點多了，大鷹的燈還沒開，而暮色已經攏了上來。

這好像是被世界遺忘的一天，還是我闖錯了時間？平常熱鬧的山莊，每天雌雄榜上貼滿了公佈，而今天，無公告、無人跡，我不習慣去習慣這樣的冷寂的山莊！我在大廳繞了一圈，把椅子乒乒乓乓地弄響，阿狗不知從那兒鑽了出來，熱絡地搖着尾巴舔我空着的雙手，拍拍牠的頭：「你守山莊？」牠歪着頭，睜着兩隻骨碌骨碌的圓眼，黑得發亮的眸子，若有所思；我忍不住蹲下身去抱住牠：「你聽得懂，是不是？阿狗？」

昨天還是狹小僅容旋一個身踱兩回步，連踱步旋身都會撞兩個人吵一次架的大鷹，忽然，空曠了！出版社要我們負責推銷的書，堆得比人還高，一隻未吊起來的沙包，橫在山莊的一個角落，「高山流水知音」白色的海報散了一地……

只是昨天，昨天罷了。昨天還是燈火輝煌，衣鬢人影。爲了看「風起長城遠」而感動，從臺中休學北上的林雲閣，爲了尋訪我們，從羅斯福路一段步行至五段的建中生唐青雲，新來的朋友一批批地趕到，激昂的歌聲不斷在山莊揚溢，我們把社歌「中華的榮光，正在滋長發皇……」口口相傳了下去。老頭子們忙得帶勁，阿燕阿誰笑語喧嘩，阿戚練武更勤……只是昨天，只是昨天



天蒼蒼？地皇皇？

罷了。

就是昨天，昨天夜裏，叩門而急。是黃昏星和雁平，急促地敲我家的木門。黃昏星滿臉焦急：「能不能出來一趟？」我猶豫，鐘剛好敲了十下。媽已經從後面趨上前來：「什麼事？」

「啊，大哥現在，在，醫院。」黃昏星皺着眉頭，急得竟結巴了。

「什麼，分手時還好好的，今天下午，還……怎麼會？」莫不是——車禍？

「那家醫院？」媽問。

廖雁平急忙接道：「一家，嗯，私人醫院！」

天，私人醫院？我知道他們，生病根本不會去看，別說住院了，就算住院也住不起「私人」醫院哪！連公立醫院都來不及送，那傷，傷一定不輕！

「等我一下！」我轉身衝回房裏拿車票！顧不得媽在身後制止：「太晚啦，天已經晚啦……」遠遠還聽見：「你大衣不穿會凍壞啊！」

他們快步而神秘地帶我轉過巷口，我滿心焦急害怕：「怎麼樣了？大哥怎麼？在那家醫院？」忽然身後人影一幌，我驚覺回頭，不見。再轉回頭，赫然驚道：「大哥?!」大哥點了點頭，兩手插在夾克口袋裏，沉聲問我：「從這兒到臺大那條路近？」

為了避過家人的視線，我們左穿右插在重重巷道之間。坐上車，我實在忍不住了：

「大哥，你沒受傷？」

大哥一笑：「事出緊急，黃昏星不得已出此策！太晚了，不好讓妳父母躭心。」

「倒底發生了什麼事？」

「你倒底是忍不住，還是急性子。先不講，兄弟們也還不知道，等大家到了一齊講！」

我心中暗暗盤算：會是什麼事呢？星夜集合，不會是任平兄他們「大軍」開到吧？還是，大哥等要臨時回馬？我望望身旁不動聲色的大哥，望着對面窗外漆黑的天色，唉，到底，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了？

到了臺大宿舍，劍誰被我用同樣手法給哄了出來，也嚇得面無人色。大哥和我急跑去打電話通知阿戚阿燕，要她們速趕至山莊。臺大文學院電話亭旁的那盞路燈壞了，一閃一滅在透明的電話亭裏，那氣氛幻異非常，我隱隱感到一絲害怕，好像已經置身在一個未知的事實之中，下一刻，是吉是凶？

然而，已經沒有時間容你害怕或猜測了。大哥帶着我們從臺大跑回山莊！經過摩肩接踵的公館，再過市虎橫行的十字路口，到了崎嶇不平，漸漸靜寂荒涼的師大分部……我們一直保持不變的距離，相同的速度，一致的步伐，跑着跑着，額角冒汗手心發熱，我想起多少次的跑步，在西門町，在天臺，以及那子夜出城，夜渡金山的晚上，……忽覺意興遄飛，豪氣大發，今晚又隨大哥「辦事」，行走江湖了。那一刻愈發知道自己是大哥的「師妹」，頓不覺路遠夜深！

只不過昨天罷了。昨天晚上，我們的人陸續到齊了，圍坐在試劍山莊的中廳，振眉詩牆之下。大哥，黃昏星和雁平，都穿上了白色長袖襯衫，鄭重而嚴肅。大哥從書房振眉閣拿出了一柄長劍，盤膝而坐，劍橫放膝前。沉默半晌，他拿出一封信，宣佈了一個消息。清嘯他留書而別了。

不過是一天，不，一夜之隔，變生肘腋。我望着「振眉詩牆」，回想前幾個月作品競爭激烈，每二十天就「江山代有才人出」，出版前緊張興奮，大家關在黃河小軒裏，議論紛紛，不能外出，只等大哥從門縫裏塞進一張紙條：「第二十屆振眉詩牆某日某時某分，出版了！」大家怪叫一聲，一窩蜂衝到後面中廳，爭睹誰領風騷，誰佔鰲頭。榜上有名的喜孜孜樂洋洋，免不了破鈔請客，名落孫山的摩拳擦掌，又是罵又是笑，下次再來！而這道牆，現在，却貼滿了欠出版社的帳單！

劍誰回了淡水，阿燕動向不明，阿廖上課去了，他的房間（原本是給女孩子住的「琴心館」，現在可是「狼心館」了）掛了一串我佛慈悲的念珠。阿黃在黃河小軒的燈下，寂寥地看書。他抬頭看見我，問：「你來了？」我故作輕鬆地笑：「不是廢話嗎？他們呢？」他又低頭看他的書：「大哥、娥眞在房裏。」

振眉閣裏傳來了口琴聲，阿黃丟下了書，找出了他那支口琴，抹一抹和了下去。我看他一起一伏，一張一地闔吹，和着大哥的琴聲，不讓他獨奏。方知悲戚的心情不是一個人的。

我敲敲振眉閣的門，琴聲歇，「誰？」我應道：「阿還！」娥眞姐開了門。大哥要我把阿黃也叫來，阿廖剛好下課回來。五人坐在振眉閣裏，大哥問我們有沒有想想詩社以後的打算：山莊住客只剩四個人了，房租怎麼辦？出版社那沉沉的千本書，要不要再推？要不要退？欠的帳怎麼還？「碧落紅塵見證」誰去接洽？詩社是硬咬牙撐起呢，還是退隱江湖，等元氣恢復後再出？一連串的問題當頭壓下，方知這不是情緒的時候，這麼多難題待解……我默默低下頭，大哥說好好想吧。

走出振眉閣，渾然不知已經八點了。阿廖驚覺腹內空空，我方知饑腸轆轆，大廳的燈還沒開，天地已全黑，大哥「將軍令」裏的一句詩迎面朝我打來：

「天愴愴地皇皇
覺來夢夢了」

後記：

重提此事，因爲這一段滄桑是我印象深刻的記憶。又快過年了，轉眼半年，回想當時，還是心酸。現在詩社仍然圍爐坐樂融融，感情經過折磨愈見晶瑩，該回來的人又回來了，耐不住的人還是走了。記得當時苦守，終於渡過了險灘，熬過了最難熬的日子，後來加入的人，都沒法子領會這一段「曾經滄海」。最記得有一天，娥眞姐的「重樓飛雪」的出版了，當晚看「S－S－snake」，阿黃，阿廖扮鬼裝怪來嚇我和阿誰，大哥談笑間無意中加了一句：「詩社看來要復起了！」以後，好幾個突變偶爾發生了，情勢劇轉，詩社眞的又復起了！

遊牧民族

●林雲閣●



神州溪頭大聚會的剎那——與蒼木長青！

這個家裏不只有快樂，要是只有享樂，就不爲一個家了，他們要讀書要寫作要辦社要生活，於是他們的三百六十五行內有一行是賣書的，由於賣書沒有自己的攤位，到處給人趕，於是遠從東海大學休學入社的林雲閣自嘲爲「遊牧民族」……

一人扛一箱書，腋下挾了張舖地用的塑膠布，幾份海報，「大哥，我們去賣書囉！」我們便離開了山莊，賣書去了。扛着整箱整袋的書，肩上的筋脈像被壓在大石頭下的塑膠管，那滋味眞不好受。阿廖戲稱說這是「原罪」，我們都是負着「原罪」的人。他有一次就是負了太多的「原罪」，把肩膀弄傷，跑到跌打傷藥店，花了二百多塊才醫好，二、三天賺的錢都不够一次的醫藥費。寒暑假我們就是這樣每天負着「原罪」出去，有時到師大，有時到臺大，有時到其他地方，在人行道上，塑膠布一擺，就開始我們的賣書了。

賣書，最基本的原因，當然是賺錢。我們幾個——黃昏星、雁平、淸嘯和我都是窮鬼，沒錢吃飯時，就扛着書出去。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們希望把好書介紹出，爲文化、爲文學盡一點力。所以，我們祇賣自己覺得好的書，其他的書不賣。我們希望藉着賣書，一方面發揚詩社的精神，一方面推展詩運。畢竟現代詩與讀者造成的隔閡，有大部份是因爲讀者的接觸太少。像詩社的「高山流水知音」詩刊剛出版，詩社便傾巢而出直接跟讀者介紹，現身說法，解詩、釋詩，藉此，把詩社介紹出去，將詩社爲祖國文化奮鬥努力的精神影響別人。

所以，我們賣書不僅是賣書，我們還介紹、解釋、討論，甚至辯論，唯有透過與民衆的接觸

，才能對症下藥，一針見血。每次路人經過時，「先生，要不要看書?」「小姐，看看書?」「噯，新書，八折優待!」我們吆喝着，路人若不停下來，也會給一個點頭或微笑，給人溫暖的感覺。當然，也有不理不睬，不屑一顧者。路人圍進來看書時，我們便抓住對象，開始熱誠的、熱烈的介紹起來。阿廖拿起「天才與精神疾病」，「疾病對人也有好處，你知道嗎?」一副 professor 的樣子，阿廖比着手勢開始發揮書中談到的，「匹克林博士，本書的作者說，疾病有時候會刺激我們的腦力，使我們變聰明」聽他講的人無不動容，我猜想，他心裏一定反問道：眞的嗎?「像達爾文一生就常生病，他常胃痛、頭痛、暈眩、嘔吐，但他却是『進化論』的創始人……」也許是赤誠罷，阿廖雖口齒不伶俐，但聽了他講後買書的人，還眞不少。「看看這本『鳥呼風』，這是顏元叔的散文集。顏元叔是很犀利的人，但有時他的話是一針見血的，」黃昏星順勢一指，「看看這篇——『蕾伊來臺』，蕾依來臺，什麼人迎她來臺」黃昏星唸了起來，「我們的兩大報紙迎她來臺。蕾伊是誰?華府的一名爛女人……」黃昏星一面指着，一面激昂的說，「你看，像蕾伊這樣的女人，我們的兩大報紙却把她當作偉人來渲染，在這一點上，顏元叔至少是很令人激賞的……」激動的口沫飛噴到聽者臉上，就這樣，黃昏星也賣出了不少的書。我介紹書是滔滔不絕一口氣下來的，所以常常我一講完，聽者懾服得仰起頭來看看我是何許人也。記得有一次，我不曉得介紹那一本書去了，那是一位四、五十歲的先生，我把書從頭到尾很漂亮的介紹了一下，一講完，他抬起頭來看看，然後一言不發的便買了那本書。哇，那眞過癮。還有一次，我介紹「文明的躍升」，「這是一部人類文明發展史。我們知道，人類今天已發展到了高度文明，而

對這高度文明我們似乎知道得太少了，而這高度文明背後那漫長艱辛的發展過程我們知道的更少，因此，作者布羅諾斯基便花了很大的時間精力到世界各地去蒐集資料，作考證，像書上這些珍貴的圖片、照片，而整理出這樣的一本人類文明發展史。……這雖是一本人類文明發展史，但誠如作者在書前所講的，它不僅僅是講科學，也不僅僅是講歷史，更主要的它是講自然哲學，作者希望藉着人類文明的發展過程中所呈現出來的自然哲學勾畫出來，提示出來……」那女孩聽得好入神，掏出錢就買，臨走前還送了我一句話：「你的口才眞好！」望着她的笑臉，我高興了好久……。

介紹詩社的書，才是我們最興奮的時候。常常路人一來，我們便先介紹「風起長城遠」。因爲「風起長城遠」裏有我們的奮鬪掙扎，有我們的可歌可泣，有我們的生活，有我們的精神，我們常常喜歡講述它，喜歡別人也有那些風霜閱歷，有那些笑鬧。因此，「風起長城遠」一拿起，那遙遠的故事又像流水般悠悠游游的流來，……「我們一羣兄弟，創立了綠洲社，出版綠洲期刊，幾年後由五、六人擴大成了擁有一百三十四人，總共十大分社的天狼星詩社……」淸嘯講得興奮又激烈，乾脆和那位顧客蹲在牆角，不顧賣書，整個下午講下來，到收攤時還意猶未盡。「他們在馬來西亞，在異邦環境的壓抑和左派的騷擾下，爲祖國文化在做不斷的掙扎和奮鬪，」我講起來是激昂的，「最簡單的例子，像學校當局要删減原只剩二小時（一個禮拜）的華文課時數，他們一羣人爲此起來抗議示威，冒着被學校開除的危險，自己辦華文研究會，爲了創辦華文演講比賽、辯論賽，他們一羣人籌募努力了好久。有一天，詩人節，他們爲了讓所有華人都知道這是

屈大夫投水的日子，他們擦掉佈告欄上的佈告，寫下「今天是詩人節」和「愛我中華」四個字，校工看了，馬上擦掉，他們又馬上寫上，校工再擦，他們再寫，如此反復十餘次，校工終於感動了……。我想我們都是青年，我們都有熱血，都有激情，今天，在大家都喊徬徨、苦悶、迷失的時候，看到他們的奮鬪努力，我們是不是應該熱淚盈眶，我們是不是應該給予他們更多的關懷……」講到此處聲音變得震撼起來，我看到，聽者捧書的姿勢也變了……。賣書，這時，已不是賣書，而是一種意義，一種使命，我們看到文化的命脈在這裏承傳，國家的希望在這裏蓬勃，賣書，此時成了我們的光榮和快慰。常常，詩社社員和朋友就是這樣吸收的。一次，我們在零南車上，也是要去買書，我旁邊坐了一位女孩子，上車來就一直在看書（好像是「寂寞的十七歲」），我考慮了良久，終於拿出了娥眞姊的「重樓飛雪」散文集，「我介紹妳一本書好嗎？我們是神州詩社的人。我們正要去買書，看妳很喜歡看書，我介紹妳一本詩社裏方娥眞的作品。如果妳喜歡散文，妳會發現妳更喜歡這本散文……」滔滔不絕的，我不但把書從風格、技巧、文字的駕御能力詳爲解說，還把娥眞姊的愛笑和純眞告訴了她。她，後來成了詩社的朋友，她的姊姊還想加入詩社呢。

其實，最基本的例子還是我自己。「風起長城遠」、「高山流水知音」剛出版的時候，黃昏星、淸嘯、雁平和翁儣之下臺中來打仗（賣書）。一天晚上，他們也來東海我的宿舍，那時我剛從外面回來，一進門，祇見寢室同學熱鬧鬧的在三個陌生人解說下翻閱着青綠色和紫色的兩種書，我好奇的向一位陌生人索取兩本書來看，並問他這是什麼書，「這是神州詩社的兩本書，一本

詩集，一本散文集，我是翁懷之，他是黃昏星，他是周淸嘯，」他指着目錄上的名字說。我當時一喜又一怔。喜的是能見到作者本身，怔的是爲何作者要自己出來賣書，經他們坦誠而熱心的解說，我才恍然箇中原委和箇中大義，正暗自欽服和激賞之際，忽見同學一一放下了兩本書，不想買，我心裏暗叫：怎麼這麼沒有熱血，他們遠道從臺北來，放下了期末考的準備，來這裏這麼坦誠的的推介自己的書，而且是爲了發揚一股年青的文化精神……我毅然掏出了剛借來的兩張一百元，問翁懷之多少錢，是時，一位班上同學大笑道，林雲閣，傻瓜，你受騙了！當時他們三人和我都楞住了，怎麼這麼年輕的人，却只會防人不會信人呢！我憤恨的怒視着。祇見翁懷之勉强的張口說：至少現在房間裏有四個傻瓜，也不少了。「對，對」我大聲肯定的說。那位同學却笑得更大聲，更開心……。當時我們留下了地址，暑假回臺北，我來了幾次詩社後，我終於加入了詩社，休學。……想不到現在自己也出來賣書，吸收新秀。

人情的冷暖，在賣書時體會得最爲深刻。一次，我們在臺大對面天橋下賣書，一位女孩很欣賞的聽我們講許多山莊的故事。最後她買了三本書，連兩塊錢也不願我們找了。我們賣書，除了塑膠布、海報，根本沒有其他道具，更沒有包裝紙，但大多數的人都說「沒關係，沒關係。」臉上漾出很願意的笑容。暑假，天氣熱得很，尤其中午，我們偶然摸摸頭，哇，才發現頭髮燙得像火在燃燒。而往往看書的客人會一面看書，一面爲我們撐傘說：「這麼大熱天也出來賣書，眞是辛苦。」在傘蔭下，我們像喝了冰水，深覺到那人帶給我們的沁涼。賣書時，最怕警察來，聽旁邊的販者說，一抓就罰六百元，不然就沒收東西。一次，警察突然來襲，看書的人丢下書都走了

，在我們慌忙收拾書時，一位青年學生說「快、快，提起塑膠布」說畢，卽幫我們提起塑膠布帶我們避入巷子裏，使我們幸免於難。我們一直沒被警察抓過，就是常常警察未來，路人已先通知我們，而慌亂走避時，竟連說聲謝謝也來不及，像這種人我們永遠感激他。賣書，就在這種走走避避中，我們成了遊牧民族。雖然有時路人對我們不屑一顧，或給予我們嚴峻的臉色，不齒和拒絕，但總有太多的溫暖讓我們忘却這些冷凉。

賣書，是我們的飯，我們的零錢，更是我們的快樂，我們有意義的生活。它雖是路旁卑微的小攤子，就像路旁的小花，它開出了它的美麗，散出了它的芳香。它爲整個田園添增了一份光彩。



「先生，有沒有興趣看看我們的書？」

賣書小記

●廖雁平●

賣書我們又名推廣，不好的書不賣，不瞭解的讀者也不賣，由於書不見得是暢銷書，讀者不見得都懂，於是這個賣書，就越發艱苦了……

華燈亮起，夜色似一團濃墨由四面八方侵襲而來，除了有燈光處，其他地方很快就被黑夜佔領了。夏天的蚊子特別兇悍如俄式轟炸機六親不認見到人便攻擊，我被叮的不耐煩，手拿着神州詩刊第一號「高山流水．知音」在書攤附近來回走動，尋找華燈下熙熙攘攘人羣裏唯一的知音，林雲閣則僞裝顧客蹲身在書攤邊看書，在冷淡人來人往裏招徠光顧。只要一旦有人回顧，黃昏星便趨前問道：「先生，要不要看書？介紹你看一本好書好嗎？」甫畢，忽然有一隻大手遞了一本書給顧客說：「這是一本海外僑生和國內青年朋友們合著的書，」正欲繼續介紹下去時，這位顧客側過頭來一看，看見林雲閣笑嘻嘻的站立在那裏，臉色露出唯恐對方會被嚇得逃之夭夭的樣子。那個人吃驚地道：「怎麼你也是他們一夥的！我還以爲你是來看書的。」林雲閣答道：「是啊！我們三人是一起來的。」接着言歸正題介紹「風起長城遠」：

「我爲什麼特意介紹這本書給你看，主要這是一羣海外僑生爲文化艱苦奮鬪，且欲把文化的火種發揚光大，書中內容有血有淚，是國內有史以來第一本詩社史。你知道嗎？海外的華人社會一般人的觀念，都認爲學習中文是沒有前途的，因此他們這羣人自覺祖國文化的式微，而奮起組織詩社，影響同學們重視自己的語文，進而去改變一般人對於自己母語喪失信心錯誤的觀念……」雲閣語音越說越激動，恨不得能以五分鐘的時間把書中全部內容讓對方知道，就算這本書賣不出去，也希望能够把一種奮發圖强的精神感染對方，使別人亦能產生共鳴，有着同樣的奮鬪精神。

然而事實還是殘忍的，對方聽後，却無動於衷說道：「我是唸理化的，對文學不甚感興趣，尙且我們科系必修的課本也看不完了，那裏還有時——」我不待對方把話講完，截斷話題，道：「是不是沒有時間？不要跟我們談時間，我們比你更抽不出時間，你想，我們要上課，又要爲自己的生活而煩忙，還要影響別人……這些不談也罷了，時間要看自己能否控制安排適當，假使說沒有時間，爲什麼如厠就有時間，吃飯，睡覺就有時間。」因爲講得太急，搞到最後連我自己也被問題困住了。對方看到提出的理由不能得逞，於是又提出另外一個藉口說：「這本書定價九十元，要賣六十元，實在太貴了。」三人聽了正欲搶口，還是黃昏星快了一步，取回對方手中的書本一面翻頁一面說道：「你看這些就是我們在海外出版的書，共達一百多本，都是一個字一個字把它抄下來的，因爲當地的印刷費非常之昂貴，我們實在沒有能力付得起這筆錢，尙且這本書也是一家出版社支助出版的，他聽了我們在僑居地的所作所爲，使得他們熱血沸騰，情緒激動地緊握雙拳說：一定要把這些內容以文學的方式寫成書，讓國內的青年朋友共同感受這份情感。」我插嘴道：「你說貴，這本書郵寄到海外，單止郵資已經超過你要買此書的價錢了。」言訖，林雲閣方要說話，已來不及了，對方早先下手爲强搶快維護自己，板着臉孔說：「我沒有帶錢出來，對不起，浪費你們這麼多唇舌。」說完轉身便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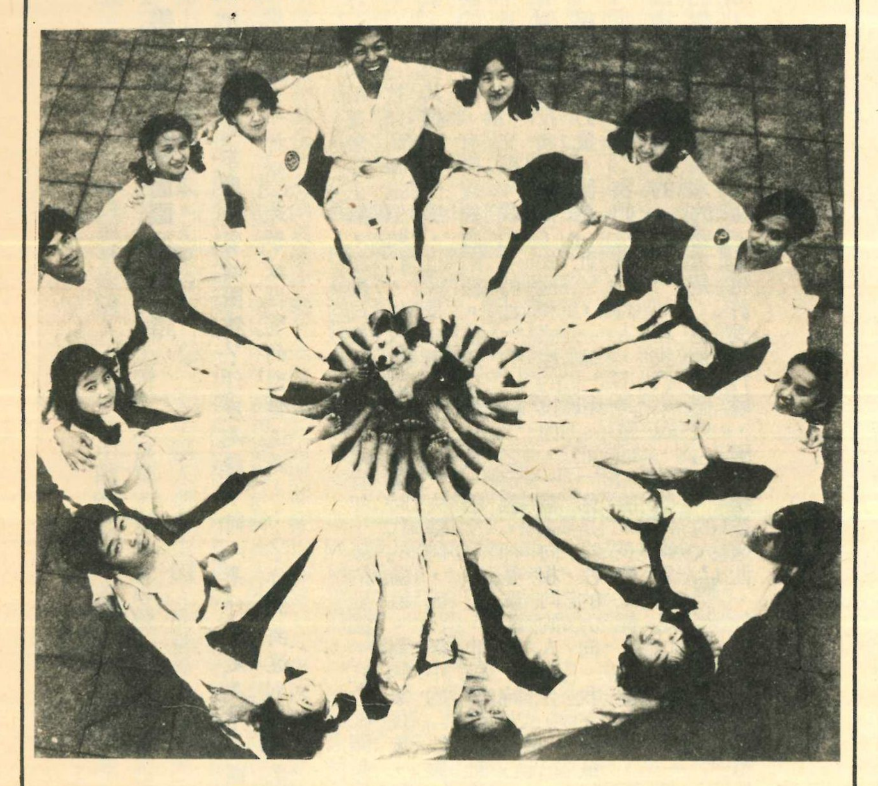
我們三人眼巴巴地看着他的背影隱沒於人潮中。然後，林雲閣再次扮演顧客蹲身下去假裝看

書，黃昏星背靠粉牆箕坐在地上，望着行色匆匆的路人，喊叫道：「最新出版的暢銷書，八折以下優待，要買的趕快來買，機會難逢，千萬莫錯過——」我被鬼魅似的夏蚊拼命追踪，雙脚忙個不停地來回行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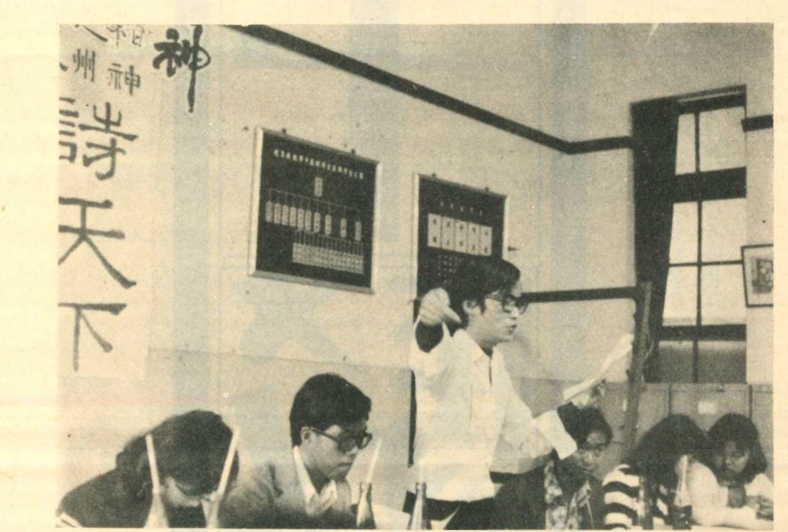
跋十駁

●温瑞安●

●神州！







第一駁：駁他箇直行終有路

神州詩社是甚麼性質的團體？什麼是詩？詩人是什麼定義？與國家社會又有什麼關係？「神州」是學校性質的團體還是……？你們要達到什麼樣的目的？

神州詩社是個培養浩然正氣，激勵民族正氣，砥礪青年士氣的社團。它教你關愛這個社會，而不是唾棄它；它教你認識這個時代，以及你處身於這個時代的意義。對國家民族，更需要有一份剛柔正氣，捨我其誰的責任感，也就是知識份子的士大夫精神，或江湖中的「俠義」情操。

我們講的「詩」，有廣義狹義兩種。狹義來說詩是一種文學類型，也就是我們社裏所最擅長的（但絕不是唯一的）文類。我們「詩社」的「詩」之定義，却是廣義的。詩者，心之所之也。也就是說有個心志的投向，包括了知性和感性的投向，一羣志向相同的人結合在一起，便是一個「家」，一起發揮的力量，便是「社」，「家」和「社」都是投注的方向。我在「風起長城遠」一書中的「跋」裏曾聲明：我們所謂的詩人，不是蓬頭垢臉，長髮亂髭，抽煙飲酒，語無倫次，要閩臭脚或蹲馬桶才能寫作的「詩人」。在我們來說，那些怪癖只是足以證明他不一個「詩人」而已。我們對「詩人」最基本的要求是：他是一個更「人」的人，關心這個意情薄涼人世，關愛這個冷暖人間，關情這個短暫人生。他也許受到打擊，變得超然逸世，乍醉佯狂，但都根源於心中一股活潑潑的愛，這股愛的力量才是詩人的身份證。詩人只不過比平常人更敏感，更易愛人，更有人一切向上的願望而已。屈大夫是詩人，他愛他的國家，他愛他的子民，他一直行吟到汨羅江，才隨着他的愛化成滔滔江水，而再化成世世代代的粽子和龍舟。這「詩」流傳本身就是一種生命延展，世世代代的生存下去，衍變下去，因爲他和民間是打成一片的，再也分不開來的。像「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輕重緩速間讓你分不清是比、是賦、還是興，原來詩是渾然天成，再也分不開來了。我們處於一個偉大的時代，不要無病呻吟的詩人。記得農曆大年初一，神州文學第一號：「滿座衣冠似雪」出版了，我就說：神州文集出版了，正如以前的神州詩刋，文刋也許又比詩刋更進一步，但「神州」才是我們的願望的燈火，才是我們理想的山峯。記住，神州詩社不是着重在詩社，神州文社不是着重在文社，而是着重在神州。有一次夙千蝶小姐訪問時問我：「神州社要到達那一種成果才算完成了你的理想？」我覺得像蘋菓花開了，不是爲了蘋菓要給人吃，甚至也不爲了美麗，而是因爲有一陣風吹過，一陣雨掠過，一片陽光照下來，我就要花開開滿枝了，却沒想到花開來做什麼？幸而在旁的輕燕替我答道：「郭秋風也曾問過大哥這個問題，我記得當時大哥馬上就答：『等有一天神州都屬於神州人的。』」我想這也說得是。神州陸沉，萬民同哀，光復大陸要靠這海隅的一角寶島挑燈。中原淪陷，椎心泣血，反攻建國要仗我們這寶島上中華民族的力量。光復神州，有一天中國人還歸中國人的世界，進而天下大同，也才是神州光采四射的時候。三月份大家到師大附中去演講，題目就叫做「神州人：詩天下」，也是這個意義。我們是神州人，只要是中國人，有一顆中國的心靈，流着中國的血液者，八方風雨

會中州，都是神州人。也許中國人本性太重家而不重國，可是詩——詩心能夠打破這一切障礙甚至包容了這一切障礙，有一天能達成「詩天下」。這才是神州社遠大的理想和目標。嚴格來說，我們這個「詩」也就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士大夫」的「士」。

可是大理想、大目標，光說誰都會，要做就很難，做到的更難求，更休說做得很成功了。不過我覺得考驗也在這裏，年輕人或者有一顆年輕的心者，都應該樂意的而不是去埋怨的接受這種考驗。可惜埋怨的人，放棄的人，甚至轉而偏激的人都太多了，這都是經不起考驗之故。有次綜合月刊來訪問時，曾問到神州社的宗旨與目標是什麼。我說是「爲中國做點事」。這答案也許太簡單了些。我只好又補充說，宗旨是救國，目標是建國。我覺得這已是很完滿的答覆了，救國就要一步一步重頭做起，「吃得苦中苦」，任何偉大事業都不是一蹴即成的，必須要忍耐，必定有挫折，跑大操場有什麼意思呢，要跑就跑山路、泥濘路。大目標扯得愈遠，就愈難達到；宗旨說得愈響，就愈遠離現實。「理想的花朵紮根在現實的泥土上」，我認爲眞的很好。我最怕光嚷嚷的人，目標大，實行少，一遇打擊就回頭。有人來勸我們說：我們光靠文學還不够，一定要改革，要參與政治，要改善農人工人生活等等。我知道政治參與最直接的辦法，但都不是唯一的辦法，甚至不一定是最好的辦法。老是喊政治改革，好像一切都不滿似的，這不滿就要用完成來塡補。但若人人當政治家，誰當人民呢？是不是人人皆適合於政治工作？百日維新之所以失敗，不是康有爲等不够英明智慧，而是民間知識文化思想判斷完全銜接不上，於是大好基業，毀於一旦。滿新腐敗，若教育思想傳播得宜，全國響應支持　國父創立中華民國大業，一舉而成，就不致於

十一次義無反顧的革命，黃花岡七十二烈士的熱血捐軀。民國十年王光圻就對「少年中國學會」說過：「吾人不能再以畢生百分之九十九之光陰，爲爭奪政權而謀改革中國之用，吾人須從今日起，即以畢生精力投之於社會事業。若思想不革新，物質不發達，社會不改造，平民不崛起，所有一切其他政治改革，皆是虛想！」這眞是何等義正嚴辭的話，也對當時共產主義的狂想者迎頭棒喝！我常見人要從大事做起，殊不知大事乃從小事做起，小事未做好，如何成大事？所以神州社社內人人要有做大事的心理準備，但却有做小事的親身經驗。小事不專注，大事必錯失。我常見臺灣教育出來的大學青年，人人順口懸河，雄辯不絕，開口政治改革，閉口自認領袖，眞是好高騖遠極了。政治乃衆人之事，包括大事小事，怎能不從大處着眼，小處着手？像煉劍一般，不僅是要煉有名之劍，菜刀鐵耙也要煉。每個民族都有英雄，但也有無名英雄，要是每個英雄都要有名，那眞是爲名爲利打了一場，英雄當不成，變做狗熊去了。林瑞明曾在「少年中國學會的分裂與瓦解」中寫王光圻：「……中國一向就是缺少知識分子從基層做起，因此儘管有志之士，一而再再而三的推翻上層結構，但基本問題還是解決不了；……王光圻這樣的人才，他願意作小學教師，願意作種樹園丁，這是五四時代一個識見宏遠的有心人，我們眞不能不佩服他的精誠可感！……他所嚮往的是脫爾斯泰『以悲天憫人之懷，則身平民之列』的精神！」事隔超過半個世紀，共匪的侵略，復興基地的青年必須要反省這脚踏實地，頭望青天的意義！

基於上述的情形，我們最忌口出大言，所以說回來還是「爲中國做一點事」，一點事，不管是什麼事，一人盡力，構成一點，衆人盡力，則成一面，大家盡力，則可以翻江倒海石破天驚了

。記得有次娥眞、劍誰、輕燕去出席一個詩人會議，有人說「爲中國做一點事」也是口出狂言，我倒是覺得這不是謙抑，而是失却自信，老大徒傷悲了。誇張囂浮當然要不得，但人若無一點豪情壯志，一言九鼎，怎可以斷金碎玉，以一千五百萬人口之力反攻大陸?!狂妄跋扈固然要不得，暮氣消沉更是不可有！神州社裏培養正氣以修身，士氣以行道，志氣以奮發，就是因爲這樣。我們以感情爲樑，理性爲柱，只要此情相共，此理相同，來日大難生死可以相結者，當然可以歃血爲盟，擊掌爲號，男者爲兄弟，女者爲姊妹，爲中華民國神州社多添一份復國的生力軍！所以神州社是開放的，也是具有特色的，它有各個學校甚至並非學生的各路好漢，可是，一首歌大家會唱，一套拳大家會打，一件事大家合力做，一句話大家響應，因爲我們已結爲一體，爲同一的感情，同一的理想，同一的力行，同一的目標！

第二駁：駁他箇倚天萬里需長劍

神州社是不是以文學為主?是不是只寫詩?詩風會不會太相近?你們寫神州社裏的事會不會太多?有沒有人對這以文學為中心不解或不滿?

我們確是以文學爲主，因爲我們幾個創辦者對文學的興趣都比較濃烈。我目前編著出版的書就有兩本小說集、兩本散文集、一本評論集、兩本詩集、六本詩刊、兩部文選、三部文集。但是

要注意：文學不是神州社唯一報國的途徑。等到另一種藝術或事業（包括教育文化思想等）在社內成形而且獲得大多數人的致力時，這個以文學爲中心點便可能轉移。就算目前以文學爲中心，也可以旁附許多不同的次要中心，有一天這次要中心或許會成爲首要中心的。四月份台大青年社邀請神州去座談，我因赴淡江而沒有列席，據悉席間有人提到我們乃是以神州爲中心，文學爲量心，去實踐我們的抱負，前者恐滯於一固定的社圍，後者恐太過狹隘——這番話語重心長，我們是感激的，但問題卻是不存在。神州只是一群人共同之名自，其超越性與多面性，容忍力與吸收力，甚至可以說還在一般社團之上。譬方說：娥眞很喜歡音樂、舞蹈、歌唱，她有志於此，於是就和擅作曲的林新居，會平劇的陳悅眞，擅合唱的李玄霜幾個成了鳳組。曲鳳還、戚小樓很喜歡習武，於是就成了虎組，跟黃昏星、周清嘯、廖雁平、沈瑞彬的龍組配合在一起。又如楚勁秋喜歡朗誦，和王美媛又成了一組。這是僅就藝術上的，在其他方面，這種結合更是常有。文章乃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世，我們對文章的要求，也正是這樣。

可是這中心點也會引起兩種人的不滿。一種人會說一個團體怎能允許中心點的浮移，一會兒是文學，一會兒是武藝，一會兒是行播，一會兒是推廣，那「神州社」究竟是什麼?!殊不知凡是一個「大」的團體，它的首要條件就不是可以被什麼形式所固定了的。像一個國家的政府，當然不是只管教育，只管文化，或只管經濟，只管土地。我們的中心可以更動，是因爲勇於接受改革，勇於應變于常，但是宗旨並沒有變，原則也沒有更易，我們還是要舉起中華民國的大旗，爲國家民族社會文化做點事。所以我們寫作，但也練武；文人和武士在現今來看是兩回事，而且是兩

個極端，事實不然。我就是要他們在這兩方面的學習過程中找出投向的意義，在思想判斷上也如是。文本來是一種修養，武也是一種修養，兩者皆修身修心，像岳飛、辛幼安、陸游，無不是文才武略的英雄豪佩，文士本就是文武兼修之士。文武一旦分家，才會有文人無行，武人無德的現象。而我們正處於臥薪嘗膽，生聚教訓，乾坤一擲，此其時矣。所以更要做到摧陷廓淸、大力倡導的。文人要拿筆，是一支橫掃千軍的筆；武人要拿刀，是一柄立地成佛的刀。要是文人相輕或屠殺成性，禿筆扁鑽一樣是廢物！有人曾說「神州」不够大，因爲處處以我爲中心以及處處以神州的原則爲行事之標準。殊不知他們以我爲中心，而我却是以神州每一員爲中心，而神州的原則亦是中國人的原則，難道我們要放棄與中國共患難、共榮辱、共生死、共進退的默契嗎？

另一種人認爲選擇過早，進入「神州」，會不會缺乏深思熟慮？這樣的投注是否值得？這一問，眞的把我們一個年輕氣燥自命不凡的社員問走了。這眞是該問的，尤其心志未成熟者，早日反省早日好。只是對於問者本身：我却要反問：什麼叫做深思熟慮？徘徊不前、束手無策、無從抉擇、徬徨失措算不算思想成熟？袖手旁觀、空流熱血、隔岸觀火、抽身事外算不算獨立判斷？跑上山去，既不敢一躍下水的痛快，亦無回頭下山的勇決，是中華民族的年輕人嚒?!考上大學，既蹓課翹課怕重修補考，或成爲臺灣大學是美國大學的先修班，是復興基地的生力軍嚒?!老成謀國、冷靜客觀是正確的態度；但有些年輕人却用它來作躭於逸樂的護身符，偏安心態的金鐘罩。我是個僑生，我覺得我也是中華民國熱血沸騰的一份子，至少我的子弟都是大無畏的好男兒好巾幗。我不顧一切來臺，有這份執着，在這份堅定，雖然有次我說到「國家的責任是我們人人的燃

眉之急」時，有人出來說：「你是僑生，愛國是我們的事」，但我還是沉痛堅執的喊出：「就算是吧，但希望你們愛國至少是我的事。」有一位歷史系本地生說我很「堅持己見」，我想，要是我不能堅持已見，那恐怕老早就被環境所迫，去英國叫哈囉或到美國喚嗨去了。他有時反諷一句：談談你創社的手段與目的吧。目的？手段？他忘了我告訴過他當用不正確的手段以獲取正確的目的時，那正確的目的往往變成了不正確。我最多只談經歷，不談手段以達目的。又一種人覺得文學太單薄了，應以科學、政治、教育、工商改革才是。這話也是，不過文學是最易感動人心的一種形式，科學如何改革，社會如何改革，我們還沒有程序，我們先做文學的，總可以吧，總好過光嚷嚷不做吧。這些在第一駁裏已說得很淸楚了。又有人認爲與我們目標相同，但做法很不同意，認爲最好方式還是「學術報國」。這是標準現今躭於安逸的知識份子之想法。目標當然相同，難道建國復國也有異議嗎？要是說做法不同，他對我們的做法又了解多少？要是「學術報國」，神州社裏也不是有這個想法嗎！那又有何異？如何有異，應該是我們提出來才是：學術報國不等於是「K書聯考過一生，天地與亡兩不知」，胡適之先生也是報國，梁巨川先生也報國，人家還有行動；你年輕時候說報國，還沒有學術，但此從臺灣師範讀到美國哈佛，從雙眼神光讀到四目昏花，學術有沒有尚且未知，報國已無力了。我最不喜歡「學術報國」四個字成了遁土法、鐵布衫，但我尊重眞正有志於「學術報國」的人。一個眞正頂天立地的人才不會第一回合就想溜，第一招就準備捱打的。

我們在文學裏最擅長的文體是詩，而在詩的成就上也比較大，所以才會以詩爲主。但對其他

的文類也必有兼顧。娥眞的散文與小說就寫得很好，淸嘯、鳳還、小樓、黃昏星的散文也好，我和劍誰對文評都有興趣。至於對我們的詩有些人批評爲太淺顯，缺乏時代感、存在意識、現代人心態等，我倒要說是你自己看不出來而已，我寫的時候倒是要包含進去的。如果來者是虛心的，我倒是可以一一指點出來。記得有位朋友看了我的小說「處境」，便說是你和你哥哥的故事，要不是我早先有所聞，我就不懂你寫些什麼。只是他不知道我着重的根本不是他說的那回事。像這種看得不認眞而開口就評的批評家，一定忽略了別人可能已先想到他所想到的，而他却要提出來指正別人。我們有一個原則，要是對方用有色眼鏡來看我們，不給我們公平的機會，我們不會也用有色眼鏡來看他，而是一拳打碎了他的眼鏡。前幾天有位朋友貪夜到山莊來，以一個儼然朗誦大家的身份來把幾位女社員的朗誦評得一文不值，殊不知座中也有兩三位是各校朗誦隊裏，那人所提的技巧，早在以前就廢置不用了的。那人提到他朗誦時有人激動得站起來叫好，我們也舉出例子我們朗誦時滿座淚落，他却說這淚落是沒有深度。哈哈，這種辯駁，眞沒意思。有人說我們的詩風太古典或彼此太接近，我想他一定沒看過「風起長城遠」裏的「九辯」。我們也有「非常現代」的詩，只不過批評者愛找麻煩不愛讀過較多的詩作就下評而已。而且太古典是評者的基準，有些人還認爲我們太現代的呢！而且「太古典」並非價值判斷，古典不一定是壞詩，正如不一定是好詩一樣。至少古典是一種風貌，有風格的詩至少有了份量，我們應該接受這份讚美才對！至於風格太接近，這是社團的特色，但我們沒有特意爲之，反而刻意去避免它，我和小娥就常常指出同仁們句子有互相模仿處，況且唐詩一册、宋詞一卷，乍看風格近似，但李杜間飛逸沉雄，蘇辛間豪邁淸奇，豈是一種風格一樣文章這些話可以包容的！要是不仔細讀過而隨口批評的人，我們只好請他看「九辯」、「十駁」了。

我們寫有關神州的文章看來不少，但實際上只有「風起長城遠」一部，而今多了部「坦蕩神州」。「風起長城遠」其實就是從綠洲到神州的「詩社史」，「坦蕩神州」則着重於神州創社兩年來的經過歷程，本來就是强調神州的，提及神州社的地方自然就無可避免了。我們本來就是要提供出一股刀量，一種精神，一批年青人的所作所爲，當仁不讓，決不避嫌，要是扭扭怩怩，遮遮掩掩，自己都不敢公諸於世，以待決斷，還談什麼坦蕩神州呢！你看我們詩社的人，一出到外面，就挺胸說：「我是神州社裏的……」這才是年青人自信担當的精神哩！要是到了外國，我們當然會把頭抬得更高，說：「我們是中國人……」

第三駁：駁他箇同游冠蓋京華盛

神州社旣爲以文學爲主的社團，却如何訓練社員對文學的認知能力？神州社跟別的社團有何不同？

我覺得現在社團很强調跟別的社團怎樣的不同，這是很不足取的。其實一個好的社團它必定

與大多數好的社團在目標與做法上戚戚相關。太過强調其相異處，會流於個人主義，使到每一個團體存在變成個體存在，發揮不了集中面的力量。神州社有一切文藝社團的特徵，甚至有其他愛國的、熱衷於思想文化教育工作的社團之特色。所不同的，神州社可能會像幫會一些、家庭一些、或積極一些。積極是我們的個性，因爲大家情同手足，所以像個大家庭，爲了使到大家的力量能够充份的發揮（本文寫成之後，我與社員們聊起，方才知道有一位判斷力很强的朋友曾認爲我們太過於强調與人之不同——唉，爲何他不跟我們一起生活後再下斷語呢?），所以組織結構上嚴密如幫會，這都是爲求全力以赴而已。我們的中心特別强，所以默契特別容易。我們甚至會用特殊的語言交談，在公共場合上，人雖已離開，但社員們還是能找得到留下來的通訊。大家可以同時躍起，擊桌碎案的歌唱；大家可以一齊朗誦一首詩，男女一齊打一套拳，而且共同有珍貴的記憶。就算是後進的社員未及參與，我們也有「上古史」、「中古史」、「近代史」等追述，讓大家把握或者交換一副珍貴的記憶。社裏一件大事發生，不在場的社員，却因在場的社員細心轉述，而如同親歷其境。我們刑賞森嚴，但却心悅誠服。我們是大國子民，自然有服從和駕御的風度與氣度。有學問有知識當然不等於叛逆好强，眞學問眞知識則要大義大勇。我們對「忠」、「義」二字是非常珍守的。我們沒有門戶主見，但却有很强的歸屬感。正如中國人可以結交天下，但他還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一般。黃昏星是前任政大文藝研究社社長，秦輕燕、廖雁平現在負責長廊詩社學藝股，楚勁秋則負責長廊詩社朗誦組，周淸嘯是臺大靑年社的一員，陳劍誰則負責「黃河文學研究會」，黃昏星和李玄霜，還兼負責師大附中現代詩社、成中文藝研究社、復興中學

文藝寫作社的輔導。娥眞、玄霜、念慈還是三三合唱團的成員，陳悅眞是政大歷史系合唱團及淸韻合唱團的成員，除了七重天練武臺，我們還在亮軒兄夫婦家的抱石軒開了家小型的武道館。有次臺大光啓社的朋友一十四人來訪，是夜有詩又有歌，大家聚在一起，好像去爬一座奇寒險峻的山峯，却發現身旁有夥伴。孔繁鐘殊異的沉實感使兩個團體無比融入，他曾說：「神州社令人奮發豪邁，光啓社使人溫馨和暖。」我未敢全然苟同。其實光啓社也有豪情，一十四人秉夜來訪，不是激情是啥?只是神州人較易激動，充份發揮自己又是神州人必備條件，唸起詩來旁若無人，與天地比高低，但亦不可能一天到晚都是豪情奔放，要是這樣，別人受得了，自己也受不了。神州有時也是個溫暖的家，甚至是個熱鬧的家，這樣方才使社員們勇於抵擋外界受風吹雨打，因爲回家有份祥和溫馨。我想三三、光啓、臺靑等都是這樣。

至於如何訓練社員們在文學上的認知，我認爲首要就是生活。多讀、多寫、多閱歷、多思考永遠是文學人的金律。多讀——神州社有强迫讀書的時候。有時在我振眉閣過宿的社員，一定要先讀兩三篇文章才能睡覺。因爲我本身就很遲睡，通常是半夜兩三點前不「打烊」，社員們總不好意思在我未離開振眉閣之前呼呼大睡，這個時候讀書便最有效。這只是一個例子而已，又如大聚會前，有特定題目的座談會，人人都要出席於座談會，所以規定的書一定要看。又如社裏的資料組，有關各方面的資料，都要有人專門閱讀，否則這資料就是廢料。多寫——乖乖，這點不得了。我編的「振眉詩牆」（不僅止於詩），每二十天出刊一次，在牆上貼出來，社員們在黃河小軒裏枯坐在半夜，一聽出刊，蜂擁而出，踩着了別人家的脚趾也不顧，就看自己的作品如何評價

，自己的名字有無上榜。每月一次的「新唐宋八大家會議」，現由周清嘯主辦，除了交出文藝作品，還要提出文藝理論，常常從中午談起，那頓晚飯就休想喫了。還有「文藝作品評賞會」，暫由林雲閣負責，限交作品，互相評鑑。其他更有聚會時的卽席作，以及計畫中推出的書，和長江雜誌、神州文集的徵稿，眞讓你不寫也沒有機會。說起來眞好笑，有一位社員居然是給催稿嚇走了的。這樣多讀多寫，只是訓練，多閱歷才是最重要。目前文壇上許多有才氣甚至有訓練的作家也，因閱歷的缺失而成不了大家。我是一個堅信生命的向前推展（生活）會替我們解決一切的人。比方說年少時好誇大，年輕時好浪漫，年青時尙燥鬱，都可以因年紀的增長，歲月的歷練而得到更易，許多疑問也因生命的充實而得到答案。閱歷是重要的，生命是否生活，也看這一點上。生命而無生活，那生命是沒有意義的。在安定的社會如今日的臺灣裏，這些生命的情趣、憂患必須落實在我們的行動裏。也就是說，我們需要主動的去歷練它；當然，絕對不要去逃避它。所以一個眞正的「神州人」，必定經歷過許多的苦，許多的磨煉，甚至嘗試放棄，這最後的堅持才是眞正的堅持。眞正是「神州人」的眞是第三層境界的眞，他必須經歷過「見山是山，見水是水」、「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後的「見山仍是山，見水仍是水」，這山水才有了眞義。否則這種操守只是未經世故的頑固而已，給人勸一勸，正如一位社員一樣，溜到外面去「尋找自我」去了。殊不知神州社最主要的一點是要社員「肯定自己，反省自己，發揮自己」。

多思考是以上三項的總和，要是沒有反省深思，多寫多讀多閱歷只是成了不斷盛滿的水、鹽、菜、肉而已，只有思考這一把火，一燒，才燒出了菜餚，燒亮了意義。思是對一件事情的判斷，體認與反省。我們只能提供思考的方法、思考的正確方向。在聚會中的文學考試，便是對文學提供一種新的認知態度。座談辯論，也是訓練快速思考、明確判斷的方法。我們讀的書不論好壞，都會提出來互相討論，有次我們討論三三集刊，在早上「打仗」（賣書）中午練武，晚上與幾位不速之客大辯論過後，還一直座談到半夜，這也是對疲憊者仍能思考的訓練。每次這種座談會組辦時，不單止訓練思考的能力，明辨是非的判斷，而且還重於時機的把握，語言的運用，甚至詭辯的方法。這次頭城之行，便有一次文學大辯論，題目是「反共文學何去何從」和「文學報國是不是神州人最佳途徑」，由我主辦，一開始便分左右二組，左蛇右龍，由清嘯帶蛇隊，黃昏星帶龍隊。在三十分鐘內，兩組分別把意見歸納成四個要點，互相交換；另三十分鐘兩組研究對方意見，提出反駁。龍蛇二組，分地而據，其間嚴防竊聽。時間一到，鑼聲頓起，兩組會集，龍組黃昏星領隊員廖和美等佔地而據，一律穿白色衣衫，在蛇組進來時大唱「我要笑」，以摧敵心。蛇組周清嘯却百忙中製了一面大旗，列隊而入，領隊員陳非烟等大唱「我愛中華」，以壯氣勢！然而兩隊各據一方，各用其獨特的輪說方式，與通訊方式，來進行大辯論。會議進行得十分激烈精采先不說，這種兩方對壘的佈陣、行軍、安排、氣勢，無疑是給神州人上了一課，在舌辯的戰場上甚至人生的戰場上，有日都會用到。

第四駁：駁他箇八方風雨會中州

神州社如何提高社員的寫作程度？神州人有沒有經過學院的訓練？你們是怎樣招收新社員呢？作爲你們的社員，需要何種稟賦與特質？

神州社寫作的情形，在第三駁裏已經提過了。在社裏寫作的機會是常有的，就算在聚會裏，也常有即興限時寫作。寫作有時定題，有時不定題。有時候只限你寫一首詩，或一篇散文。有時候則限你用兩千字描寫一副眼鏡、或一只茶杯、一包煙，這就不容易了。普通要寫一樣東西，在小說裏一幌就過，但要用數千字來寫一樣物體，或一種心情，就要看功力了。然而這種功力是可以訓練的。比方說，用現代詩來寫一支原子筆，這也不簡單，寫一種心情，寫一種感覺，用詩來表達是很能勝任的，但要去寫一支原子筆，剛開始的人都爲之頭大。又比方說用古體詩寫戰爭裏的坦克，這也是對作者們的一種考驗。別人說我們的詩太古典或太現代，好像是指我們沒多方嘗試似的，殊不知我們在這方面下的功夫却最深。訓練裏又有用白話體文章改寫「聊齋」，或者以新的角度來寫「關雲長」等，都是極有意義而富挑戰性的訓練。

至於學院派的訓練——學院的訓練是最客觀、最邏輯、最合理的一種思考方法。只惜有人當它是唯一的方法而且耽迷於這種方法，彷彿只有學院派出來的理論和文章才是正確的、好的，這就未免天下只有華山而無五嶽了。學院的訓練只是一種方法，甚至不一定是一種成果，絕對客觀既不可能，把有機體的藝術拆散爲機械體的零件更非良策。神州社裏必須有人受學院的訓練，但

是絕不可能只從學院的木人巷「考」出來而已，飛簷走壁，破牆碎瓦，來去自如也是一種方法。記得有次我們到一處演講，有人在會後抽着煙跟我講學院派的訓練，越講越無聊，竟似天下間非學院不可得，我想了一想我到過學校的文學院：暮氣沉沉，天昏地暗，而文學本來是最具生命力的，不禁大叫一聲，震破悶濁空氣，眞想告訴他：「你去看我以前的論文吧！你現在的耽迷還不及我以前的四份之一，但我現在却要驚破你人生的迷夢了！」

詩社有招收新社員嗎？沒有。正如我在「九辯」裏答，是我們選擇了中文嗎？這個答案正如是我們選擇了中國一樣：不，是中國選擇了我們。早在我們的血液裏，第一聲呼喊「爸，媽」而不是"Daddy, Mammy"裏，就已經決定這身份、這意義。我們不一定是開天闢地的第一人，開天闢地是要與天地無情對抗，然而我們却在人間承先啓後，拿了棒子就得跑，跑出神州的英姿來罷了！

我們不同於一般學校社團，幾乎完全沒有「招生」。神州現有的社員，都是因爲有緣才入社的。入社通常有幾種情形：第一種情形是讀了我們的書或作品之後，不顧一切來訪山莊。如鳳山陸軍校李正圻，就是這樣，他從友人處借得了「風起長城遠」，僅只看了半部，就熱血塡膺，立即來莊，適逢我們不在，他留下便條，回來後黃昏星則立即聯系上他。他回高雄後，醉中以萬鈞之力寫下「俠客俠女」四字，以贈神州，後來他和朋友們力救孤兒，在狂風暴雨土崩水淹中掙扎，然而字畫始終不曾弄濕過。他再訪神州，我看他眉目間有大志，聽他講述他五個兄弟的故事後，即要他入社，過神州三關，成了正式社員。如國立藝專美工設計林新居，讀完「風起長城遠」

，先寫信來社，再獨闖山莊。是日寒冬，天台習武依然，淸嘯臥病，由他招待新居，可是林新居却要上天台來與我們一齊受凍。過後新居再訪山莊，爲娥眞的「隔山」譜成了歌，以他爽朗、達觀、和善的性格，處處挺身爲詩社辯說，而且好幾次力挽狂瀾，甚至連「打仗」（賣書）此等艱苦之事，他也願併肩作戰，所以不但入社，而且迅卽昇爲神州中秀。讀過我們的書後卽來山莊的人，給我們最大的溫暖和鼓勵，余惡仁、彭娜、楊聖芬等都是他帶進詩社來的。銀正雄讀了娥眞的「隔山」我的「長信」，成了神州至交；枋寮李春燕讀了娥眞的「重樓飛雪」，打電報給娥眞談心，眞是成了知心。我的「天台」在皇冠雜誌及「仰天長嘯」在中華副刋上發表後，受到的反應也是令人感動的。「今之俠者」出版後，孔繁鐘、蔡大翔、蔡嘉哲來莊成了朋友，也因此受到張佩成、王濱藻、魯椎子、陳明華諸先生的賞愛，編成劇本，拍成電影；還有一些跆拳、國術各派高手，寫信賜教，都是我們心中水流裏的飛瀑，成了生命裏激放的歌。我們堅信，這種溫馨在神州未來艱辛的歲月裏，會愈來愈多。

第二種情形是先通訊，在信中了解對方，然後成爲社員的。台南沈瑞彬．便是先寫信我，我一讀爲他的豪邁坦率而心震，卽請淸嘯聯系，他在四月來了台北，成了替神州扛大旗的人。又如陳非煙，看了「風起長城遠」後，便疾筆寫一詩一信，以寄神州。我把信交輕燕，輕燕卽作聯絡，陳非煙在正月初一上了七重天，在爆竹聲中當然入了社。有次她來詩社，山莊恰好沒有人，她自己進入不得，恰好有客人來訪詩社，這小女孩卽刻義不容辭，翻牆入四樓，踢開後門，進入大廳，開門迎客，果有神州一員的將風。大部份通訊者因居處極遠，無法與詩社直接聯絡，所以採取通信的方式，保持聯系。如臺南「小神州」的曾淑貞、羅淑芳等便是，每次看到她們熱切的來信，便很希望社裏能撥出要將到臺南去創辦分社，可惜神州社務繁重，幾員要將是絕對抽身不開來的。在北部也有先通信的社員，通信是通往見面的一個階梯，像郭世袖便是，字行裏彷彿已是神州的一家人。也有直接來信要求加盟的，如金門林振榮，幾句話，君子一言，但有英雄風。

第三種是先認識了，見面過，甚至參加聚會，才加盟入社的？這是最直接的影響。譬如曲鳳還；要是沒有黃河小軒「抛沙抛石抛泥土」（先講話的第一人爲「抛磚」，可是大家都不肯承認是玉，所以泥沙石塊花生穀齊出。）恐怕還不會是神州人。李玄霜要是沒有神州第一屆福隆大聚，就更非詩社人了。陳劍誰要是沒有我臺大傅園一席談，戚小樓要是沒有試劍山莊大衝突，秦輕燕要是沒有神州「上古史」、「中古史」、「近代史」、「現代史」的訓練，更不知何從神州起。新秀中楚勁秋便來自秦輕燕的慧眼識荆，陳悅眞則來自楚勁秋的介紹。楚勁秋曾與大家在談笑間力挫來莊耀武揚威的不速之客，陳悅眞亦可爲我和小娥訂婚四週年紀念卽譜卽唱一首淸涼的歌。就這樣一環扣一環下去，一個朋友影響一個，比起以前來神州集訓幾由鷹組一力擔當，反而因組長之脾氣弄得馬翻人臥，算是失策。

還有一種是透過我們「打仗」的聯系。唯有這一種情形是我們先作主動的介紹。「打仗」分幾種，出去外面代表詩社的座談會演講會等是一種，推廣書籍又是一種。我們到處去推廣賣書，一間一間學校的去「打」，一個人一個人的去介紹，也不管所遭受的打擊，我們是要讓不了解的人了解，批評的人批評。在這種陌生者前傳遞一顆溫熱的心，很容易被冷板的面孔拒絕——但也

有誠心接受的人。遇到這些知音人，彷彿一曲弦斷，終夜奔波，百費唇舌，挫折百撓，也是値回了票價。謝惠香姊妹是因爲林雲閣的推廣而來了社，可愛的是林雲閣亦是因黃昏、周、廖等人到臺中「打仗」而來臺北加盟的。林鴻志因曲鳳還的介紹深夜訪山莊，世新的曾明鐘也曾隨我們「打仗」打回試劍山莊去。我們去「打仗」，不是要吸收社員，而是要自己從中獲得磨煉，取得考驗，走入人羣，了解他們，身體力行，打破隔閡，補救今日知識份子的缺失的一面。如此吸引到朋友們的了解而至投入，乃是意外之喜，但這欣喜也是種下的樹長得了菓實，要是沒有菓實，它照樣是花是樹，一點也無損失的意義。

由於我們對成員的量如此寫意（但並不散漫，我們是積極的：因爲一顆年靑的心足以嘯歌，百顆溫熱的心足以成大事！），所以也就減少了强求的成份。這造了兩種情形：一是重緣份，二是重素質。我們相信，只要我們積極的工作，而這工作是有意義的，自然就有反應，而不必雄心勃勃的去擴充，在內在擴充的需要與佈置尚未達致一種張力的飽和點時，擴充的箭就不宜亂射，亂射也擊不中鵠的。我覺在這老王賣瓜式的拼命介紹自己好處的社團市場裏，神州不妨擺在最後一攤，社員們不妨多點歷煉後再入神州，或許這才更了解神州的眞義。

第五駁：駁他箇儒生不及遊俠人

聽說神州詩社喜歡讀武俠小說?而且提倡武俠精神，甚至還練起武來，這點又作何解釋?

不解釋。解釋是表示未明，實際上不懂得的是問者，而不是被問者。四月末到淡江文理學院演講，有人問我對俠字的定義，我說你不妨對王氣二字也定義看看?正如黃琼華所說，俠者，都是我們追尋的嚮往，首先它就不計成敗的，事事求定義反而會侷限了它。我想不僅俠者如此王者何其不然。首先一般文壇上有一個錯誤的觀念，把「武俠」二字看錯了。武俠是重俠而非重武，可是時人看武俠乃武而不俠。俠是一種志氣，首先它具備了節操與力行，而且脫離了前後任一圜節，皆不成「俠」。所以「俠」是一種精神與行爲的最高呈現。有松柏節操的人可以成「隱士」，有赤手屠龍的人可以稱「勇士」，悲歌慷慨者可以稱作「豪士」，義之所至在所不辭可以稱作「義士」，但俱未被稱「俠士」。俠士當然更不是那種一天有漂亮的女人迫尋拿着一柄劍架在肩頭上去到那兒都有飯吃而逢架必打逢打必勝逢勝必驕傲的王八旦！俠是一種精神——別說我沉迷在古典的俠義裏，因爲「俠義」無古今之分，而古今皆有之。孔子墨子都有着俠者以其道行天下的勇慨，今之革命烈士亦有俠風。唯有俠可以摒除知識份子罔顧人民的心理，士大夫高高在上的自負，甚至對高官厚爵强權暴力的存在起對抗，與惡勢力起衝突。每一個橫逆的時代，都有這些人出來，以知行合一的方法，來流第一滴革命的血，來染紅黃花岡，來震撼天安門！「俠」的生活有兩種：一是個人的，二是團體的。個體游俠往往是自由主義者，一到需要時，不惜捐軀，所以散佈各地，有其點的影響力。團體則是集中、服從與守信義重言行，發揮的是面的力量。這點和

面的力量，在各種時代有不同的化身，却一直未曾消失過。俠在中國傳統上，有着輕鬆的一面不失其認眞，這是「俠」來自民間的特色。司馬遷説俠的行徑是：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這是何其忠勇坦蕩的心懷志氣！（註：本文成後校對時，據悉雷倩於外與人爲神州辯，並詮釋神州的俠士精神，與我所述竟不謀而合。要是高山流水有這種知音，眞又何必作九辯十駁呢！）

至於武俠小說，是中國傳統小說的一種特色。西洋文學實沒有武俠，羅賓漢唐璜三劍客的個人英雄主義，是無法與「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湯蹈火，死不還踵，俠之所致也」相媲；也沒有經典之作如「三國演義」、「水滸傳」出來。現今流行在街頭巷尾的武俠小說，甚至西門町上演的武俠電影未免流俗，低級趣味，一味滿足觀衆的淺度滿足，但這責任是作者、讀者、評者都該負的。作者沒用心去處理這種文類，是因讀者沒有認眞的去選擇，而評者完全採取不屑的態度，這樣不消說是一種文類，就算是整個文化，在這種環境之下也會消失。可是武俠小說的流俗並沒有影響到武俠作爲一種文類或題材的價值與可塑性。武俠小說要是寫得好，還是不可多得的鉅著，像金庸的「笑傲江湖」、「天龍八部」、「神雕」、「射雕」就是白話文學以降非常難得的鉅著。首先看它的人不能心存偏見，而且不可有先入爲主的觀念，這樣看重，自然會發現它保留的特色與意義。記得在神州詩社第一年社慶溪頭大聚時，兩位友人大論武俠小說，把它說得一文不值，並固執成見，强執一詞，辯了一晚，請他們學例，方才知道他們一只看過武打電影，另一只看過武俠連環圖！要是知識份子採取這種態度來批判一件東西，先不談虛心的問題，

單止這種態度，就可以爲現今好爲人師，好下評斷，而擲筆三歎了！

至於武藝，別人以爲是一種技術，實際上它還是一種修養。就算是技術，也是藝術的技巧。武術的訓練完全是生活的，比方說練臂力，少林派有剛柔兩種練法，剛者直臂提水桶，柔者力搗大鍋稀飯，長久下去，臂力自成，這都是在日常生活中練得的眞功夫，這功夫才有人味，才有人性，才能實行仁道。又比方說練掌力，水上擊板，或空中劈紙，都是以柔爲剛的原理，其中有大道理在。武術搏鬪時，並非嗜殺好勇者勝負的問題，而是二人相與你來我往一種最性格最坦率最眞誠的相還而已，這是「仁」的關係。所以一拳揮出，性格全出，一千個人同樣打一記直拳，沒有兩人是意態完全相同的。這是發揮個性，大智大勇的最好訓練。我要社員們練武，是要他們知道止戈爲武，而仁道並非先恕己容己，而是先勞筋骨堅其意志，方能推己及人，替天行道。因爲練武最重小枝節，所以也是成大事者最好的學習途徑，而從武德方才進一步體會到俠的意義。當然俠者並非必需是武者，但却必須是勇者。俠者也並非唯武者能兼，武者絕非俠者。有許多武人，便不注重精神的訓練，正如許多武打片的導演者，武藝表演或教授者，甚至武俠小說作家等，他們所作所爲幾乎等於一步步把俠者的精神推入了萬刼不復之境。我在淡江座談時曾提到武俠以俠爲重，係指一般人誤解的武而論，陳全男認爲止戈爲武，所以武亦重要，我想只要有對「武」的精神有這深刻的了解，就不必我多强調了。最實切的，是武俠二字並重，就像知行合一的關係一樣。

社員們練武，在寒冬的天台上穿着單薄的衣服，或在正午炙日的太陽底下呼喝着，却毫不覺

辛苦。七重天天台乃至八重天、九重天的石磚被我們踩碎的至少有一半以上，可見這兩年來本來終年穿鞋子的脚磨煉成怎樣。我們不希望神州社僅止於一個溫室，因爲我們都不是可以偏安苟存的人，外面正風雨悽其，我們的人要越快健壯起來，可以替在暴風狂雨中的人遮擋風雨。社員們在天台上，不管男女，咬着牙苦練，受了傷流血，然而終於學得了這些，打出一拳時，天地無礙；踢出一脚時，心氣清明！這便是我們練武的意義：不是去逃避打擊，而是先經得起打擊。由於武士每分鐘都面臨死亡的考驗，所以更珍惜生命。在最快的速度中，我們才了解悠游的美。男孩子可以練「黑虎偸心」剛的力，高橋大馬的氣慨；女孩子可以練「仙人指路」柔的勁，細腰醉步的婉約。這才是生命、智慧與軀體的大結合！有時白天練完武後，躺在石板上仰對天空，黃昏細雨彩虹，那心裏的感覺，眞也像是七色的，美得跟天地間無礙無障，一跨便跨越過去了。

有關我對武和俠的看法，較早以前，我寫了一篇「回首暮雲遠」的文章，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上發表。後來在座談上有篇記錄，叫做「古遠的回聲」。天狼星詩刊第二期，第三期的「長江短論」，寫了「無邊落木蕭蕭下」與「雪地之戰」來討論武俠詩的問題。在「風起長城遠」一書裏，在第二辯，第三辯，第七辯裏都有論及武俠小說、武俠精神與武功技藝。去年九月，出版小說集「今之俠者」，以及今年五月出版的「大俠方振眉」與「四大名捕會京師」，序文都有討論到我對武俠的一些意見，或者試圖去表現某些武俠的意義。我在這個時候提出俠的精神來，是因爲我們的確需要它重振士氣、重振人心，一旦它流於偏激，或者誤入歪道，我當然也會肅我們能去糾正它，甚至毀滅它、殉身它也在所不惜。

第六駁：駁他箇知音少、弦斷有誰聽

外界對神州社的態度是怎樣？內部對神州社的看法又如何？你們對「退出者」又如何處理呢？

神州社幾乎可以說是一個接近信仰的集團，它內部比一般團體穩固，組織十分嚴密，但一樣會遭逢到分裂的壓力。我覺得一個社團遭受到分裂的壓迫是正常的，應該勇於承認甚至自豪的，因爲凡是一個在大的團體，莫不遇到過這種分裂的情形，這種例子不勝枚擧：問題是在分裂中能不能站得住陣脚，分裂後能不能更輝煌燦爛！分裂或者分歧，對一個社團來說只是一種考驗。凡是沒有經過分裂的團體一定是未臻完熟的團體。神州社在組織方面已相當嚴密，社員們都有着家的感情，但也一樣難免會遇到分歧的考驗。以前我在某詩社裏工作，對分裂的看法很敏感，以爲分裂就是恥辱，就是死亡，反而因這種想法而造成更大的分裂，直至現在才醒悟這種想法的幼稚。一個社團的安定來自它正確的力量，有分裂的現象是正確起了歧義。以前我們在大馬時對離社者大事鞭韃，衆叛親離，原來只是失却信心的表現，而今我更身受其苦，可以瞭解雙方的心情。事實上，分裂有時是代表這個社團的生機，絕非盲從證實自由主義者的存在，再且，離社者也沒

有這個份量值得全社背棄它的原則去作親痛仇快的攻擊，造成退出者悲劇英雄的叛逆感。一個眞正根深蒂固的樹容許得了枯枝的斷落，一個眞正大的事物分裂了仍包容在大的事物裏，記得有一位找藉口離社的朋友在外界傳言說這詩社太過「家」了，也許在這個家是對的，不過在外界却不是那末一回事。他是拐着彎兒駡神州，說得那末客氣，實際上是說神州社不見得外界能容。一方面怕麻煩，一方面要批評不如說隱話。只是神州社目前的社員都是外面自動進來的，而且在年青人社團間也撐起一面大旗，那一點是「不是那末一回事」？是太過强調仁義忠勇？還是强調積極樂觀不對？他要點出來才是呀，不然老是牙牙學語，眞是要老掉牙了。

外界對神州社的看法，通常有三種：一是淡然，就是根本不知道什麼是「神州」，胡亂讚兩句，彈兩句便了事。這種人最讓你覺得什麼東西都是白幹了的。二是批評家，他看你樣樣不合意，沒仔細看過社裏的詩却說神州詩風太接近，沒淸楚社裏的作風却說神州空喊口號。就是這樣，你肯定的他否定，你否定的他肯定，你文章寫得好他說單止寫文章做不了什麼事；你歌唱得好他說聲樂訓練還不够。嗚呼哀哉，這種人無處不有，臺灣評風之盛，可見一斑。三是讚賞鼓勵者，這種人又分三種：一種欣賞同情，看出你的缺憾也看出你的優秀，但他還是欣賞你。這種評賞是激勵的而且也是同情，參與批評，最後讓你深思、反省、改善的。另一種是眞心誠意，不管你有多壞，他還是覺得你不得了，他誓死支持你、擁護你、讓你覺得有信心、有意義。要是沒有這種人存在，一些偉大而寂寞的事業，就會因缺乏溫暖而凍僵。第三種是奉承阿諛，亂讚亂捧，結果就像王健壯的一句話：「他們把你活的鳳凰釘死在屏風上，成爲裝飾品，永遠飛不起。」這些讚

美的後面，常有毒刺毒芒，比評擊還令人無法防範。

以神州目前來說，讚賞的不少，批評的更多，淡然的正是我們要努力的對象。有時候這些批評讚美常成爲你前行的絆脚石，他們各指方向，要你無所適從（比方說：一意要求詩社擴展影響和堅決認爲詩社應縮小範圍集中精英。）毀譽參半，使到一個正常的團體常被不正常的流言所困擾。正如龐念台爲大華晚報訪問我們時說：「一個社團的影響力增强時，毀譽參半是一定的，有時候毀多譽少，有時候譽多毀少，但這毀譽一定對社團有影響，所以一定要有心理的防範。」我覺得甚然。一個好的社團也有他在時代裏、傳統上、歷史中的影響力是必然的，而毀譽是接踵而來的必然律，一個有力量的社團必須要有在毀火譽水中堅持修煉成沖天而起的鳳凰，而不是躭於其間，焚化或溺斃。

神州人對神州社的看法，是最可愛的、美麗的，甚至悲壯的！一個眞正的神州人，到學校裏、社會裏，甚至任何場合裏，都會明顯地讓人感覺到他是神州人。不煙，不酒，不說拜拜而抱拳，眞心說謝謝，誠意說抱歉。對一切事，無論大小，用心的去做；對必要的挑戰，從不廻避。有人以爲神州人幼稚天眞，未經世面才忠心不貳，然而這忠誠是天地間的正氣，眞是神鬼見着它也要廻避的。神州人這種操守是「見山仍是山」的第三層，其實早先已見過「是山」和「不是山」的。要說歷煉，評者往往不如一位年輕的神州人多，因爲神州社本身就要神州人天天去面對一些現實，一些打擊，有些人也眞的因爲這些挫折而畏縮，但眞鐵終於煉成了好劍！神州社裏的人都是先知苦而後知樂，然而苦樂仍是並重的；林國卿形容得好：「現在看來神州人是懷劍而未出鞘

，事實上是大家在作未出鞘的準備，在一個共同建立的地方鍛煉自己、打擊自己，使自己有面對一切風雲色變的力量。」朱西寧老師也說過：「神州人做了許多磨刀的功夫，這刀現在是磨得又利又快，只看出刀的功夫了。」

神州是個溫暖的家，有試劍山莊，供你歇息；有黃河小軒，供你歡笑；有長江劍室，供你激越；有絳雪小築，供你談心；有振眉閣，供你辦正事。山莊是你疲憊時歇息和補充的地方。受到打擊，可以去地下室見天洞哭；受到挫折，可以在大廳聚義堂得到激勵；受到艱辛，可以到行宮中找阿狗消悶。但是神州詩社不是一個保護你的溫室，因為它要依靠你去保護更多的人。你必須要自己成長，神州可以刺激你成長，但決不扶助你成長。它要你有力量去迎擊風雨，而不是躲風避雨。跌倒了，便自己爬起來，我們最多扶你一二次，但絕不養成你被保護的習慣。無論跌倒多少次，還得爬起來。神州人不怕付出感情，絕不遲遲疑疑，長長縮縮，就算付出去換不回來，然而付出去就是一種快樂；要是付出去就泥足深陷，這深陷也是一種痛快的代價。神州人靜如水，烈如火，寧玉碎，不瓦全，雖千萬人，吾往矣。這水火是調配了的，這玉碎與瓦全是經過理性思考了的雖死相赴，所以外人或初為神州人，都不了解的或好奇甚至吃驚於這種生活的方式，但如朱炎先生給我的一封信：「我想你我都有憤怒，都感不平，都對現實有所不滿；但是，這是我們唯一的機會，其他更無選擇。即使社會是條臭水溝（其實處處芳草，到處都有好人），我也願意化作一滴清水將沖淡！願我們攜手併肩，為苦難的中國，被污的神州盡些心意。如果我們不全力以赴，大幹一番，更待何人?!……」這是何等胸襟氣度，坦蕩胸懷，願化一滴清水，願全力以赴

……朱立熙替我們拍完照片之後，說了其中一句：「看你們那樣熱血澎湃，中國是有希望的。」就為了這句有希望啊，生死又何足惜呢！

第七駁：駁他箇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

神州社創立的經過是怎樣的呢？你對負責「神州」的態度是怎樣？對自己作品的態度又是怎樣？要是社員們的作品超越過你呢？社員們為何會服從你的意思？「神州」之外有無志同道合的社團？

神州社創社的經過，我在本書「神州故事」裏已有詳述，神州社第一次出現時是綠洲社，在馬來西亞文化的沙漠中誕生，一九七三年後歸入天狼星詩社。天狼星詩社社長是溫任平先生，我性格受他影響甚鉅，並一直接受他的輔導與指示，一九七五年因事被「半開除」出社，七六年初創「神州詩社」，同年及次年均回馬重申入社事，唯天狼星執事人認為既為神州，豈可入天狼星，比擧乃「一脚踩兩條船」，只好作罷。曾經有一段時候，有一二位大馬來臺社員受到這兒懷疑風氣的沖激，認為在大馬的一套到這兒是行不通的。這個觀念錯得十分恐怖。首先這不是「一套」魔術或雜技把戲騙騙小孩而已的玩意，這是一種節操，一種原則，一種執守！如果是一種理想的實踐，一種眞理的追尋，它遇到任何考驗，都是無損其價值的，而追尋縱如夸文，明知不可為亦

爲之。至於在方法上，因區域的不同，當然有所更易（如在馬因爲中文水準較低，首要的是教人多學中文；在這兒就並非同樣的處理方式了），然而這並無礙於我們的原則。一個眞正的「常」是經得起「變」的考驗的，甚至處變不驚也是一種考驗。我覺得社會上、朋友間屢屢强調我們自馬來臺數人對祖國文化的嚮往、回歸，以及求學、練武等，我覺得輕的是誤解，重的則是侮辱。這種說法分開了僑生與主人，好像我們是客人，所以對我們禮厚一些；好像僑生難得有這種人，不妨提出來作個示範。然而我們何止作個僑生的典範而已？我們的抱負豈止於嚮往、回歸而已？我們的精神豈僅於求學、練武而已？要是我們在這兒無法落地生根，無法以自身的溪流滙集這兒的主流成爲激盪的洪流，那我們又有什麼存在的價值?!要是神州的出現沒有帶來一些震撼與特色及反省，那我們又有什麼存在的意義?!由於一些人對我們自馬來臺者的嘉譽，很容易使無大志者自滿，有野心者爭權，這才是對我們最大的謬誤，而且對在臺訓練的這羣同生共死的兄弟姊妹們，缺乏認定，缺乏認同，這才是對不起神州的事！

神州這個社團是我底事業。我待它是用心而認眞的，甚且有一種大信和大敬。前輩胡先生在信後寫「歌坼萌甲，舞靜江山」給我和娥眞，我覺得神州就有這種敬誠的大意。神州社裏每一個部門我都擔任過，所以非常熟悉事態與人心。凡是一個部門萎落時，我必挑而任之，直至它復起。而今我兼任「經羅部」，還是每日結帳，每天算錢，你隨時問我現在部裏還有帳款若干，我一樣可以馬上指示給你明瞭，儘管我每天事忙，而「經羅部」起伏甚鉅，而我可能不知自己身上有沒有錢吃晚飯。社員們去推廣時，不管推廣人有多少，推廣面有多大，有事時我必會及時出現，鼓勵或併戰。計算帳目時，却是分毫也要一清二楚，否則就要當事人墊出，送就是送，賠就是賠，絲毫混淆不得。平時可以千金不足惜，然而在公事上，却絲毫馬虎不得。一個詩人管帳目這等世人所謂「庸俗的東西」，更需要負責任。有時所以連喫幾個餃子、幾比餅乾、幾塊錢都要一一遵守規則，引起許多人所不解，其實却是先學得計較，再用不計較的態度去處世。這樣才不會因爲隨便、義氣，反而讓罔顧這些的人撿了便宜，女社員喫得比男社員少，或男社員儘讓女社員喫，或拖累到大家都不知錢到那兒去了，該用的時候總是找不到。山莊連一把剪刀一張報紙也要物歸原處，借款必還，有錯致歉，而且能獨立判斷，今日事今日畢，都是我所堅持的，我對自己及親近的人更爲嚴苛，因爲這就是信義的原型啊。平日我們常出狂言，遇難時勇，遇敵時雄，但在平時這些小信小義都說不到，口出空言都是假的！

現在我的經羅來源，完全是靠稿費。這不是我幸運，而是我努力。文人無法維持生活，那是指放棄的文人，當然也有際遇特別不好的例外。我最近一連出版十本書，編選的還不在內，於是就有很多人說我濫寫，說我不認眞，除了兩三位兄長的評語的確是給我很大的啓示與省悟之外，有些却是半妒嫉半惡意中傷的。我自有認眞的一面，只是我並不算是一位嚴格的作家，而且做一位作家或藝術家並非我的宏願。我有許多志趣、感情，甚至記憶是無法割捨的，而且也不願捨棄，爲了這些寧願不當一個把一切去剪裁成絕對藝術品的文學家。我寫作，我自己得到最大的快樂，而且提倡一種風貌，使讀者也得到快樂與深思，至於它是不是天衣無縫，這點不是我致力的重心，我很注重也很迷信感情，我更相信人生不是一刀兩斷的事。我記七七年回大馬時，以前詩社

的一位同仁拿我的書出來批判，並說「要出版不出那些出版了以後會後悔的書」，我知道他們指的是我提及天狼星的地方，但是就作品論，我對它並沒有後悔；就事情論，它未免偏激，我也同意爲它的誤解處修正澄清，但謬誤只是局部的，其中心仍是事實俱在的不容抹殺的，我想它會讓我記起年靑時的任性，會歉疚但不會後悔。這是對我兄長的歉疚，但絕對不是對其他天狼星任何一將一卒的。有次我參加「愛書人雜誌」的徵文比賽，小說得了次獎（首名從缺），散文得了佳作，未料我投小說獎的稿子「壁鐘」，是年前曾在「中外文學」雜誌上發表過的。我對這方面觀念很模糊，總以爲發表過也可以參加徵文，而比賽規定上又沒提到這點（本來參加者應該意會得到才是的），所以冒冒然就拿去參加，很意外的就獲了獎。以前我的「今之俠者」出書時，我曾把未發表的兩篇小說「空手道」和「颱風」投出去，「臺灣文藝」和「小說新潮」都決定要用了，幸而知道得早，鐘肇政先生和周浩正先生都有寫信跟我談起，我才知道這樣原來是不可以的。小說得獎後，有讀者寫信怪我一稿兩投，我知道完全是我錯，而且連累了「愛書人」，以及冒犯了評審人和陳銘磻兄，得一位兄長的建議下，寫信致歉，並退獎金。但是這不能證實我對我的作品「不認眞」，一稿兩投是不對的，但這是發表、徵文兩種不同的性質，我是未識規矩而已，而且坦然認錯，這事畢竟與抄襲不同，據說一位朋友在外面說：「以溫瑞安這樣的名聲地位做出這種事，實在是太不自珍羽毛，太不認眞了。」這眞是言重了。據悉當時邱淑華同學有爲我力辯，我是衷心感激的。要是催迫得緊而又全神貫注，我一天可寫一萬五千字以上，速度是快了些，所以在結構上，審愼上都可能不足，記得我對陳正毅兄說過：「與其做文學靑銅裏的寶劍，不如做時代靜水的一塊石頭——縱是無名的，但卻是我的宏願。」

至於社員們的作品會不會超越過我的問題，我認爲是不屑一談的。第一，社員的作品超越了我是個好現象，不會造成問題；第二，我還有極度的自信，就算有人的作品超越過我，我的作品還是有它的價値。記得有次到某校去賣書，居然有人問陳劍誰：「要是妳的作品超越過妳大哥，妳還會稱他作大哥嗎？」眞是太小覷陳劍誰了，我和她的感情，豈是區區作品上下高低可以影響得了的?!哈！有一點很重要，社員們服不服從我的意思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服不服從眞理、原則、社規。不是每位社員一進來就同意我的，甚至有專從事反對我的，問題就看誰對誰正確，要是他們對，我第一個服從，要是我正確，他們聽我的乃是當然。我也遭受過不少誤解與反對，有些壞的形像甚至是我故意造成的，可是這無損於我們合作的融合無間。除了劍誰、輕燕一入社就全然神州人之外，其他都有經過轉折的。在社裏我是社長，平常他們慣稱我做大哥，這「大哥」發自於眞心，而不是被我唬出來的。我想我也無愧於他的稱呼。有次大家到臺大活動中心樓去中心去看「精武門」，鳳還她們遲到，在開場了的禮堂裏大聲呼「大哥」，事後被人譏笑，我倒是想請訕笑的人想一想：她們叫得坦然不畏藏，然而譏諷的人啊，你們何時才敢對你們敬重的人，這樣勇決的喚那末一聲呢！

志同道合的朋友當然是有啦。我由小到大，常聽人家煮酒論英雄，促膝談心時，豪氣干雲的說：「現今眞正能成大事者，我看得起的人，天下間只有你我這幾個……」言語間睥睨羣倫，意氣風發；我想傲岸豪情都是好的，可是傲慢輕情却是要不得。試想一想，別說天下，只說臺灣，

要是只有在房間裏這幾個自命不凡的年輕人才能幹大事，這國家那裏還有希望？這幾個不可一世的人，充其量不過是詩社社長，刊物主編而已，就要妄論天下，那又有什麼不得了呢。其實要是有這幾個人可以平起平坐，那不是值得自豪，而是值得悲哀，應該坐不下來高談動論，馬上設法多影響到處都是可以縱論天下的人才是。這種知識份子的狂妄，別說先憂天下的士和義行天下的俠，就算凡夫俗子，亦是莫如。

我們志同道合之士，自然有很多，每一次與他們相見，可以互相期許，可以互勵大事。有些是文壇上的知交，有些是合唱團，甚至武術集團，只要大志相同，便互相砥礪。像三三的朋友，他們推重中國文人「士」的精神，感激大自然，好玩喜友，最重要的他們把握了大時代裏好志氣，自然可以做出好事情。我們縱然有很多相異的地方，但盡力與雄心，都是梅花松柏，把寒冬相映成雪景的。團體的朋友自是存在，神州的良師諍友更是不可少，就算在悽風厲雨下，我們還是有獨釣寒江雪的志魄，紅泥小火爐等待的人。

第八駁：駁他箇將軍百戰身名裂

可否舉一些別人對「神州」誤解的例子，尤其是小節上及小事上，遭致非議的實例。而你又如何去應付這些謠言？

這種例子很容易舉。比方說一位從美國回來的學者吧，一口咬定我們是外國「嬉皮村」式的結合，來問我們藝術家性開放的問題，眞是我的媽！另外一次詩人的聚會中，有人聽劍誰、輕燕等說起「大哥」，調侃地道：「想必有二哥三哥四哥，幫會制度，那妳又是幾哥？」這些人的問題最好不要答，答了會神經錯亂。

又有一種人儼儼然以經濟家的面孔出現，口口聲聲要我們自愛，一年之內要淨賺幾十萬塊，如何改善兄弟們的生活，到頭來本末倒置，反而爲誰辛苦爲誰忙；遇到這種人，不管是善意想幫助還是惡意想欺詐，還是穩住自己的陣脚好。更有一個人跑來說我們沒有面對生活黑暗面的勇氣，否則怎會不寫「鄉土文學」。我們說我們當然贊成啊，否則我們來臺幹嗎？只是我們要寫廣義的鄉土——民族的文學！他搖頭不已，最終還是給我們一個判決：逃避現實！眞是「一百歲不死都有新聞聽」，說我們不致面對黑暗的，還是第一次聽到。又有人教我們賺錢之道，要我們去做生意，要是敢做，就是有志氣——連這種激將的話都出盡了，眞令人懷疑起他的居心了。還有人說我們在馬抄書來讀是笨方法，不會去影印一份啊？又說我們在臺出版長江手抄本，是浪費時間的玩意兒。眞是世界珍聞，無所不有。也有人讀了我的「龍哭千里」之後覺得我很自私，國家大事怎能一「哭」了事！眞是我的媽，這位先生恐怕還不知道我寫那篇作品時是十七歲，住在馬來西亞罷？

還有一位原本是社員的朋友，更是胡鬧。這人素來剛愎自用，固執成見，別人說的話他一定要駁。他大概覺得自己是悲劇英雄，說出去的話，必受人「圍剿」，但却忘了何故人人都不約而

同要反駁他的話。每次與他談論過後，他都記在心裏，有次跟我們大辯一場，事後才知道他要報上次社裏乘風把他駁倒的仇。眞是莫名其妙。有次拍團體照，攝影組處理不好，沒告訴他要付底片，沖洗的錢，而且人人價格都有加這一筆賬，他以爲只加他那一份，竟寫信來大罵攝影組騙錢！還提到他身上常無分文，去年或前年參加我們兩次大聚會用了近千元，好像天下間最窮的就是他（最忙的也是他，他說他一天忙着上課、家教、思想，「連讀英文的時間也沒有」），好像他那近千元去聚會是捐給詩社似的，而他吃不用錢，住不用錢，旅費不用錢，然後還怨他功課因此荒廢了，教人不明白他來的最勤時是一個禮拜一兩次包括向我們學武（不收費）在內，蜻蜓點水，一到便走，怎麼會有使他傾家蕩產的「威力」呢？他來信說「詩社無學術修養」並指出「詩社中李、周與兄等人在詩風上不能突破，久看索然無味」之下，還强調他是「學歷史，不敢過份誇張抹殺事實」，而且他要做「能臣」、「忠臣」，「身敗名裂」也在所不惜，這種忠心耿耿的叛逆英雄一擺上去，詩社眞是百口莫辯，一辯就是忠言逆耳了。其實他之所以寫此信，他自己亦有提起，我曾在一篇文章內提到目前守山莊的人和「失踪」的人，榜上赫然有他的名字。他難道沒「失踪」嗎？「失踪」這兩字一方面也是關懷和戲謔，並無惡意，他爲何不反省他「失踪」的時日確乎過長，而且欠下的稿債、情債、事債，實在沒有交代。另一事是我在神州第二週年慶祝梨山上提到他和一些人，我說：「他們沒有來，一定會很難過，正如我們的心情一樣。但我們總算是來了，一切都值得了，但仍要去紀念那些沒來的人。」這是一種懷念，一種情誼，眞不知是誰轉告了他這些，是沒轉述好還是他沒聽好，使他勃然大怒，寫信來否定了詩社一切。彷彿他是唯一不對詩社「歌功頌德」的人。我想這孩子是把詩社假想成一種權威來打倒了。他還提到有關退社的兩位兄弟離社的事，彷彿這是神州的汚點，神州因而要接受改變，但是啊！他在社時是眼見這退社的兩位兄弟已經囘到社裏來了，就算是離開的人，我們也跟他續有聯繫，道不同不相爲謀是一件事，但爲以前結義的情誼，我們還是暗中幫上了忙，不管在大會中幫忙接待，還是一位舞者的演出我們在台下給予最熱烈鼓勵的掌聲！他舉出這些無中生有的例子，實在叫我們要辯也無從辯起，只好算了：辯也要對手，而且要用氣度胸襟，不然你說話他駡架，只許他神經錯亂不許你做夢，眞是比對牛彈琴還糟糕：對琴彈牛！

還有位詩社的朋友到處說「神州」只寫詩是不够的，這些人說的時候也不看看「風起長城遠」裏的「九辯」。又有人說我們「排外」，有「隔閡」，然而他是一年不來一次山莊。又有人認爲我們必定是全部付出，對不全部付出的人有「敵意」。唉。「敵意」眞太嚴重了，要是這樣，天下間都是我們的敵人了。就算有那麼笨的人，也不會有那麼笨的社團！「敵意」是不會有的也不能的，一些隔閡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要是沒有，還算是個團體嚒?!有個人還說詩社只寫感性的文字，感性的文章乍讀感動，不能雋永。這一話一是不通，二是不確。感性文章不能雋永，拜倫不同意，雪萊不同意，屈原不同意，蘇軾不同意，你抓十篇古今文選裏的文章看看，感性文章眞的不能雋永嚒？還是受學院冷靜主知的影響太大了？詩社裏只有感性文章嗎？我的媽呀，凡是未讀先評的人，我們都不是他對手，因爲容易被人一句話罩下來：「沒有學術認知，未受學院訓練」。有些人，他可以發夢，你只能打鼾，在他們的世界裏，他的夢也是鎮靜的，可以經得起佛

洛伊德分析的。

要是人人都是這樣的先爲自己想，世界上就沒有文明了，因爲文明是共有的。中國也沒有抗戰了，誰說抗戰必勝？更沒有神州了，「神州」要來幹什麼？

第九駁：駁他箇一覽衆山小

我們都知道，人生事業的過程裏都有他的巔峯狀態，一旦達致巔峯狀態，很多必然的因素會使它下降，不復前狀，請問「神州」如何面對巔峯的考驗？神州社有無人背後支持？它的經濟狀況是怎樣？「神州」會不會太過偏向激越、浪漫與理想主義？神州社崇尚那一種思想精神？

不管人生或事業，抵達巔峯是必然的。我們不能因爲怕到達巔峯狀態後便向下滑落而不努力，或者慢下來，或者乾脆不爬山了。山，我們是要爬的；速度，我們一樣要完美。只是從始站到終站，我們不妨多繞幾個圈，多瀏覽些風景，多歷練些艱辛，最後抵達山峯時，情味自然更深摯。這就是「廣」面。寧願多繞幾個圈，不能慢下來。當然此刻「神州」離巔峯尚遠，要是目前巔峯已至的話，「神州」也就沒什麼意思了。

「神州」是沒有什麼幕後支持的。所謂的政治背景，所謂的政黨勢力，我們聽到就不寒而悚，更不消說去招惹他。神州就是我和黃昏星、周淸嘯、廖雁平幾個人創的，到現在還是這幾個人爲它効死命。我們只知道該做的就去做，不該做的打死也不幹。至於經濟，是「神州」較弱的一圜，常常鬧「錢荒」。這在「神州故事」中有詳述。有人看了「風起長城遠」，激動得夜訪山莊，要把他開的餐廳讓「神州」來主持哩。文人窮好像是理所當然的事，其實這是畸型的。文人本就沒有必要窮，彷彿窮酸文人就是好的，那就錯了。文人不務正業，無所事事，大發牢騷，好作批評，那裏能富，那裏有態度。有錢也是正當的事，只要把它用於正途；當然是人用錢，不是錢用人。文人的窮應是時窮節乃見的窮，貧賤不能移的窮。努力過的窮才是窮，或者欲富天下先窮己才是窮。我們當然不以窮爲榮（寒傖和潦倒又有什麼好引以爲榮的），但是當臨抉擇時，選志節而棄富貴，乃需莫大的勇氣。我和副社長黃昏星都是「長期休學生」，這一點幾無愧於人。我們把握那麼一點上床就寢前的時間苦讀，在生活的繁忙裏聽一堂課是一堂課，但却寧願辜負師長的厚意，不考那臨時抱佛脚式的期考，不上那爲滿學分的軍訓與體育（雖然自已看兵法、練功夫）。至於社員們的抉擇，不必也不應跟我們一樣。至於金錢方面，我們是標準的「勞苦大衆」：推銷員、洗錫礦、當舖伙計、餐廳小侍、替豬洗澡、種田農人、送報員、駕車教練、武術教練、家教老師、違章小販、錄音帶商、玩具製造都當過，甚至差一點還當上咖啡廳的大老板。社員們裏只有我和娥眞經濟狀況較好，可以兩支快筆，成了專業寫作者。只是這些勞力，却並非苦力，因爲勞動本身就是樂趣，只要一切公平，我們甚至希望永遠保持這種充滿生命力的歡愉。

神州激越但不偏激。我在前文就有提到此點：神州較爲激越，但更重情摯，有豪壯的時候，

却更有溫馨的一面。世人多見神州之怒，未見神州之情。年青人是應該激越的，有很多人在你激越的時候叫你冷靜冷靜，有人更斷論激動時必然會做錯事，這話未嘗不對，但冷靜是不是正確的人生態度?平靜是不是一定做對事甚至還做不做事都成了疑問?革命、抗日、剿匪都是熱血賁騰的事，這激越却也帶了理性的思考，當然你也可以叫它冷靜，但這一靜下去，恐怕就要僵化了，中華民國的歷史恐怕也要改寫了。年青人本就該激越一些，當然這裏的激越是指情懷，而不是破壞性强的衝動。至於「浪漫」一詞，我在「風起長城遠」的「九辯」一文已有詳述，而今更要加强：浪漫本來就是一種眞、善和美的情操，是一種創造的生態。浪漫並不是壞的，正如愛也不是壞的一般，然而我們却把浪漫形容爲敗壞德行。一個國家民族若沒有浪漫的精神，只有淸淺的理智主義，那就沒有朝氣，沒有創造力，甚至沒有生機了。孔子剛健雄厚之氣魄，孟子健朗明爽的氣勢，其實也是一種浪漫精神的反映!浪漫——只要並非無行，而有節制——根本是一種欣取的精神，且觀國人而今視「浪漫」爲畏途，反而把「散漫」滲化於生活之中，無精打采，得過且過，不然浸淫古籍裏，不知書堆一日，世間幾年，這種比較研究、考古引據，反而失去了學問的眞精神!我贊同有節制的浪漫!而且認爲浪漫精神是生命力的鞭策!

理想主義又有什麼不好呢?我在這裏摘錄楊國樞先生在「信任與尊重我們的青年」裏的一段話：「……『理想主義並一定是一個好東西』，但是反過來一想，却又叫人覺得『理想主義並不一定是一個壞東西』!讓我們閉起眼睛來，平心靜氣地想一想，如果世界上的人個個都安於現實現狀，恐怕到今天人類還停留在茹毛飲血的階段；如果歷代的中國人個個都安於嗟來之食，恐怕到今天我們還停留在封建時期；如果我們自由中國的人個個都以飲食男女油鹽醬醋爲其主要人生目標，恐怕中興復國的理想早已變成了歷史的陳跡。……讓我舉一個跟我們有密切關係的現成例子，來說明理想主義的好處。在近代史上，我國有一位天字第一號的理想主義者—— 國父孫中山先生。沒有人能否認， 國父是一位理想主義色彩極其濃厚的偉大政治家，他以悲天憫人的心懷與高瞻遠矚的眼光，根據中國的實際需要，遍究國父爲他自己的「理想國」奮鬪了一生，臨死還囑咐他的信仰者，繼續爲建設理想的中國而努力。政府遷臺以後，關係臺灣社會安定的德政之一——耕者有其田政策，便是國父部分理想的實現。……」我們借這段話來說明了理想主義的重要性。是的，也許理想主義者容易不滿，容易浮誇，但我們的宗旨的「理想的花朶開在現實的土地上」，實踐包括了力行與踏實，是補救理想主義不足者的兩大支柱。我們有理想，有抱負，而去實踐它，爲它努力，國家民族才有希望、有成就!

我們喜愛道家，尊敬墨家，借重法家，但信仰的是儒家，佩服的是孔子。李長之在「中國文化傳統之認識上篇：儒家之根本精神」中提到：「……其實孔子的眞價值，毋寧在他那剛强，熱烈，勤奮，極端積極的性格。這種性格却又有一種極其特殊的面目，即是那强有力的生命力並不是向外侵蝕的，却是反射到自身來，變成一種剛强而無害於人，熱烈而並非幻想，勤奮而仍然從容，極端積極而絲毫不計成敗的偉大雄厚氣魄。倘若作爲一種藝術看，可說從來沒有這樣完美無缺的雕像；倘若作爲一種劇本看，也可說從來沒有這種精彩生動的脚色!」「見義不爲，無勇也」!「朝聞道，夕死可矣」!「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有殺生以成仁」!都是孔子激烈、激

底、豪放的一面！「學如不及，猶恐失之」！「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都是孔子的勤奮、積極、理想！孔子喜歡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是夫，不舍晝夜」，水代表了他那豐盛不歇的生命力之源泉！「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是孔子的志毅堅貞！「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是孔子「知其不可而爲之」的剛強氣魄！孔子是一位震爍古今的大俠！而孟子是强化了的孔子，凌厲鋒銳，到漢朝董仲舒：「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也是儒家不計成敗的眞精神！三國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覩」，使淸儒江水讚歎爲：「尤近儒者氣象」！到宋儒程子：「爲學須剛毅果決，悠悠終不濟事，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什麼精神，什麼骨力」！淸朝曾國藩「只問耕耘，不問收穫」，都是儒家英勇無匹，崇高博大的眞精神！我們但願眞做個眞儒，而不是假儒、犬儒、腐儒！每次讀這些開拓古今，震撼心靈的前人話語，總是感動得無復能已，語不成聲，只希望能盡一生之力，追尋它、力行它、體味它、發揚它！

第十駁：駁他箇了却君王天下事

你們為什麼要出版這本「坦蕩神州」？這本書的意義是什麼？跟去年（七七年）三月出版的詩社史「風起長城遠」又有什麼不同？你對這本書有什麼期望？

很久以前我就想，我們有些生活面，有些精神，要是能讓大家都知道，那該多好！我以前很佩服一些人物，很嚮往一些事情，於是把它編成故事，講給朋友們知道。後來自己也發生了一些事情，我也很希望我的朋友會知道；再到後來我的朋友更發生了一些事情，而且愈發生愈多，其中有可歌可泣的，有可歡可歎的，使我感覺到我正在故事裏，而大家都是故事裏的人物——千里赴會、仗義回馬、衞道而戰、險道而行——這些有的偉大裏平凡，有的平凡中偉大，一一刻劃在我腦海裏，我該把它怎麼說出來，讓大家都知道它呢？

等到一九七二年以後，我們這個團體漸漸堅實了，大小數百戰告訴了我一個訊息：它隨時被時代的風沙環境的海浪迅速淹沒，我一定要在它絕滅之前寫下些什麼！那時候我和幾位兄弟午夜探險，翻山越嶺，差點死於山番的噴筒下，回來即寫成了小說「鑿痕」。在黑石上留下白色的一斧——這就够了嗎？不够的，我想，於是我時常寫有關詩社的生活，別人說我的生活太窄了，說我寫作的範圍太侷限了，我都不管了。作爲一個文學家不是我最大的抱負，我的抱負是要把這羣人寫出來、記載下來、發揚開來。這麼多年來，社裏社外，這個工作我一直在做着，而且做得最爲徹底。

到一九七五年以後，社裏大變動過去，臺北天狼星成了神州，神州漸臻完熟。這個發揚與記載的意念，更是促發着我，去做更多的事情。太史公發憤著書，孔夫子義修春秋，我沒有那末龐大的背景，浩大的時代，但却也要有一份移山塡海之志。一直到一九七七年初，故鄉出版社許長仁先生聽了我們的傳說後，提起出版一部從綠洲到神州的血淚史，才使我決定了意向。「風起長

城遠」就這樣編出來了，最後是林秉欽先生策動的。這裏面講的是一個特殊的文學社團，所感的愛，所受的恨，以及成長、矛盾、衝突、破壞與建設，還有這一家的歡樂與惆悵。我們並沒有依照長仁先生的意思把它寫成華僑青年子弟在那兒掙扎成長的血淚史，因爲我們的處境及目標，都不宜過份强調。也沒有像秉欽先生所預料的再版它十幾次，因爲出版社要我們自己來發行的壓力實在太重了，重得本末倒置，繼續下去，詩社史恐怕要變成神州的遺照了。

歸根究底，「風起長城遠」（書名則是娥眞取的）的誕生，來自許、林二位先生的策動與籌劃，至於編寫發行，則是我們的責任。這本書的出版使到詩社掀起幾個震盪，幾乎組織爲之解體——但是，讀者的反應，鼓勵與支持，一直到今天——就說今天罷，還有一位臺南市的黃德利先生寫信來激勵我們：「在心靈上，永遠有一個人願成爲你們的朋友，寂寞一起，輝煌一起。」

如此又過了一年，神州又受了些歷煉，做了些事情。我們出版了一本詩社史——可是這就足夠了嗎？我的故事完成了沒有？我們的故事結局了沒有？事實上，它還沒有到高潮呢！第一本詩社史，因爲發行由我們，故侷限於臺北。一方面太强調在大馬的情勢、過程——我們來自何處固然重要，但去向何方更重要呀！要是我們一直擺得出去的只是自馬來臺數子，那不是自由中國不能接受我們，就是我們不能接受自由中國了，這怎麼行呢？要是我們自滿於幾個華僑子弟能這樣已經不得了而已，那我們又談什麼爲中國做事？要是我們是流水，起自天山，衝到黃河長江，就要看它能成飛瀑還是急湍，要是一點變化也無，不如都吸進沙漠好了。另一方面太注重天狼星與神州事件，臺馬兩方的矛盾，兄弟兩人的衝突，這點多費文筆，是不值得的甚至也不應該的。礙

於情誼，我們不該把恩仇成白紙黑字；碍於理義，寃家宜解不宜結。只是那時也頗有人急跳牆，爲求自保，只好據理力爭，振衣而呼。更有一方面，對部份人物與事件是於强調，未足信實，對於一個社團的發展，往往是有害而無益的。於是我漸漸又有一個構想，想再出版一本「神州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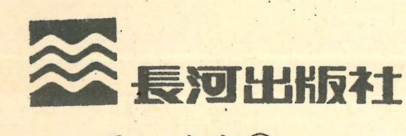
終於有一天，我用神州社初印出來的信箋信封，寫給長河國卿兄一長信，述及要寫的幾本書，其中一本就是「神州史」。過了幾天打電話給他，他第一聲是讚美信封信箋，第二聲說決定出版這本書。同時我們計劃中還有「辛棄疾」、「天下人」二書，他也一口應允，後來我到長河去，他還給我看他寫了一頁因事停下來的信，把「神州史、天下人、辛棄疾」並例，剎是好氣象！娥眞文章有句「弦爲知音斷，知音爲弦死」，水滸傳裏有句「大好頭顱，只賣給識貨的人」，神州史是件麻煩事，容易吃力不討好，他一手接下，我勸他多作考慮，他只輕笑一聲，我心中不禁發狠要編好這部書。那天晚上，談到風雨悽遲，公寓裏停了電，我回去把娥眞拉來，點燭再談，幾天明始返山莊，心情激動莫能已，第二天卽着手編稿，兩週內收到稿件近六十篇，删改淘汰後，算是初步定稿，一直到現在，仍有增減。要送印刷廠前，林國卿覺得如此還不够隆重，竟出動到中國時報採訪部攝影組朱立熙來拍神州社的生活照片，如此又忙了三兩天，國卿、立熙二人：一對出版的態度，一對攝影的態度，認眞得讓我們深佩與震驚。一切安排好後，因要配合林國卿返臺南和我的交稿，出動了黃昏星到處奔忙（神州史沒有他的盡力是無法出版的），王健壯仗義相助，還請動黃憲忠編排設計，楊國台封面設計，這在在都變成了神州欠下的情義，要是沒有這

些風雨泥土太陽照，神州的花樹怎開得如此璀燦！

最近我把記載兩次回馬行的經過寫成「三人行」，把神州朋友的故事寫成「天下人」，把神州人和神州故事寫成了「神州史」：「坦蕩神州」！我想，只要我們夠堅毅，能立得住陣脚，做一位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就不怕打擊，也不怕非議的。「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我們希望能做一個坦蕩的人。以後有人批評我們、或讚美我們，都是我們所樂意看到的反應。如果有人模仿我們，不管在精神上、組織上、情義上或形態上，那就是我們投出的石子引了些漣漪。我們出版這本書，爲求作一次衝激，勿論對錯，不管好壞，我們絕不逃避，要在兩股洪流裏看衝激向何處？長江大海？還是死水靜溝？我們只願意用自己微薄的力量，敲一記回響，得一些回音，我們勇於獻出自己，使國家民族，增添一份勇氣和力量！縱是遭受到譏笑、凌辱、和打擊，也在所不惜。「直行有路，何必計枯榮」。只要我們的心是眞誠的、急切的、關愛的，就可以無吝地獻出它的熱血！

我們期待的是自由中國一次的文藝復興，以國防文化爲手段，以文化國防爲目的。我們多麼希望爲這一次的文藝復興而奉獻，願意爲這一次文藝復興而唱路，唱出了神州天下坦蕩浩蕩的風采與神情！

完稿於一九七八年四月十九日



長河叢書⑫

坦蕩神州

主　　編：溫　瑞　安
神　州　社　執　筆
神州社地址：木柵指南路二段45巷20號

發 行 人：林　國　卿

出 版 者：長河出版社
台南市東門路202號
電話：(062) 373141～3
郵購本社叢書請利用劃撥帳號35695

台北編輯部：臺北市羅斯福路五段236巷24-3號二樓
電話：(02) 9327315

總 經 銷：建立書局
台南市東門路202號
電話：(062) 373141～3

印 刷 者：合億印刷有限公司
臺北市萬大路237巷6號　　電話：3816283

初　　版：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五月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1535號

定　價　新台幣60元 · 港幣9.5元

